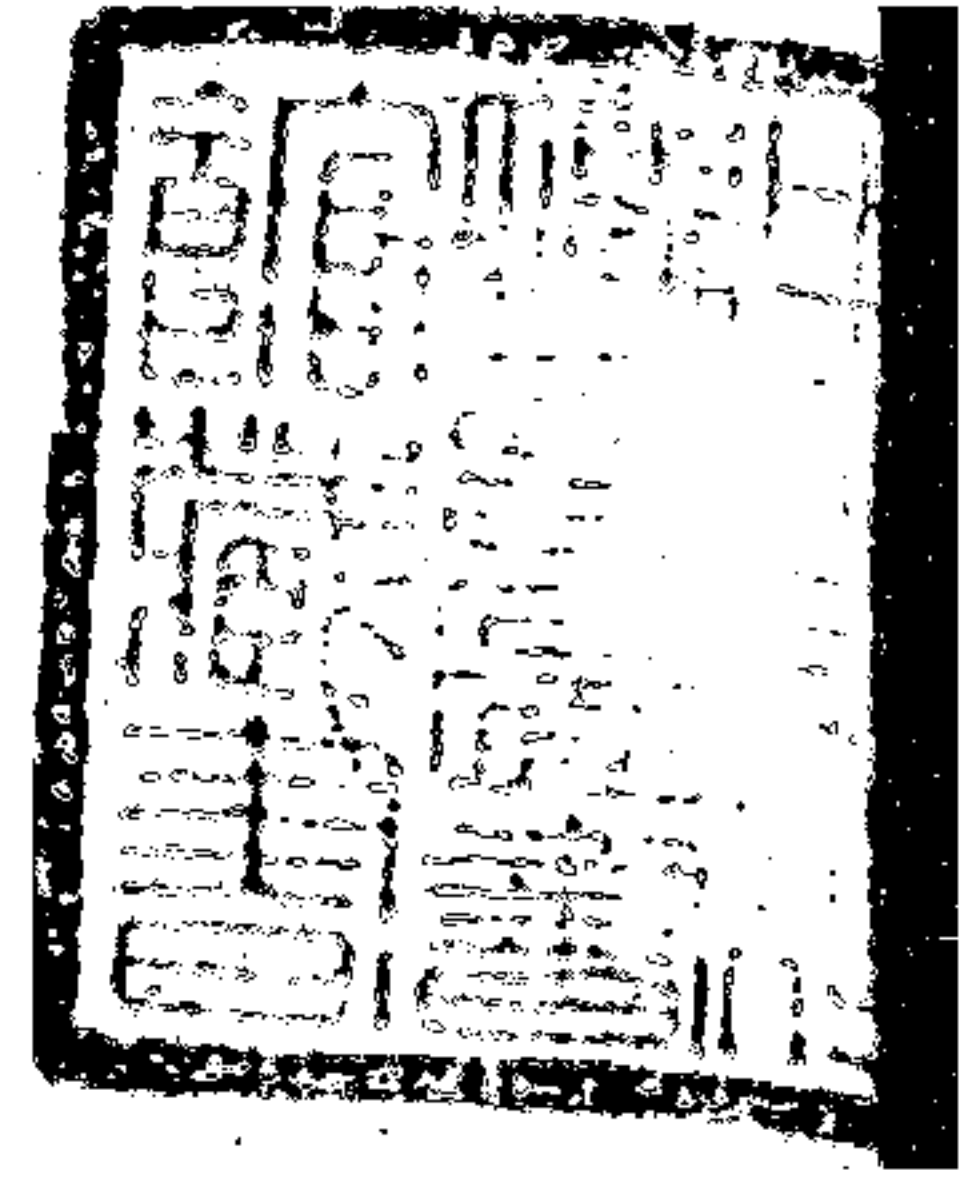


劉惠之

世界經濟會議

申報叢書第二八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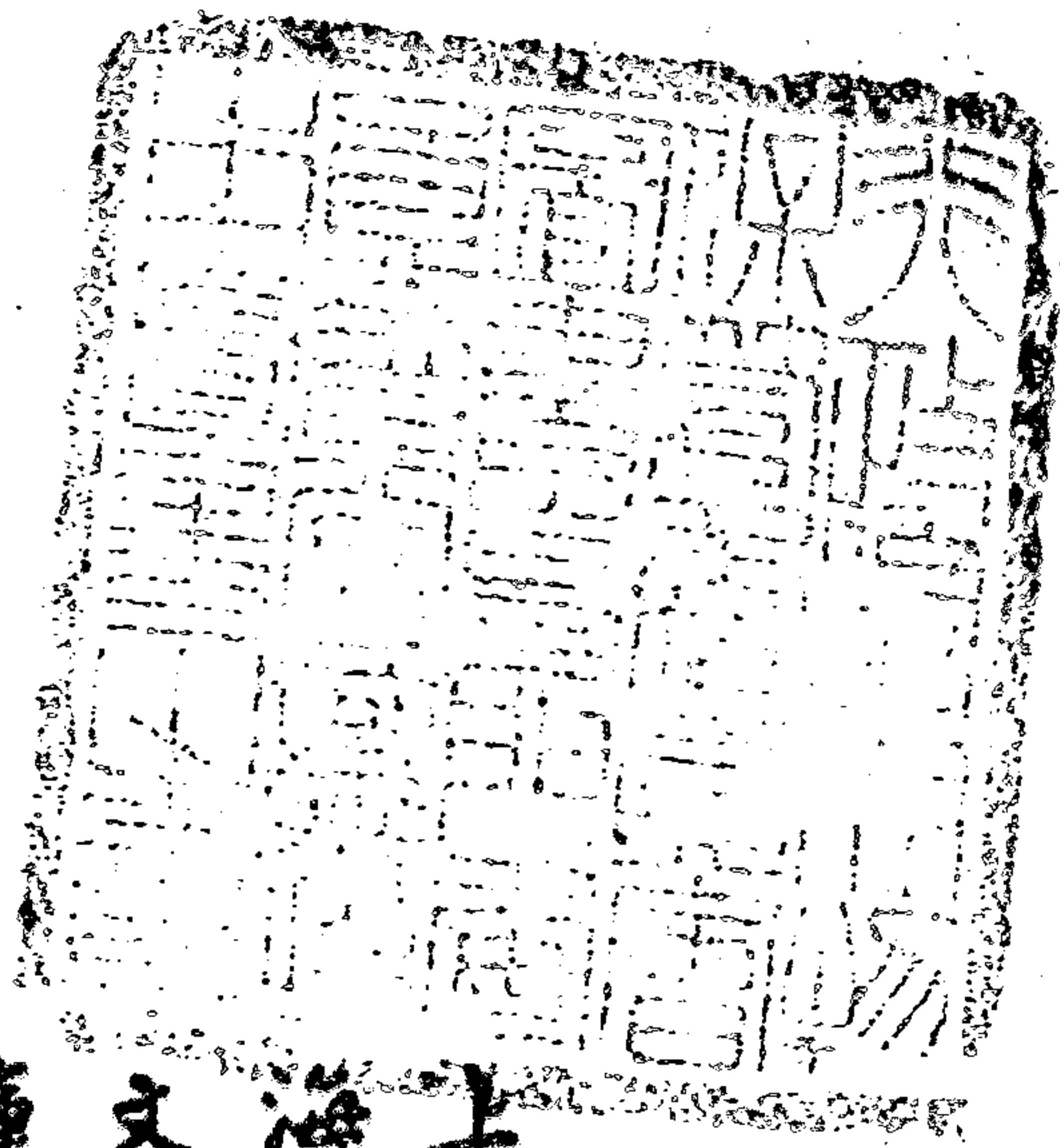
22627



劉惠之

世界經濟會議

中華叢書第二八種



上海文庫主編

編者的話

就是參加此次世界經濟會議的各資本主義的國家自己，也不敢對會議的前途抱有多大的囑望，也明知因深刻的恐慌而日益加緊的矛盾，決無完全得到調和的可能。但在會議開幕之前，除了蘇聯早就表示失望外，大家都還抱有一種幻想：希望他國儘可能地多犧牲一些利益，籍以提高自國的經濟地位；希望在迫於眉睫的重行分割世界的戰爭到來之前，多獲得一些優越的條件。這樣的幻想，終於把陷於恐慌的深淵而不能自拔的六十六國的第一流的代表驅使到倫敦來，把全世界的視線都吸收到這些「恐慌十字軍」的戰士的身上。但是，誰也不是傻瓜，誰也不願幹損己利人的勾當，以致會議終於在意料中全歸失敗了，而且失敗的程度甚至遠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

經濟的國家主義雖不是在世界經濟會議決裂以後，才醞釀成熟，經濟的國際協調主義，雖也不是在世界經濟會議決裂以後才宣告破產；同時，世界經濟會議雖並不足以看做「和平與

「戰爭」的分水嶺。然而可以這樣說：在世界經濟會議決裂以前，經濟的國家主義政策只是有所顧慮似地漸進地進行着，重新分割世界市場的戰爭只是掩耳盜鈴地準備着；但到了會議宣告決裂以後，各帝國主義的猙獰的面目才毫不穩藏地顯露出來，明目張膽地加緊準備着足以摧毀全人類的殘酷的殺人工作。所以世界經濟會議我們可以認為是經濟的國際協調主義的葬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號。

正因這次世界經濟會議具這樣嚴重的意義，故自去年七月的洛桑會議決議召集以來，該問題就成了世界各國論議的中心。在中國，也不知爲此問題花費了若干筆墨。

本書是企圖將各國對此問題的代表之言論蒐集起來，以供關心國際問題者的參考。對於會議前的預測，會議中的觀察，會議後的檢討，以及全盤經過的敘述，都儘量地收羅。本書只是研究的資料，故不問論文的立場如何，只要有精深獨特的見解，都一律採入。

因爲時間倉猝，對於材料的蒐集還欠充分，尤其是缺少蘇聯的論文，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但其中「以世界經濟會議爲中心的列國利害的錯綜」一文，雖係譯自日文，但日文又係以伏爾

加主編的雜誌「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中的「論世界經濟會議」一文改編而成，故仍可代表蘇聯的觀點。

譯文並非出自一人之手故譯筆難免有不統一或錯落之處，但因急待付印，不能一一詳加校正。在此，編者特別要感謝陳彬和先生，因為全書材料都由陳先生供給的，編者則不過是中途參與其事；同時對於編中各文譯者沈茲九、吳力生、高志翔、楊續諸君特示敬意！

劉惠之 廿二、九、十五。

世界經濟會議目錄

編者的話

..... 一

卷上

以世界經濟會議爲中心的列國利害的錯綜

..... 一

緒言

..... 一

一 世界經濟會議以前的情勢

..... 二

二 以議題爲中心的各國利害的錯綜

..... 六

三 在倫敦的各國代表之主張

..... 一〇

四 會議結果的推測……………二六

論世界經濟會議……………三一

一 引起世界經濟會議的原因……………三一

二 世界經濟會議的意義……………五〇

三 會議的透視……………五七

世界經濟會議的檢討……………六一

一 世界經濟與世界貿易……………六一

二 世界經濟會議的問題及其解決的條件……………七五

三 從華盛頓至倫敦……………八四

世界經濟會議呢？「不」經濟會議呢？……………九一

戰爭底世界經濟會議……………一〇一

一 風聞與事實……………一〇一

二 會議底目的……………一〇九

三 會議底前途……………一一六

倫敦經濟會議……………一二三

世界經濟會議的意義……………一四五

世界經濟底個別交涉主義與國際合議主義……………一五五

一 引言……………一五五

二 世界經濟與國際合議主義之抬頭……………一五七

三 兩種主義在世界經濟上的意義……………一五九

戰債賠款問題如何解決……………一六七

一 賠款問題之本體……………一六七

二 戰債問題之本體……………一七〇

三 戰債賠款問題與世界繁榮……………一七四

四 戰債問題如何解決……………一七八

世界經濟會議與貨幣問題……………一八三

歧路上的世界貨幣制度……………一九三

一 世界經濟會議與貨幣制度……………一九三

二 自由金本位制之條件……………一九五

- 三 不景氣避免與金本位制度……………一九九
- 四 爲貨幣基礎的銀……………二〇二
- 五 金本位制度之歸趨……………二〇四

世界經濟會議中的關稅問題之診察……………二〇七

- 一 保護貿易實行先於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先於實行……………二〇七
- 二 誰是關稅戰爭底戎首……………二〇八
- 三 美國目前對於關稅問題的情勢倒還樂觀……………二一一
- 四 英國是一可惡的國家……………二一五
- 五 尾言……………二一九

世界經濟會議給與日本的影響……………二二二

世界經濟會議中日本底立場…………… 一三五

一 世界經濟構成的根本的變化…………… 一三五

二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和世界經濟底展望…………… 一三八

三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和日本底立場…………… 一四一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之困難情狀…………… 一四七

世界經濟會議的吊鐘…………… 一五九

倫敦之戰——恐慌勝利了…………… 一七九

世界經濟會議失敗後的世界經濟…………… 一八七

卷下

華盛頓會談.....一

一 六月十二日.....一

二 英國代表麥克唐納.....二

三 法國代表赫里歐.....一〇

四 加拿大代表班納特.....一五

五 意代表榮圭多.....一七

六 中國代表宋子文.....一九

七 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二〇

八 德代表薩赫忒.....二一

九 關稅休戰日案.....二二

華盛頓預備會商的结果.....二七

- 一 預備會商之目的……………二七
- 二 預備會商之經過……………二九
- 三 預備會商之成果……………三三
- 四 預備會商之影響……………三五

世界經濟會議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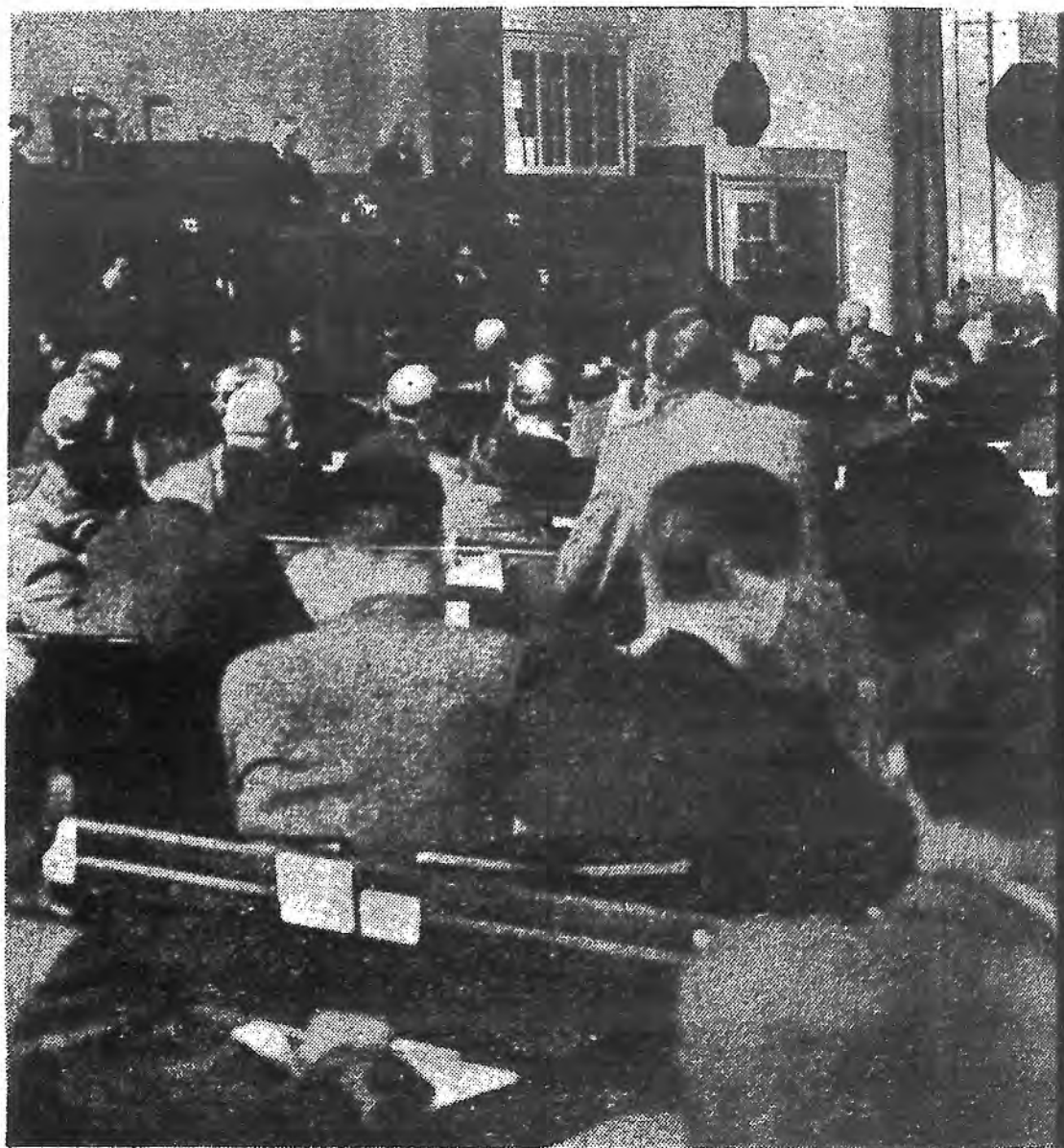
- 一 引言……………三七
- 二 總會第一日——開幕……………四五
- 三 總會第二日——各國代表演說……………五一
- 四 總會第三日——各國代表演說……………五七
- 五 總會第四日——總辯論結束……………六五
- 六 十七日至廿六日間經濟委員會的經過……………七三

七	十七日至廿六日間金融委員會的經過	八七
八	會議衝突的開始	九六
九	會議衝突的白熱化	一〇四
十	復活後經濟會議情勢	一一六
十一	世界經濟會議的葬儀	一二六
十二	休戰後的國際形勢	一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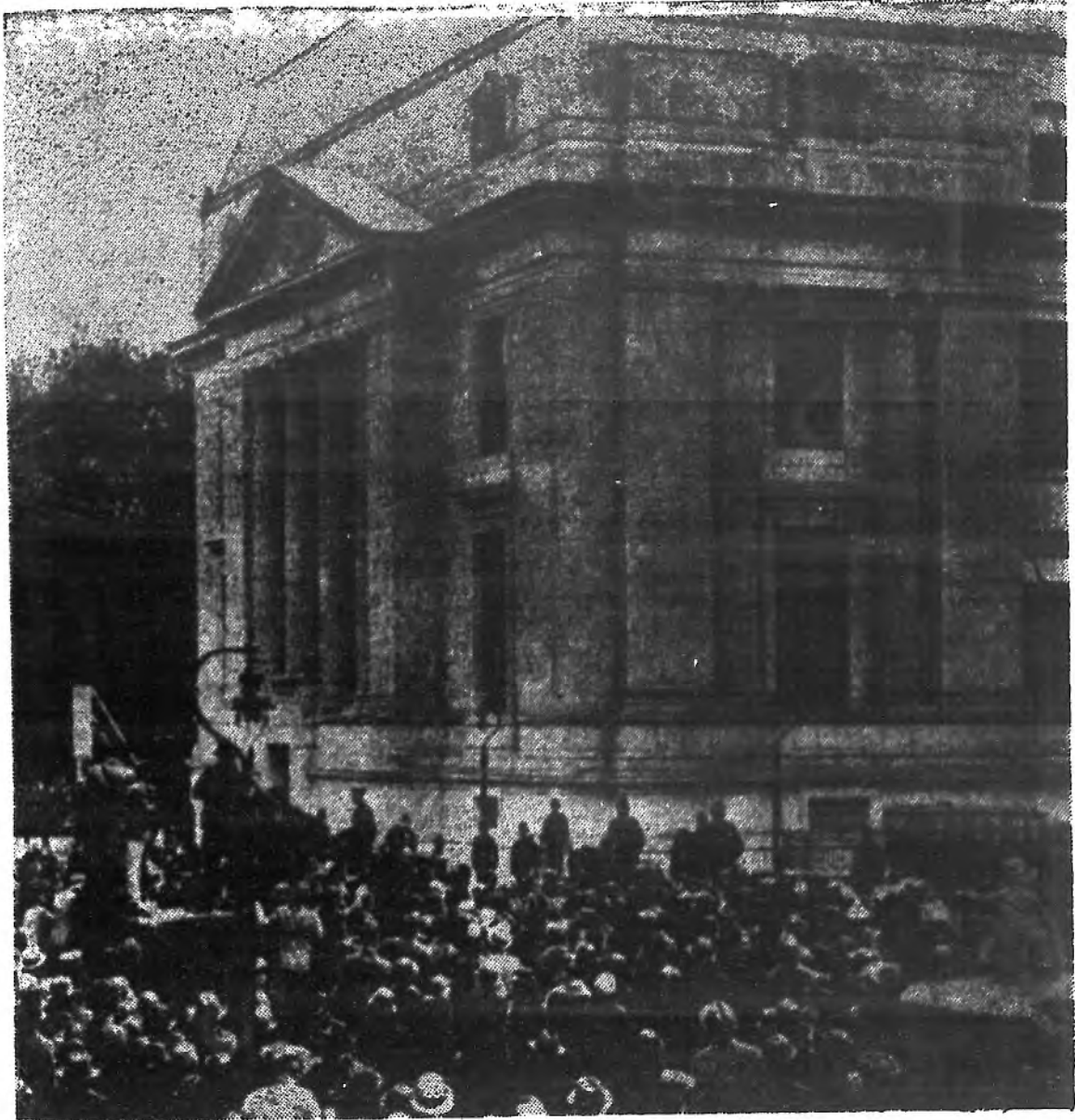
附錄 申報時評

一	世界經濟會議	一
二	華盛頓爐邊談話與遠東	五
三	華盛頓談話與中國	八
四	羅斯福與石井菊次郎	一一

五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	一四
六	世界經濟會議與中國之影響·····	一八
七	世界經濟會議之暗影·····	二一
八	美國國家主義之昂揚與世界經濟·····	二四
九	世界經濟會議又一難關·····	二八
一〇	世界經濟會議停會後之展望·····	三〇



世界經濟會議會場一瞥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時英皇到會場之前眾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時英首相麥克唐納致詞



文子宋表代席首議會濟經界世席出國晉

以世界經濟會議爲中心的列國利害的錯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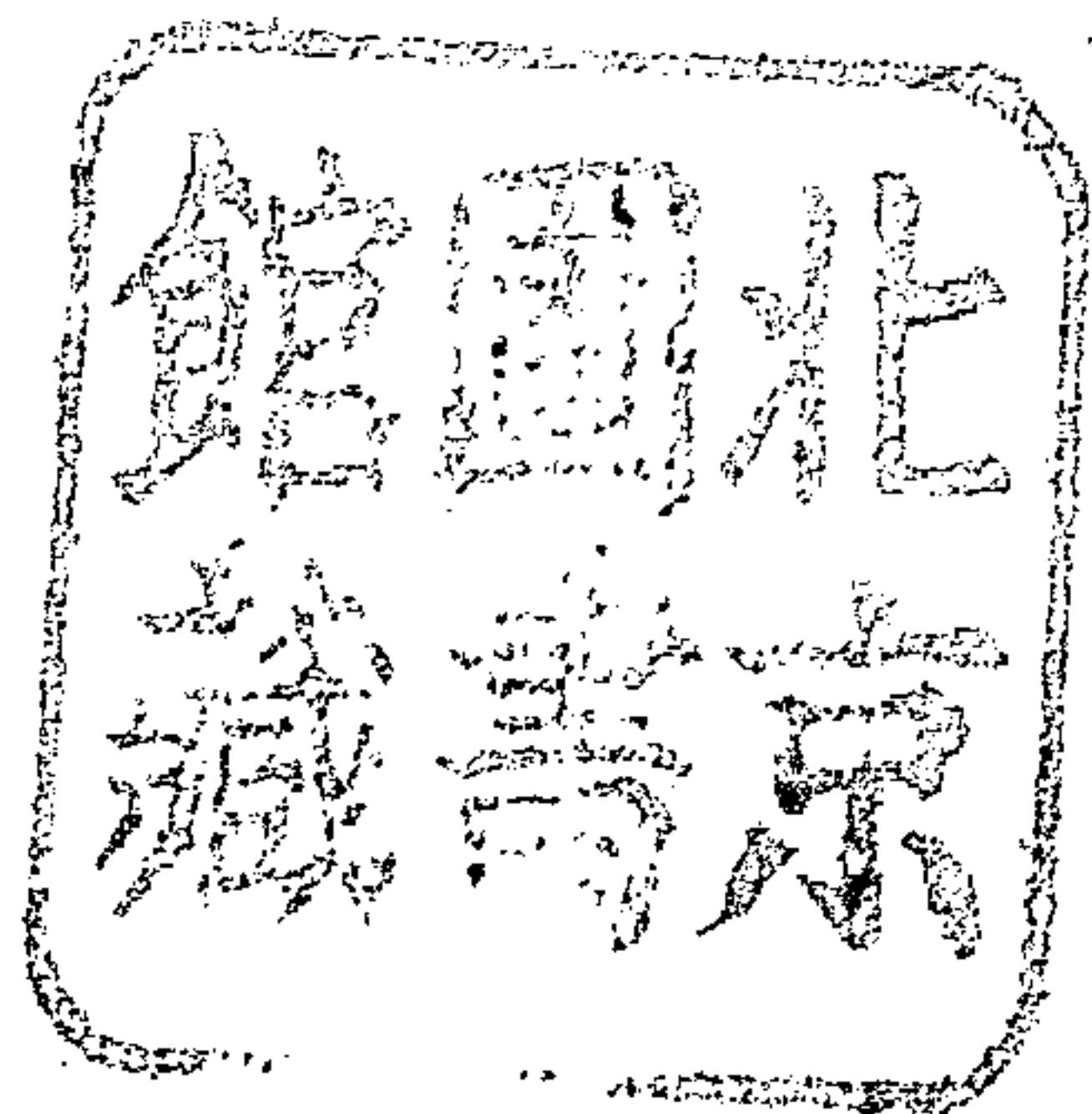
(見日本世界經濟情報八年七月號)

緒言

四年來，恐慌籠罩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一般的學者及實際家，雖曾發表過種種關於景氣恢復的預言，但實際上世界的景氣，不但沒有恢復的希望，恐慌却次第地步入深淵。所謂永遠繁榮的美國，終於本年三月間，全國捲入了銀行破產的浪濤中了；這世界金本位制的大黑柱，突然地崩壞下去了。非但美國如此，即直接間接受着「金元悲劇」的影響的歐洲的政治經濟情勢，最近也完全陷入混沌中，有朝不保夕之慨。例如在瀕於破滅的德國，國家社會黨登了政台。在殖民地諸國的市場，日本商品乘着銀塊暴落的機會，以破竹之勢開始驅逐了歐洲諸國——尤其是英國的商品。狼狽萬狀的英國，只有提高關稅的壁壘，與之對抗。這種現狀若繼續下去，對

以世界經濟會議爲中心的列國利害的錯綜

一



(南)

552
885
2

於現世界的經濟體制本身，也要抱了杞憂。對於空洞的景氣恢復論，早已沒有人再去老老實實地傾聽了；一般經濟學家漸漸地承認，現今的恐慌，和從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單純的週期恐慌，性質上是絕然不同的了。爲什麼會起這樣的恐慌呢？他的特殊性何在？如何才能克服？要從恐慌中找活路的世界，終於不得不對於這等問題，開始加以詳密的研究；結果才有這次世界經濟會議的召集。這被視爲恐慌中找得和平的生路的世界經濟會議，已定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會了。被召集者凡六十六國，代表各國的「恐慌十字軍」的戰士不下千數百名，實爲世界史上未曾有過的大會。

一 世界經濟會議以前的情勢

從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會以後到現在，與世界大戰有關的國際會議，已舉行了四十五次之多，其中以經濟問題爲中心的會議有三：一九二〇年在布魯塞舉行的討論通貨安定，即中央銀行適當發券準備問題的會議；此後一九二二年在熱內亞，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兩度舉行的

會議，但因各國間均高揚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旗幟，這等國際的協調，任你怎樣的努力，問題不僅終於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決，反而使各國間的矛盾對立，愈形激化，世界恐慌的爆發愈形迫切。

去年六月十六日舉行的洛桑會議，不僅是賠償問題，他如關於構成世界恐慌的原因而且具有擴大恐慌的可能性的經濟以及財政困難的解決方法，都加以審議；但是一九二一年締結的倫敦協定中負起了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賠款的德國，結局仍不能得到解放——取消一切賠款的負擔，而在會議上只是決定使德國支出三十億馬克作為歐洲復興資金，十五年交付。議案中的第二步問題，因美拒絕參加此會，結果未曾加以討論。由七月九日最後協定看來，會議的結果，只是實現了左述的關於召集世界經濟會議的議決。

「經濟會議企圖在已經提及的問題之外，還要決定構成現下世界恐慌之原因，而且使之延長的經濟上及財政上之諸困難的方策。」

要加審議的這等重要問題如左：

以世界經濟會議為中心的列國利害的錯綜

(一) 財政問題：

通貨及信用政策

匯兌上的困難

物價水準

資本的移動

(二) 經濟問題：

改善生產及交易狀況，特別留意左記各項：

關稅政策

禁止輸出輸入限制及制限條件(Condition)其他的障礙。

生產者間的協定

本會議特別注重恢復健全的通貨基礎，而且主張必須有廢止匯兌管理手續排除對外送款困難的可能，並且痛感有真正地促進國際貿易的復活的必要。

爲了要達到上述的目的，決定了在適當的時日及地點（不一定要在日內瓦）請求國際聯盟召集討議通貨及經濟問題的會議。

本會議決定將對於此複雜的而且密切相互關係的問題的審查，委之於一個有權威的專家委員會。因而會議須請求德、比、法、英、意、日等國政府各派參加各委員會的委員二人，一名是要處理經濟問題的資格的人物，另一名是要有處理財政問題的資格的人物。因爲議題有兩個部門，委員會也隨之分爲兩個分科會。又因對於某些事業，有保持互相協力的必要，故在必要時兩分科會得開聯席會議。此外決定勸請美國政府，在與上述諸國同一條件之下，也派遣代表二名參加委員會。

本會議對於國際聯盟理事會，也勸請派遣精通財政問題者三名，精通經濟問題者三名，參加專家委員會，希望這幾名都是屬於上述諸國以外的國籍，並得請求國際聯盟事務局經濟部長及財政部長的援助。本會議決定同樣的請求國際清算銀行加以協助，請該銀行指定財政問題委員二名參加會議。

由上述的看來，議決中對於召集的日期和場所，參加國的構成，議題等都沒有規定着，原因是由於前次美國未曾參加洛桑會議的緣故。在此很明白地表現出：洛桑會議美國沒有參加，不但許多積極的意見不能決定，雖有會議招集的企圖，但關於舉行會議的任何重要事項，也是不能決定的。以上諸要點的不能明示，不僅是美國的意志不明，同時亦將歸咎於歐洲諸主要國對於美國利害的關係相反。

二 以議題為中心的各國利害的錯綜

(一) 召集日期問題

首先，關於會議召集的日期問題，歐洲的債務國，與債權國的美國，是各有其本質極不相同的意義的。誰都知道，胡佛的債務延期支付的期限，是於七月滿期，在定為支付期日的十二月十五日以前，要沒有成立何等協定時，債務國不得不履行交付戰債的。但歐洲諸債務國中，沒有一國有付款的能力。第一，在英國的預算中，無支付債務的預定，由此可知美國企圖，在十二月十五

日以前，至少要努力促成任何新的決議，故即使戰債問題不加入正式議題中，英國也希望以他種形式來把他付以討議。

反之，美國則以在新總統就任以前，不能舉行會議為詞，竭力想延長會議日期。不待言，這就是說明在戰債付款期以前，美國是不希望另和債務國有任何的討議的。

另一方面，根據洛桑會議的決議，國際聯盟被任為世界經濟會議的召集者，他邀集日、英、法、德、比、意等理事國的代表者及理事會上經濟財政問題的報告者（日、英、法、意、德、挪威等國）設置一個組織委員會，從事於召集會議之準備。組織委員會主席又聘請些財政經濟專家為準備委員會委員。準備委員會在十月三十一日開第一次會議，至十一月七日止，共開會十一次，雖對於洛桑會議所指示諸問題均加以考究，但因對於會期的問題，與會各代表均各持其說，互不相讓，終至毫無任何結果而散會。

第一次專家準備委員會終了後，英法兩國立刻送通牒至美國，提議改訂戰債協定，主張在協定未成立前，保留十二月十五日的付款。美國拒不接受這種提議。此後兩者間交換過數次通

議，結果仍無何等解決。十二月十五日的付款，英國在某種附加條件之下，是願意履行的，法國則全加拒絕。其他各國，有的履行，也有的拒絕。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於是有本年一月九日的第二次專家準備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會起草附以註釋的種種議案。在此，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於一月二十九日決定了六月十二日為大會的會期，很明白的是美國完全佔了勝利。

(二) 會場問題

在會場的地點糾紛上，亦可見到英美利害的對立，英國為召集會議的提倡者，會場應在倫敦，是理所當然；但美國却希望在華盛頓開會。所以要在華盛頓開會的背後真意，由美國「世界新聞」報上的言論，可以窺見其一般。

「美國希望該會在華盛頓舉行，因為在華盛頓開會，將來對於歐洲諸國戰債勾消的共同目的性，比較容易得到美國輿論的同情，所以這希望是含着正當性的。」

以上的議論，直率地表現着美國一部份資本家的意志，很是值得注意的。苦於莫大的債務與重稅的美國納稅的勞苦大眾，當然難以贊成戰債的停付，但一部份的資本家則以為對戰債

實行讓步後可以在歐洲債務國間獲得若干貿易上的特權，對美國是反而有利的。因此這一羣資本家們，企圖在華盛頓開會。在納稅大眾之前展開討論，使他們理解取得戰債的不可能，說明美國對此問題的讓步，有不可避免趨勢。這是美國資本的指導者羣的意見。

然而結果，會場仍被指定在倫敦，這明明地表示着美國內部意見的不一致，以致使美國當局者不能提出強硬的主張。

(三) 議案問題

1. 物價問題

在會議的提倡者認為最複雜的，莫過於議案的問題。

世界商品價格安定化的問題，可認為基礎的議案。英美無疑地是要有這樣的提案的，其所具有的歷史上的興味各不相同。

先就英國來說：英國的政治家及經濟學者早就提倡提高物價，去年麥克非蘭的「產業及財政委員會」中有名的報告者，曾說及與信用及通貨政策有關的問題。當前年九月間英國廣

棄金本位制時，英政府當局對該方策曾企圖採用，即一方是以金鎊計的物價的騰貴，他方是輸出貿易的躍進。這種物價騰貴有兩種意義，一是工業家金鎊收益增加，因而藉利潤的增大，可以改善彼等瀕於破產的狀態；二是物價的提高，實質上就是等於工資減低，這是最巧妙的減低工資的政治方法。但這企圖，終於不得實現。

根據 *Economist* 雜誌的指數，停止金本位制後，九月末的物價，比之於停止金本位前的水準高七·八%，十一月的指數昇到一〇·三%，這水準繼續至去年二月末。但至四月中旬，又再低下，比之於停止金本位前僅高三·八%，五月末降至二·六%，六七月則低過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水準。停止金本位後，物價如此低落，為政者對於物價提高不得不另尋途徑，即對於通貨膨脹以及在通貨和匯兌市場，企圖有國際的協定。實際上英國對於通貨膨脹政策尙未公然直接採用，但各方面都向這種傾向前進着，這是不能輕易看過的。米特蘭銀行去年四五月的報告中說着：「惟一正確的通貨政策的實現，不是由於金鎊市面的低下，而是由於信用的低廉化，與擴張統制化政策下才能成功，故必須造成足以保證物價緩慢上昇的條件。」六月十八日出版

的 Economist 雜誌曾引用議員亞本根據財政大臣張伯倫在渥太華之演詞而規定了通貨政策之原則，即：「設置對匯兌市場的動脈統制，提高物價到較高的水準。」渥太華帝國會議，因為帝國的種種矛盾，對於帝國通貨政策，沒有得到解決，不得不將此問題委諸世界經濟會議，但採取了關於有提高全世界批發物價的必要的決議。所以英國的通貨膨脹，是指示着將來財政政策的方針，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反之，美國方面，已經直接公然地採用了通貨膨脹政策了。前年成立的國民信用公司，去年一月末成立的復興金融公司，都是施行通貨膨脹政策的表現。又同年二月發佈的所謂「苛拉司·司幾格羅法案」也是如此。但美國的通貨膨脹政策的主張者還覺這個法案不大充分，又於三月中旬提出所謂的「哥羅司和羅法案」，此案結果雖沒有得着上院和胡佛的採用，但此法案的提出，很足以表現出美國一般的傾向。德國也走上了通貨膨脹政策，前德意志景氣研究所所長華蓋曼的通貨制度改革案，亦選用了此種方策。

如上所述，諸主要國中爲了要克復恐慌，廣汎地普及了通貨膨脹政策的理論與實際，而這

並不是偶然的現象。由上述的看來，可以明白的知道：會議的基礎議案，即由信用和通貨膨脹政策抬高物價的問題，英美當然要提出來的。

然而誰也知道，法國直至今日，不惟不採用信用膨脹政策，反而仍然用着信用收縮政策。這可反映出法國銀行界所受的金融恐慌的打擊，較他國要小得多，同時在法國通貨市場上所起的混亂，也是較少。但不待說，法國的不投諸於生產事業而蓄積着巨大的金額，既不能使法蘭西繁榮起來，同時也不能阻止經濟恐慌的發展。這等事實亦為法國所熟知的。但他所顧慮的是：若一旦採用通貨膨脹政策，法郎也非蹈金圓和金鎊之後塵不可，而結果，必致失了最近世界金融市場上法郎所獲得的優越地位。因為如此，英美之提案，終於遭受法國的反對。去年六月三日，法國間接與政府有關的報紙「丹」上登載着：「假如這次會議承認了通貨膨脹政策的優越，各國決定採用他，（實際上可說不可能）則將使在現恐慌下尚稱健全的本位貨的國內的價格搖動，同時他的抵抗力也必至減少。」其所以這樣地反駁英美的提案，正是真實地表現出法國的利害關係與英美不同。

法國雖堅決地反對了英美的以通貨膨脹政策來提高物價的提案，但在專家準備委員會所採決的議題之中，却提出了物價問題。這議題的註釋中說：「爲了寬大的信用政策，對於物價能生很好的影響，必須有信用需要之發生。」即可知法國也企圖由信用需要的創造來提高物價，這明瞭地說明通貨膨脹政策的實施，是必不可避的趨勢。

2 通貨及信用政策問題

其次在會議議案中所提到的問題，便是通貨及信用政策的問題。這問題有着極複雜的內容，包含着各國錯綜的利害關係。在此先敘述一下在這問題上各主要國之根本利害的對立點。

第一、英國提出了保有金再分配的問題。這不待說，是與最近數年間英蘭銀行存金的減少有關聯的。這失去了的金額，漸流至美法，而使這兩國集中了世界金額之三分之二。英國也認爲召集世界會議是有意義的。在去年，英法的經濟學者，與財政專家對此問題曾有過極活潑之討論。英國方面說：恐慌的原因，是在金保有的分配不均，而這不均等的現象，是由於戰債及賠償體制所引起的。但法國則聲明，金的不均等分配之產生，是發因於英國的錯誤的通貨政策，即英國

徒願虛榮，將金鎊的市價保持到和戰前平價，不惟積蓄金塊，反而失去之。在這裏以這個問題爲中心，法美與英的利害之對立，已明白地表現出來。在本會議中，這個問題或許會有一翻激烈的爭論。

其次是美國提出了提高銀價的問題。但引起了英國強硬的反對。

世界中主要的產銀國，是墨西哥（佔世界產額之四二%）美國（二十%）及加拿大（十二%）。墨西哥及加拿大的部份的採銀業，是受着美國資本絕對的支配的，由這一點上看來，可知美國資本是統制了世界產銀額之六十%，因此世界銀塊生產市場的變動，對於美國具有着重大的利害關係的。但最近銀價的低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形勢。一九二六年以前五十年間，一盎司值五八便士的銀價，現在降到了二八便士。進而再自一九二八年的二六便士，慘落至一九三一年三月的十三便士。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雖稍爲上騰，但也不過達到一六·八個便士而已。

銀價如此暴落，大概由於下面的兩大原因：即銀的採掘設備的低廉化以及關聯於銀有脫離貨幣的傾向。在此要待討論的是後者。銀塊脫離貨幣的事實，從前世紀七十年代至最近印度

的脫離止，已有數國實現過，但最近銀塊的世界市場被攪亂之最大原因，是英印政府的銀塊的出賣。一九二九年賣出三千五百萬盎司，一九三〇年又賣出了三千萬盎司。

由上面的事實看來，關於銀問題的統制，美英立場的矛盾是很顯明的了。

在美國的金融界早已有一種主張，即爲了銀市場恢復起見，使銀成爲貨幣流通補助的基礎。當時雖沒有人主張復歸複本位制，但最近美國有力的財團，有主張向議會提出複本位制復歸的問題。同時美國爲酬答英國欲收回一部份失金的願望起見，提議英國收買美銀而使成爲英國通貨之補助的基礎。因此，英美的利害，在這問題中，很明顯地是不易調和的。因爲銀的問題是構成通貨問題之一部，在會議的議案中決不是很小的問題。

其次是信用問題，因爲英美都同樣地企圖實現信用的國際分配，故提倡主要國的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必須協力。這提倡的背後，明明地潛有着如次的利害關係：

英國金本位制的廢棄，使倫敦在世界金融市場中的優越地位受了最後的崩壞，同時，使倫敦金融市場，從巴黎、紐約的金融政策中解放了出來。繼於金鎊之後有若干國家宣言廢止金本

位時，誰都知道，英國要想使以金鎊為基礎的本位貨同伴者（自治領、司堪底拉維亞諸國、葡萄牙等本位貨）集團，結集於金鎊的週圍。但是這個政策是很明顯的失敗了。在這裏，英國已理解到沒有美國的協助是不能使倫敦的金融力恢復起來的。因此之故，在英國形成了「最主要國的各中央銀行相互協力」這種思想的發生的基礎。去年六月二日的泰晤士報上說着，「金鎊與美金形成了兩個營陣。各自率領了自己支配下的世界本位貨幣，而用牠來定物價。」這話很直率地表明了英國的立場。

此方，美國之所以有「協力」思想，是因有如次的各種利害關係，即美國的金融恐慌的發生，促成全美金融制度的破壞，經濟恐慌更步入未曾有的深刻化起來，產生莫大的赤字預算，產生全貨幣的消毀現象，金塊從美國輸了出去……巴黎金融市場對美採取攻勢，企圖實現政治的壓迫。

如此，從英美各自利害打算上的而提出「各中央銀行在信用政策上共同協力」的真意，以英國來說，是企圖實金保有的再分配，恢復倫敦市場的金融勢力，以及接受紐約的信用的援

助。以美國來說，則是爲了企圖實現信用分配的統制，不是對於賠款的讓步，而是企圖獲得貿易上的特權。隨着本會議的進展，在「協力」的美辭之下，隱藏着兩者間如此的利害關係，已明顯地現出表面來了。

3 關稅問題

其次所提出的是關稅問題，這問題，美國老早就反對提到議案裏面的。美國的報上如此的說明着美國的立場：關於關稅政策，要是在一般的形態上，是可以把牠拿來討論的。並且要是只限於將來的一般傾向問題，也可把他拿來考察；但決不能談到各國個別的統制，也不能討論到減低關稅的問題，美國這樣的反對，是因爲美國有着最高度的超保護關稅主義的關稅障壁，有幾多的項目，完全在禁止入口之列，他是在企圖使外國品向美國侵入上有極度困難的。英國所表示的態度，認爲美國的立場是正當的。在 *Economist* 雜誌上（去年八月六日號）這樣的載着：在被稱爲世界經濟會議的這種大會議上，是不能來詳細的討論個別的關稅問題，也不能檢討關稅減低的問題。因此只要在這會議上說明那些國家已準備着減低自國的關稅，就足夠了。

不說也可以一目了然，這主張的裏面，是潛伏着渥太華會議的思想，是擁護大不列顛屬土領土上特權的表現。最近日本的商品，急驟地輸入英屬諸殖民地諸國去，英國的對抗手段，是從印度起，各殖民地連續地立起關稅的高壁來，這便是和美國有同樣利害關係的明證，也便是認美國主張爲正常的原因了。至於日本的立場上自然是希望關稅高壁的撤廢的。

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的發起者們，對於老早就抱着極其消極的態度。但爲考慮到站在反對立場上的各國的利害。才將牠提出到會議上來。這問題在最近世界經濟情勢之下，是漸漸含着重要性了。在這裏也用不到特別的說明，以日本方面來說，這問題要算是在這次會議上最重要的問題；同時，有指示的必要的是：在債權國的美國和債務國的歐洲間這問題已關聯到以商品抵消債務的問題，已漸漸地帶起複雜的性質來了。

4 其他諸問題

此外，如資本移動的復活問題，國際貿易上的制限問題，生產及貿易的組織問題，雖都是會議中的議案，但不是今次會議的主要問題。這是因爲今次會議中，對於商品流通之自由復活的

諸條件的問題，是一定要討論的，因此這類問題都只有附隨的意識——在此並用不到強調的解說罷！

最後，非說明不可的，是戰債問題。戰債問題的解決與否，雖不是現下世界經濟混亂的惟一的動因，但至少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然而這個問題，在形式上是沒有把他拿來當作一個議案，這正是證明了美國與一切歐洲的債務國的統一戰綫間的矛盾的激烈化。美國是絕對反對以這個問題為議題的，要是固執地將牠提出，可以說這會議根本就不能存立下去。在債務國方面，縱不把這問題當作一個正式的題案，但至少要在任何形式下提出的。這是今次會議的背景所隱藏着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何時爆發起來說不定的。因此，這問題也是議案外的議案，他有着可以決定今次會議的成功與否極大的潛勢力。

以上我們已將在會議之準備過程中各國利害之錯綜分析過了。現在議題已經確定，同時，會議也是依照預定的日子，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了。在這會議中，各國的代表者究抱着如何之主張呢？以上所述，也許可以做探討這些代表者們主張的根據出發點罷！

其次，再來一瞥表面上所顯露出來的各國的主張，而去明確地探究橫於各種主張的根柢的事項。

三 在倫敦的各國代表之主張

(一) 英國

首先看一看英國的主張罷：

剛一開會，英國代表麥克唐納，以數字來證明世界經濟恐慌之深化，就突如其地說到了戰債問題。他說：「要除去對於世界經濟恐慌的恢復上的一切障礙，首先應對於戰債有攷慮的必要。洛桑會議必須要使他達到一個完全的結果，洛桑條約必須把他弄成一個很完全的東西，戰債這個複雜的問題，鑑於現在世界的現狀，應有個最後的解決。」依麥氏的意見看來，好似說戰債問題不解決，是惹起了這恐慌的原因，此問題一天不解決，恐慌是永久不會克服的。這個不當作正式議題的戰債問題，在會議的第一天，這樣地由英國提了出來之後，就變成表面的而且是最

重要的問題了。並且第二天，張伯倫財政大臣補充了麥氏的演說，再進一步具體地表明了英國的立場。張伯倫氏首先的提案是「物價水準的提高。」他說明各國中央銀行爲了實現物價水準的向上所必要的經濟條件，是必須互相協力潤澤低金利資本。他暗暗地說明有施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必要。其次他又說「爲了使經濟的危機的克服上的其他方法能夠奏效，戰債最後的處置乃是絕對必要的條件。」再主張有解決戰債問題的絕對必要。再其次，他又陳述了關於安定匯兌行市的具體政策。他說「要想使匯兌得到安定，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世界重要的各國間，設法大體地將匯兌安定，第二階段，應恢復金本位制，這是最後的目標。爲了達到這種目標，第一應提高物價，恢復物價與生產費的均衡；第二，應除去誘致金本位制之崩壞的諸條件。第三應儘可能地阻止金之購買力的變動。」在此將金保有的再分配問題抽象地提了出來。最後是提到關稅問題，他說：「我主張削減不當的高率的關稅，但是關稅的減低，由於適用最惠國的約款，是可以充分地得到效果的。」他是極巧妙地迴避了關稅減低的一般協定。

在上面的兩人的演說中，相當明瞭地表示出英國的下列的立場：第一，拿出戰債問題來，將

美國牽進這個問題去，總想將這問題在會議上付以討論。第二，用通貨膨脹的方策來提高物價。第三，使金保有再分配問題，展開到對自己方面有利的地步。第四，對關稅問題，避免一般的協定。最後，希望加強歐洲債務國之統一戰綫，對抗債權國的美國。這是很明白的，美國企圖在自己的範圍內去解決這些問題。而恢復美國以前在世界金融市場中的領導地位。

(二) 美國

英國的主張，既如上述，美國對此又有如何的主張呢？第一，當麥克唐納在開會中說到戰債問題時，美國輿論界爲此非常的激昂。甚至在報紙上有美代表撤回說，很盛行的記載，這樣使會議的空氣異常險惡起來。在這種情勢之下，第三日即有美國代表赫爾的演說，赫爾氏先慨嘆世界貿易衰退的事實，繼續說及關稅問題。他力說：「從來的設置關稅，專門爲保障國內市場，對於用國外貿易來處分過剩生產品的方面，全然置之不顧。」所以他提出本國「過剩生產品的處分」問題，同時他非難「各國現行的成爲處分的障礙的國家經濟主義，」痛罵此種政策乃係早已失去信用的政策。並說：「只有商業自由化，始能獲得相互間有裨益的市場，」主張「採用

漸次地慎重地調整過度的關稅及其他的障礙而將其減至穩健的水準的政策。」他更進一步說：「必須解決確立永久的國際通貨本位的難題，決定該本位制上的金銀的適當機能；同時對於外國匯兌的限制撤廢，也不得不有適當的處置。」

由此，可以看出赫爾氏對於戰債問題，不置一詞。因對此問題，若加以反駁，可激奮其他歐洲債務國的感情，結果可使歐洲債務國統一戰綫益強化。所以在會議席上，力避討論此項問題，乃是美國的一貫政策。第二，主張廢棄從來的孤立主義，和歐洲協調，藉此「處分自國的過剩商品」。第三，不能忽視的是：使金銀的問題和本位的問題關聯起來，而加以解決。第四，必須注意美國對減低關稅問題雖不表示反對（可以看為這是日美在華盛頓會商的結果）——但有「漸次地慎重地整調而減低到穩健的水準的政策」的附帶聲明。

（三）法國

法國對於這次的世界經濟會議，沒有積極的關心。法國很理解，構成會議的主要題案的信用擴張、通貨膨脹、金保有的再分配等問題，都是為對抗巴黎的金融支配而提出的。法國代表遂

拉第氏倡言「貨幣生產及匯兌等問題不得不解決」，而對於通貨膨脹及匯兌探併政策，則加以直率的反對。他竭力主張：「對於安定通貨，締結恆久的通商協定等問題，極有攷究的必要。」他與美國相反，表示要採用通貨收縮政策；對於戰債問題，特別不去提及，因為對於戰債問題，法國向來不希望加入反美統一戰綫，而主張採用個別交涉的方式，以達到妥洽的途徑。例如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對美付款的拒絕，到六月十四日，又決定拒絕支付六月十五日為期的美戰債。法國的此種態度，為歐洲債務國結成統一戰綫的一大障礙。

(四) 日本

代表日本立場的石井全權演說的主要點，是在通貨政策與關稅政策。關於通貨政策問題，他主張同意於這樣的見解：即低金利自由融資政策應當國際化，而且要達至一定的程度。「鑒於日本與銀使用國的貿易關係，對於解決銀問題的適當的方案，也要有所攷慮。」對於美國的通貨膨脹政策，是表示同意的。對於美國的白銀問題的提出，亦表明同情的態度。關於關稅問題，他說：「日本政府，特別重視除去或和緩通商障礙，減低關稅障壁，並且在合理的限度內，撤除在

對外貿易上現行諸限制，爲達到這等目的，希望有一個明確的有效的決定。『經濟不景氣的顯著的特徵，是國家間通商關係上，存在着對於外國貨物增加差別待遇的傾向。』『希望施行最惠國條款，使有無限制的適用性。』

石井全權的演說，與歐洲諸國一致反美的態度不同，被視爲顯著地親美的傾向。他與羅斯福同樣地主張採用通貨膨脹政策。他提議對於通貨問題及關稅障壁問題，由自由融通及國際低金利政策來解決。然而不管他這樣的親美態度如何，在日本的當面最重要的問題，是撤除或緩和英帝國內關稅障壁的問題。這也許不會說得太過罷，除了這問題以外，日本對於經濟會議，可說沒有什麼其他的期待的。至於通貨膨脹問題，現在美國積極地施行着的通貨膨脹，在日本對美輸出上是極爲有利的，這點上看來，羅斯福政策與日本政策係完全一致的，這種見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五) 意大利與德意志

意大利代表由格氏以爲物價的提高，通貨安定，通商障壁的除去等問題的先決問題，乃是

各國間的債務問題，他竭力主張有先解決戰債問題的必要。他說：『這是很明顯的，單是由貨幣上的策謀出發，徒使事態惡化而已，因此世界的安定，只有由於價值的真正安定，才能得到確實的保障，至於造出一時失去了的價值，乃是無用的。』這明確地是主張廢除通貨膨脹政策而支持通貨收縮政策。在這點上，意大利與法蘭西，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共同立於與日本政策相反的立場。

德國代表諾拉特，訴述德國的窮狀外，並說：『要救濟德國的現狀，非以這種一般認為是經濟原則的「國際間債務，只有由物資與銀來償還」為出發點不可。至於經濟問題，在信用和金融問題的根本原則上，若得不到一個滿足的意見，終歸不能解決的。』這些都不過訴說自己的窮狀解決策而已。而並未提出積極的提案。原來這次的會議，德國及其他諸小國，是站在隨伴的地位。其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很當然的了。

四 會議結果推測

(一) 規定結果的要因

在本稿完成日（六月十五日）主要各國代表的演說才漸次告終，因此，現在要具體測定會議的結果，或預斷會議的命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重要的意義。不過，對表現於專家準備會議的活動過程中以及各主要國代表的演說中的各國間利害的錯綜和矛盾加以分析，是能夠指示出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預斷其結果的諸要因，同時由此也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展望。

第一，在此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在洛桑會議中歐洲諸債務國所企圖的對美統一戰綫形成的動向，這種對美統一戰綫形成的傾向在會議的準備過程上，以及各代表間的演說中都可以看到的。戰債問題雖沒有成爲正式的議案，但歐洲債務國間，在開會時就老早異口同聲地提出來了。不待言，美國以妨害這種統一戰綫爲目的，一向企圖竭力在會議席上排除此項問題，這在赫爾代表的演詞中可以見到，今後亦將繼續這種態度罷。此後在會議上，將以此問題爲中心，美國與歐洲債務國間特開展着強有力的抗爭。這一點是橫梗於會議前途的最大難關之一。

第二，歐洲債務國對於美國保護關稅政策的抗爭，以及日本企圖撤廢英帝國內關稅障壁

的堅決的抗爭，這等問題都是在現實上具有極複雜的利害的，解決是極其困難，這誰也不能加以否認。

第三，由通貨膨脹政策提高物價的問題，法意和英美日是站在相反的立場。在此須加注意，這問題之對於經濟會議的能否成功，也有根本的意義。

第四，對抗法國的金融領導權，金元和金鎊的共同鬥爭，這個共同鬥爭要在所謂「諸中央銀行的協力」的形式之下展開下去。但在這裏須加注意，倫敦紐約的金融市場的程序，內容上各各有不同的地方。

第五，在金保有的再分配的問題上，意德對於美法，要成立共同的戰綫。

最後，是銀市場安定問題，英美在此問題上的利害，是不容易一致的。

以上所舉的各個矛盾的要因，也許其自身已經構成了會議成功與否的關鍵。

(二) 會議的命運如何

會議的命運如何呢？請讀者注意以下的幾點：

此次的世界經濟會議，爲了克服世界恐慌所採擇的最主要的方策，是藉通貨及信用的膨脹而提高物價的政策。然而，不是由於信用的擴張或縮小，而是由於生產的社會的性質與個人領有的性質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世界恐慌，真能用通貨及信用擴張的手段去克服嗎？不錯，若增大通貨的數量，則物價騰貴，產業家的債務減少，金利生活者的所得有了保證，像準備委員會所預料的，勤勞者的實質上的工資，也要減低，但由這種方策提高物價的辦法，不惟不能期待「堅實的繁榮」的實現，反而有達到正相反對的結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世界經濟會議的議題，能順調的進展下去，也不能如所期待着的克服恐慌，也許要使恐慌益加深化。這是我們的杞憂，我們希望僅是杞憂而已。

論世界經濟會議

萊斯朋
Rathbone

(見倫敦勞工月刊 Labour Monthly 一九三三年十五卷第六號)

「大家都相信美國總統和他的幾位顧問，對於現在的局勢，要加以最切實的觀察。現在的蕭條景況，他們並不把牠看做暫時的局面，和其他已過的蕭條景況一樣，也就要過去。聽說他們都相信西方的文明正在歧路上，祇有踴躍的國際合作，才能免去災禍。」

一 引起世界經濟會議的原因

上面所引的，是本年四月一日倫敦時報一篇社論裏面，把美國新總統羅斯福對於時局的觀察，加以解釋的話，語氣之中，表示美國政府因此必須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的重要。

在這幾句話上面，顯得英國資本主義已經陷入了厄運，比那資本主義遇着尋常循環的危機時，還要深些。

在這幾句話上面，顯見得英國資本主義有需要國際合作以消除災禍是一種空言。

我們說這是空言，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大家知道資本主義的理想，或是國際合作；資本主義的事實，却是趨於自給自足的國家主義（獨裁政體）而不可避免，其結果是法西斯蒂主義和戰爭的急進，這也不能避免，今日的德國就是一個榜樣。

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已到了末日，這一個事實使牠不得受各資本主義強國的重視。

在專家準備委員會替世界經濟會議所擬的議事大綱草案中，就引用着表示這一點的字句，我們可以稍稍摘取一些來做例。

世界失業人數達三千萬；但是「工人的家屬或倚賴他們的人」還不算在內，而且「這個估計或許不足數。」批發物價從一九二九年十月以來，跌落三分之一，原料跌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溫尼泊（Winnipeg）地方的麥，在十二月份的價格，跌到四百年來所未嘗有過的記錄。

世界存貨「堆積如山，」「有些主要的市場都是供過於求，」牠們的指數在一九三二年是一九二五年的二倍。

工業的生產是縮減得很厲害，尤其是那些上等的服飾器具。

貨品在國際方面的流動，「減低到使人不可信的程度。」在一九三二年的七、八、九三月中，世界貿易的總價值，不過是一九二九年同時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在這三年的時期中，貿易的衰落是繼續不斷。

在有幾個國家裏面，輸出貿易的總值，「已跌到單還外債都不夠。」

報告裏面說，像這些事實，「就表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財政的世界，早已被分化的力量，推到尖端去了。」

「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場上，禁止買賣，限制售額，清貨協定，限制匯兌……等手段，對於經營商業和個人創業，加以壓止……這些手段，已經進展到有實無形的經濟戰爭的狀態。」

這便是這個代表德、比、英、中、美、法、英、意、日九國的委員會，在觀測現在這個局面時所得一致的結論。

(一) 生產和物價都減低而存貨仍繼續增加。

生產、存貨以及物價的數字，加以更詳細的考核，可使幾種重要的徵象，豁然呈露。

關於生產的數量，和一九二八年相比：在德、英、法、美四國的標準，跌落三分之一左右；而蘇聯的生產標準，却增加到兩倍以上（比一九二八年高出百分之二三四）蘇聯由此一躍而為世界第二最大工業國。單是這些事實，就足以使資本家的世界，對蘇聯發生憤怒之心，而英國資本主義懷恨更深，因為牠能占有的世界生產總額的一份，現在是被人家超過了。

從生產數字看來，又知道日本的生產量也在增加，不過我們要曉得這種的增加，是由於日本已入戰爭和革命時期的事實而來。其他各國，也都很快的迫近這個時期。

存貨的堆積，加以更密切的考核時，就知道雖然採用了許多方法，例如拋棄入海，用火焚毀，限制出品，鏟平地畝等破壞手段，存貨依然是不絕的堆起來，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所有存貨的總指數，比一九三一年祇減低了百分之一，而在一九三三年的開始幾個月裏，又漲得比一九三一年更高了。

從物價指數看來，知道資本家雖已用盡心力去毀滅和減少他們的過剩的存貨，仍不見效；

因此物價依然是繼續向下跌落。

現在資本家和他們的政治家，都已再三申明他們的見解，以為提高物價是恢復舊時繁榮的關鍵，這句話已鬧了幾年了。英國政府發布了幾種委員會的報告，那條陳的主要宗旨（例如麥美倫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報告書所載的）便是以提高批發價格為必要的目標。英國的財政總長一本正經的宣稱本國政府抱着相仿的見解，大家都應當向這一方面努力，然而點金乏術，奇蹟不現，那提高物價（和妄想利潤）的黃金時代，似乎遙遙無期，離現實更遠了。

（二） 恐慌的波浪衝破了資本主義的真相。

最近數年的歷史，已成為記載資本家的便便大腹，受着前後相繼的創痕的歷史，每加一個創痕，就露出了一大塊鮮肉，而且又讓那新的毒質，侵入整個大腹裏邊去，這是紊亂的情勢有增無減的結果，不足引以為異。

每一個創痕，顯出資本主義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免於中毒，美國曾一度被人看做資本家所

關繁華勝地的新模型，但是一九二九年的風潮光臨，胡佛雖然用他自認爲無上的威權，竭力鎮壓，而恐慌仍舊未能即行抑止，連胡佛本人都真有些丟臉。不但在美國如此，而且在德國和奧國，也因爲大資本家洛斯却爾特（*Reichelt*）的銀行倒閉而發生恐慌，這新的恐慌在一九三一年爆裂，波及於全世界。在瑞典恐慌達到了極高峯。火柴大王克虜格爾（*Kluge*），人家算他是因恐慌而犧牲的英雄，實在他的確是這次恐慌中施弄狡詭的人，甚至是一個煽動的人。最著名的英國資本家斐力伯兄弟三人，就有凱爾森爵士（*Lord Kylsant*）代他們受過。假使許多彰明昭着的罪狀，裏邊有一種可以不說牠是因資本家的法制不佳所致，那麼爲資本家法制的能事，惟有監牢是必需的了。

法國資本主義在前引導的路，不但是使通貨跌價，而且拒絕用黃金來付外債。

美國資本主義的寡頭政治執政者，要自免覆亡，不得不力排萬難，熬過現在的金融恐慌，再熬過現在的金圓跌價的恐慌，但是當他們也步着法國的後塵，不肯把若干種公債票的利息，用黃金或同值的現貨付給外國人時，他們的伙伴英國的寡頭政治執政者，也發出了同樣的呼聲，

不過是響應者少而且沒有力量罷了。

最後還有一件哈利曼（Harriman）丟臉的事情，哈氏是美國坐擁巨億的最大富豪中之一，他因為吞沒了他同夥的資本家的利益將近七十五萬磅，案情發覺以後，不願對簿公庭，要想自殺未成。

世界最大銀行紐約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總經理米哲耳（Charles E. Mitchell）也以同樣事件被人告發。

實際上正在發生的，無非是狼狽為奸的事情。資本家的世界在此秩序紊亂，復興無望，大起恐慌的時候，就有這些你欺我詐的事件，暴露在大眾的前面，受道德上的裁判。不過一般的人，祇相信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惡例，不幸潛入資本主義的制度，現在正在逐步把牠們消滅，一定可以去糟粕而留精華。若說這些紳士們，不管是克虜格爾、凱爾森，或是哈利曼，他們那些暴露資本主義弱點的行動，祇能夠證明資本主義是一種欺世騙人，行狡施詐，為非作歹的廣大制度，現在正因制度本身的搖動，及其衰落的蔓延迅速，而把原形現出來，這是他們所不信的。

(三) 貿易和通貨的制限及其當然的結果。

資本主義診斷恐慌的病源，其所用一切舊法的錯誤，已漸漸自行證實，而一切救治的舊法，如關稅政策、保護政策、限制貿易、限定輸入額以及操縱金融等，照樣也不過使恐慌更形劇烈而已。

法西斯蒂集團國（Fascist Corporatist State）的創造者墨索里尼氏，他曾經宣稱單是意大利一國，就能夠使現在的生產和貿易的制度。在「適當的管理」之下繼續施行，後來萬國商務會議在羅馬開會時，他却不得不在會議席上發表下面一段話：

「限額制度和貨幣匯兌的限制，已使商務的活動大受阻礙，並已使國內外的貨價之間，發生足招破滅的不平衡。」

（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泰晤士報）

其人其語，不是一個恰好的例子麼？

還有一件事實，似乎更使人驚異，便是最近改用保護貿易主義的英國資本主義，因為受到了世界上被歷最久的國家愛爾蘭的教訓（這是大可注意的事），不得不承認即使採用保

護政策也是無用。

英皇政府的農務大臣愛立脫少校 (Major H. H. H. H.) 爲了英國要採用保護政策，曾在下院裏面發表下面的一段話（載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泰晤士報）我們把牠轉錄在此：

「愛爾蘭自由邦是一個農業國的活動模型，她輸入本國的貨物，是用關稅政策來加以節制，並未採用限額政策。百分之四十的照價稅，就家畜和牛酪而論，可說是很高的稅率了。但是家畜輸入的地位究屬如何？上星期愛爾蘭家畜輸入本國的數量，比去年同星期沒有徵稅時，加了一倍。兩年以前，牛酪的輸入量是六千五百英擔（每擔一一二磅）去年的輸入量是五千五百英擔。而在今年的最初三個月裏，輸入量是一萬五千英擔。這上面還有百分之四十的關稅。所以本國食糧供給的統制，以及本國農民的生存競爭，成了當前的重要問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關稅政策並不是本國所宜採用的最有效的方法。祇有限制輸入額的辦法，才可以信牠是獨一無二的十分有效的方法。」

愛立脫祇承認農業生產的失敗，這是的確的。但是數天以後，泰晤士報又承認此事和征收

一切出品的關稅，其間並無根本的差別。

愛立脫隨口說出他贊成用限額政策，也是的確的。然而這個意見，非但和上面所引墨索里尼自認爲真實的話相反，而且和世界經濟會議專家準備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大家以爲限額政策不適用的意見，就是前面所引「對於經營商業和個人創業加以壓止」這句話，也相反背，這真是怪事。

這種承認關稅政策失敗的話，無論加上什麼條件，其本身仍足以使人驚異；而且因此可見中產階級的人，正在受着逼迫，由他們自己的動作，向可笑的極端走去。

再把金本位和操縱金融，來參察一下看。

統計週報 (Statistic) 上「論麥克唐納和羅斯福在華盛頓的談話」這一篇評論裏面，有下面一段話：

「各國爲了獎勵輸出而先後採用貨幣平價辦法，這也是金本位破壞的一種原因。」（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見：
在前一期的一篇評論裏面，參考了幾個貨物交易額和生產的數字以後，曾指出下面的意

『由這些數字看來，可以用兩種不同的觀察方法，知道黃金在事實上失去了國際標準的作用，工業的出產力已因此而減少。』（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從上面所引的這兩節看來，不但知道黃金的跌價，現在被人認定是促成世界貿易受約束的原因。而且知道在此跌價的當兒，各國都想乘機操縱，以求有利於自己。

瑞典的嘉塞爾（Oskar）教授，在英帝國主義的經濟學家裏面，要算是第一流客籍贊助人之一。他在五月十六日孟却斯德導報上面，曾直接指斥英國操縱金鎊的不當。

他指出英國資本主義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放棄金本位以後，以及在金價開始跌落到嘉氏所謂『購買力平價』之下以後，金鎊又重行漲價。他說有人『大聲疾呼』反對這件事。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預算案中，規定了一筆匯兌等價基金（Exchange Equalization Fund）。他於是就說，靠着這一筆基金：

「金鎊在國際匯兌上，可以免於漲到牠的購買力平價左右以上，而英國的生產者，已自有
一種習慣，以為金鎊的貶價，在英國新商業政策的基礎上，是一個重要的原素。」

換句話說，英國資本主義，正在籌劃一筆信用放款，數約一萬七千五百萬鎊左右，要借此鼓勵出口，再換一句話說，英國已用大規模的傾銷計劃，教別國來受犧牲，而使輸出貿易比較的得到穩定。

但是嘉塞爾又繼續指出，若其他各國也採用同一政策，那麼結果就要引起一般的競爭，而「世界的貨幣制度最後不免崩潰。」

（四） 世界貿易降至「不可信的低下的地位。」

國際貿易已經受到了這些事變的什麼影響呢？要把世界經濟會議準備委員會的記述，稍稍展開一下，我們可以引證國聯自己的話（載在一九三三年正月七日的經濟週報）這段話說的是：

「在一九三〇年的世界貿易額，比一九二九年減去了百分之十九；在一九三一年，比一九

三〇年減去了百分之二十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在占有世界貿易額百分之九十的國十八國裏面，比較前年的減退率，已不下於百分之三十四。」

世界貿易是正在接着劇烈的加速度，一步快一步的向縮減之路邁進。

不過我們假使望一望幾個主要國的貿易減退率，我們有何所得呢？

和近年來相比的減退百分數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法國	一四·六	二九·〇	三五·三
德國	一〇·七	二〇·二	四〇·二
英國	二一·七	三一·九	六·七
美國	二六·七	三六·九	三三·三

從這一張表，知道其他各國的貿易，有「一步快一步」的減退的趨勢；而英國的貿易，却很劇烈的表示相反的傾向。本年正月七日的經濟週報，曾指出歐洲所占世界貿易的一部分，在一九三

二年就全體而論，是有減無增，並且以爲這是英國施行關稅政策所致。在四月二十八日這一期裏面，就載有上面那一張表，並且說一九三二年的減退率所以微小，是因爲金鎊跌價之故。

這就是說，經濟週報這一個英國銀行和帝國財閥的機關報，承認英帝國主義的這兩個深思熟慮的方法，就是關稅政策和匯兌等價記賬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動力，可使英帝國主義在衰落的世界貿易裏面所占的一部分，增加起來，不過全部貿易的減退速度，却也因爲這些方法而愈來愈快了。

國聯說這是一無形的經濟戰爭，而其他大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覺得這種戰爭合他們的胃口時，恐怕還要發表更明顯的宣言來說明這種戰爭的效果哩。

(五) 向經濟的國家主義推進。

經濟戰的結果是：經濟的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主義、極端愛國主義戰爭以及野蠻的行爲。

據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泰晤士報所載，世界經濟會議的準備委員會，爲了要力揚這次會議的重要，所以暢發議論，那種語氣，比任何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平時所發的言論，非但是坦

白得多，而且格外的可畏，這委員會的報告宣稱：

「這一個緊要關頭的計劃，失敗下來，恐怕全世界就要採用那橫斷經濟發展路徑的國家自足主義的理想。選用了這種手段，走上了這一條路之後，國際金融制度就要根本動搖，生活程度就要因此而降低，而我們所知道的社會制度，壽命恐也不久了。」

準備委員會用這幾句話，把世界經濟會議高高的捧起來，捧成「我們所知道的社會制度」的，就是資本家制度的唯一救世之主。

但是對於這種國家自足主義，除早已採用了關稅政策、限制貿易、限額制度，以及操縱金融等手段以外，還有什麼新趨勢呢？在擴張此項政策的時候，所主張的是向那幾方發展呢？

經驗宏富的社會經濟學家畢戈（A. O. Pigou）教授，是嚴格的純正學派，在本年一月一日的泰晤士報上，討論過一種新的物價政策。

他建議把物價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他說物價提高之後，每年恐要損失二千萬鎊到二千五百萬鎊，就是「因物價低落而得的意外收獲，要因此而失掉，」這是他的第二種說法，頗饒意味。

不過他又說，若有「大批」失業工人受雇，他的意思是說這批失業工人，假使再教他們把那再裝在口袋裏，要覺得累墜的剩餘價值，給與資本主義，那麼這也算不得很大的損失。

但是他又說，物價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這一件事，假使祇在本國實現，那麼匯兌率就要跌到「遠在」三金元合一鎊的比率之下。他再加上一句話，說「此事就本身而論，恐不十分緊要」，祇有不經意，才會發生恐慌，而使金鎊飛降。

我們由此可見，關於國外匯兌、國際貿易，以及金本位的純正經濟學，其一切單獨的學說，畢戈一概放棄。所放棄的第一種，就是穩定匯兌實屬首要；第二種，就是國際收支的平衡，決不可許其不齊整，否則匯兌的穩定就要顛覆；還有第三種，就是匯兌必須根據於一致承認且有規定來源的付款辦法，使匯兌的穩定，無從顛覆。

畢戈的放棄這些學說，實際上正值國際貿易因恐慌而一落千丈之時，而使這恐慌發生的原因，又恰巧是畢戈本來擁護的制度。

不過他一面放棄這些主義，一面却採用了褊狹的國家主義的學說，就是上面所引他的話

裏面的一部分，這一種國家主義，可以直接引起法西斯蒂主義，加上了獨裁政治或自足的學說，而且會引起戰爭。

提倡這種主義的，還不止畢戈一人。

中地銀行（Millard Bank）的董事長麥肯那（Reginald McKenna）是一個高唱非正統經濟學的意見，以及通貨緊縮，硬幣擴張，統制通貨膨脹等政策的大家，而且創造過一句成語，說英國（在一九二五年恢復金本位的時候）已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這位麥肯那先生也贊成這種國家主義。

他在中地銀行本年二月間的年會席上談說的時候，又把他的所謂「擴張貨幣政策」詳述一次。他指出早經採用的「信用擴大政策」已見成效，因為國內物價並未跟着金價下降的運動，而跌到如此之低。他說不可因為匯兌的跌落而自相「驚擾」，若要對抗，恐須犧牲本國的貿易……「國內的繁榮加以平衡的預算案，減輕賦稅和減少失業，對於我們是遠較匯兌率來得重要。」

照此看來，麥氏和畢氏，事實上都同有世界貿易正在沒落之意。麥氏說他的政策早已有一小部分見諸實行，但是這一小部分早已使世界貿易格外衰退，豈不是證明了麼？他又說，既然我們建設國內的繁榮，那麼所謂匯兌，就是英國資本主義對於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又何關重要，不過國內的繁榮，適足以使失業的人數增加，例如今日的德國或意大利便是。麥氏的建設國內繁榮，固然是爲了減少已有的失業人數和救濟飢荒，但是這種情形，實與他所贊成而英國已經採用的「信用擴大政策」相伴而來。

(六) 結果祇有一戰。

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祇有日本帝國主義，從一九三一年秋季以來，竟已單獨行動，要從戰爭找一條脫離恐慌的出路，這戰爭便是侵略中國。

這在表面上似乎可使日本的實業復興，因爲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惟有日本已能使其生產有增加的趨勢，這在上面早已表明。

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祇有日本的國外貿易正在增加。在一九三二年，輸入已比一九

三一年增加百分之一五·八，而輸出增加百分之二二·六。

在本年的起初三個月內，輸入已比去年的同時期增加百分之三一·八，而輸出的增加，不下於百分之四七·五。

通貨膨脹的勢力，確無阻礙。在去年十二月間，物價比前年十二月高百分之二二·三，而據今年二月十三日經濟週報所載，通貨膨脹的影響，使人發生疑慮，所以引起不計價值，以金錢換貨物的努力。

這便是美國銀行風潮迫使證券交易所停市數天時，日本工商業存亡在此一舉的近況。三菱經濟研究所 (Mitsubishi Economic Research Bureau) 的四月份報告，承認現在的不安定，是由「或許危及現內閣壽命的政治暗潮」所致，但是對於那因為「政府現在和將來的開支浩大，通貨膨脹由是日增月累」而發生的物價重行昇高的前途，却用全神貫注。

這一筆為戰爭而負擔很重的開支，可以從下面一事想見其概況，就是證券交易所中流動的資本，數量不斷的增加，而在三月間卒使滿鐵增加了一筆很大的新股本，為數達三萬六千萬。

日圓（照現在的匯兌率約合二千一百萬鎊）

日本誠然在那兒找尋恐慌的「出路」，不過要犧牲數十萬自己的工人，不是被戮就成殘廢，更須犧牲數百萬的中國人，使受流血屠殺之苦。但是這出路早在日本本國種下了不能免的惡因，結果是非但不能使恐慌逐漸減輕，而且漸漸因通貨膨脹之故而引起工人的新盜劫，還可漸漸使新的政變發生。

日本早已入於新戰爭的時期，但是這也是革命的時期，或許在短時期內可以得到證明。英國抵制俄貨的輸入，也已經向這一方走近了一步。

二 世界經濟會議的意義

在資本家的世界中，紛亂的局面正在擴大，而猛烈的衝突正在增加，前面已經說明過一些了。這些衝突中最猛烈的是來自英、美二帝國主義間的對立，這一點是愈見明顯的事實。

當前最切要的便是戰債問題。在去年洛桑會議的時候，英帝國主義對於戰債提出了條件，

就是一九二三年英帝國主義確已答應還給美國的那一筆四十六萬萬金元的鉅款，必須重加考慮；美國即使不願取消這筆債務，也得按比例減少數目，使英國滿意，祇有如此，英國才允諾在洛桑協定之下，放棄應得賠款的一份。

但是其時美國國內已有選舉運動，無暇外顧，英國就答應改期，在選舉總統事畢以後，再開談判。

美國的選舉揭曉以後，四十八小時內英國就忽忽忙忙送一份請求書到美國，要和美國開議，由此可見英國資本主義，要避免十二月的付款，其心甚急。雖然接連發了幾道牒文，十二月到期的還款，仍舊沒有扣住，不過新聞的宣傳，好像這次的付款的確是最後一次。

然而時至今日，雖第二次付款期限僅兩星期，雖然麥克唐納特地爲了此事，親身到華盛頓去，但是從種種方面看來，知道英帝國主義又不得不把債款再付一次。

事情還不止於此。英國已經繼續努力，要把戰債問題列入世界經濟會議公開討論。

美國也已拒絕此項辦法，並且要求一切談判，非分別與各國單獨舉行，其堅決的程度，不弱

於英國。英國本想組織一個歐洲的債戶團，以抗美國，美國就用各別談判來對付。

同時美國已提議過好幾次，假使特許貿易以及取債利益於推銷美貨之較大市場，這兩件事可以有個辦法，那麼戰債的減少或有可能。去年十二月十日的經濟週報，簡簡單單的駁斥這個意見，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可能的提議」。下一期的報上，又說欲分別和美國談判，而「聽歐洲其餘各國自謀」的任何行動，是一種足召災禍的錯誤。

戰債顯然是美國所操的重要勝券。因為美國所放的債，零數不計，有四十萬萬鎊，世界各國，幾乎都要欠一些，而英國的處境，實不能第一個賴掉牠自己所欠美國的債。

麥克唐納與羅斯福談論戰債問題以後，曾有關於此事結果的言論，在其字句之中，已把關於「急施最後辦法」的「不同的意見」，「加以界說」。

這就是說，沒有一種協定可以議妥，而局面反愈弄愈僵，衝突日益明顯。

關於其他一切競爭，例如1 關稅與貿易的限制，就是英美兩帝國主義間，對於世界各大市場專利的爭鬪；2 金鎊與金元兩種貨幣間可怕的戰爭；3 在南美和中國植立勢力範圍的抗爭；

4 統治殖民地（尤其是加拿大）的爭奪等，都有相仿的情形。此次會議，僅足以使這些衝突顯露而已。

（二）英美的準備

英國和美國這兩個主角，對於此次會議的準備，拿來考察一下，這種對於將來的觀測，就可以明白了。

現在試看關稅問題和英國的新貿易協定：

去年泰晤士報和其他各報，早已主張組織「一個遠超乎帝國政治範圍的經濟集團」（見五月六日泰晤士報）且曾建議採用新關稅政策，以為可以幫助此事的進行。

到了今年，英國又和挪威、丹麥、瑞典、德國以及阿根廷，簽訂一種激怒他國的貿易協定，這不過是幾個星期以前的事。

例如紐約世界報，據五月三日孟却斯德導報所引，就以爲英國和阿根廷所訂的協定，是「美國商業的大危險物。」該報又建議羅斯福必須「着手舉行敏捷而有力的反攻，來應付這爲

了奪取富有的阿根廷市場，而醞釀已經成熟的英美新鬭爭。」

五月六日的經濟週報，自認這阿根廷協定，恐要被人認作「侵奪美國利益的手段。」

潮水一般的輿論，都以為這些貿易協定有違世界經濟會議的真意，而且其目的全在犧牲其他各國的利益以保護英國的利益。泰晤士報為抵禦這洪潮起見，就卑詞抑氣，發出下面那種愚妄的答辯。

「這些協定，要使牠們成爲『安全島』，把這些島擴大爲洲，正是經濟會議將來的任務。在國際貿易方在激滅的世界中，這些協定正是一種企圖，可使至少有一部分國際貿易，的確還能生存。」（見五月十九日泰晤士報）

倘然不因爲美國堅決要求關稅休戰，恐怕還有更多的協定已經訂妥，這是無論如何十分明顯的一點，英國的確早已決定了幾種計劃，和日本的實業家開始討論，以作談判新貿易協定的預備。

商務局局長冷西曼（Painovich），在四月二十七日會先聲明他們還沒有達到商約的終

點。

「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不久就要和我們訂立協定，而我們也要和他們協議。這種協定，可使我們除去那曾經妨礙貿易的關稅壁壘。在新的世界中，兼在舊的世界中，我們希望擴大我們的行動。」（見四月二十八日泰晤士報。）

由此顯見除以前確已締約各國外，冷西曼還在對着更多的他國打主意，而將開未成的談判，顯然是被美國的關稅休戰堅決的意見打破。觀察報（Observer）最近在五月十日曾表明過：「英國」的急於「借締結雙面條約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繼續引起了各方的憤怒。」

再考察這些協定尤其是關於阿根廷那一份的性質，就可見到在一方面，不但想借這些協定，確保英貨的獨占市場，而且要用這些協定，來做英資本主義在衰落期間孤注一擲的工具，不惜允許重大的讓步，以確保現在的英國輸出額，至少不會全部消滅，而其在國外的投資，也不致於完全失掉。

例如阿根廷協定，就允許英國的債權人，最先請求阿根廷收買金鎊，其目的在於使阿根廷

所欠英國投資家的禮物，到期已久的一筆一千萬鎊的鉅款，可以流通不滯而撥還英國。這一條有人承認，在美國恐怕不會「得到好評」，因為官方曾經說過，美國也有八千萬金元攔在那兒。（見五月十三日經濟週報）

最後可見非但美國已經明白表示，以為這些貿易協定，有礙經濟會議的工作，而且美國的國務卿赫爾，也自己指摘渥太華協定，是人造的貿易障壁，又是「各國公共問題的一部分」。（這就是說，並非英帝國一國的問題。）

假使英國對於關稅政策、貿易協定，以及渥太華協定的態度，激起了美國的「憤怒」，那麼這些利用匯兌等價記帳辦法的操縱者，他們所必已引起的憤怒，一定還要大上好幾倍。

嘉塞爾教授對於美國的放棄金本位，會有下面的評論。他說：

「這是由於一種慾望，要把金元在國外的價格降低，因而可以除去金元的過度估價；美國早已覺得，金元的過度估價，是美國和外國的商業關係上一個重大的障礙。在美國利益方面尤覺重要的，便是金鎊折成金元的時價，應當從以前用人力保持的最低標準，把牠提高。

（見五月十六日孟却斯德導報。）

美國下這一着棋子的時候。那一位遠涉重洋，去見羅斯福的麥克唐納還在路上，這一來真有些兒意思。英帝國主義爲應付起見，不多幾天以後，就在一萬七千五百萬鎊的匯兌等價帳上，再加二萬萬鎊。（其中有二千三百萬鎊，代表以前操縱匯兌所得的利益，是轉到這筆帳上來的。）但英國和美國，雙方都很客氣的否認這些舉措有重大的意義。

美國爲更進一步的反攻計，據五月二十一日消息，正在考慮要籌集一筆金元穩定基金，其總額據說或許有八萬萬金元之多。

截至今日，既無什麼文件刊布，顯見對於通貨關係的意見，極不一致，正和對於戰債關稅以及貿易關係一樣，而且不等到發生完全的破裂，恐怕有某種休戰的條件，必須就通貨問題商定，藉以敷衍過這次的會議。

三 會議的透視

一方面英帝國主義已在着手運用這些關於貿易和貨幣的計劃，他方面美國也已在採取關於其國內經濟地位的根本上相仿的手段。

美國除標榜通貨膨脹政策外，還有農村救濟案和工業復興案，都是意義很重大的計劃。農村救濟案授權羅斯福租借土地，而且可以收回生產的地畝，足以減少生產的數量。由工業復興案，可以獲得「工業的自行調節」就是在政府的密切監督之下，獲得關於生產與價格的協定，此事照希耳曼反托辣斯法律（Sherman Anti-Trust Law）是不能實行的。

質言之，由此兩案，羅斯福獲得了一種權力，不但可以限制農業的生產，而且可以限制工業的生產。

正因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獨占，由於操縱其貿易和通貨，要增加把持國內市場的勢力，以達到其在國外市場大量傾銷之目的，所以美國資本主義（為安定一班蠢蠢欲動的都市和鄉間的小資產階級起見，）就掛起了通貨膨脹以及廣大的改造提議的簾幕，好比路德喬治在一戰末期所放的大烟幕，躲在後面用新得的獨占大權，來加緊把持國內的市場，並且增加在海外傾

銷的力量。

生產的國際制限，固然是此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中的一項，但是因為有下面這一件事實，四月四日的泰晤士報也曾承認，就是「利益既多衝突，意見也極散漫」，所以此次的會議，「必須祇就那些非但需要共同行動而且可以實行共同行動的事件，加以注意。」

資本主義的國際組織，或許是「需要」的東西，但是這是一個不能達到之目的。所謂「可以實行的」，祇是暫時的休戰，空洞的宣言，大家以此為掩蔽物，躲在後面各施詭計，要想減少對方的生產，竊取對方的貿易，獲得對方的市場，以及壓倒對方的生產力。

正因為就國際的範圍，對於生產加以有組織的統制，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所以通貨膨脹要加以統制，使批發物價升高，也是辦不到的一件事。通貨膨脹固然可以提高物價，但是一切的統制力，就有連帶失去的危險。統制通貨膨脹，的確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話。以傾銷海外而博取國內物價的提高，國際的物價，必因此而更跌，但是傾銷是有競爭性的，所以一切國際貨幣標準，將由是而毀壞。

我們已經說過，其他的結果，就是因為國內限制生產，國外大量傾銷，不得不採用自給自足的計劃，以作傾銷的爭鬥。

資本主義要避免「生產過剩」，不惜破壞生產機關，減低生產能力，這種舉動，非但無效，而且可使經濟蠻風的恢復，漸漸實現，而這種極端的國家主義，也正在相伴而來。同時有大批的工人，正被資本主義逼着向貧困和餓死的路上跑。

資本主義的出路，決非那似乎「需要」很切的國際合作，却是引起法西斯蒂主義和戰爭的經濟國家主義。這是資本主義唯一「可通」的出路。

這便是在世界經濟會議中資本主義的透視。

世界經濟會議的檢討

有澤廣巳

(見日本中央公論八年六月號)

一 世界經濟與世界貿易

形成世界經濟底基本的關聯的，就是商品底國際的流通與資本底國際的移動，若在商品流通着的地方，必然地存在着「貨幣」，則在商品底國際的流通之下，必然地產生「世界貨幣」。在此，結成世界經濟的一般的紐帶，於是乎成立。

關於商品底國際的流通——換言之，即關於國外貿易，流佈着一種錯誤的主張；即企圖以「國際底分業」這美麗的言詞，去說明此種流通——即此種貿易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同樣，關於世界貨幣，也存在着「一種皮毛的見解」；即企圖否定此種貨幣底存在，而單用「各國間底匯兌行市」去代替牠。然而，在正常的場合之下的國外貿易底根據，不外是在要求價格的實現，是在

以價格低廉爲武器而去追求高的利潤；同樣，關於世界貿易，也可用「匯兌行市的平價」去表示，而匯兌行市底基本關係，原來不外是合於各國本位貨幣裏的貴金屬底量的比例而已。故馬克思這樣地說：

「貨幣自國內底流通部而脫出的時候，必然地捨去在此所生的標準價格、鑄幣、輔幣、價值標識等等底地方的形態，而復歸至本來的貴金屬生金的形態。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通地展開了自身底價值；因此，商品底獨立的價值形態，和構成了世界貨幣的商品底價值形態，是互相對立的。貨幣在走入了世界市場的時候，才開始完全以一般的商品資格去發揮其作用；在這裏，貨幣底存在樣式，於是乎與其本來的概念相一致。」

因此，馬克思告訴我們，在貨幣復歸了本來的貴金屬生金形態的世界市場上，專使用着金和銀兩重的價值尺度，而把金和銀看做當時的世界貨幣。但是，以後的發展又是怎樣呢？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在資本論第四版的註釋中，曾這樣地說過：

「金和銀底相對的價值上發生激動的時代已經到來了，約廿五年前，金對銀的價值之比

乃是一五又二分之一比一，但到了現在，已變爲二二比一了。而且銀與金的比價，還要繼續往下低落的……僅由這等事實，我們也可以知道：銀底生產勞動減少，而金底生產勞動反而增大，因之，銀底價值低落，完全是必然的結果。並且，若現在不用一種人爲的手段使銀底價格增高，則其價值底低落，要由更大的價格低落中表現出來。美國底銀產地，除了極少的部分而外，還沒有從事開採過，故可以預想得到，這種傾向的價值，還要長期的在低落狀態的。使用於必需品及奢侈品中的銀的需要逐漸減少，以鍍金品及鋁代替銀的現象自加顯著；這無疑地更助長了銀底價值的低落。由此可以判斷，企圖以國際的強制通用手段，來把銀底價格比例提高至過去的一五又二分之一比一的這種複本位論者底主張，實在過於空想；須知不惟不能恢復過去的比價，銀在世界市場上，還要漸漸失去了牠的貨幣性。』

恩格斯底這種預測，已完全中的了。這種議論，對於今日還在到處抬頭的金銀複本位論者，也可以說正是當頭一棒。目前的情勢，恰與恩格斯的預測全同：自那時以來，銀價的低落依然不止，銀的貨幣性漸漸失去。在一九三〇年，銀價曾發生一次大大的慘落，與金的比價，竟達六一比

「在今日還維持着銀本位制的大國，可以說只有中國一國了。因之，目下足稱為世界貨幣的，只是金而已。」

世界貨幣能盡其一般的支付要具的及購買要具的機能，並且構成一般意義上的富的絕對的社會的體現而發揮其作用。在普通的場合，構成世界貨幣的金，是能盡其國際貿易差額計算上的支付要具的機能的；各國間過去的社會的代謝機能被擾亂了的時候，則牠在本質上形成了國際的購買要具；更於這種場合之下——即在購買和支付都不成爲問題，富由一國向他國的移轉成爲問題，而且在商品形態下的這種移轉，因商品市場的景況，或因要去實現的目的自身，陷於不可能的場合，金就形成富的絕對的社會的體現而發揮其作用。在今日，金本位制之所以化爲政治的強壓的手段，「金的偏在」的所以發生，就是因爲金形成了富的絕對的社會的體現而在發揮其機能的緣故；金的問題之所以被視爲世界恐慌的原因而形成了議論的中心，就是因爲金是世界貨幣的緣故。

但是，一九二九年秋，以紐約交易所的倒閉爲導火線，世界全般的物價開始崩落以來，恐慌

逐漸深刻而尖銳化；同時，形成世界經濟的基本的關聯，也大為弛緩，有些地方甚至於完全斷絕。世界經濟崩潰的呼聲隨之而生，經濟的國家主義運動遂澎湃而勃興，至少，世界經濟亦分裂為數個集團經濟，而成爲互相對抗的狀態。不就世界經濟準備專門家委員會的報告也都承認，現在已發展至「事實上的經濟戰爭的狀態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上，發表過這樣的意見：

「一切如果能夠圓滿的進行，則所謂的競爭，和在一般的利潤率平均化的說明中所說的一樣，是不會阻礙資本家階級的實際的友好的；牠使各資本家間，照其投資分的比例，參與所獲物品的共同分配。但是，若至不惟沒有利潤的分配，反而發生損失的分担的時候，各資本家就要盡可能的使自己的負擔減少，儘量的把多量的負擔轉嫁於他人。就資本家階級的全體來說，損失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關於這樣的損失，應歸於各資本家所負擔的部份，是多少呢？又他分担這種損失應到如何的程度呢？這在現在就成爲力的問題了。在這裏競爭就要轉化爲敵對的同胞間的鬥爭。在過去，各資本家的利害與資本家階級全體的利

害的一致，實際上用競爭的手段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在呢，恰恰相反，所實現的是這兩者的利害的對立。

這樣的事態，就各國的國民資本來說多少是正確的。雖然恐慌日益深刻化，商品的價格，像陷落於深淵似的毫無止境的崩落下去；但是在商品的販賣漸加困難，而滯貨有如山積的時候，各國皆為確保自己的國內市場，獲得海外市場，互相開始拚命的競爭。因着這樣的關係，遂產生了世界全體的資本的利害與各國的國民資本的利害的對立。最富裕的美國，在繁榮之神胡佛總統的指揮之下，以取之不盡的財富為靠山，拚命的從事於自國本位的——換言之，就是以他國為犧牲的——脫離世界恐慌的方策。美國的這種孤立政策，就是自國本位的繁榮恢復政策的別名，波利斯姆特關稅法的實施，便是其最初的方法。這種政策係以廣大的國內市場為其唯一的靠山，這實在是很大的打算。呵！美國已經忘却了自己是一個進步的工業國，同時也是在世界上主要的原料生產國和輸出國了！不，即使沒有忘記，也是太過於輕視了。難道別國對原料就不課輸入稅嗎？但是，事實怎樣呢？歐洲主要工業國的工業生產的衰沉（英國的棉花消費額，以

一九二四年爲一〇〇%，一九三〇年減爲七六%，一九三一年爲七八%；德國的工業生產的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一年一月是七〇·七%，一九三二年八月是五一·六%。充溢於街頭的失業者羣（德國六百萬，英國三百萬，美國一千五百萬，世界全體共約三千萬以上）與其家族，以及各國的保護農業政策的強化，這些不僅是給與南美的原料輸出國以致命的打擊，就是美國的農民自身，亦受了所謂「豐年飢饉」的脅迫。數十億金元的農村負債的

關稅課稅額對於輸入總額的比例

年 度	日 本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一九二七年	六·六三	一四·二	一〇·二	四·九	八·六
一九二八年	七·〇六	一三·八	一一·二	六·八	八·四
一九二九年	六·六四	一三·七	一〇·八	七·六	八·四
一九三〇年	七·三二	一五·九	一一·六	八·三	八·四
一九三一年	九·〇四	一七·九	一五·二	一四·四	一一·一
一九三二年	七·五七	二〇·三	二三·一	一八·三	一六·〇

重壓加到頭上來了。美國的國內市場完全荒廢，工業品的海外市場的南美諸國，經濟早已發現破綻，這就像美國工業的火焰的終熄似的不久也衰沉下去了。（*Atlantic* 雜誌的產業活動指數，一九三二年七月低至五二%，鋼塊的生產指數則減至一九·三%，生產的能力，則不過一〇%。）但是，最足咀咒的結果，乃是這種美國的孤立政策開了各國間的激烈的關稅戰的端緒。那麼，關稅戰怎樣的急激的步調下展開呢？請閱上表便知。

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舉行國際經濟會議時，參加各國皆欣然承認關稅障壁是國際商品流通上最有害的東西；故在以後的二、三年間，各國對於增高關稅障壁似乎稍為緩和，但至一九三〇年，關稅的壁壘遂逐漸增高，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各國都互相競爭到極度了。這極明白的已是踏入於關稅戰的狀態了。這種狀態不消說是最足以阻礙了世界貿易的，不僅是阻礙，關稅戰甚至進而實施禁止輸入、比例輸入制度、許可輸入制度等非常手段。這已不僅是設置輸入的障壁，簡直是直接阻止商品流通的態度，至少也是不購買外國商品，而希圖把本國商品在海外暢銷的態度。這種單方的態度，是走不通的。因各國如果採取這單方的態度，則不有買者

而只有賣者了。故其終局，不外是漸漸引起商品的不能出賣的結果。根據柏林景氣研究所的調查，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九月末：

禁止輸入的一部的國家有：

澳大利亞洲（婦人氈帽用的原料），丹麥（砂糖），法國（從英國、德國、荷蘭、西班牙輸入的馬鈴薯、蕃茄、蔬菜等），意大利（與意大利沒有通商條約的國家或限制意大利商品輸入的國家輸入的麥芽、靴、石材、陶器），拉脫維亞（橙），尼奇利亞（銅管），波蘭（綿絲、窒素肥料及其他多種），葡萄牙（麵包）。

獨占輸入的國家：

立陶宛、芬蘭、拉脫維亞（穀物），奧國（鑛油），波斯（砂糖、火柴），瑞典（砂糖、麵包用的穀物），捷克斯拉夫（穀物）。

許可輸入制度的國家：

比利時（靴、魚、牛油、絹絲、果實等），愛多尼亞（鋼鐵及其他），法國（鏡用玻璃及玻璃板、

果實、報紙用紙、) 挪威、奧國 (甜菜糖、屠肉、牛油、綿織物、絹襪、靴製品、玻璃、無線電器械、煤炭、焦炭、其他尚有數十種)、波蘭 (毛絲、綿布、靴、蛋製成的洋服等)、瑞士 (牛油、穀物、砂糖、煤油、煙葉、鳥肉、魚等)、捷克 (厚紙、巧克力、木材、綿布、望素以及其他)、土耳其 (茶、咖啡、砂糖、) 匈牙利 (紡織品、木材、紙、玻璃、絹、無線電器械等)。

舉行比例輸入制度的國家：

比利時、丹麥、希臘、安南、意大利、拉脫維亞、荷蘭、羅馬尼亞、瑞士、土耳其。

強制使用本國製品的國家：

比利時、保加利亞、芬蘭、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典、瑞士、捷克、突尼斯。

新設或增高關稅的國家：

埃及、阿根廷、澳洲聯邦、比利時、比屬剛果、玻璃維亞、祕魯、英屬印度、保加利亞、錫蘭、智利、中國、芬蘭、希臘、英國、馬來聯邦、法國、金邊、可斯特、摩西拉斯、安南、愛爾蘭自由邦、意大利、日本、巨哥斯拉夫、加拿大、古巴、拉脫維亞、立陶宛、墨西哥、荷蘭、荷屬印度、挪威、奧國、巴利斯丁、巴拉圭、波

蘭，葡萄牙，羅馬尼亞，瑞典，瑞士，暹羅，西班牙，南非聯邦，捷克，匈牙利，烏拉圭，委內瑞拉，美國。這樣的情形，世界所有的國家，差不多都採取禁止或阻止輸入的政策，因着各國的購買力的減退，世界的商品的流通發生了巨大的萎縮的時候，各國互爭的採用這種阻害輸入的積極政策的結果，則就是世界貿易的不可收拾的減退。如果依照德國統計局的調查，自恐慌以來，世界貿易的減少情形，大概如下表。

價額上所表現的世界貿易的發展

年 份	價額(十億馬克單位)	一九一三年 100%	一九二八年 100%
一九一三年	一六〇・二	一〇〇・〇	五七・四
一九二八年	二七九・二	一七四・二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八四・二	一七七・四	一〇一・八
一九三〇年	二二八・七	一四二・七	八一・九
一九三一年	一六四・五	一〇二・六	五八・九
一九三二年	一〇九・五	六八・三	三九・二

數量上所見的世界貿易的發展

由一九一三年物價水準算出的數量(十億馬克單位)		一九一三年 = 100%	一九二八年 = 100%
一九一三年	一六〇・二	一〇〇・〇	八〇・二
一九二八年	一九九・七	一二四・六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〇五・五	一二八・三	一〇二・九
一九三〇年	一八四・七	一一五・三	九二・五
一九三一年	一六一・二	一〇〇・六	八〇・七
一九三二年	一三七・九	八六・一	六九・〇

上述是世界九十一個國家的輸出入的貿易額。如果從價額方面觀之，則一九三二年竟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的六八・三%，即是減少了三二%左右，這如果與戰後的最高記錄的一九二九年比較時，則是減降了六一・五%。由數量上觀之，其減退程度雖然不多，但也落至戰前水準以下，世界貿易怎樣的萎縮下去，這已是極明白地顯示着了。

同時，上表亦就是表示着世界商品的價格的崩落極為激烈；例如一九三二年的世界貿易，

其數量與一九二八年相比較僅及六九%，而其價額上則僅爲三九·二%。交易的價額的數量，比之合理化的景氣的時代，則減退了五分之二，這便使各國的國際貸借發生難以均衡。這時在國際的債權債務的清算上，也發生了重要的意義。

價格的崩落，就是惹起金及金債權的「價值的上昇」，而加重了債務的重壓。在過去三倍的小麥價格與四倍的羊毛價格時所負下的債務，在價格崩落的現在，便也增加三倍與四倍了。一九三二年的世界的債務的剩餘額，照着希爾修教授的計算，則其大概如下：

政治的債務賠款除外

五四五億馬克

祕密的國際債務

二三四〇億馬克

對於這些的利息與銷賬，現在還要支付一六〇至一八〇億馬克。故在世界貿易達至二千億馬克以上的一九二八——二九年時，尚能負擔，到已由一千五百億減至千億的現在，便不能負擔下去了。因之全世界皆發生着延期支付，改正利息，免除利息，減少債務等等的要求，與事實上的強制執行。尤其是因爲金塊被視爲「絕對的社會的富」，而偏在於二三個國家；資本因憂

權政治的不安而發生急速收回的運動，故本位貨幣恐慌之所以必然順序勃發於各國，乃是其必然的發展。

停止金本位，降低匯兌的已約有四十五個國家了。匯兌的低落，是一種獎勵輸出的方法。牠能超越高築的關稅壁壘而開拓市場，以此點來說，實在有利的武器。因着這樣的關係，故實價以下的匯兌的低落也很喜歡的，至少也要出諸防止匯兌的飛漲的手段。然而由輸入國方面觀之，這便被視為匯兌的傾銷，而不得不逐漸的增高其關稅障壁以與對抗。在此，匯兌低落與關稅戰的激化，便互相成爲因果關係，一方發生匯兌降低的競爭，而他方便是發生增高關稅的競爭。結果，就是事實上經濟戰爭。

世界的經濟，現在已完全站於崩潰的途上；替代這世界經濟的集團經濟的對立，逐漸的尖銳化起來。經濟戰爭在各方面包孕着政治的危機，而與集團經濟對立的尖銳化互相交錯，使延燒世界的危機，一刻一刻的迫近目前。爲挽救這既倒的狂瀾的最後的試驗——即企圖在這沒有和平的世界經濟上保障經濟的和平的「經濟上的非戰條約」——「經濟上的軍備縮小」乃是

世界經濟會議的着眼點。

二 世界經濟會議的問題及其解決的條件

走向國家主義！走向國家主義！各國都是熱中於經濟的武裝，各國經濟欸以活動的舞台世界經濟，不停地向崩潰之途蔘進着；正當這樣緊張的狀態中，洛桑會議便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現了，對於各國的國家主義給與反省的機會，正是這個會議的出乎意外的成功。戰後十餘年間，被稱世界經濟的癰腫，而似乎是不能解決的賠償問題，在這困難的時期之中，意料不到能藉各國的合作而漸漸得到解決。因此，這種空氣之能給與世界經濟以極好的影響，乃是必然之理。會議之後，以七月為低落頂點之的主要原料品的價格，已開始漸有上昇的形勢。入秋後，其上昇的姿勢雖再行崩潰，但這比於最低的七月，還高了許多；以致使歌頌洛桑會議的成功的人們，抱着克服恐慌及復興世界經濟那樣的強烈的希望。洛桑會議的議決案第五項，這樣說：

「洛桑會議為要尋求解決世界恐慌引起而且延長的經濟的及金融的各種困難所必需

的對策，遂請國際聯盟召集關於討論幣制及經濟問題的會議。

世界經濟會議便這樣的成立了。

總之，一切的問題，直接要影響到各國的經濟的及政策的，並且各國對於自來的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如果不能澈底地清算而恢復至與之相反對的基本線國際主義時，則世界經濟的復興，便是沒有希望的。故不得不在各國的交錯的利害關係之中，巧妙地去尋求互保均衡的解決案；而關於規定實施這解決案以前的經過上，亦非選擇極合理的途徑不可，不用說這是一種最困難的任務。因之，遂先設置準備議題的專門家準備委員會，且以荷蘭都利普氏為主席，疊次會議，商決議案；其報告書之被提出並被通過於世界經濟組織委員會，乃係本年一月二十五日。

如果照着報告書的說明，則知根據洛桑會議的決議，被定為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問題的，便是下面的各個問題：

(一) 財政問題

1 通貨及信用政策

2 匯兌問題

3 物價的水準

4 資本的移動

(二) 經濟問題 改善生產及國際的貿易，尤其應注意以下的問題。

1 關稅政策

2 輸出入的禁止及限制定量制度及其他貿易上的障礙

3 生產者的協定

報告書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明白地指示出，在這些問題的各種要素之間，存在着緊密的關聯。其中有這樣的敘述：『如果照我們的判斷，若只靠局部上的方策，是不能得到實質上的進步的，是不能解決這樣的危機的。我們想各國政府須有以多方面的協定活動來完成這廣泛的解決的決心。』這樣的意見，確是值得傾聽的，如果沒有得到全盤的解決，而僅是一時部分的解決，則所謂復興世界經濟的大業，結果便沒有實現的可能。而這樣的復興的最後的努力，如果成

爲泡影時，則以後所來的，當然是黑暗的時代。

報告書在這樣的主張之下，曾提示關於解決各項問題的要點，其大體如下：

(一) 通貨及信用政策的分野上，其重要的目的，便是回復有效的國際的貨幣本位；而且使放棄了金本位的國家也能追隨得上。自然，各國政府在何時在何種條件之下採用這種本位呢？這就由各國政府自由裁量的，但於其實行的時候，都要有極充分的準備。恢復國際金本位制至有實際上的可能性之前，則須充實多量的經濟上並財政上的條件。同時，亦必需預防歸復金本位之後不致再行崩潰。關於自由的國際金本位的恢復的條件，報告書舉出下列諸點：

1 解決主要的未解決的政治問題，對各國間的信用的恢復是有幫助的，信用如果不能恢復，則在決行歸復金本位上就要生莫大的障礙。

2 要達到現在的滿足的準備狀態時，對於處於不適當的環境下的國家，應採取使其得以實行的各種方策：

(1) 解決政府間的債務

(2) 在商品及業務的運動上恢復適度的自由

(3) 回復外國匯兌市場及資本運動的自由

3 關於使將來的金本位制有效的方策上，須得到一般的諒解。

4 國際的合作，係必需的而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不附有適當的國內政策，則亦不能恢復正常的經濟的狀態。各國政府因着這樣的關係，故須準備採取如次的必要方策：

(1) 不僅是對於國家財政，對於地方財政的歲入歲出也須求其均衡。

(2) 造成並維持在國內貨幣及資本市場上的健全狀態；為填補財政的不足，用通貨膨脹增加紙幣的流通。

(3) 給與國民經濟以充分的伸縮性；如果沒有伸縮性，則即使國際的貨幣本位怎樣地改善，亦不能有適當的活動。

由此例觀之，可知一個問題的解決，實必依靠於多方面的特定的各種方策的實施。

(二) 近年來的商品價格的崩落，惹起了費用與價格的不均衡的增大，大大的增加了

債務與確定支付金的現實的負擔，使事業更加不利；結果，使全世界的失業數量，可怖地增大起來。世界物價水準能夠有某程度的上騰，是我們所最希望的，亦就是世界回復景氣的最初的預兆。會議是鼓勵探起任何足以阻止物價下落的方策的；這些方策中的一種，就是為促進事業的健全的擴張，而使低利率資金融通的一般的政策繼續發展。同時，也須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即對於巨大的滯貨受了壓迫的某種重要的商品，能否以輸出及生產統制的手段使之回覆價格的水準呢？這種處置，小麥方面是特別重要的。自然，用這樣的手段所達到的價格騰貴，結果也須在撤廢現在貿易限制與恢復財政信用，而使貿易改善了之後，方始能夠維持下去的。

(三) 匯兌限制的撤廢，是恢復世界經濟繁榮的重要條件。為着達到這個目的，各國政府，為保證其財政與經濟制度的安定，便不得不實行其所必需的國內方策。但是，若負有巨額的短期外債，而有不知何時就被取出的危險，則此等的努力也還不能稱為充分的。同時，長期外債的利息支付，也要十分困難。因之，現在的主要着眼點便是恢復外國貸借市場的信用，而其恢復又多賴於物價的將來的水準。債權國的市場迅速的能歸復開始貸借業務的狀態，雖是我們

所熱望着的事。但是在這國際的信用遍處喪失了的現狀之下，這個過程的進行恐要十分遲緩。故自由的匯兌交易的回復，為財政信用的恢復上，在國際信用的正常的流出入的再展開上，都是相當重大的。

(四) 最後，就是不得不再行建立國際貿易的自由。現在的恐慌中最為顯明的現象之一，便是世界貿易不僅價額的減退，數量上也是發生了減少。減退的一部，是由最近貿易上所加的各种限制惹起來的，而且確因之而特別強化；各國防止減退的方策，就是限制此種經濟自外國輸入。但是，結局反而引起了自國輸出的減退。一切國家都不想買進，只想賣出；這樣的政策，實不可避免的使國際貿易陷於衰沉的狀態。

故首先須漸次緩和由恐慌的結果所生的非常的手段——禁止、數量限制等——儘可能的努力早日締結完全撤廢的協定；同時，須由關稅休戰協定，進而達到關於減低高率關稅、安定關稅政策的國際上的諒解。這一方面的努力，對於通貨的安定實有直接的關係，而在這一點上，大債權國便有着重大的責任。

世界經濟會議的主題，有如上述，其領域係專注意於幣制及經濟上的各種問題。然而就在這領域之內，準備委員會也承認單是部分的救濟，決不能挽救世界經濟的破局的；最必要的，乃是總括一切的復興世界經濟的議事日程。而且認為即使採用這種日程，把這世界由各種困難中解放出來的，但是同時也不要忘記：須特別重視政治問題的解決和各國間債務的解決。因為這雖不是會議的主題，但牠足以左右會議的成功與否的，而且是與世界經濟的復興不能分離的緊急問題。應行解決的政治問題，究竟是什麼呢？報告書上雖然沒有特別的說明，但軍縮問題恐是其重要之一罷！為什麼呢？因為軍縮問題就是解決戰債問題的先決條件。

關於政府間的債務的問題，也沒有列入經濟會議的議事日程之中，但報告書在說明一般的日程之先，就指摘出這問題的重要性。上面寫着：「若依我們的見解，債務問題的解決，是相當重要的；藉債務問題的解決，把世界由因「支付」給與財政、經濟、通貨的安定的惡影響中救了出來，也是重要的。這樣的解決或解決的確定的希望沒有達到之前，則這些債務，便是成爲經濟財政復興的難越的障礙物；故我們認為，關於這問題的協商立速舉行，而且立速成功，乃是極其

重要的。『世界經濟上最重大的政府間的債務，便是賠款與戰債；賠款在洛桑會議上已得到相當解決，故剩下的僅是戰債問題而已。但是，洛桑的解決，使賠款問題關聯到戰債問題，換一句說，是把德國與歐洲協約國間的問題，轉移為美國與歐洲協約國之間的問題。在賠款問題方面，德國與法國的關係是最基本的，但在剩下的戰債問題中，亦有這樣的關係參與其間；在從來的美國對英國的直接的對立關係之中，更加上了美國對法國的對立關係。故使戰債問題的解決，遂更重大而更困難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償還戰債時，英國政府在保留將來的繼續支付的條件下，暫時把這一次的債還了；而法國則公然拒絕支付。由這些事實，便足以最明白的表現出這問題的重大與困難。但是，如果照美國方面的意見，即使自胡佛總統時代，美國願忍受這樣絕大的犧牲而放棄戰債，但若把這些因戰債取消或減少所得來的款項拿來作擴張軍備之用，則歐洲的政治的危機，更是要加倍的濃厚了。這是說明：若引起了歐洲的危機，投資於歐洲的美國資本就要更加危機；故歐洲的軍縮問題，如果沒有實現以前，是不能談到所謂戰債的勾銷或減少的。這樣，戰債問題已替代賠款問題而成為世界的「癰腫」了。

故倫敦經濟雜誌，亦有這樣的論述：完成世界經濟復興的適切的步驟：第一，就是以縮少軍備及協定限制來緩和政治的緊張；第二，就是解決洛桑會議所遺下的戰債問題；最後，始進而解決這些的問題的上面的匯兌、通貨、關稅及通商關係等更加複雜的經濟問題。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無論什麼人都以為不是容易的；若是在這經濟會議之前，還要經過軍縮問題與戰債問題這兩段的解決，則世界經濟會議的形影，將逐漸消滅，世界經濟復興的呼聲，便成為國際主義的幻想的運命了。

日內瓦便是時常成為軍縮會議的滑稽的舞台。因戰債問題在英、美、法之間有了爭執，本來企圖決定一月二十五日以後三個月內召集世界經濟會議的，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也滅殺了勇氣，結果將會期延遲了。

三 從華盛頓至倫敦

但是美國三月的金融恐慌，使事態的發展完全一變。三月五日新總統入白宮時，激烈的金

融恐慌，已席捲了全美，這便是給與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以二道的光明。即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就是以美國那樣的經濟力，亦難能戰勝世界恐慌的；如果不從復興整個世界經濟的方策着想，則美國經濟縱令有着四五億金元的現金，無盡藏的資源與廣大的國內市場，亦不能單獨的恢復繁榮。新政府在其成立之初，便不得不親身去領受這種教訓。國務卿赫爾氏當全美的金融恐慌的最高潮時的三月十日，發表下面的聲明：

「政府解決了國內的銀行問題之後，便打算立刻開始與各國作外交交涉，以便作成將來世界經濟會議成功的基礎。其目的是在企圖作成增大各國的注意，保證最大的協同動作的適切的背景，以促進還未決定日期的倫敦經濟會議的成功，我認爲：以撤廢貿易並匯兌上的限制而行經濟上的軍縮，並實行因兵力的限制而得到事實上的軍縮，對於世界的繁榮恢復，乃是必需而不可缺少的要素。」

赫爾這樣的說話已表現在事實上了。金融恐慌的應急政策大體弄清楚之後，羅斯福在國內經濟政策還沒有決定之前，就於四月六日先發招請書給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中國、阿

根廷、祕魯、智利、墨西哥、加拿大等十一個國家，後來被招請國範圍又擴張到四十二國，即倫敦經濟會議的預備會商，已決定在華盛頓舉行。赫爾在如次的談話中，說明美國對於這次預備會商的态度：

「羅斯福總統以在華盛頓與主要列強代表的預備會商作為機紐，在世界的經濟復興上着了先鞭，而希望由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泥沼中救出整個的世界。美國於過去的十年乃至十二年間，設定了高率的關稅，設定了其他使國際貿易梗塞的各種障壁，美國是應負起誘發經濟的國家主義的責任的主要國家之一。現正美國已自覺其責任，而應阻止這樣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的進展，向健全的建設的途向邁進的時候了。羅斯福總統之所以招請英國等主要國的代表作預備的經濟談話的最大目的，便在這點。在這次的預備會商中，完全沒有所謂秘密以至不可解的目的，其目標不外是使世界各國的人民、議會、內閣等，明白若欲打破本國的經濟上的難局，除了放棄杜絕他國的產物的輸入，各國互相希望賣出而不行買入的現在的極端的國家主義政策以外，便沒有其他的方法……」

「國際貿易的復活，不僅美國——世界各國的農民皆能得到極大的利益；美國國內數百萬的失業者，也可再獲職業。美國於過去數年間，國際貿易上應得數額之內，約喪失了六十億金元，因而使美國沉入於不景氣的深淵中……」

「預備會商的第一目的，就在世界經濟會議上能夠實行的政策協定。即希望關於打破現在的狹隘自殺的國家主義政策，緩和貿易上的障害，確立無限制的通貨交換制度的政策的意見能有一致。」

美國已放棄其傳統的孤立政策了，而羅斯福總統及赫爾都在神氣十足地發揮其長篇高論。美國已一躍而立於世界經濟復興的先頭。但是，最初會見的麥克唐納所乘的比雷加利亞號，已渡過大西洋的一半，而接近美國的時候，美國再於四月五日將金融恐慌以後曾經一度緩和過的金輸出，宣告絕對的禁止。這樣一來，使華盛頓的預備會商的前途，暫時地陷於悲觀。關於這件事，發生了兩種的議論：一種美國這樣的行動，不啻是對於金鎊的活躍宣戰；這是藉此在預備會商上壓迫英國，要挾英國復歸鎊的金本位的一種策略。另一種是專由國內問題來說明的，就

是因為由金元的金成分的降低而起的通貨膨脹，開始在國內抬頭，而有難侮之勢；為要在萌芽的時期中制止其發展，故採用了禁止金輸出的政策。但是，在究竟孰真孰偽還沒有判明之時候，總統與首相即行開始會見了。至於其會見時極其樂觀地在波特曼克河的遊船上，後來麥克唐納首相留下了所謂「成功的基礎」的談話即行歸國了。法國代表赫里歐氏於會見完畢走上歸途的時候，亦稱讚美國的親法的態度，暗示關於軍縮問題已有相當的諒解。許多的人們，因為見到這些會商的清朗的空氣，竟以為問題之鼎的三隻腳已穩穩地放好，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必有成功的希望。事實上，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也立刻增加起勇氣，於四月二十九日，決定召集世界經濟會議的日期為六月十二日。

但是達到世界經濟會議成功的預備階段的軍縮問題與戰債問題，究竟有了怎樣的諒解呢？麥克唐納首相在議會所作的華盛頓會商的經過報告中，極明白的並沒有涉及戰債問題，使議會大為失望。我們如果把赫里歐歸國時的話談加以吟味，他雖是涉及軍縮問題，但是也並沒有提到戰債問題。不錯，後來經濟會議中的關稅休戰議案，誠然已得到各國的接受，而奏出了會

之前的光明的前奏曲；但在另一方面，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則漸漸瀕於決裂。加之，在美國的議會中，也都發生了強硬的反對改訂戰債的意見。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上輝耀着光明，這幾天已不像二週以前似的清朗了。這是因為戰債問題的解決，尚為一重薄幕所隱蓋着的緣故。

在倫敦方面，從四月末成立的倫敦銀行團與法國政府的三千萬鎊三個月分付的貸借契約推測下來，也有這種的解釋：關於六月十五日法國對美戰債的延期間題，英、美、法已有諒解——即法國以此借款償付去年十二月末曾支付的對美戰債。但是，這縱令是事實，也不過把應該踏過的階段留之於將來而已，決不能算做問題的整理。這樣看來則可以說，世界經濟會議的客觀上的重大性，雖是逐漸的增加，但確實走向成功的步武，事實上一步都沒有踏出去的，僅是漸漸釀出走向成功的空氣而已。由這種空氣中，究竟發生怎樣的事情呢？世界經濟的將來的帳幕，亦即是對於日本的前途有決定的意義的時代的帳幕，現在已快要在倫敦揭開了；那麼，在此要展開怎樣的場面呢？我們不只是做一個在遠處旁觀的觀客。

世界經濟會議呢？「不」經濟會議呢？

林 要

（見日本外交時報八年六七卷第一號）

一

每日郵報記者布萊司氏說：「世界經濟會議之劇的意義，一在於該會議之成功與否將成爲戰爭與和平之分岐點是也。」（經濟情報六月一日號。）

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會議含有這樣重大的決定的意義，却下了非常悲觀的斷案。『作爲這個會議的成果，馬上期望繁榮的復歸而自慰，那是錯誤的；』在論文結尾，他祇能空幻地自慰：『至少，各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成爲今日國際問題的核心的，是經濟問題，單是這件事本身也是可喜的。』

布萊司氏所說的將成爲「戰爭與和平」的「分岐點」的世界經濟會議，從六月十二號

起，在世界六十六國的第一流政治家 and 特別專門家的列席之下，而在倫敦地質學博物館裏舉行了。在會議之前，應羅斯福的招請，麥克唐納、赫里歐、以及我國（日本）的石井子爵等，都一個一個到華盛頓去和他交換了重要的預備的意見，這是大家都知道。

那意氣的偉大，那議事範圍的廣汎，想使他成功的列強尤其是美國之強烈的熱心，無疑地，對於資本主義諸國，那是一個大的歷史的場面，關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運命，將預示什麼決定的東西的一個劇的場面。

二

然而，似乎意識着現在已經臨到了這樣偉大的時期的每日郵報記者，却不得不僅僅以各國「認識了」「成爲今日國際關係的核心的」是「經濟關係」這件事本身爲「可喜」。怎樣塞信的「可喜」呵！

誠然，成爲今日國際關係的「核心」的是「經濟問題」這大概是不錯的。然而，僅僅憑那

一點「認識」就「歡喜」起來，以爲對於目下資本主義總破綻的大勢能夠提供出什麼支柱，不用說是太早了，就是把這一點暫時丟開不問，我們也不得不說，這個認識的本身，作爲對抗現時情勢的認識，也是非常不充分的。

因爲，現在的一切問題，應該說是在「經濟問題」直接地發展到了政治問題這一事實裏面。大抵，政治的基礎裏面有經濟，這是用不着說的。然而，現在是在一個一切的經濟問題不得不直接地作爲政治問題來表現自己的階段。在現在，就是資本家的利潤鬥爭的問題，無論對內或對外，都非直接地當作國家政策的問題、國家權力的問題表現不可。在這裏面，就有了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的特徵這一面存在。

所以，故意地把這本質的一面忽視過去，將問題還原到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單單以爲各國「認識」了這問題就「可喜。」那其實不過是拒絕對於前當問題的正確「認識」而已。

三

然而，布萊司氏承認了這個會議的特殊的重要性，大聲疾呼地把牠當作「戰爭與和平的分岐點」，却是值得充分傾聽的。

固然，如果以為這個會議能夠任意地決定戰爭與和平，那是錯誤的。爲什麼？因爲，雖然這個會議本身是因了現在急迫的國際情勢而產生的，但這個會議的成果，豫先並沒有一點保證，像羅斯福所希望的以及其他的列強所計畫的成功，這裏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豫約。——現在的問題絕對不是在「戰爭呢？和平呢？」這個非此即彼（*Partevader-oder*）的選擇裏，而是在下面這一點上，即向「戰爭」發展的國際情勢之必然的發展漩渦中，各國怎樣各在對本國最有利的條件之下來對付這個危機的這一點上。將要舉行的經濟會議，也不外是爲了推動這個危機的發展，大家來「和平地」懇談或討論出發的條件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會議絕對不是「戰爭與和平的分岐點」，而是，懷抱着戰爭的和平，喘着氣向最後的破局走去的一個階梯，當

作戰爭將要代替和平的最後的一個楔機看也可以的。

四

世界經濟會議底這種兩重的性質，是根源於什麼呢？不用說，那是現在世界資本主義本身所包含的各種矛盾的反映。

現在，資本主義世界在不得不自己懷疑自己底存在之可能的許多矛盾裏苦惱着。單從現象上看，也可以知道，如財政的破綻啦！金本位制的崩破啦！恐慌的深化啦！失業的氾濫啦！左右兩翼思想的對立啦等等。

這些矛盾的現象，雖然本質上是金融資本現階段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現象，而這個矛盾，可以說大體上是由下面的關係構成的。

第一，從有機的關聯裏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那巨大的一部份——蘇維埃俄羅斯，不僅是從資本主義體制脫離了，而且在獨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之下，一天一天地在走向經濟發展的成

功之路。這個事實，一方面成爲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無政府式的、自然的膨脹力之社會的限制，結果是，這膨脹力在自己爆發的威脅之下，使國內的和國際的競爭激化。另一方面，蘇聯五年計畫的成功，反而將廉價的小麥、木材、煤油等大量地向資本主義各國——而且是被過剩生產弄得沒有辦法的資本主義各國輸出。

第二，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於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起的經濟破綻的彌縫策，（產業合理化）更生出了新的矛盾，現在，在經過了五年的世界恐慌的破壞的暴威之中，資本主義體系已陷進了一個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況裏面。這個混亂狀況搖動了資本主義本身的根幹，除了有特別原因的幾國以外，列強都不得不斷然地把金本位制放棄。

第三，從這個大的情勢所必然產生的結論，當然是由經濟世界之強力的再編成而去達到的資本主義的整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就是這個結論的表現。這個危機，和當前的情勢相應，也許是蘇聯對列強的，也許是資本主義列強彼此之間的，一定的是這兩個國際關係的複雜形態，但是，構成這個危機中的基本的對立的，是蘇聯和與牠對抗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問題，

這，從上面說過的兩種體制的國際經濟關係上看就可以明瞭。

在這樣的國際政局危機裏的資本主義列強，非在軍國的總動員計畫之下把一國的經濟和財政再組織不可。於是，國家的封鎖的自給政策，就絕對地必要了。而爲了達到這目的，關稅戰爭是必要的，通貨膨脹政策是必要的，進而金本位制的放棄也是必要而且必然了。但是，這些政策既是非在金本位制的放棄即「世界貨幣」的放棄之下遂行不可，當然馬上使匯兌政策和貿易政策發生了絕大的破綻，而爲了免除這種破綻，又祇有採取使這破綻更加深化的方法。資本主義列強是碰着了這樣的矛盾。

不僅如此，上面所說的諸矛盾，要之是資本主義現階段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之表現，而在現在的社會機構之下，這個矛盾勢必要集中地表現在階級間的矛盾鬥爭上面。

在這些矛盾裏面，資本主義現在非常懊惱。如果不把塞住了牠底進路的矛盾推開，資本主義是沒有法子發展的。這是一個決不容許放置下來的吃緊的問題。

五

所以，美國總統爲了使這個會議成功，把麥克唐納、赫里歐、和石井子爵請去，鄭重其事地「懇談商議」。傳說在這個預備交涉裏，各國在重要點上已經有了「原則上」的意見一致。而且，從六月十二日起，會議要在倫敦舉行了。然而，關於「原則上」以上的比較具體的問題，總沒有人豫想他們能夠有「一致的意見」的罷。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極有興味的問題，爲什麼美國特別賣氣力，投身到這個問題的漩渦裏呢？不錯，無論那一個國家，在期望打開現在的世界恐慌這一點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但在美國，却有兩個非常急迫的特別的原因。

第一，美國是受恐慌的打擊最利害的國家之一，雖然到現在爲止，勇敢地嘗試了一切救濟的方策，但一個一個都遇着失敗，現在才明白，非首先設法使農產物的販路擴張，能夠向世界的市場進出，恐慌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迫到目前來了的六月十五號戰債償還期之前，有和歐州諸國預先謀妥協的必要。這就是使美國把會議當作中心問題而焦燥着的原因。

六

不管這個會議以及準備會議的主角是那一國，總之，使事態到了這步田地的是上面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爲了解決這矛盾而施行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方策，結果是僅僅祇有更促進、助長這個矛盾的。因爲，這個矛盾是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所依據的根幹本身的問題，要由幾百個職業政治家和專門家之類在倫敦的一個狹隘的博物館內談笑之間去處理，未免是過於廣大了的基礎的問題。

試把要在這會議裏討論的許多問題任意拿出一個來看，那絕對不是可以簡單地和其他的問題分開而解決的。譬如說，戰債問題也罷，通貨問題也罷，關稅問題也罷，世界和平（軍縮）問題也罷，無論那一個，牠本身就是現階段上致命的資本主義的癰腫。癰腫，如果切開了，病人底

生命是會完的。但如果因為切開不能得救，就依然讓牠不動，如果這樣，病人底生命也是會完的。那麼，切開也不行，放下讓牠不動也不行，焦燥的病人當然只有依靠X光線的療法了。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了，用這個方法雖然能得到一時的效果，但因牠而生的刺激是會使病人一離開X光線那癰腫就要更加脹大的，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個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經濟會議可以和致命的癰腫的X光線療法相比擬。

而且，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會議雖然是表現資本主義「對於生的執着」之必然的所產，但牠底效驗，難道不是必然地和上面所說的X光線療法一樣麼？

這個會議能夠成爲使在世界恐慌裏擱淺了的資本主義復活的世界「經濟」會議呢？還是會成爲爲了要使自己底死的苦痛延長的世界「不」經濟會議呢？不久，會議本身的成果會替我們證明的，而且，繼這個會議而來的無慈悲的裁判，也大概馬上可以由歷史來替我們決定。

戰爭底世界經濟會議

巴爾姆達特
R. Palme-Dutt

(見德國政治經濟評論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六、九)

一 風聞與事實

世界經濟會議將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幕了，參加會議者計六十餘國，蘇聯亦在內。

會議的目的，表面是解決世界經濟恐慌。去年的洛桑條約，決定整理賠款問題後，便召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共決對策，以解決其他的關係世界經濟恐慌並足以延長世界經濟恐慌的經濟困難和財政困難。」

一切資本主義的站在政治危機前面的政治家，他們最近四年來，無日不在從事解決恐慌，而今則力謀在羣衆中喚起羣衆對於世界經濟會議的期望，喚起他們對於他們所採取的決議的期望，並使羣衆相信新的繁榮現時就要到來。

目前資本主義世界底超等領袖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報告中說：『居住世界上的男、婦、兒童們，他們的幸福和生計，他們的生活，均與他們的政府現時所採取的決議有關係。社會關係底改進，個人人權底保障，和一種社會正義底培植，均視此種決議爲轉移。世界經濟會議快開幕了，會議須迅速地決定一切。世界已不能再事期待了。』

一切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都用這種說話去掩飾世界經濟會議底實際：赤裸裸的商業目的，劇烈的衝突，以及對工人加緊剝削的政策。

實際上資本家已意識到世界經濟會議實不能解決恐慌。在野的斯洛登，(Snowden) 專演捉狹的角色，傾談當代人物對於世界經濟會議的意見後，自己也發表一種悲觀的言論。他在孟却斯特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發表一篇論文，題爲世界經濟會議絕望的前途，他說：『就是對世界經濟會議前途負責的政治家們，也不敢希冀可以獲得任何顯著的結果。』

羅斯福政府的副國務卿摩萊，以懷疑的態度論述世界經濟會議說：『各國大部分的病態，都具「本國性」，這是很顯然的。若對於一個國際性的會議，過分期待，以爲她僅以國際的對策，便

應把這種困難醫好，這樣的會議，是必定要失敗的。……可以當作國際藥料的資料，實在少有。」

他們就是這樣的。若言在一國範圍內解決恐慌的對策，則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說本國的難題有其「國際的原因」，非他們能力所可加以制馭的。若言世界經濟會議，借會議以決國際的對策，來解決恐慌時，則這般政治家們又發見真正的難題，帶着「本國性」。他們這兩種說法，目的是一樣，就是故意避開恐慌底真正原因，掩飾資本主義，把在資本主義下不能以有計劃的經濟政策，來克服恐慌的事實，掩藏起來。在資本主義下，解決恐慌的唯一方法只有無政府地破壞生產和限制生產，加緊壓迫羣衆和實行戰爭。

恐慌底真正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的關係，在於生產工具由少數的資本家獨佔，與夫勞苦羣衆自己所生產的財富，爲人掠取，而受剝削。只有這點才是生產力與購買力間，裂痕日益擴大的基礎。這樣：一方面一切供給優裕生活的資料堆積起來，而另一方面則大多數人日益陷於貧乏之境；一方面有棄置的機器和千百萬的失業工人，而另一方面則這些失業羣衆正缺乏他們所能創造的一切財貨；且因生活資料，誰都無力購買，千百萬飢饉的人歸於死亡，生活資料變成廢

物。同時使各獨佔的佔有者中間，爭取已縮小的市場的鬭爭，因而日益尖銳化。他們在此種鬭爭中採取各種手段：關稅、輸入底比例分攤（*Einfuhrkontingent*）商約、財政運用、通貨膨脹和戰爭。

目前的恐慌是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恐慌，蓋現時生產力遠駕乎以前任何時期之上，少數人手中獨佔底集中，比以前任何時期更強，其勢力範圍普及世界底最大部分（蘇聯除外）。舊式解決恐慌的方法，間以市面疲滯和生產縮小的時期或開新的市場，均不足以爲用。恐慌延長了四年之久，恐慌程度，比開始時更爲利害。一九二九年在恐慌的初期，原料的世界貯藏額（根據美國商務部指數，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爲一〇〇）爲一九二，至一九三三年正月則達二六五。根據國際聯盟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各年的世界貿易與一九二九年比較（以每年的第一季相比），一概縮減：一九三〇年減爲百分之八九，一九三一年減爲百分之六二，一九三二年減爲百分之四一，一九三三年減爲百分之三五。就是說，與一九二九年比較，計共減少金值百分之六五，減少貨量約百分之二七。

一九三三年工業生產，與一九二九年比較，美國減至百分之五三，德國減至百分之五六，英國減至百分之七七（英國一九二九年的水準本就很低，）而在蘇聯則對一九二九年增至百分之二五四。

世界經濟會議若肯正經研究恐慌底原因以及克服恐慌的道路，那他便應把蘇聯作為先例來研究，為他們研究工作的重心；蓋當資本主義國家正處在一般恐慌中的時候，惟蘇聯為能在經濟上有空前的進步。這種實際的先例，勢必使社會主義廢除生產工具私人佔有，成為直接的需要，只有廢除生產工具的私人佔有，蘇聯有計劃的邁進，才有可能；但會議底資本主義的代表不這樣做，且恰恰相反，他們利用會議去加緊英國所發動的對於蘇聯經濟底抵制，他們行將對於社會主義的國營對外貿易施以攻擊等等。蘇聯代表懂得要以已提出的經濟不侵犯條約，去與會議上此種資本主義的手腕相抗衡，如像在裁軍會議上一樣。

世界經濟會議不願也不能剷除恐慌的真正根源。每一誠意的觀察者，都曉得資本主義恐慌最後的唯一解決方法乃是生產工具階級獨佔底告終，與夫為滿足廣大羣衆需要的生產底

組織，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根本改變現制度和翻造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然而世界經濟會議底第一個公理，便是私有財產底神聖和資本主義底保留。因此世界經濟會議只能談談症候和次要的論斷，只能從事討論關稅問題、幣制問題和價格問題等等涉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基本矛盾底外表者，獨佔主義的列強，却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正好實行他們相互間的鬭爭。

大戰以來，國際的經濟會議，開過很多次。一九二〇年有卜律塞(Brussels)會議，一九二二年有日內瓦會議，一九二七年又有日內瓦會議，一切這些會議，對於資本主義底各種弊害，都製有並通過很多漂亮的決議，在這些決議中，按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立的方案，擬出一幅虛幻的協調的資本主義世界底圖畫，其中有美滿的貨物交易，有健康的國際信用底流轉，有穩定的貨幣和物價，關稅減低，貿易受限制，一般的資本積累，極爲平穩，剩餘價值底獲得，日多一日，得之於社會，用之於資產階級的世界。

一切的決議，無非都是紙上空說，正確點說，把牠塞在各政府的字紙籠裏，對於政府的實際政策不起任何的影響。實際的政策，正走向反對的方向；他們增加關稅，不斷的製造經濟衝突，限

制貿易，呆滯資本底國際流通，促進幣制的爭鬪，增加一般的不穩定程度。

爲甚麼這些由各政府一致通過的決議和謹愿的諾言，對於實際的政策不發生影響呢？這因爲這些決議和諾言，對於資本主義目前的實際情形，絕無關係；每一誠實的經濟專家，若有稍稍研究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者，均能道之。自由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底日子，早已過去，代之而興者爲獨佔，這是自由貿易不可避免的結果。然而獨佔所以形成的條件，便已決定獨佔不是國際的獨佔，也不會成爲國際的獨佔。恰恰相反，牠是獨佔主義列強間的競爭。無論最怯懦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怎樣絕望地嘆息「自殺政策」各政府怎樣不時集會來「涕泣」此種政策——實際上是來更利害地延續此種政策——未來的嚴重的經濟衝突——若與十九世紀的經濟衝突比較，則後者只等於鄉村小賣商底競爭——總是死亡的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結果。

整個的「國際資本主義」沒有合一的協調的國際政策，也不能有合一的協調的國際政策，舊式矛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夢想着十九世紀的關係底復興，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底復

與，他們所想像的國際政策固然沒有，即進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and 社會民主黨，夢想着超帝國主義和「有組織的世界資本主義」者，他們所想像的國際政策也不會有。事實是：各獨佔的列強，互相衝突，為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的鬭爭，在更困難的條件下，日益加劇。這種衝突將以世界經濟會議的形式，更進一級繼續發展。

世界經濟會議與裁軍會議極相類似。二者都提出很大的「理想」，設法減少衝突和克服矛盾。在這兩個會議上資本主義的政府，都準備着要他們的敵手廢除武裝，同時却以全力保持自己的武裝。在這兩個會議上都擺開戰爭的高度衝突，一個用經濟上的武器，一個用軍事上的武器。

事實是帝國主義列強相互間的衝突，帝國主義與蘇聯間的衝突和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用以加緊剝削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的手腕。

要瞭解會議底實質，須把關稅、貨幣和物價等的風聞撥開，而把事情轉到事實上去。若如此，則會議乃是英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法帝國主義等底政策——資本主義反對工人階級的政

策而已。

二 會議底目的

世界經濟會議底正式議程，是今年正月專家準備委員會提出的，計有下列六點：

- (一) 貨幣政策（穩定金本位）
 - (二) 物價（成本底降低物價底提高信用政策）
 - (三) 資本流通（商業債務匯兌制度國際信用）
 - (四) 貿易限制（禁止入口入口許可證入口底比例分攤）
 - (五) 關稅政策
 - (六) 生產和貿易底組織（限制生產和限制出口底國家統制）
- 五月十六日，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報告中，指出世界經濟會議有下列的任務：
- (一) 穩定貨幣

(一) 開放世界貿易

(二) 以國際行動共同提高物價水準

(三) 各國經濟復興的綱領須以一種老練而慎重的國際行動補足之

以上二者都沒有講到決定一切的戰債問題。實際上戰債問題，是統制着世界經濟會議的一個問題。世界經濟會議於六月十二日開幕。戰債底部分付款，如果不求延期的話，六月十五日便到期了。當洛桑會議議決召集國際的經濟會議時，其原意本想使關於賠款支付的協定，以並行的對美戰債的協定為依據。但美國堅決地阻止在世界經濟會議底議程上列入戰債問題。因此這個問題只能「附帶」討論。然而此種分法只是形式上的。很明顯的，戰債問題乃是對於會議的結果，有絕大影響的主要問題。

所以列強在世界經濟會議上所遇到的難題，可以很簡單的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戰債

(二) 關稅

(三) 貨幣底穩定金本位問題和銀問題

(四) 物價水準底提高和通貨膨脹

現階段上帝國主義列強底矛盾正在這些問題中表現出來。

戰債問題表現美國與歐洲列強間的衝突，第一是與英國，其次是與法國。

關稅問題表現一切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尤其是英帝國渥太華系與北美合衆國的衝突。

貨幣穩定問題，金幣跌價問題，以及爲金本位而鬭爭的問題，表現各帝國主義列強財政上的衝突，尤其是表現美金與英鎊間，法郎與美金英鎊間的鬭爭。

物價提高問題和膨脹通貨問題，在美國、英國以及德國，都已成爲當前的迫切問題，而且繼續惹起政治的進展。資本主義以犧牲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爲「解決」恐慌的對策，此種對策底最後一着，尤將以此實現。

世界經濟會議上首要的矛盾爲英國與美國間的矛盾。恐慌使這種矛盾達到了最高點。

九二五年以來，英國資產階級爲了維持英鎊便與美金有相等的水準，爲了保障倫敦在國際上的財政霸權，（雖然貿易逐年降低，工業勢力日益削弱，）曾經作過猛烈的鬭爭，然於一九三一年在恐慌底壓力下，鬭爭終告失敗。美金因而成爲唯一的世界貨幣，美金價格維持原狀，告一短期的（幾及二年）勝利。

英國資產階級，鑒於一九三一年的失敗，不能不作死命的進攻，以恢復其本國政府舊有的勢力。此種進攻，主要的是進教美國，戰綫可分三面：

第一，利用英鎊底跌價以提高世界市場上的輸出額，英鎊跌價，其影響等於一種通貨膨脹，所以，保持金本位的國家，美、法、德底輸出均蒙損失。

第二，擴大一般的關稅制度，借一九三二年渥太華帝國經濟會議底決議，企圖把不列顛帝國用互惠關稅的壁壘鎖閉起來，由英國專利剝削，從此把美國從不列顛自治領地上驅逐出去。（據美國官廳估計，美國輸出，因渥太華決議所受的損失，約達三十萬萬美金。）此外更企圖與其他國家（阿根廷，斯堪的拉夫）締結條約，以「先令帶」爲基礎，擴大不列顛系所統轄的區

域。

第三，借一九三二年洛桑條約，努力造成歐洲債務國的統一戰綫，以對付美債權國。爲達到這個目的，力使歐洲各國底協定及歐洲各國債務相互勾銷的問題，以對美戰債的協定和勾銷爲條件。（胡佛很生氣地說這是一種「陰謀」）。

美國當時，因受一九三二年遠東困難的打擊（英法二國均助日本）對此只能作兩方面的反攻：

（一）裁軍上的反攻（胡佛提議裁減軍備三分之一被英法拒絕）

（二）戰債上的反攻。美國拒絕討論關於勾銷戰債的任何協定，英國拒絕十二月份的付款，然而英國自己固有的高利貸，却不許英國作此種危險的先例。英國在美國輿論高壓下，終於把到期借款付清，而令法國單獨與美對抗。所以胡佛說這是一種「陰謀破壞了」。

英國政府很相信先令跌價和關稅兩種利器開始對於最近六月份的付款與以嚴峻詞令的答覆。今年正月張伯倫說：「要付款只有「令貨幣跌價，或對美關稅提高」才行……我這並

不是威嚇。」

美國和法國高壓英國（在世界經濟會議的專家準備委員會中，在國際付款銀行中），逼迫英國恢復金本位。英國則嚴辭拒絕說：一切條件要是事先提出來的，方為有效。英國在這一瞬間，的確佔了優勢。

在此種局面下，恰好美國以羅斯福的新政府，對於美金金本位任務，大有邁步前進之勢。實際上美金是以全世界現金貯藏額之半數貿易盈餘和信用盈餘為抵補的。在恐慌極度尖銳化的新狀況下，美金跌價，無論對內對外都是一種強有力的利器。貨幣跌價有如賭博，也可以說兩個人玩。所以最大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從前掌握着穩定貨幣和金本位底世界霸權的，現在則在破壞世界底穩定了。

美國金本位任務，復把領導權拿在自己手裏玩弄。當麥克唐納到紐約的時候，便以算定在此時發表的，為他所未及料的決議來歡迎他，他而且不好意思對於決議的「瑣細」和「有害」的解釋，發表氣憤的話，他想着，這個或者未見實行。在麥克唐納與羅斯福的談話中，美國論點佔

着勝利，美國報紙均大聲慶祝此種「勝利」，而把麥克唐納赴美的主要使命，戰債問題擺在一邊，中間只聲言：「任何協定都不成功。」在世界經濟會議的議程上，美國對於貨幣穩定的目標，佔着重要地位。組織關稅戰的休戰，以阻止英國所佈置的關稅協定系的擴大。英法二國則對此僅表示保留，而設法以謀自衛。

英國反對美金的外匯基金由二萬萬元增至三萬萬五千萬。據說，美國正在準備這樣的基金。

在世界經濟會議開始的時候，兩個主要的國家，美國與英國，對於戰債問題，貨幣問題，關稅問題，一切所以表示為爭取世界經濟和財政霸權的衝突者，無一不在絕對不調和地對立着。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底衝突，亦是如此。

法國在會議上為一切金本位國家底領袖。關於關稅問題，法國在她的最近舉行的殖民地會議上，已有所發展，當時法國報紙曾以「法國渥太華制度」稱之。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泰晤士報稱：「法國政策只能帶防禦式的和極消極的政策到倫敦去」。

德國在希特勒和夏赫特統治之下，當會議開幕之時，商業極度衰落，國內經濟恐慌非常尖銳。夏赫特與國外債權人談話，談及德國正在企圖取消馬克金本位，實行一種通貨膨脹，如像一九二三年一樣。

這是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的現狀。那末前途怎樣呢？

三 會議底前途

世界經濟的結果，還是「勝利」呢，還是「失敗」呢？

這要看提問題的意思怎樣而定。如果把世界經濟會議當作一種和平地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會議看待，把牠當作一種製定共同的協調的計劃以克服恐慌的會議看待，則經濟會議，結果必然失敗無疑。

世界經濟會議將與以前的兩個國際的經濟會議同樣遭遇失敗，而且有過之無不及。資本主義底矛盾，現時比一九二七年最後一次國際經濟會議通過無價值的紙上決議時，更爲尖銳。

這種矛盾不是紙上空文所能解決的。恰恰相反，關於決議的爭論，却是鬭爭本身底一種新的階段，——如像在裁軍會議上一樣。

這點，資本主義的政府和領袖，他們都很明白，他們除了說些漂亮話以外，對於會議的前途，只是懷疑。（參看美國副國務卿摩萊底演說。）

然而會議的意義並不止此，恰恰相反。會議的意義，在於會議乃是經濟利益上互相衝突的列強底戰場，同時又是討論對蘇聯和工人階級作戰計劃底根據地。在這種意義下，會議有其重要的正面的結果，並非解決恐慌的結果，而是令恐慌繼續尖銳化的結果。

在這點上，現尚紛亂的擴大通貨膨脹的計劃，值得特別注意。這種計劃各大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府，均求之甚切。

要估計會議底可能性，須把問題分開來看：各關係國間的基本矛盾不必緩和，而妥協是可能的。

第一，戰債問題便是如此。美國會屢次宣稱，美國對於戰債願以他事讓步以資報答；雖然一

方極力反對勾銷，甚且反對修正，而另一方則反對任何形式的繼續支付，然而其間却不是沒有商量餘地，遲早總歸可以商量，這是很顯然的。這種勾當將利用會議，以作在心理上會議「勝利」和會議「有誠意」的宣傳。

第二，在貨幣上作過鬭爭之後，貨幣穩定的妥協是可能的。這種妥協視許多因素的變化而定，視一般的世界現狀而定，美國國內狀況的發展，亦包括在內。如果美國貨幣膨脹運動，發展得很快，因而顯着很大的力量，則所得的結果，亦只是一種無效的關於穩定的協定而已。如果美國要求不過奢，只要利用美金跌價逼使英鎊穩定便以為滿意，則亦不難經過長期的討論，決定最終的數字，而美金仍可有限制地跌價。現在雙方却利用同樣的武器，貨幣本位的鬭爭的長此延長下去，造成極度的不安定，對於資本主義的一切利益，確是一種很大的危險。規定兩種貨幣英鎊與美金的跌價，締結協定，這不過是使衝突走上新的道路而已。

至於關稅與貿易限制，這乃是經濟戰爭底最重要的武器。所以在經濟的裁軍政策上，與在軍事的裁軍政策上一樣，同樣沒有真正一致之可能。關稅總減低的原則，誰都簽字。但一切關於

這些的條約，只是紙上空文而已。

最後是貨幣膨脹問題，這個問題日益成爲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重要問題。英國政府也好，美國政府也好，都正式宣佈一種「提高物價」的政策。英國政府的此種宣言，是去年在渥太華會議席上發表的，在該會議席上英國首相說：「政府願望英王實行一般地提高物價。」

關於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政策，世界經濟會議美國代表團曾經半官式地宣稱：「美國願其他國家一致參加我們羅斯福所推動的物價提高的計劃。」（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泰晤士報）

物價提高問題與貨幣問題有直接關係。德國法西斯蒂宣傳和夏赫特上台前的宣言均走向這條路，成爲德國法西斯蒂政策最可能的路線。

最近數月來，不但「進步的」的經濟專家如基列斯（Keynes）者，極力宣傳以適當的貨幣政策，來提高物價，即保守派的專家如 Salter, Pigou, Stamp 等等亦莫不如此。Sir Arthur Salter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泰晤士報上，說恢復金本位，很需要「幾年」的工夫，說人們必須集中

注意力於其他辦法，即「借適當的貨幣政策以提高物價的辦法。」

基列斯在泰晤士報上發表論文，題為「到繁榮之路」，他在這篇文章裏，貢獻一種「正當」工資和提高物價底政策，很明顯的，這是保守機關，半官式機關和都市機關一致主張的趨向。

世界經濟會議專家準備委員會曾討論過提高物價的問題。該會曾經考慮能否借降低成本，即降低工資以「規復」物價，與成本間的「平衡」；他們說：「爲達到物價與成本間的平衡起見，成本必須降低；而降低成本除減低貨幣工資外，別無他法。」

現在的困難，却在於工資已「減少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二五了。」

「將來任何重要的減資，會遇到更大的反抗。」

於是該會得出結論說，運用「一種自由的信用政策」以提高物價，自由選擇，尙屬可能。他們於是有主張了。「提高物價」政策的目的是在工人階級「反抗」不發生危險時，實行一般的降低工資。資本家想在工人身上「解決」恐慌。

這是引起全世界通貨膨脹最大的力量，然而他們能否找着共同的論據，以便在世界經濟

會議上通過此種政策，還是很大的問題。

盡可能地利用世界經濟會議的工作，去實現「提高價格水準」的政策，隨處降低工資，減少小資階級的收入，這是一定的事情。此外每一帶國際性的對策，都是蹂躪小儲蓄者的工具，他們已受大資本、貨幣跌價的害了。

這樣的一種政策並不是恐慌的「解決方法」，恰恰相反，他是使社會矛盾尖銳化的提高恐慌發展步驟的。

倫敦經濟會議

拉賽柏爾
L. R. L. R.

(見法國政治與議會一九三三年四月四六四期)

一九三二年七月在洛桑所決定舉行的世界通貨經濟會議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纔在倫敦開幕。大不列顛帝國曾多方努力以免大會延期。自從凡爾賽條約成立以來，英國堅信要解決五十一個月的戰禍所造成的一切經濟上的困難，祇有國際大會才有辦法。所有失敗都不足以挫折英國朋友的勇氣。他們用着原來的毅力，藉裁軍會議，以貫徹他們的和平計劃，藉戰債的清算，及各國政府的協商，以復興他們的經濟企圖。但是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是否能夠實現這麼廣泛這麼圓滿的計劃呢？

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已由麥克唐納和達拉第明白地提出了。這兩位總揆曾追述經濟恐慌的悲慘的影響：失業的增加襲擊着三千萬左右的勞工；國際貿易的不斷衰頹，其價值約低落半數；國家歲收的減少，在有些國家，約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譜；預算的異常

不足等等。幾年表面上的繁榮，曾暫時掩蓋了一般的**不景氣**，但這**不景氣**却已取大戰前促起文**明**猛進的**財富**和**安樂**的**擴展**而代之了。

不景氣是怎樣產生呢？要怎樣才能夠澈底地了解它的根本原因呢？在提出救濟的辦法之前，應該先探討其病源之所在。

有些國家受着了從投機害產生出來的膨脹所迷惑，而努力於真實的生產的濫造。它們的產業急速地發展着。因為機械的完善而獲利豐厚，工廠便擴張起來了。資本的成立並不是由於儲蓄的，而是由於敢冒險無限制地使用超過於它原有的資力的銀行所造成的，這種資本可以投資於臨時企業、商業交易所和變動的價值的市場上面。信用差不多沒有限制的，它容許投機事業的施行。德國甚至在貨幣破產之後，還可以向紐約和倫敦接洽繼續投資的借款，以擴展它的生產力；它毋須乎獎勵信用，人家極願借給它，而不問它能不能夠償還。

在農業界方面，同樣的努力也達到了目的。美國的銀行願意長期借款給與穀物、牧畜、棉花、砂糖的生產者。要滿足需要似乎須盡量輸出原料品和製造品。在備嘗了大戰的痛苦的经验之

後，歐洲人諒不願意浪費他們在戰時曾長期間感覺缺乏的生產品了吧？不絕的生產是產業家和農業家的大慾望，他們毫不遲疑地訂立超出他們利益的比例之外的契約。他們受了購買力增加所促成的物價的高漲、紙幣和信用的無秩序的膨脹所激勵，他們祇想當前的利益。法國能夠像其他的國家抵得住跟着生產過剩和投機的時代而來的蕭條，那是因為它本來比較謹慎的緣故。外國人常常譏笑我們胆怯，不敢冒險；然而這正是我們豫防大沒落的謹慎的和措置的習慣。

一般人完全沒有放慮到利益的競爭是會惹起禍害的，大戰時因為時期的延長，會毀滅了市場並減少了出口。一些晚近以農產品去換製造品為生的新興國家，它們為得要供給運輸的手段所感覺困難的和不能滿足的需要，所以沒有法子，只好創辦工廠。競爭一擴大，於是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的商品的輸出便塞斷了重要的去路；俄國在革命和窮困的環境中，東方和遠東僅僅有極少的兌付手段。最後，尤其是那促成表面的而暫時的繁榮的膨脹政策，結果會產生這樣的影響：貨幣價值低落下去；信用變成不能兌換；商業兌換券的契約的延滯代替了政治上債

務的延滯；恐慌，代替了過度的樂觀論。無數的銀行關起門來；紐約交易所的市價已經顛覆下來了，而一班投機家因為買賣的騰貴而受着大打擊。恐慌終於威脅着了資本極穩固的著名銀行，胡佛總統曾決定設法援助它們，而想組織新的信用機關，但是沒有成功。

無疑地，對外貿易，尤其是受了經濟不振所打擊的對外貿易祇能看做比較長期間或短期間的信用。但是要使這種信用能夠給人承認，那自然要債務者的信用及其支付能力足以使人不發生疑慮。債權者乃係否認信用分配的強制規則的。他們以為繁榮的期間會延長下去的，他們相信生產者和投機家很容易蓄積利益的。這種幻想僅僅在恐慌激起的那一天便煙消霧滅了。無量數的暴發戶，變成了新的貧窮者；勞資兩方每引以自豪的高級薪俸者陷入了失業的環境中，這種失業的痛苦自然而然的擴展到各國去，於是投機的生產便更增加了。

繁榮的幻想所釀成的經濟恐慌不是像歐洲大戰以前那樣的。當時生產的猛進受着積蓄的資本的投資所限制。依照它的數量的程度，這種積蓄供給企業以發展的很重要的或不十分重要的手段。殆將普遍的貨幣穩定沒有給與債權者絲毫的機會；大實業的價值的通行，依照證

券所有者間所分配的利益的確定的指數而成立的；稅率減低下去要；提高物價對於統制經濟，統制貨幣，都毫不成問題。經濟現象是通用於供求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勞動的自然法則，而不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干涉的。經濟恐慌的解決毋須乎國家力量的干涉；隨着正軌的物價高漲所產生的繁榮時期之後，就會展開一個強制一般企業清算資本的衰頹時期；商業行爲一決定，貿易的活動力又復開始流通。生產與消費一平衡，結果就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問題發生。從前的國際貿易祇在極狹小的範圍裏面受着極輕的稅則所束縛，假如有人把它拿來與今日的加以比較的話，橫亘全世界的資本的不斷的和自由的變動會緩和了匯兌的變動，匯兌的穩定今時是由向外借款或由債務者差不多時時在償付的信用所保障的，這些債務者知道要緊守着他們的契約。

大戰後，貿易的機關破壞了。窮困的國家爲得要遮蓋它們的苦狀，不得不忍苦施行紙幣膨脹的政策。爲得要補充它們的加重的負擔，他們會製造了許多紙幣，紙幣的數量一增加，其市價便不自主地逐漸跌落下去。貨幣號碼的增加，使許多人的腦子裏產生出發財的幻想。一面忘記

了貨幣是交易的媒介物和「價格的共通手段」各國盡量地使大批的貨幣流通市面，其價值便漸漸抵不上購買力所評定的真實價值。在某種環境中，人家斷定大量的紙幣可以促起事業的發展。這祇是表面上的情形罷了。不錯，紙幣低賤的所有者今趕快購買抵得實價的貨品，首飾、古董、美術品或其他的東西，以免虧蝕原來的本錢。他們因怕支付重價或者將來貨品會缺乏！所以甚至獨占地購買一般最需要的貨品。但是如果物價繼續地昂貴起來而釀起投機事業的發展，那麼，中產階級以及靠固定收入為生的儲蓄者，就會陷於破產的境地。當流通變成無價值的東西，及其崩潰使國家經濟逐漸發生難以治療的病症時，到了最後的境域它就非停止不可。

對於膨脹手段的極端危險，大家還不能一致承認，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對於這要點的意見就分歧了。我們大家向我們的代表和我們的朋友，向達拉第和波那（Georges Bonnet）以至財政部的技術家表示我們的敬禮吧！他們曾盡力擁護穩固貨幣的利益；他們曾得了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瑞典的代表以及其他國家的堅確的讚許；但是他們却遭了美國以及英國的反對。因受着華盛頓會議的束縛，羅斯福總統決定不承認該國代表的調解的企圖。要怎樣跳出這

個絕境呢？像人家曾實行過的那樣，暫時把貨幣問題置之不談，而專心於經濟問題的研究；我想採取這一種方策亦祇是作徒勞無益的爭論而已。這種錯誤就是在不能立刻認識這兩個問題是有密切的關係的。貨幣穩定的問題應該是比一切經濟復興的計劃更爲重要；它是事業和信用的進行的必要條件。假如人家不了解這種理由，又迷信操縱貨幣、複本位制、信用膨脹等的效能的話，就會陷入危險和混亂的途徑。假如有人相信繁榮是可以由人造的方策——這些方策曾建立一個短時期的繁榮——去促成的，那麼，會使整個的經濟復興的希望滅絕。

經濟復興會爲議論紛紜的對象。我們的代表對於貨幣問題的解決持着很堅強的態度，他們主張組織一個統制貿易的複雜而敏捷的法定的世界生產新機關，依照他們的意見，這樣就可以提高物價。達拉第在離開了倫敦之後，他的主張得到了薩洛（Albert Salferat）以至波那的擁護，依照他們的意思，這種主張倘不被拋棄，最低限度可以限制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但是這種混亂不是由於各國不願意確切地停止過度的膨脹和投機事業所釀成的嗎？達拉第總理的議論是值得討論的。他說：「各國的形形色色的產業間對於一

些主要的生產品，如鋼鐵、化學品和其他的東西曾成立了協約。這種方法應該使之普遍化，並確實地擴張到農業生產品上面去。』要補充達拉第的意思，法國殖民部部長曾要求各國政府間關於某些生產品可以訂立協約的付諸審查，對於這些生產品各國政府似乎有加以干涉的必要。他補充的說：『在某種生產品上建立基礎並與生產者的寬泛的範圍有關係的生產組織的措置，由這些措置，急激地促成物價高漲和生產者的購買力的增加，它們對於實業方面差不多能夠增進輸出，並供獻採用手工業的新可能性。』到了結論時，薩洛氏便不遲疑地建議：『各國政府從事關於改正生產和生產品貿易的適當方法的研究和協約的訂立，裏面所指的生產品如次：麥、酒、棉花、木材、羊毛、煤炭、銅、銀。』因為他已預先有這種主張，其他各國要求由各政府所統制的所謂生產效果，擴張到咖啡、糖和各國的農產品。

我們叫大家須注意「國際」的協約的成立，必然地要先成立「本國的」生產者和農業者間的協約。這種初步的工作已經十分困難了。我們的農業環境不一定適合，雖然農民們為着利益上的關係在有些地方而不得不組織生產和販賣的合作社。但是這些社團結果與薩洛氏

的限制生產並強制生產者服從政府的規則的寬泛觀念毫無關係。例如他想要在限定的地方，組織麥的種植以達到世界物價的提高，這不是太輕率嗎？依照國土和氣候的不同，穀類的耕種根本上是變動的；依照工錢的不同和機械的使用，耕種的費用就有高低之分。當收穫超過本國消費的需要時，自然不能夠避免物價的低落；當發生相反的現象時，有時候自然難免發生物價的高漲。假如人家能夠一面提高關於麥的關稅權，一面保護本國農民，使物價不致低落；但是一旦內部的收穫過多時，人家亦無法避免物價的低落。反之，如果生產減少，收穫不足的話，人家就叫麥的消費者設法勉強減少。法律和命令祇在強制的和暫時的範圍之內才能夠阻止自然法則的活動。

就酒而論，其情形亦是一樣的，以前當它的市況蕭條時，曾激起禁止關於酒屬之類，葡萄乾以及殖民地浪費的生產品的分配的許多草案。產生葡萄的地方曾釀起可怕的騷亂，當局曾制定新法律以制止之，結果毫無效力。但是氣候冰冷，關於可以製酒類的收穫減少時，比其他地方的競爭者較為少嘗艱苦滋味的南部的葡萄栽培者，結果終於把他們的資本讓與旁人。法律的

效用究不若氣候來得有力。

關於各政府間的協商，到現在似乎祇成立了商業上的條約，但是僅僅限於兩國間，而與其他輸出同類的生產品的國家無涉。法國和外國的一些實業立刻可以商量在同樣的市場上不相競爭；但這是關於特別的製造品，如許多小工廠所製造的染色品，若是要在基本的實業間使協約普遍化，那怕是幻想的事情吧。這些協約能夠普遍化，就是對於消費者也有很多的益處的。生產者與商人之間的競爭使兩方都要不斷的努力，以改善他們的器具並減少他們的原價，這種競爭因而成立一種進步的無上的器具。凡是贊同此說的經濟學家都證明過了。我們這位著名的同事科爾嵩先生（Mr. Colson）對於這個題目在他著作的經濟學講義裏面，有下列的說明：

「這是新的概念，這些概念彼此不斷地擴大起來，並成爲普遍的實用，自著名學者的發明以至工廠裏的聰明的工人的小小的改良，這都是進步的原因，它已漸漸地在文明人與原始人的生存的條件中建立了一個極大差異之點。」

有人一面把私有事業的機關毀壞，一面還更可以組織生產嗎？以各國簽訂的協約來代替自由競爭，能不能夠比較容易恢復一般的繁榮呢？

國際貿易上所要求的總是擴張德國的「加迭爾」或美國的「托辣斯」制度。在這兒，我們引用以提高物價的水準爲目的的這種性質的社團，在法國是正式禁止的，刑法第四一九條幾年前常常採用以制止人們所稱爲「利用者」急進黨在他們高呼要減低物價並獎勵競爭的計劃中，曾想採用一種難以應用的方法來鞏固這種法規。假如該黨變更了意見，他們真的沒有錯誤嗎？以提高物價的方法使無數的市民更不得不節約，這是否對於民主制度有益？恰恰相反，便宜生產的普遍化，可以改良市民生存的手段。

人們曾經考慮過的生產制度毫無半點新奇。這種制度在某種寬泛的階段中曾被德國採用過，它在它自詡爲經濟最高權威的計劃中斷言要組織強有力的「加迭爾」使它的主張爲本國的和外國的消費者所採納。德國終於努力超過了美國，後者的「托辣斯」實際上只列入了很多的企業，並以一個專賣局去規定物價而已。這種已達到了最完善境域的組織，是我們現代

改革家的新理想嗎？我們應該喚起他們注意，這種組織不能阻止恐慌的發生，在忽略了供求的自然法則的國家裏面，失業會深刻化，這種組織不但不能免除競爭，並且不能提高人爲的物價。「加迭爾」因一種奇怪的矛盾，竟斷言要增加內部的消費並輸出外國。然而國家的生產及販賣組織竟沒有產生人們所希望的效果。假如這種組織擴張到世界的企業上去，是不是利於事業的進行呢？

舊的生產方法已經宣佈死亡了，自由貿易和自由工作已是一種無用的學說了。我們要這樣回答，自由學派的原理在過去及正軌的時代曾促起財富和幸福的進展，至於今日，政府採取了干涉的手段竟釀成了幻想的破滅。這就是大部分的國家在種種的階段中所應用的國家社會主義，它使不統一的法制複雜化，並擾亂了經濟關係。但這顯然地不是應用造成無政府狀態的自然法則，因爲這些法則不斷地被人家侵犯了；這就是對於生產、交易、工作和競爭的自由不斷的阻礙。

美國人因受了經濟恐慌所窘迫，今日拼命地向着國家社會主義的途上前進，在放暑假之

前，美國國會曾表決了一些檢查工業的和農業生產的法律。同種類的生產者一面應該組織關於整頓生產與販賣的協約，同時一面分配同盟者的輸出額。這些協商是得到總統的批准的，總統除起監督協約的應用之外，還須取締一切於人有害的措置。因此之故，雇主須與勞工簽訂包括着最低薪金與大量減少工作時間的團體契約（*Collective Contracts*）。由於這些法規所發生的新責任，在一些比較多或很少使用機械的工廠，尤其是在礦業間要設立協約的困難都將加進那上面去。例如銅的探掘，自然在產量不多的礦穴中比較豐富的礦穴中費用更加浩繁；生產費用是無限制的變動，不能在彼此無損害的同等基礎上規定販賣的價格。如果能夠嚴密地減少生產量，那麼平均物價就不可能了。

農業生產還不適合於協約的普遍化。農務部（*Farmers Board*）一面對於市價加以干涉，一面祇能夠做到維持農民們不願意減少的過剩的生產。有一種新法律想使他們減少麥和棉花的種植。這就是讓土地變成荒蕪，然後由各州農務部出款租借。這筆預算的賠償金由國庫支付，國庫可以用一種變形的實業的價值以補償之。這種辦法在法國人家稱為「整理」法（*Rectification*）。

adjustment)其成績是很不確定的。

國內的生產組織乃與金圓低落和紙幣價膨脹相配合的，這種組織在類似繁榮時代的比
例中可以提高物價。美國貨幣的低落很利於輸出的事業。以同樣的法郎的數量，法國的輸入者
實際上可以獲得很多的金圓，其次還可以買便宜的東西。是的，但是在美國的物價不高漲的條
件之下，依照匯兌的時價計算，他們可以把生產品比較歐洲的競爭者低價賣出。把內部的物價
提高到一般的水準之上，然後在外國的市場上廉價出賣，這似乎是一種奇怪的矛盾律。無疑地，
在膨脹的經驗之初，會發生投機組織的物價昂漲的變動，不過這種變動完全不知道能不能夠
延長下去。人爲的物價的高漲，會引起生產的手段是提高，工資一增加，原價就會增高，這樣足以
破壞膨脹的成果。假如某個時期，工資發生於這兩種現象之間，均衡就可以成立，如果有人想破
壞它，便非使新的購買力流通不可。經驗這樣證明，既已開始在斜坡上面走，便不容易在半途停
止。有人後來發見跑錯了路的時候，便會回轉到貨幣穩定的方面來；但是祇有把法郎、美金或金
鎊的價值降低，同時又要使國家的債權者和私人的債權者受重大的損失才能夠達到目的。

理論告訴我們，要謀經濟問題的解決，須先謀貨幣問題的解決。法國代表團對此極其瞭解，反之，英國代表團就不像波那和里斯特（Charles Rist）那樣堅確的認識。保守黨的要人，現任英國的財政大臣張伯倫雖不那樣擁護基勒斯（Keynes）的理論，但他卻似乎頗贊成統制貨幣的學說。他要求在沒有祕密地提高批發物價的目標之下，中央發行銀行須採取信用和白銀的自由政策。張伯倫又這樣說，照英國政府的意思，金貨須用爲對外的清算，不應當作爲內部流通之用；紙幣的金準備應該減低下去，於是對債券的發行加以極嚴格的限制，中央銀行就可以便利於國際的借貸了。因此，屯積着多量金條的國家須借款給與缺乏金貨的國家，這樣才能夠消除證券輸出的障礙。這兒會在莫明其妙的理論中發見黃金的一「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的怪異的方案，這種辦法，法蘭西銀行將蒙其害。受了金本位停止的影響，我們損失了二十五億法郎之後，人家還想把它引進那足以破壞它的穩固的信用的危境中。

張伯倫氏的暗示既矛盾，又危險。他承認匯兌的變動應該避免，這意思就是說貨幣的穩定應該恢復起來。但是在他所擁護的制度之上，要建立貨幣的穩定，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金庫現存

金不僅是用於對外的清理，當對外清理不能夠在信用或債權證的形態之下發生效力時，它又是紙幣所有者的保證。如果這種兌換停止的話，那就非實行與貨幣不相容的強制通用不可了。在實用上，外國的債務者沒有依照報告和複雜的手續，不能夠拿他們的支票去換取金貨；金貨買賣的自由因而放棄，而它的全部利益完全失掉了。假如這一方面，它們的準備金減得很少，另一方面則採用便宜的白銀政策，同時減低折扣和借款的利息，那麼關於中央銀行規定匯兌時價的問題如何能夠解決呢？

這兒有兩項事情：一、設使有人想達到貨幣和匯兌的穩定，那麼祇有恢復金本位制才能夠做得到；一、或者有人找尋方法以延遲那唯一可以解決保證物價的普通限度的固定。英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放棄金本位制，因為它是採取今日張伯倫所擁護的政策的原因。該國的中央銀行藉阻止金貨出口的舊方法，既不許可清算它的折扣的利息，又不警告那些信託公司很自由地隨便借款給與外國的。獲得賤價的銀貨，然後以高價去賣，這是一種獲利的好手段。但是當信用不能夠抵償時，當它「凝結」不能夠通行時，信用就會破產，恐慌就會擴大，金貨就一直流出去，

在這種種的壓迫之下，中央銀行就要宣佈金本位的廢止。倫敦會犯過這種錯誤，世人會驚訝英國不願意恢復金本位，但它反很堅強的主張並勸導人摹仿它那種惡例。

貨幣穩定需要一種謹慎的政策，無論任何藉口，這種政策須排除紙幣膨脹以及信用的膨脹。如果貨幣的操縱能夠暫時的提高人爲的而帶着危險性的物價，這種操縱法祇能夠在短期間抵得住自然法則的效能。我們不願意再提起它，這不是倫敦經濟會議中那班中了迷信的代表的論調，這些迷信是常爲經濟現象的實況所否認的。如果想要恢復普遍的繁榮，這不是一種奇蹟嗎？

這些輿論和信仰不幸在美國太普遍化了，所以他們相信應該藉對於他們有效的方法來協力以謀恢復世界經濟和財政。美國的意見顯然與環境所促成的救濟的措施，尤其是與戰債和金圓的穩定相牴觸。正正相反，它的意見利於已在進行的貨幣膨脹以及適合於一切的模式：紙幣流通的增加，大規模的信用交易的開始，由於恢復金銀複本位制而促成的價值的範圍的擴張。它相信膨脹的效能，因爲膨脹有幾年間曾促起物價的過度的提高，並促起生產額暫時的

進展。投機的大波動曾使它的本國民衆獲得無數的利益，但卻每每妨害着其他的國家，它的過度行爲卻曾陷入破產的境域。想要歸返於貨幣政策，——這種政策他們認爲當某個時期曾解決了失業並增加了貿易，其實卻是釀成了許多禍害的，——是錯誤中的錯誤。美國將犯着重大的錯誤，並引導那班本來盲目地相信能夠使羣衆致富的政客陷入這個錯誤上面去。他們在冒險而且絲毫不起懷疑。關於膨脹運動在美國如此強烈，他們幻想地希望一種便利於會議成績上的匯兌時代已經過去了，那個時代美國的銀行業和大實業界曾以熱烈的宣傳，獲得了很多很多的票數給與總統候補柏萊因（Bryce），他宣言要恢復關於所謂農民的利益的銀價。當一九〇〇年的選舉時曾分發了無數萬的小冊子給與選舉者，以證明複本位制，價值無限制的危險，後者爲固定的，前者則爲無限制的伸張。格里遜的定律（Law of Gresham 即劣幣驅逐良幣）由麥克金萊（Mrs. Kinley）的黨徒盡量解釋，麥氏終於戰勝了農民籠絡政策而當選。真的，三十年前並不減於今日；金本位是唯一能夠保障貨幣的穩定和兌換的安全的。除此之外，別無辦法！

怎麼美國對於此點不願意去體解？怎麼英國還在懷疑而不去立刻實行他們長期間所擁

護的原則？人家會覺得驚訝，但是人家却不能退讓。這次我們的代表却用着極堅強而不能動搖的態度堅持我們的主張。波那氏一面堅決地宣言反對膨脹，一面對於法國的國民經濟大有貢獻；同時他消除了法蘭西銀行請求借貸的流言，而均衡預算並使國庫的難關不致再發生。政府一定不會想要取銷它的諾言，它會去另找財源，並減少國家的開支。這是堅固民衆信用並促進事業進行的好方法。

要得到好的結果，倫敦會議應該好好地安排。在有關係的重要國家間，宜先從事互相諒解，這是不能免的事。這件事情沒有做，却發生了深鉅的相左的意見；許多全權代表所宣讀的演說似乎僅僅爲得促起明顯的糾紛而發的。李維洛夫斷言在他們的國家沒有失業的事情發生，人家對於這宣言甚至沒有加以反駁；這是好機會，由他這些話就可以想到「蘇維埃制度」把俄國工人判罰無期徒刑。德國沒有旁的目的，它只想在各代表中散播分裂的種子，這是大家應該明白的。依照常例並得使支離破碎的爭論早告結束，人家會努力組織委員會，副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議論沒有什麼結果，祇釀成匯兌的市價的不安定並不利於匯兌上的操縱事業而已。

至於我們，相信要找尋調劑世界經濟和貨幣的混亂的藥方，那是枉然的事情。祇是要求照智慧和經濟所昭示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痛苦。要恢復繁榮，首先要以一種對外的和平和安全政策去建立信用，這種媾和並不是軍備上的裁軍所能夠保障的，而是道德上的裁軍才能夠保障的，這樁事情應該是德國做的，而不是法國做的。沒有這種避免戰爭的總體意志，資本會繼續藏匿起來，所有企業會一直陷於絕境。政治的安定乃是富的發展的第一個條件。隨後，貨幣才能夠穩定，貨幣的穩定是唯一能夠決定兌換的價值的，並且要以絕對尊重條約的才能夠完成它。我們要再補充的說，對外貿易的障礙乃為受着過度的關稅權，及其他的束縛所使然的，所以這種障礙應當逐漸消滅它，能夠越快越好。應當購買能夠賣的東西，能夠購買我們的貨物的國家應該用法郎來支付，至於它們賣給我們以貨物，亦是祇能這樣辦。美國還不能了解這確切的真理：它同時要求歐洲償還政治上的債務，又阻止歐洲生產品的輸入，這是矛盾並且也是做不到的事情。最後，我們不應該歸返於自由學派的舊原理嗎？不應該放棄以貨幣的操縱來貫徹恢復物價的幻夢嗎？假定原料價格的提高是一種要貫徹的目的，——這不是真的能夠達到——祇

能用貨幣價值低落的策略才能夠暫時的達到這種物價的高漲像過去一樣是隨着繁榮的恢復而來的，繁榮恢復的延長之日即是堅定貨幣、自由貿易、自由工作以及契約的原則真誠地被各國採用之日。可是人們對於這些原則，熟視無睹，而以生產和財富流通的強制手段，以經濟的和統制貨幣的欺人理論來代替它們。過去可怕的經驗不會危害着這經了許多災禍和許多困難的文明的前途吧！

世界經濟會議的意義

大內兵衛

(見日本國際經濟週報八年十四卷廿三號附錄)

世界經濟會議，已定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幕。美國總統羅斯福氏，自四月六日起，便召集英國、法國、德國及其他大小十一個國家的代表於華盛頓，舉行作為這經濟會議的準備的預商。若更往前追溯，去年七月的洛桑會議，就已大體決定了各國對於德國賠償問題的態度；且為要解決美國的戰債問題，不為要除去其解決上所生的障礙，故決定於最近的將來，以洛桑會議的討論為基礎而舉行國際貨幣經濟會議。並依據洛桑會議的決議，成立以各專門家構成的準備委員會，而這委員會意見書亦已完全作成。故將於六月所開的世界經濟會議，究竟要討論些什麼呢？這已極其明瞭的了。照着論題觀之，一看就知其範圍分歧不一，又因為世界上所有的

列強都來參與，會議上所生的利害對立，一定極爲複雜。但是，其最後的目標，不消說是極簡明的。可以說是藉各國的國際上的協作，來克服這世界經濟從所未有的大恐慌。即企圖開過這個會議之後，世界各國更一律的親睦起來。世界人類更可國際化的，人性的，和平的，生存下去。這會議的最後目標，是一切的國家早就渴望着的。就是從各國國內的情勢來說，也是極其明白，如果沒有世界的協調，則國家內面所紛擾着的問題，也都不能得到解決的。

但是，我們如果考慮到這會議所達到的世界問題是怎樣的重大時，則這個會議的前途，便不見得是光明無阻。就把種種的政治問題暫置不問，但在會議上，第一對於國際貨幣的問題是不得不加以解決。這是歐戰以來經過了好幾次混亂的問題，尤其是最近英國廢棄金本位以來，國際貨幣已漸漸喪失了相互協調的紐帶，如果不能把牠恢復，則國際間的貿易及資本的融通，都要陷於停頓的狀態。第二，必須找出一個處分各國間的重要的滯貨，並防止其商品價格低落的方法。蓋因世界商品市場的狹隘，正是各國產業的伸張不得實現的理由。第三，不得不撤廢外國匯兌的限制，因各國儘管以這武器相對付的一天，經濟生活的一切範圍便捲入國際競爭的

漩渦。第四，必須使國際通商的自由更加擴大，打破保護關稅主義。因為這是妨礙相互的國家的經濟的伸張。以上，是世界經濟會議準備會所規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提出都是極其正確的。因為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其所以陷於今日這樣的未曾有的恐慌的原因中，自然在本國內部的少，在外部的多；而這所謂外部的原因，自然是為本國的原料及商品市場的不足，尤其是為各國的保護主義及匯兌政策之實施。為什麼呢？我們如果回顧一下現在各國的歷史，則這些國家的所以勃興，一方面是因海外的發展極為自由，一方面是因以此為前提而國內的生產設備得加速的發達。因此無論那一個國家，都不以自己的國家的政策為盡是，並進而採納其他國家的政策。這樣的作成了傾向國際會議的特殊觀念形態，亦就是作成了在國際協調之下進行着的和平地自由地交往的世界。但是，如果使造成猛烈地對外侵略的國內的原因照舊存續下去，則這樣的國際上的各種會議，無論什麼時候，僅是形式上的應酬而已，至於具體的成果，則是不能容易得到的。以這次會議的題目觀之，要使其中任何一個得到根本的解決，口頭上或許能夠，但若耍具體的話，則是非常困難的！蓋這些都是與各國的國內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

利害有密切關聯的問題，若在其利害的衝突上不能發現任何的調和時，則所謂國際的協調，便不能夠成爲具體的了。因着這樣的關係，故國際會議能否獲得某種協調的美滿的結果，必不是以國際會議本身的構成及形態如何來決定，而是要看議案與各國國內的利害怎樣地結合？國內如何能支配其利害？

二

這個會議是形成了列強利害的對立鬥爭的舞台，其鬥爭之烈，要超過歐洲大戰後的任何國際會議。爲什麼呢？因這會議的自身，雖然就是凡爾賽會議的新的繼續，這會議的精神，雖也和凡爾賽當時沒有怎樣的變化；但是會議所要解決的當面問題，這些問題的內容，却比凡爾賽會議時更爲複雜而更加困難。

第一，爲什麼這會議是凡爾賽會議的新的繼續呢？因這會議的問題，都與德國的賠款問題及協約國的戰債問題有關。但是，在會議上，這些問題比之過去更加特別惡化起來了，即這些問

題雖是經了與牠有關係的各個國家的十多年的努力而其所努力的結果，竟差不多完全成爲不能解決問題了。但以局部上來說，也並不是不能這樣的解釋：即賠款金的問題的一部，因着德國的不實行償付，或因不能償付，結果已得到不能解決的解決（放棄），但在其他局面上，就以美國與法國的關係來說，則不能不說問題是更加惡化了。例如在凡爾賽會議上，美國雖在當初標榜着互不賠款主義，但事實上在會議過去中竟和協約國採取一致行動了。在這次的會議上呢？美國似乎是自始至終企圖將此最重大的問題澈底的迴避不談的。故這次的會議雖是凡爾賽的繼續，但是其當事者缺乏解決全部問題的意思，故不得不說是僅爲了議論細屑的事項而開的會議。

第二，我們稍觀察這次會議的會商國的會議精神，則其態度比着凡爾賽會議時，更是以本國的利益爲目標。這由凡爾賽會議以後的許多國際會議上各國的態度看來，便足以證明這樣的事實。這同樣的帝國主義的相剋的精神，由一月來以羅斯福爲中心的預備會商的經過中，也可明顯的看出來。例如美國雖參與這個預備會商，但一方面排除戰債問題，一方面又在本國內

以總統的獨裁權決定了通貨膨脹政策。這可以說就是其最顯明自私精神的表現。美國的這種策略，不消說是企圖利用金元的國際上的價值低落，而使之成爲加緊壓迫各國的槓杆，他這樣的在準備一種手段，使之能在國際會議上自由使用。又例如德國希特勒之所以不斷的提出軍備平等權的要求，亦能夠以同樣的理由去說的，這種希特勒的精神，比着凡爾賽條約時的德國精神，可以說更是極反和平的了。

第三，在此會議當前的形勢，比諸凡爾賽會議的時候，更爲複雜。各國間對立，更形尖銳，這一點是沒有多說的必要的。世界的貿易二三年來急激的縮少，現在尙不能達到戰前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這個事實比何種的雄辯是更爲有力的；而各國的關稅壁壘的增高，比戰前竟達到二倍至三倍。故由世界合作的立場觀之，使這些各種形勢更加惡化，不能不說就是由於世界各國過去爲圖匡救此等困難而採用的方法，即是由於所謂集團經濟的進展。所謂集團經濟者，就是指在集團內可以自由，同時，在世界的意義上，則具有排他性質的所謂的孤立經濟，這是帝國主義的最新形態而且是世界經濟上的分裂主義。最近數年來沉浸於世界恐慌狂潮中的列強，則

盡可能的向這前途邁進着。但是一方面不停止前進，而一方面又舉行世界經濟會議，企圖在集團經濟的基礎上，討論世界共通的和平，及達到和平的方策，其討論問題的困難程度，實在凡爾賽會議以上。

三

各國代表帶着這樣困難問題齊集到倫敦來。在這個會議上日本代表所代表的日本的地位，亦比之於凡爾賽會議時，更爲特殊，更爲複雜，這乃是一見就可明白的事實。蓋日本關於賠款及戰債問題的本身，雖是依然沒有多大的直接利害，但是現在的日本，係處於要負担起關於「滿洲國」與日本間的特殊關係的責任的地位，其行動就必得要受到這個問題之牽掣。本現在的立場來說，他不得不採取集團經濟的主張。故不論是關稅問題，不論是通商條約問題，日本現在所主張的，比於凡爾賽的時候，當然是更加複雜化了。我們知道，現在對於這日本的特殊利害加緊注意的聲浪，就是對日本代表的送別詞，而亦是日本政府方針的基礎。例如印度通商條約

的破棄，埃及的綿布關稅的增高，及其他所發生的幾多事件，毫無疑義的是要使日本必然地採取上述的態度。如果將由凡爾賽會議至熱拉亞會議期間的日本貨幣地位與現在的地位相比較，則現在日本的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即日本現在的幣價，每百元只合美國二十多金元，這就是惟一的鐵證。故石井、深井兩代表爲酬答出發時，日本國民的熱望，而欲在經濟會議上，於不違反日本的立場的範圍內，對世界的和平有貢獻，則他們必須克服許多的困難，比之西園寺、牧野兩代表，在凡爾賽會議時還要更多的困難。在這種意義上，這些日本代表的地位自然是極悲壯的了。

四

由以上所述，可知這次的世界經濟會議，是處於怎樣的困難地位。但是牠的結果是怎樣的呢？我們在這裏不能作任何的預測。但在無論怎樣的事件上，只要這個會議突破許多的難關，而得到幾多充滿和平的希望，則就是已經成功了。但世界經濟的問題，則決不會因爲有那

樣的決議就會解決的。從上面所述的情形看，恐怕不會達到這樣的地步。即將十多年的歷史倒轉過來，各國交通的自由得到保障，人類、金錢與商品，得互相的自由的出入各國的國境，產生與歐洲戰前同一程度的制度。這當然是想像沒有道理的。要之，國際會議不外是違反資本的當初的理想主義的要求，不外是爲其末期的暴力性所蹂躪。

在這樣的關係上。這次的會議負有特別重要的任務的，則不消說便是美國。美國在凡爾賽會議時，自己係站在領導的地位，但其實反爲歐洲諸列強所玩弄而失敗了。又美國於華盛頓會議上，因其切實與英國的握手，整理了世界的海軍問題。但凡爾賽的結果，在十年之後，已不得不把美國投入於歐洲問題的漩渦之中。而在最近的將來華盛頓海軍協定的期限到來時，他很明白的知道，他在世界海軍的大門爭中的地位，是要受到改變的。羅斯福在這次的會議上所以不得不採取領導地位，是因爲他企圖要以巨大的國際的債權，求獲現在正要確立的世界的軍國的地位。這次的經濟會議，可以說是羅斯福氏個人的風頭發揮上最好的機會，同時是美國在歐洲問題及亞洲問題上，以世界的軍國的立場指揮世界，強壓這些國家的機會。而其他的國家，則

以此問題爲中心，或合縱，或連衡以謀對付。我們如果這樣地想來，這世界經濟會議具體的結果，雖然尙不能夠明白，但是牠的一切精神，則已可明晰無遺了。

世界經濟底個別交涉主義與國際合議主義

內田武男

(見日本經濟往來八年七月號)

一 引言

戰前世界基於自由收益經濟原則發現了兩個事項，以作為維持貿易底靈滑進行之手段：一是全世界統一的金本位制之礎石；一是為維持市場安定而締結的多角通商條約之支柱。在那個時期，自由經濟本來的自動作用，能夠相互的，並比較滿足的表現其效果，所以假想「調和」的自由經濟之考察，很有助於學術上的，並實際上的經濟之預測。

但是，戰後底國際債務之疊積，存金偏在以及其他異常的事實，把金本位制底基礎破壞了。另一方面，現在，支持市場安定的通商條約也和戰前異其旨趣，條約本身底恆久性及其包容底廣汎性完全消失，通商條約變成了短期契約，並時有廢棄的危險。又在戰前以無條件最惠國約

款的一定形式所承認下來的特惠權益，現在有把他變爲排他的特殊條約而處理的傾向；這是值得注目的。

這樣，各國一方面努力與某特定國締結條約，而行單獨並個別的協商；他方面又以巴黎和會以來的繁雜問題爲數次世界會議底議案而登場了。於是，世界今日，便有依從合議主義而圖解決此等問題的現象；至少，形式上國際聯盟是當作合議機關而繼續存在着的。但是，爲了避免「有軀殼無靈魂」的誹謗起見，各國實有在國際協調精神之下，把自私自利之見排去而注重世界之統一的利益之必要。

有人說，國際聯盟便是世界協調主義之權力化；又有人說，參加國際會議就算是國際協調。誠然國際聯盟是以世界和平之確立及人類文化之向上做着幌子的，但現在的國際聯盟除了算是一個世界合議機關之外是什麼也說不上。在此我們爲了研究個別交涉主義與國際合議主義，把世界經濟關係加以若干攷察，是必要的吧。

二 世界經濟與國際合議主義之抬頭

我們知道，人類底生活內容，賴世界交通把各色各樣的物資相互交換，有無相通，而已日漸豐富起來。但是欲謀以後的發展，則世界經濟秩序中應令之有相應的調和存在。現在這調和已分離為二方面：一是自動的調和，一是權力的調和。

(一)關於自由收益經濟之自動的調和，早經亞丹斯密士加以說明，就是各國國民賴國際的分業而能最有利地使用勞動力，並最廉價地獲得商品以充實生活內容。又像「比較生產費說」所論的，各國民依從事其比較最有利的生產部門之故，至少在計算的意味上，可以互相獲得利益。不過比較生產費說對於各在國內未被使用的殘餘勞動力如何處理，是什麼也沒論及。不消說，這種辦法要建立在今日這樣可驚的機械化大量生產底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吧。

國際借貸關係之調和的見解，在「購買力平價說」中可以見到。關於匯兌、物價、貿易有自動的調節作用的事實，只要承認其前提，則不能加以否定的。

戰後底金融政策貿易政策若限於施行自由主義經濟的時候，始有實際的意義；但在其自動性上已加了不少的限制，並使世界經濟機構發生變化了。

(二)各國一般的傾向表示着，近年在自動的調和之外，權力的調和也重要起來了；各國政府依種種行政手段而圖調和，或加以法律的基礎而謀第二次自動的調和，因此從國庫支出的社會政策費，是維持生活關係底調和所需要的。

但是，在世界經濟上並沒有統一的中央權力存在，因而也沒有企圖法律的合法的調和之組織存在，權力或以武力的形式，或以國民經濟勢力的形式，個別屬於各個國家。因此，經濟、政治、軍事三部分常被關聯着考慮，問題便更加複雜。在這種狀態之下，可期待的本來形式便只有反映各自本國利害的諸國國民之個別的離合。但是無論如何，各國若可因世界交通而獲得利益，則藉同等法律系統之整備，或藉直接國際規約之締結，在世界經濟上相當合法的傾向是能夠發展的吧。

但因戰時戰後的非常事態，已使世界陷於深刻不景氣中的今日，各國要個別的完成其復

興，似乎已經是很困難的。無論今日世界不景氣底原因是什麼，而世界的物價低落，貿易萎縮，失業增加，因而社會政策費對於國家財政的重壓等事實總是不能忽視的。而且，近年的大量生產需要非常廣汎的市場即世界市場，在這舞台上要求貿易量底增加。如果世界經濟上沒有市場底擴大和強化，則一國底販賣量只得依他國底犧牲而增加，一國底繁榮不過表示他國底衰敗。現在的世界却為市場底減退所苦，各國都無可奈何地在喘着氣。世界經濟，把妨礙其調和的諸情事除去，回歸到正常的世界經濟交通底軌道上，同時為了實現究極的調和計，恐怕是需要國際的措置的。於是這裏首先所需要的，是國際合議主義的解決，雖然國際合議不一定都賦有調和的真意義。

三 兩種主義在世界經濟上的意義

構成世界經濟的各國國民經濟既然這般分立着，各國底對外態度之複雜紛歧也就可想而知。在這樣的世界經濟情勢之下，兩種主義具有怎樣的意義呢？請在下面加以攷察。

(三) 個別交涉主義 各國就自己所必要的時候又就自己所必要的對手，作任意事項的交涉，這在國際事項底折衝上是最方便而且自然的方法。向來國際交涉多用此種方法；在戰前各國不用世界的規模之會商，而能個別地避免或減輕利害底衝突，於世界經濟上發生過調和的相當效果。特別是通商條約，爲無條件最惠國約款底一定形式所統一，這裏釀成了全體統一的制度之傾向。但是，若要個別交涉具有世界經濟之統一的意義，則不可缺少如下兩個條件。

1. 個別交涉結果所得的某具體細目的事項，要國際的結合統一起來。

2. 在一國或數國底權力指導之下，使世界的同一情勢發展。

戰前之世界傾向，是闖進世界市場擴大之途，各國登上這個舞台，以期各國國民經濟之發達。於是，後進地方市場急速的發展，和此等地方之原料食料生產地地位底向上，相互加強了世界經濟之連鎖；通商條約底一定形式把世界結合統一；歐洲先進國底權力支配，可以充分地指導他地方底經濟政策的追隨。這樣，戰前底個別交涉，對於世界市場經濟之維持和發展，倒獲得了比較良好的效果。自然像大家所知道，在此時代也有保護關稅主義底消長，一方面無限的新

種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市，同時支持了國際分業；他方面帝國主義確立了廣大的殖民地以後，爲要獲得世界商業上底利益，市場底安定成爲必要，因而相互締結通商條約，而且那統一的形式馬上使世界的自由通商發生了特別的效果。因此，我們不得不把這個別交涉主義在世界經濟觀點上的利弊來攷察一下。

1. 利：

- (1) 國家間底交涉，能便利迅速行之，且所交涉的往往是具體的細目的事項。
- (2) 因彼此利害關係簡單，故關於具體的細目的事項容易互相了解。
- (3) 依那已經統一的形式而行多角協約的時候，其效果可以發生全世界統一的實績。
- (4) 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更適合。
- (5) 可有較多的機會以互相行斷然的讓步和援助。

2. 弊：

- (1) 二國間底協約對於第三國容易含有陰謀性；或者不顧及第三國底利害。

(2) 因勢力的關係，易行強制承認。

(3) 易生世界的不統一，且反目國間有陷於無協定狀態之恐。

(4) 一國對於各外國的處置相異，爲作此個別的規定，難免事務煩雜。

(5) 特別是解決世界共通問題時，不易發生滿意的效果。

因了以上的利害關係，所以關於世界經濟問題，弱國往往迴避個別交涉主義，大國則表示歡迎，而成對立的形勢。但是無條件最惠國條款統一形式之採用，足以促進世界商業交通之圓滿的發達，我們攷慮到這種事實的時候，則認爲用某種的方式，使世界經濟全部門尤其金融方面擴張開來，也是整理世界經濟之一法。

(二) 國際合議主義 用國際的形式討論經濟問題的傾向，可說是戰後底顯著特徵。不幸的是沒有發生過充分的效果。在我們底記憶還如昨日的一九二七年關稅休戰會議上，雖有過「勸告」休戰的決議，但世界各國却不稍顧及，拚命向反對方向突進，弄得世界輿論不得不對之絕望。如果是單靠唇舌能夠說服，則可另走他道，這樣的會議徒然傷失威信而已，使世界此後

對這種運動抱着不信任不安定之感，這種損失倒是相當大的。凡團體會議務求達到實質的效
果方可，但這裏須有若干的前提條件。

1 召集合議的主體須有統轄的權力。

2 合議底成案，對於各國須有法律的效力。

3 各國於討論底中心點，利害須接近。

4 一國或數國底國家集團須成立單一的意見並能以之強制其他諸國。

5 各國真誠地立在國際協調精神之上。

6 各國經濟狀態已一般困窮得非以世界的規模來解決不可的程度。

過去國際會議底成案，之所以變成無效的成文，就是表示此等條件之不足；國際聯盟底無
力和國際合議底成案，對於各國不生實質的法律的支配效力。這乃是周知的事實。然而，各國國
民經濟的構成，雖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與世界市場發生關聯，故世界公平的解決及其靈活的
運用，若能辦到，於世界經濟底利益是極大的。今日世界企圖超越不景氣而前進，企圖在世界統

一考察之下，找出一隻救生船來。因此，糾正為大戰所歪屈的諸事情，乃是極感必要。合議主義之成為迫切的要求，也想就在這一點上吧。合議主義底真義，不在原則底樹立。故會商底中心問題勢非個別的事項不可。至少各國若不肯作眼前的犧牲，則各國利害底接近是沒有希望的。此次世界經濟會議實質的效果，也許關於個別事項多少能達到細目的協定，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一個或數國底權勢竟不顧他國底利害，而要貫徹他自己底主張，那末，其結果不問而知。其結果使得德國叫苦連天，而各國又一無所得。關於德國賠款問題的諸會商便是前例。可是關於今日的戰債等問題，欲對德國加以權力的強制指揮，却似乎是困難的了。

總之，國際協調與世界和平是相關聯的，是互為條件的；各國沒有協調精神，國際合議會商之圓滿解決也就無望。合議主義底利弊如下：

1 利：

(1) 各國示明其立場，可找得比較公平的且世界一般的解決之道。

(2) 因勢力底相互牽制，可在較個別交涉更自由的立場上參加討論議案。

- (3) 因能轉移世界輿論，結果於國際協調精神多少有些貢獻。
- (4) 祕密政策不易插足。
- (5) 對象常是整個世界底經濟，而不是部分地域底經濟。
- (6) 可行大規模組織的調查研究。

2 弊：

- (1) 處置缺乏迅速，關於具體事項不易互相理解。
- (2) 利害複雜，不易發生實質的效果。
- (3) 各國從政治軍事的意味去着想將來有事的場合，故不易推誠讓步。
- (4) 由有極端利害的一國或數國來指導會議，有對他國加害之虞。又若會議失敗，反增世界底不安；即使行個別會商，亦存杯弓蛇影之心。

由上觀之，大體上，國際合議主義就世界市場經濟底立場看，乃是理想的方法，同時亦是難以成功的方法。世界各國今已環繞在此次世界經濟會議周圍，而立於國際合議主義消長底歧

途上，結果，將使國際合議主義底運用縮少其地域的協調可能之限度，而一般地只成爲個別交涉主義底活用。但是無論如何，我以爲我們現在可以把難以得到實質成案的合議主義，與未得到世界效果以前須用相當工夫的個別交涉主義合併研究。現在便是我們作這種研究的時機。

戰債賠款問題如何解決

岡野鑑記

(見日本經濟叢報八年七月號)

一 賠款問題之本體

賠款與戰債問題，是大戰所產的畸形雙生兒。這曾經是世界底癥，而今是轉化為經濟會議底癥了。因為他是在會議舞台底後面，握着會議成敗之鍵的惡魔底化身。

「戰債賠款問題如何解決？」在此預先把這畸形的雙生兒解剖一下，暴露出他底真相。不過，這休戰以來十五年間，攪亂了歐美底天地，把國際政治經濟投在混亂漩渦中的惡魔真相，如要靠這一篇小文把他實地暴露出來，誠是難事中之難事。姑振起不純熟的手腕，拿了小刀來解剖一下看吧。

層序上，先從賠款問題方面下手。這問題，不消說是由戰敗國，尤其是德國對戰勝國的聯合

國所負擔的賠款裏產生的。其負擔底原則係由和平條約所確定，但一切的禍根，則寧可說是發生於以片面的意思強迫德國簽字的這一件事上，先決問題應該先決定賠款底本額。那末，照那不懂交易原則的政治家們絞了兩年腦汁所得的數字，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倫敦賠款案中，所決定的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這玩意兒真是俗語所謂天文學的數字，這對於被以最後通牒催索的德國，反而使之有了沒有能力支付的口實；於是以這數字中為中心繼續了約一年半的紛爭以後，發了脾氣的聯合國，遂於二三年一月占領德國底心臟魯爾了。業經危如累卵的德國經濟，終至因此直接行動而陷入地獄之底，馬克價值變成了零，經濟機構完全被破壞了。以同年十一月「蘭丁馬克」（蘭丁銀行所發行的貨幣名稱）奇蹟的出現，國民曾一度歸復平靜，但賠款底支付是完全陷於不可能的了。

在此登場的，是美國政治家兼商人的道斯。他首先創立了一個五年計劃，左手撥着算盤，右手製作出一個精密的借貸對照表，即所謂「道斯計劃」。因此計劃之實行，在德國，已實現了所謂道斯計劃五年間「可驚異的復興」。自二四年九月至三〇年五月的五年間，（也是實施「楊

格計劃」的過渡時期，德國所支付的總數，約達八十億金馬克。歐洲政治家聽到了此項報告，遂舉首高望明朗的蒼空，含着開心的微笑。不過，他們沒有注意到，在海面已經開始浮着可怕的魔雲。這因爲在背後的德國國民之對外純債務總額，是累積到約一百五十億金馬克了。要之，國民所負的對外債務，無非由政府徵收賦稅去支付的。靠借債支付賠款，靠借債支持德國底復興，一切的禍根正埋伏在這裏！

可是，歐洲政治家又快活起來了，因爲這一次又請了美國商人楊格來製作了一個號稱「最後的完善辦法」的支付計劃，這就是所謂「楊格計劃」。這計劃要在一九二九年至八八年的五十九年間收取本息合計約一千一百四十億馬克。若以五分五厘換算爲現在的數目，約合三百五十八億馬克，不過只相當那天文學的數字之二七%。對於解決難題，「時之力」底偉大，不能不使人驚喜。可是，這檯子上的名計劃，只匆匆一年又復行不通了。那是因爲外債底供給停止了。不是因爲從來的短期借款也開始追索了。被與登堡底 S O S（危險信據）駭慌了的胡佛，遂於三一年六月二十日宣布緩付一年案，以爲應急之策。

但是，三二年六月末的緩付截止期，是不覺很快地到來了。嚴厲拒絕美國的歐洲，只得暫時由自己傾了全力來解決。其成果，便是三二年七月的「洛桑協定」。這協定，規定將德國賠款額減為三十億馬克，不過相當於楊格計劃底十二分之一。所以，「賠款問題之消除」這句話，算是講得去的。可是，不要忘記了協定之發生效力，却附帶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條件。結果，是作成所謂解決賠款問題的盾牌，而展開對美的共同戰線。於是，這賠款和戰債的「大怪物」兇猛地立在世界底決鬥台上，準備大發其威風。究竟爲什麼要附加上這樣麻煩的條件呢？請解剖以下的戰債問題，來解這個謎吧。

二 戰債問題之本體

「戰債」底內容，廣義解釋，是舊聯合國政府，在戰時及戰後，以戰費或戰後救濟費復興費的目的，由美、英、法、意及其他諸國政府借來的債務；以及戰後新興國和戰敗國政府，以戰後救濟費復興費的目的，同樣由美、英、法、意及其他諸國政府借來的債務。因此可以想像其內容是何等

的錯雜。就說全世界各國無不各以多少的程度，做了債權者或債務者，失足於問題底漩渦中，也不是言過其實的吧。但不消說，其主要關係國不過是以美國爲排頭的英、法、意、比等幾個國家而已。

以上諸國中，僅有債權的是美國；美國怎樣會有這多量的債權呢？原來繼續了四年四個月的大戰，消費了不知其數的軍需品。美國爲了供給此等軍需品，一七年四月參戰以前不必說，就是參戰以後，也還有巨額的軍需品越過大西洋輸送到歐洲去供給各國。『無論如何非戰勝不行』的歐洲諸國，迫於眼前的必需，未遑思考支付軍需品代價的方法。祇是用借款來買，用信用來取得。特別是英國，本國軍隊消費底必要之外，利用對美的信用，替同一戰線上的諸聯合國向美國購進的額數，也很可觀。他方面美國政府參戰後即時頒布『自由公債法』以作戰爭底財源，把以上歐洲的賬款整理整理，算作是政府底債權。連其他二三項借款及滯付利子算進去，在二一年六月末，債本額便達約一百十一億金元。

『戰勝了』的聯合諸國，樹立了以賠款來抵償戰債及戰後復興費的原則。但這未免過於

狡猾，即他們是當德國無法支付賠款之時，方才想到自己底借款的。然而，從「商人之國」的美國方面，急如星火的催索是頻頻飛來了。戰債問題底糾紛，便在這裏開端。

「賠款拿得到，便還戰債，」這是歐洲方面底話；美國方面底主張則說「賠款與戰債本來是兩件事，總之戰債是要還的。」於是代表歐洲方面的英國，乃在二二年八月，發送了有名的「巴爾福備忘錄」，宣布對美的態度說，「英國決不對英國底債務國，要求支還超過本國支付債權國所必要額數。」因英國把本國底債權債務結算一下，還是有盈餘的。可是美國底主張強硬極了。借的錢是非還不可的！這是資本主義底至上命令。以資本主義的祖國自命的英國，遂屈服於「國際信義」之前，承諾整理長期債款，在美國底足下屈服了。這便是二三年六月的一鮑特溫美倫協定。」這一來，歐洲底對美共同戰線，便在要害之處破裂了最主要的一角。其後，美國用個別的交涉，到二五年五月為止，和十五國間成立了全部底整理協定，債本合計約一百十六億金元，連利息約二百二十二億金元。

然則整理是整理過了，在歐洲底肚皮裏却仍然不變更所謂「以賠款付戰債」的方針。實

實際上照楊格計劃底計算看，也可以算出從德國流出的賠款，經過歐洲諸國底循環之後，約有七六％結果是流入美國的。據摩頓底計算，三一年七月爲止，德國底債務本息合計二百五十六億金元，美國債權底本息合計爲二百〇八億金元，恰爲前者底八〇％。無論美國怎樣頑強，賠款和戰債底關係總是分不開的。可是這繼續強硬地主張着兩者分離論，自二十年十一月，的所謂「威爾遜備忘錄」以來，以至哈定、柯立芝、胡佛，以至現任大總統羅斯福，都把這種主張視爲一貫不易的美國國是。

在這國際的陰鬱的空氣中，一方面成立了洛桑協定，一方面依然照胡佛緩付案底期限，向着三二年六月末截止日進行。同年十二月的第一次戰債支付期是很快地就到了。於是，在重重疊疊的國際重大問題中展開來的，是去年年尾的戰債交涉。對峙在大西洋兩岸行了激烈的通牒戰，英美交涉凡四次，美法交涉凡三次。立於特殊情形下的英國，預算也沒有編入的，竟在金準備中撥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金元付給美國了。尙有意國等英國派的四個國家也和英國採取同樣的行動。反之，法國則直到最後還是強硬抵抗而拒絕支付。法國派的四個國家，也仿做了法

國的辦法。以戰債爲中心的歐洲二派之分離，終於在戰債問題上，在美、英、法三國間投下了可悲之暗影。那末，第二次支付期的本年六月十五日，和馬上來到的六月十二日經濟會議中，又將展開怎樣的戰債劇呢？

三 戰債賠款問題與世界繁榮

由以上簡單的解剖，想讀者對於賠款戰債問題底真相可以大體把握得了。但這裏應注意的一點，是世界恐慌激化以來，問題底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這是一看下述戰債交涉底經過便明白的。英法方面底辯白，是這樣說：「原來胡佛緩付案底目的，是在克服世界不景氣。但這是完全失敗了。而日行激化着的世界恐慌是一天也不許這問題延擱下去。英法之所以供獻最大的限度的犧牲，在洛桑解除了賠款問題，完全是爲了要打破恐慌。對於恢復世界繁榮，美國理該也有重大的關係和責任。若是不能馬上放棄戰債，則希望在目前繼續緩付。」

對於這種話，美國政府最初的辯白，便充分地說：『美國國會對於戰債底讓免或減輕是自不待言，就是對於緩付案的延期也業經決議絕對反對。所以以大總統底權限簡直什麼也辦不了的。誠然戰債底負擔是加重了世界不景氣，但減免了，美國納稅者底負擔便要加重。不如把歐洲諸國不必要的軍備縮少了，而使樂於支付戰債，好嗎？』把戰債和軍縮連結起來，以打擊歐洲痛癢所關之處，是美國底老手段。

但是英法把軍縮問題置之高閣。態度昂昂然地說：『戰債和賠款同樣有異於商業的債務。乃是一方面的破壞的開支。若要強索，世界繁榮底恢復便不可能。美國認為戰債減輕便是加重美國納稅者負擔，不過假使歐洲復興，當然可招致美國底繁榮，結果賦稅底增收却可得到數倍底補償。』可是美國也不認輸：『雖說戰債是破壞的開支，但不過僅占軍需品三分之一而已，原來不景氣底原因，與其說債務底支付，毋寧說是在別的方面。』但美國講完了這套話，又低聲附說了一段耳語，不可置之不聽：『但若關於美國農業及勞動，予以能夠開拓新市場之類的什麼確實的代價，那末，不妨讓步來磋商戰債。』

把以上兩方面底主張仔細玩味一下，便可以看出，圍繞於戰債問題的歐美底意見，是由從來形式的法律論轉變於實質的經濟論了。即轉變到以戰債問題當作世界恐慌底重大一關聯的看法了。所以，戰債賠款問題，雖然不列入世界經濟會議底正式議題中，但在會議舞台底背後，是演着重大任務的了。

但是，戰債及賠款之支付，何以會阻害世界繁榮呢？這是因為其支付上極無理由，簡直不顧世界經濟原則。關於這，曾經作爲「賠款引渡能力問題」在世界學者們間爭論過。這理論也適用於當前的戰債問題。和卡賽、肯滋等同時，賠款引渡不可能論派底美國摩頓，去年秋以其著作「戰債與世界繁榮」公於世，大膽率直地攻擊自國政府，對美國國民發了警告。那是值得傾聽的議論；現在他所講的，簡單引在下面：

「在各國政府間底債務支付上，有兩個過程是必要的。第一，債務國政府向國民課稅，用本國通貨作賠款；第二，兌換爲外國通貨，付給債權國。可是存金貧弱的歐洲諸國，若是金用來支付，則馬上涸絕而終致貨幣制度底根本破壞。故真正的債務支付，不可不依賴於債務國之國際收

支上底收入超過。即一種方法是商品之輸出超過，另一種方法是貿易收支以外（勞役的供給爲主）之收入超過。但對於第一種方法，美國是築了關稅壁壘去拒絕債務國底商品輸入，對於第二種方法，也已用排外的海運政策等壓迫之。結果就是一方面強索戰債之支付，一方面又故意使人家無法支付。第三種方法便只有「利用現存存價證券和新的對外借債的手段了；要之，就是以債還債，換一換債主而已，故問題依然沒有根本解決。

「美國輿論，認爲減讓戰債便是加重賦稅負擔；實則藉減讓戰債以增強世界購買力，結果便可以救濟美國農村，吸收失業者，因之，賦稅收入亦將增加，故以國庫增收來補償戰債減讓之損失還綽有餘裕。總而言之，戰債賠款之讓免是促進世界底繁榮，若是硬要收回，結果債權國反受損失。自然，單憑讓免戰債賠款，不能說可以十足的使世界繁榮恢復，但可以使其實現較爲容易，總是實在的。所以，美國斷然地放棄戰債吧！」這是他底主張。

可是摩頓底主張，有太偏於論理之憾。以美國政治家也說「如果明白示以戰債減免的代價，那末……」，深察一下現下複雜的恐慌真相，便知不能立刻承認，蓋亦理所當然的吧。現在，關

於戰債問題，有美國傳統的法律形式論，世界恐慌下的經濟實質論，再加微妙的國際政治政策論，互相交錯形成所謂「三角陣」，同時，在世界經濟底後台，亂舞着惡魔底「檣舞」。

四 戰債問題如何解決

現在要講到「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了。這問題要得個正確的答案，實在是難之又難的事。尤其因為此次世界經濟會議議題中，對於戰債賠款問題是敬而遠之的。洛桑協定底關係上，不討論賠款問題，乃出於不得已；但關於戰債問題，乃是由於美國底威脅而不得提出的。其原因是由於美國企圖指揮着這個三角陣而來操縱會議的進行。

但是，不可忘却經濟會議底重心點，像準備委員會底報告書所見到的，是在所謂「自由的國際金本位之恢復」的貨幣問題上。不過，國際金本位之恢復，須以戰債賠款問題之解決為絕對的前提條件。為什麼？因為在戰債賠款不能以債務國底國際收支底收入超過支付的現狀下行之，結果，必致債務國底金流出，無法維持金本位。所以，準備委員會對於美國雖然很小心，但在

報告書中，到處主張迅速解決「各國政府間底債務」，蓋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就是美國，也並非忽視了這問題之世界經濟的重要性的。不，正因為切實認識了這重要性，故一方面很小心地不使之列入議題；他方面，又由四月二十一日與各國舉行那華盛頓預備會商，以探察英、法底真心實意。看了同月二十六日的英、美共同聲明，關於戰債賠款問題已能諒解到何等程度，差不多是不得而知。據我想，會商底中心，也許是在戰債和軍縮兩個問題上。

五月九日，赫爾國務卿却聲明過：「對戰債交涉所採取的方針，是使之與經濟會議分開而繼續處理。」可見曾用某種方式開始交涉過是確實的。可是，美國政府底方針又回歸原狀了。強案六月十五日的第二期支付（華盛頓五月三十日發聯合社電）又避免共同討論而行個別折衝（紐約五月三十一日發電通社電），以便操縱軍縮會議，駕御經濟會議，「在倫敦活劇」底後台分頭策動所謂「三角陣」……如果這是預定方針，那末，會議底效果，恐怕只有糾紛和混亂，是無疑的。尤其是會期已迫在眼前，而美國正式脫離金本位制的聲明（四月十九日）金

約款的撤回（六月三日美國上下兩院通過，）德國宣布外債緩付的傳言（柏林六月二日發聯合社電）等國際金融上底重大事件相次發生；再加，軍縮問題、協議條約問題等底糾紛，關稅鬭爭之尖銳化，希特勒政府之對外強硬政策等等經緯錯綜……這走馬燈式的國際時局之混亂終會弄得把戰債賠款問題着着逼進迷宮裏去的！

就戰債言，其解決方法不外一支付，二讓免，三減輕，四緩付四種。究竟用其中那一種呢？請在下面加一簡單的考察。

（一）照規定「支付」戰債，自然是美國求之不得的。但其困難業已試驗終了。這因去年年尾底支付，法國及其同派竟加拒絕，特別麻煩的，是事實上具有支付能力的法國，竟根據以洛桑協定為盾牌的政理由來拒絕，美法感情惡化底原因也就埋伏在這裏。何況，其他債務國事實上沒有支付能力，又在戰債支付乃是恐慌惡化底重大原因這事已經周知的現在，這實在是近乎絕望的方法吧。

（二）戰債「讓免」在現在恐更不成問題。賠款問題，雖說在洛桑達到了「最後的解決」

但若也用這種壓力應付戰債，以達到讓免的解決，那末看看過去的經驗，便知到底不可能。

(三)戰債「減輕」底方法，比較有可能性。所謂減輕，是指不但債本減輕，而且利息期限等種種關於支付方法的條件之負擔減輕也在內。原來在過去所行個別的戰債整理上，各債務國間有相當的不公平，所以戰債「再整理」也是減輕之一法。主張「用個別交涉」的美國政府，最近聲明「准許用二億金元為限的銀支付戰債」等等，就是說明這樣的傾向。這是在最近的將來，最有實現的可能性的方法。但鑑於其內容底複雜性，要作一般原則的（協定底）減輕，要之，要減輕得足以救濟恐慌的程度，却又可以說是難以實現的。

(四)這樣，最後留下來的，結局便只有「緩付之一法」了。但此項方法之救濟恐慌的效果，業經「胡佛緩付案」試驗無效。不過那時候失敗底原因，是在於單靠緩付為救濟恐慌之策。可是此次會議，關於和戰債有不可分之關係的貨幣、信用、資本等問題不消說，就是貿易上的諸問題，尤其是由關稅問題下手的生產問題之解決，也是顧及的。所以此等問題作為整個的一鏈環而解決的時候，緩付底效果是確實的。不，目前惟有緩付乃是解決其他諸問題所必需的前提條

件。美國最後的一策，或者就屬於此項辦法。尤其在和洛桑協定不牴觸的範圍內，更有可能性。不過唯一的暗礁，是法國及其同派去年尾底拒付問題。因為美國也只要先收回三二年至三三三年度的借款後，也許可以從新規定緩付案。我想如果法國之拒付，並非爲了沒有支付能力，而是要看看美國底真意，那末也許問題不難解決。但要國際金本位底恢復和維持大體見到功效，至少二、三年的緩付期限是絕對必要的。照理想說，我相信在此時最可能而且最合理的方法是這樣：即爲與洛桑協定步調一致計，由本年七月一日起無條件實施「戰債停付兩年」而在這期間努力於世界繁榮之恢復，以後再從長計議真正最後的解決法。

由以上的論述，我想大體對於所定的問題，已能得到了答案。不過，在這各國在背後如有複雜的現實利害的會議中，其成果如何是不得不偏於悲觀論方面的吧。總而言之，定成敗之權的，並非是「策謀」而是在於「世界協調精神」之發揮如何！我相信我們應該以重大的責任，來監視這決定世界資本主義之崩壞抑或再建的會議之進行！

世界經濟會議與貨幣問題

洛嘉露
Bertrand Nogaro

(見法國世界雜誌一九三三年第七期)

世界經濟會議已由一班政治家召集了，其目的乃欲略為調和我們所處的混亂的經濟界。目前籠罩着全世界的空前未曾有的經濟恐慌，實際上，已激起一班生產者不得不要求國家權力的保護；然而國家權力根本上是屬於國家的，他祇能在其國境內行使。可是在一個國家所發生的行動常為其他國家所發生的行動所妨礙，於是他便逐漸地覺得有一種協同行動以代替部份的和地方的企業的必要。地方保護主義常是超過他所預期的目的，他要保護生產者，有時候不惜獎勵過剩的生產；因此，「協同行動」(Action Concertée)或者應該首先禁止地方的、混亂的和矛盾的行動。

依照世界經濟會議所宣佈的旨趣，論理應該帶着自由的傾向，那麼他以關稅休戰為序幕，那是意想中的事情。不過大家不要太過於幻想：現代世界上的經濟組織的形態根本上是國家

的，至於他的目標是直接而有限制的。現在並不是要再來引用正統經濟學派的舊原理，又不是主張由於供求所決定的價格變動以建立多量生產的自然的尤其是必然的標準。受着不景氣所苦的生產者，他們現在專心一志所努力的事情並不是整頓以應需要的供給問題，而是在注意要怎樣才能夠使物價不低下；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手段都是國家的，所以將來仍是國家的反動勢力佔優勝，而人們所期待的協同行動恐怕得不到什麼結果吧。大家還希望這次經濟會議能夠解決關稅戰嗎？我們希望這種願望能夠實現；但是不要抱過分的希望，因為各國政府對於經濟競爭主張的激烈為從來所未有。

實際上我祇想說明一種極普通的觀念，根據一切實際情形，我可以說人們所期待於倫敦經濟會議的成績乃係關於貨幣問題；此外還有關於制止經濟鬭爭的新形態的問題。

金鎊的低落並不是完全出於英國人的心甘意願的，並且英國的輿論確實早已想利用時機以穩定他們的幣價。倫敦的人自詡他們已把金鎊的價格穩定到與舊時同樣的價格，但是金價過高的結果，對於英國的商業顯然地有害而無利。金鎊的低落產生這樣的結果：今後向外國

購買的貨物轉賣給與英國的購買者其價錢就會貴起來；同時，英國的生產者，當他們以高價（當然以英國貨幣計算）賣給外國，或者假如他們維持着原來的物價，他們的貨物在國際市場上比較容易發賣。不錯，人家可以這樣說，生產者的利益，有一部份會受機械和原料的輸入的實際狀況所影響，同時英國生產品的原價亦會因此而增高。但是時至今日，實際情形並不如是；實際上，以貨物和原料供給英國的大多數國家，他們自己把他們的貨幣降低下去，因此，英國的生活程度和原來的物價在他本國就很不容易高起來。

金鎊價值低落的結果，使美國政府到了金圓低落的時候，亦採取這樣的政策。這種政策似乎給美國得到相當的成功：世界的物價維持着原狀或增加，在美國內部的原來的物價反而漲高；不過最重要的，關於農產物的低落，竟破壞了一大部份生產品的購買力。美國大部分的機械和原料都足以自給，其原價在本國內似乎不應該漲到那樣程度。那麼，美國可以說與英國同樣，其幣價的低落，似乎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一面在討論幣制問題，一面正在採取這種戰略，將來貨幣會成爲

經濟戰爭的新武器。無疑地，這次的會議似乎得不到什麼結果。其原因將為英美兩國而起的。

這兩個政府幸喜到了今日似乎還沒有採用同樣的武器以相對抗。法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也曾因英美金價的低落而受着相當的損失。然而法國目前似乎沒有人想到採取降低既定的佛郎價值以謀抵抗。我們法國的輿論甚至不十分注意了解這些問題，有許多人率直地問，英美兩國會不會要求法國把佛郎的價值降低。這種簡單的見解乃係思想混亂不清的表現。法國大部份的民衆認為佛郎購買力的低落實際上乃是幣價穩定的結果，於是他們認為佛郎同等的低落，必然地由於法國幣價的購買力低落的相互關係。本來四個「蘇」可以抵一個佛郎，將來三個「蘇」就可以值得一個佛郎。法國的誠實的民衆沒有想到以前二十先令換一金鎊，現在十三先令却可以抵得一金鎊，然而這樣對於英國民衆却不妨礙；英國人冷靜地接受英國貨幣的低落，好像是採取一種經濟傾消的手段似的，對於這貨幣價值的變動不注意其購買力減少的意義，至於資本家却因此不斷地把他們的資本儲蓄在英國的國庫裏。此外，幣價的變動沒有給與英國人以多大影響，因為在英國境內的物價沒有漲高，而金鎊却仍然保持着他的購

買力。

不錯，肯定各國幣價的變動都是相同的，多少不無武斷的毛病，但是法國民衆直至今日仍犯着一種特殊的錯誤觀念，此種觀念頗妨礙政府的計劃。同時法國民衆又贊成設立一種互相抵價的關稅，可謂太無意義了。

法國輿論在必要時似乎讓給政府去自由活動，使他不但能夠恢復幣價的穩定，而且幣價穩定恢復後還能夠建築一個鞏固的基礎，並給與各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上有均等的機會。

上面的意思就是說：要使參與倫敦會議的各國能夠承認在金本位的基礎之上，有恢復穩定的匯兌制度的必要。其實，國際的商業行爲所採取的關於世界經濟進展上的部分，我們似乎不能再純然依靠貨幣的力量了。

恢復匯兌的穩定對於美國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就純粹的數字而論，他是世界上儲藏最多金的國家。至於英國，它亦同樣地可以恢復通常的匯兌；準備金的問題，英國的專門家已注意過，總之這個問題很重要，這是世人不得不承認的。這種準備金乃以整頓國家的債務爲對象

的。依照英國自身的經驗，證明在今日的狀況之下的國家，是不能維持着金本位的，德國以前亦是有這種經驗的。當外債集中於柏林之後，德國對外就非施行大清算不可，因此，柏林曾輸出大批金條於倫敦，英國的專家比較任何國的專家，都頑強地主張恢復匯兌的無用，這是意料中的事情。

從學術的見地而論，英國人的這種主張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總之關於貨幣的改良，倫敦這次的經濟會議不能達到確切的解決，這並不是誇張之言。

在有相當的準備金之下，要恢復金本位，最少關於匯兌這部分，在大商業國之間要使它實現是不十分困難的。關於各國的貨幣準備金直至今日雖不足以副常時的運用，然而要改良匯兌的制度在今日確是好時機。就這一點，人家或將設法實施發行銀行規則的改革，現時廢除一大部份資本準備金，原來這一大部分準備金是不動的，人家藉口作為保證紙幣的「證據金」之用。將來人家也許會採取國際票據交易所的組織的形態以謀國際規定的銀行權限的發展。或者最後人家會採取基列斯（Keynes）的暗示，他的暗示不僅認為各國的貨幣都會繼續地

變動，並且凡是關於金貨幣都會發生一種變動，其結果一定會增高相當的價值，並且會因此增加世界黃金資本的效能。

最後還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就是適合各國情形的事體，在歐洲中部有些國家不能維持着金本位做爲他們貿易的媒介，對外的買賣祇能以實物爲交換條件。在這些國家所設立的國際票據交易所會成功了預防大戰時所釀成的可怕的匯兌恐慌的重新發生，但是這乃以國際貿易的儘量限制而得到的結果。實際上設立在這些有商業關係的國家裏面的票據交易所，他們在必要的同等價值的基礎之上，分別地處理兩國間的商業行爲，這幾個國家都限制他們的購買數量，使之與他們賣出的數量相等。在這種狀況之下，顯然地不會增加世界經濟恐慌；那麼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的國家極希望這次的恐慌能夠告一個結束。賴國際貨幣管理機關組織的完備，將來總能夠使匯兌通行，而恢復商業行爲的自由。

由上面的概要看來，讀者就可知道將提出於倫敦經濟會議的專門問題的重要點和嚴重性了，將來會議的綱領中比較實際的部分總能夠實現吧！我是贊成在金本位的基礎之上恢復

通常的匯兌的。

此外還有一個關於貨幣問題就是銀問題「銀」問題實際上與美國很有關係，他是世界上出產白銀的一個國家；然而，銀的價格在最近這幾年間異常低落。另一方面，人家可以與遠東，尤其是中國恢復通常的貨幣關係，那麼，銀價就可以恢復常時的價值了。要解決銀問題，是否要恢復金銀複本位制？老實講，在歐洲沒有半個人會提出這個假設的。但是我們並不是說美國會提出這個假設。此外，有一種極普遍的相反的輿論，據十九世紀的幣制的經濟的證明，金銀複本位制是會通行的；不過要以有國際性質為限，同時，能不能夠吸收實業上所需要的剩餘的一切貴金屬——因為金銀複本位制，就是同時自由鑄造金銀的制度。——實際上對於銀生產者，猶如過去對於金的生產者一樣，金銀複本位制是指明無限制的買賣。然而在今日的狀況之下，究竟能不能夠把世界上所採掘出來的剩餘白銀先鑄造成為貨幣？這個問題決不是理論的，而完全是實際的；關於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奧的學問。所以在這兒我不敢輕易下一個答案；我僅僅說銀的問題將會提出討論，但是恢復金銀複本位制，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乃一疑問，就改良和恢

復銀市場一項而論，我們並不敢說努力是會落空的。

這篇簡短的文章是我對於世界經濟會議的推測和展望。將來大會中會討論到許多重大的問題；我們謹祝最少其中的一小部份能夠解決。

本文原題爲「世界經濟會議引我們到何處去？」（Our Needs
meners la Conference Economique Mondiale），但裏面所討論的都
是關於貨幣問題，故改譯今名。

歧路上的世界貨幣制度

金原賢之助

——金本位制度與銀問題——

(見日本經濟往來八年七月號)

一 世界經濟會議與貨幣制度

今日世界底貨幣制度，和世界經濟同時立在歧路上，究竟朝向那一個方向走呢？因為貨幣制度不過是一個車輪，完全要看那車體的資本主義經濟之行動如何而決定。

在本位政策之實際上，國際主義向來是較國民主義佔了優勢的；即國際貨幣制度已被採用，而且漸為世人所置重了。國際主義的本位政策，原是要把貨幣制度放在數國或世界底協力之下去施行的。這裏乃有兩種形式：其一是使協力國全部把貨幣制度變成同一形式；另一是組織唯一的支付協同體，以圖本位制度之共有化。金本位制度，金銀複本位制度是屬於前者；汎歐

羅巴本位，英帝國本位，以及作為結算匯兌尾數 *Palace of exchange* 之手段的國際貨幣等提案，則皆屬於後者。

可是，決定將來世界經濟會議成敗的，不消說，是前者。換言之，是金本位制度。該會議底專家準備委員會底報告中提及過。通貨底健全基礎之恢復是必要的，而在這個關係上，最重要的事情，分明是充分的國際貨幣本位之復興。然而，能夠得到世界同意的國際本位，不外是金本位，所以，自由金本位制度復興底成功條件，如何才能達到呢？這是世界會議應該考慮的。將在會議中要待討論的議題，大家都知道，共有六項：通貨及信用政策，物價，資本移動，貿易，及生產組織等問題。固然，這些問題是有互相密接的關係，但其中底中心問題，當在第一項所舉的通貨及信用政策，即金本位制度之復興問題。蓋其餘的問題，都是以世界貨幣價值為中軸而轉動的。世界資本主義，在大戰前，原是有賴于國際金本位制度，始得安定並順利發展。大戰以後，經濟不景氣底原因，雖不能說完全歸罪于此，或以此為唯一的根本原因，但是，誰又能否認各國盲目地使金本位復興，並為保持他而堅持的通貨收縮政策，是與不景氣之激化沒有關係呢？在其破滅後不數年，

爲了世界經濟之再建及安定計，貨幣價值之國際的安定便甚感必要，乃至三度要求此本位制度之恢復。這樣看來，當此世界經濟會議把重心及期望集中於此的時候，我們實有回顧過去的事實，而把世界資本主義和金本位制度中間必然的關聯，以及對於前者之發展階段的後者之適應形態，有再加考慮的必要。

二 自由金本位制度之條件

世界經濟會議中應特別着重的，前已言之，是自由的金本位制度。然則，所謂自由金本位制度是什麼呢？大家已經知道，金本位制度，以世界大戰爲界線，在其本質上，前後已發生了極大的差異。卽有由「自動的」移向「管理的」的傾向。換言之：戰前底主要形態，是金本位，是以金貨之自由鑄造，兌換，及輸出爲主體，對於金底移動，運用着消極的統制；戰後則反乎是，包有一種依金本位之普及而擴大的意義，和對於金移動的積極的統制。而且，更產生了一種所謂「匯兌管理下的金本位」的形態。可是，會議議題中底所謂「自由」金本位制度，是指爲國際支付而設

的金底兌換和輸出之「自由」，因為主張寧可在國內節約金底流通。所以，這種計劃。決不是自動的金本位，却應該說是包含了管理的要素的。

然則，這種所謂金本位，如何才得復興呢？把議題報告中所舉的摘錄下來，則得下列數點：一、解決現下的政治問題，以恢復國際的信用；二、為金準備不足的國家解決各政府間的債務，恢復商品和勞力移動之合理的自由，恢復外國匯兌市場及資本移動的自由；三、協定將來的運用方法；四、保持國家財政底均衡，創設並維持國內健全的貨幣及資本市場，對國內經濟賦與彈性，這等都是恢復正常經濟狀態之國內手段。此等條件，誠然是使金本位復興成為可能所最要緊的。但是，在此首先要問一問：恢復國際信用所必要的政治問題——賠款戰債問題，軍縮問題，大陸底國際糾紛等等，果然是容易即時解決的嗎？恐怕誰也不得不作否定或疑問的答語，若然，則「金本位復興之實行上，不得不感到極大的躊躇。」加之，為使金準備不足的國家變為充足所必要的諸條件，國內健全貨幣及資本市場之創設和維持，或政府為彌補歲收而實施的紙幣膨脹政策之阻止方策，凡此等等都是與金本位制度間有着相互依存的關係，前者為後者底條件；

同時，後者又爲前者底前提。關於其他條件，隨後又再加詳述。總而言之，若不着手於賠款戰債以及其他國際債務的解決，存金偏在的矯正，物價水準的提高，則無論何種形式的所謂自由金本位之復興，也是困難的；即縱令得以復興，不久也終歸要崩壞的吧。

其次，關於恢復此項制度的運用上，又指出如下這些條件：一、中央銀行之脫離政治影響而獨立。二、金準備更有效果地使用之條件——準備率底降低，金匯兌本位上之在外準備底統一管理，其他現金節約方法如小額鈔票等補助貨幣之代用，匯票以及其他匯兌結算底利用；矯正存金偏在所需要的諸手段，尤其是資本移動之促進。三、信用政策上各國中央銀行之協力等。就這些條件講，中央銀行須有脫離政府而獨立的必要，在大戰前就有人主張過；英蘭銀行底例，便是模範；但像戰後，熱烈要求着應把通貨政策底基調放在國民經濟生活上的時候，他能否圓滿成功，不得不說是很大的疑問。準備率之降低，確是緩和金準備不足的手段。據最近所聞：美國提倡應把向來的最低準備率三三%乃至四〇%降低到二五%（其中，金二〇%，銀五%）；自然，這種手段，在國際的協定之下，也不是沒有實現底可能的。不過議題報告却要求因此而得的金

底自由餘剩，應為中央銀行地位底強大化而保存之，不過藉口紙幣及信用之擴大而動用他。此事對於金準備不足的國家固為必要，但若因此使各國起而競爭實際準備率底高位，則依然難免金爭奪底鬭爭之再發生。至于在外準備底統一管理，因金準備缺乏或不充分的國家不得不利賴於金匯兌本位，又因既往金本位之破壞乃由於外準備之無統制的移動，故顯然地這是相當緊要的條件。然而問題是，這種統一的正當的管理，應如何始得實現？不過，此項在外準備，若是期望他經過外國中央銀行和國際結算銀行，而實行投資，則絲毫不能保證其在外準備底動用與取出不致任意發生。

今日世界底貨幣用金，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美、法、瑞士、荷蘭、西班牙等幾個國家，尤其其大部分是在美法二國。此種偏在之再加整理，是於金本位底維持和運用，所不可少的事情。但當實行再整理的時候，若不企圖促進對金準備過多國的商品輸入，或此輸入為經濟情勢所不許，那末，除了藉資本再輸出的辦法，便不能成功。當此場合，金準備不足的國家，即使能夠坦負現在以上的對外債務，而資本底移動，也是和貨幣價值底安定有着密切的關聯的，後者底安定若不確

定，便不容易促進前者底移動。如果，世界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依然不安定，便要阻礙長期資本底移動，而惹引短期資本底增大，其急激增大的結果，使金本位底維持成爲不可能。最後，各中央銀行底協力，向來已經做到了某種程度；不過，當各各在樹立信用政策的時候，能不能夠不重視國內情勢而重視國際金本位底運用，這又不得不成爲疑問。蓋如前所述，信用政策是統制國民經濟底一種手段；其目標陷于「對內的」與「對外的」之歧途上的時候，則「統制經濟」的要素愈濃厚，便愈不得不傾向于「對內的」方面。

以上略把諸種條件探討了一下；假令此等條件能夠建立，多少都含有管理的或統制的性質，而且也是必要的，換言之，即是表示這不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即使最近能把金本位制度樹立起來，而這制度也不得不含有充分的管理的要素；因此，他乃是僅僅從金移動底法規的限制裏解放出來罷了。

三 不景氣避免與金本位制度

說到金本位制度底恢復，不能不考慮到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世界經濟會議也是在企圖着被不景氣所破壞了的金本位制度之恢復，並且視爲這是使經濟底非常狀態復歸於正常的重要條件。關於兩者間底關係，我最近已發表了一種通貨膨脹與金本位制度之相剋論。兩者如何地相剋呢？就是，當到達了像現在這樣的獨佔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喪失了經濟底伸縮力的時候，要把景氣上昇期中的膨脹自動地清算，是很困難的；即使可能，也需要極長的期間的，財界對於這期間中惡化底進行是不易忍受的。於是因了通貨收縮政策之終歸失敗，現在，除了促進物價水準底上昇，是沒有可以避免不景氣的方法了。因此，在議題報告中，在英美巨頭底預備會商中，都力言提高物價的緊要。但要提高物價，除了實行通貨膨脹，其他普通的方策是沒有的。通貨膨脹過去雖然受到理論的嫌惡，但現在早已不是好惡底問題了，而是事勢所不得不然的了。

然而，一方面，因爲通貨膨脹中含有走到極端的危險性，他方面，因爲貨幣價值底安定被視爲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要件，達到貨幣價值之安定的手段，是金本位制度。這裏，當然是存有經過此制度而合理地去追求通貨膨脹的期望的。爲此，所需的方策，是立刻平價降低和國際統制的

通貨膨脹。不過，前者在金本位停止之下，是沒有實踐的意義的，若與金本位底恢復同時行之，則又難以實現。又後者底實行來說，例如斷然行準備率底國際的降下，以其餘剩金為基礎而圖通貨底增大，但此餘剩金底利用及其影響，既然沒有能使各國一致的保證，故仍是缺乏實現性的。

所以，若是金本位下底通貨膨脹難以實行，就不得不使通貨膨脹與金本位制度分離。因為多數國家已經處在個別的實行通貨膨脹能於實行的情勢之下，故若非待此種情勢確定以後，金本位底復興終竟是不可期待的吧。這通貨膨脹與金本位底相剋，不消說，在議題報告上，也不是完全忽視的。報告上說，金本位恢復底時期及匯兌平價底可能，是依該國家和諸外國底情形而定的；而在金本位未恢復以前，應該採用的通貨政策是：一、對於金本位國及金準備豐裕國，短期長期利息底降低，藉公開市場政策增加資金底供給，金輸出底自由並對外投資底促進；二、對於金本位停止國，匯兌低落競爭底避免及匯兌底安定；三、對於匯兌限制國，此種管理法底撤廢。

——此等政策，一部分是釀成通貨膨脹的手段，一部分是想建立金本位恢復底前提條件的，不過，僅此是不容易釀成目前不景氣期中的通貨膨脹的，又因而金本位底前提，在短期間也是不

能準備起來的。所以，如果在會議中，當協議金本位復興時，除了重視下列數點外是不能期待其實現的。即現存金本位國底金本位制度之繼續確保，金準備豐裕國底及早恢復，以及有賴于此等國家之援助的其餘各國底漸次復興。

四 爲貨幣基礎的銀

這裏，又有人屢次提出主張兼用銀爲貨幣基礎的提案。金銀兩者兼用的制度，就是所謂金銀複本位。此種制度，依戰前底經驗，金銀法定比價和市場比價發生差異的時候，憑其自動的矯正作用，乃引起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因此，若一國單獨行之，金就要遭受銀底排除，這是任何國家都不歡迎的；故結果，個別的實現便不可能。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關於國際的本位的問題；故從此點觀之，以國際的協力而行此種制度，理論上可以說是可能的。但是對此可以加一種反駁：若此種是可能的，則就是金本位也能夠實行。這一方面便是說，金銀兼用是比金本位更難實現；一方面表示，金銀兼用的主張是在別種意義上。

銀兼用論底真意，不消說，是在銀價格底提高。以金計算的銀價，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間，比較安定過一時，其後不到三年，發生了五〇%以上的暴跌。爲什麼這般暴跌的呢？就銀底本身來說，在需要方面，因爲脫離貨幣，換言之，卽銀幣之廢止，補助幣底金銀含量之縮減，銀準備之廢止；在供給方面，因爲銅等副產物之增加並缺乏統制，印度等國存銀的出賣。此種需給關係促成了銀價的低落，但這種現象在不景氣以前就存在着的，故並不是最近狂跌底真正原因。不如說，最近的狂跌，不過是把銀也當作商品之一種，和一般物價水準之低落是同其步調的罷了。這裏，不使一般物價提高，而祇圖銀價之上昇，是妄想的。而且，如前所述，欲實施銀供給之統制，則附帶發生一種困難：就是不得不牽連到銅生產之國際的統計。

姑不問這些事態如何，銀價底恢復，當以何種方法去實現呢？則除了上述複本位底採用之外，須保有並增加銀塊以作紙幣發行準備金，發行銀幣以替代小單位紙幣，——這都與貨幣制度有關的。此等方法之實行，雖然並非完全不可能，但爲國際清算而行銀移動的時候，若是必定要依照時價計算，則使中央銀行在金準備中包含着多量的銀，極感危險；又當銀作爲國內保證

手段，而限制其保存額的時候，則有發生這種不便之虞。即如果有多量的金流出，便不得不把銀底保存額也予以削減——這是很不便的。而且，靠這程度的銀底利用之增加，能否達到銀價恢復底目的，還是大大的疑問。

銀價提高論的根據，究竟是在於認為銀價低落乃是不景氣底原因之一，提高他，是增進銀本位國購買力的要件這一點上。然則如果銀價提高了，對於中國的影響將要怎樣呢？中國勢必至于把所存的銀，向紐約、倫敦輸出，而買進金塊。在銀輸出底增加這一點上，雖然好像可以增進商品購買力，但在中國本國，將因銀流出底影響，而惹起通貨收縮，及物價低落；物價若低落，反使對於外國商品的購買力不得不大減却。因此，欲圖銀價底恢復，不可不和提高物價同時求之。總而言之，以提高銀價問題為中心的鬭爭，無非是世界銀主要國的美國，和佔有世界金生產之大部分的英國間資本底一種衝突之表面化罷了。

五 金本位制度之歸趨

最後，世界今後的貨幣制度，將如何地推移呢？現在來看一看對於這個問題的提案，主要的提案有如下幾種：一、國際金本位制度之復興；二、金銀複本位制度之再現；三、獨立紙幣本位之科學化；最後是用金屬本位或紙幣本位的經濟集團本位之提倡。

如前所述，就理論講，國際間金銀複本位之樹立是可能的；同時，科學的紙幣本位，是有許多優于金屬本位的特長。不過，一種貨幣制度之能否實施，不是單賴理論底優越與否。一種制度，應該是適應當時底經濟狀態的。不然，即使是實行了，也是不能持久。關於此點——這裏姑不詳述——金本位制度，可以說是與資本主義經濟有必然的關聯的。所以，現在金本位制度底復興之成爲問題，乃是勢所必然。但是，並不是說只要是金本位制度，那就什麼形態都行的。換言之，應該和資本主義底發展階段相適應。故就今日的情勢來看，應該是一種管理的金本位制度。

此次世界經濟會議，綜合地看，是第一次關於一個統一體的世界經濟之再強化的嘗試。因此，假令該會議是決裂了，那末，世界經濟將難免更轉向到自國經濟或集團經濟裏去。果然如此，則國際貨幣制度的金本位之復興，將被遷延。不過，集團經濟底組織一進展，則在其包括的範圍

內，國際的貨幣制度仍然不免成爲必要，而且被認爲是一種強化底手段而要求其實現。這時候，在比較多具有金本位制度之條件的集團，金本位制度不能說不會以排他的條件而實現之。

世界經濟會議中的關稅問題之診察

檜崎敏雄

(見日本經濟往來八年七月號)

一 保護貿易實行先於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先於實行

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怎樣處理了關稅問題呢？保護貿易政策發端於大戰當時，而戰後愈加激化起來；在此會議上，此種政策，遭遇了反對，並曾經全體一致，像煞有介事地通過「通商自由」之決議。但這完全是一種「象牙之塔」的優閑文字；結果像伏爾加所說的，「會議是什麼也沒做過。」接着，於一九三〇年的關稅休止會議，也像是有過同樣的決議，但那也不過是一張不兌現支票罷了。所以嗣後各國依然毫無顧慮地，繼續着加緊關稅提高政策。一九三一年、三二年，以至三三年，各國海港壁壘底保護重砲，是配備得再堅固也沒有了。國際商品底登陸，不得不戰戰兢兢地如臨敵陣。魯濱遜的孤立經濟，到現在可復活起來了。打倒國際協調

的爆竹，和結束自由貿易的輓鐘，不是響亮地在敲我們底耳鼓嗎？在這當兒羅巴脫桑所說的話，雖平凡，却也有些趣味。他說：「保護貿易是理論以前的實行，自由貿易乃實行以前的理論。」這樣，自由貿易終於是成爲遠古的夢囈，是一種傳說罷了。在現實上是到處狂飆着高率關稅的暴風。此次的世界經濟會議，又果然能夠使關稅政策緩和到什麼程度呢？這應該來研究研究主要國底立場，以及各國底輿論。

二 誰是關稅戰爭底戎首

首先，美國怎樣呢？美國原來是高率保護關稅的國家，及至一九三〇年的何利士姆特法施行，正是登峯造極了。關稅負擔，從向來平均三三%提高到四〇%。較之大戰前的一九一三年平均，恰是兩倍。對於這種高關稅的負擔，受與之有貿易關係諸國底反對是無待言，就是美國本國內底經濟學者，也有一千〇二十八人連名發過抗議書，可是未生效力。學者所提出抗議底理由

(一) 此稅率使國內物價水準提高，大多數人民受到損害。

(二) 與外國沒有競爭關係的產業部門即交通、鑛業、建築、銀行等，不能受到何等保護底利益。

(三) 多數佃農將蒙損失，因為他們是因關稅而漲價的工業品的買主。

(四) 美國工業需要對外發展，而新稅率足以妨害之。

(五) 對外投資底利息支付發生困難。

(六) 關稅提高，不能救濟美國勞工底失業；因貿易萎縮，使職業出路減少。

抗議無效底結果，立刻各國把關稅提高來相抵抗了。伏爾加說：『在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忠言，不知是完全被忘到何處去了，美國關稅率，無疑是全世界新的尖銳化之出發點吧！』實情實在是如此。

不僅學者底反對，就這種十六世紀經濟學式的關稅法，在美國本國內，也受到很不好的批評。一九三一年六月的政治學會紀要 (P. A. P. S.) 中說：『這種一般關稅提高之實施，是連

美國實業家也沒有預期到的，這是使各國不得不用報復關稅的刺戟。自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美國底輸出貿易却因此而減少了；而且這是足以引起各國極大的惡感的。『這種關稅法實施以來，美國底輸出貿易頓減，生產量也縮減了四五%。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九月三個月間底工廠工資支付額，只有一九二九年同期間底三七%。』

像一九三二年一月美國雜誌 *Current History* 所說：『這種關稅全然是愚魯的！』爲了防止匯兌低落，爲了防止金底流出，事實上也都無提高關稅之必要。不當時美國存有世界金貨底四〇%。而且還在繼續流入的境遇中。反之，多數負債國則正當物價低落，而感到外債支付底困難，爲了金底保持及防止匯兌下落，不得不限制商品輸入及管理金輸出了。那末，此等國家盡力期望着信用底維持，以及達到以商品付債的形式，豈非勢所必然？

然是怎麼一回事呢？美國是突然施行那關稅法了！這是財主裝窮而挖苦窮人的把戲，美國固執地說：『用物品支付是不行的，用金支付吧！』已苦於金多的美國，竟不稍顧及各國通貨底貧弱與物品付債的希望，而施行了他底這種政策；這明明非各國之福，但同時也當不是美國之

利。使各國貧困化，購買力減少，激發關稅戰爭，把世界陷於不景氣中，於是乎美國可單獨做着太平的酣夢了，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

三 美國目前對於關稅問題的情勢倒還樂觀

在此次的世界經濟會議，美國對於降低關稅的態度怎樣呢？民主黨政府已經決定，以盡量採用互惠條約及無條件最惠國條款爲主義。民主黨也雖然不想切實把自由貿易恢復原狀，但這是該黨的傳統政策，尤其既然明瞭自由貿易是足以幫助恢復世界不景氣的必要手段，那麼將在會議中對於關稅降低不惜致以相當的努力，這是不難豫想的。照羅斯福此時所提關於關稅改正的四個提案是如此：

- (一) 美國單獨的關稅降低。
- (二) 關稅降低所需的超黨派調查機關之設置。
- (三) 雙方互惠條約之締結及無條件最惠國條款之附加。

(四) 在國際經濟會議中各國稅率底水平的減削協定之成立。

第(一)種方法，是着眼於美國債權國的地位，使各國容易以物品付債的方策，國內經濟學者以至經濟專家都表明贊同之意。(二)是美國向來也有關稅委員會，不過是由政民同數的委員組織的。且徵之過去，這委員會寧可說是實行提高關稅的調查團體；但是將來的委員會是要在公平至當的地位上而行精細的研究，以有助關稅降低的計劃。第(三)的互惠主義，在不久之前的大總統選舉中，是民主黨特別致力宣傳之點，近來該黨底關稅委員會在行着爲了互惠條約之締結的準備調查。又無條件最惠國條款，自然是把互惠條約範圍擴大，以資實現世界的關稅降低之計劃。(四)是極可喜的提案，若能在會議上得到各國應滿足和承認，便是他底大成功。但方法上或者恢復戰前的水準，或者各國一律減低到一定的水準，例如二〇%程度的從價稅；或者各國一律施行一定比律之減削，例如減低一〇%，或者把現行比律減低二〇%。方法是很多的，但是這非各國以充分的妥協精神來協商處理不可。

這樣看來，對於降低關稅，美國底情勢大部分是樂觀的。簡括的說是：

(一) 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關稅會議，以至一九三〇年的關稅休戰會議時，美國還沒有充分自覺到債權國的地位。然在今日，却已經着眼到世界經濟完全到了絕境，來講講救濟之道，也是美國自身所需要的。即美國以一個債權國的資格，或以一個資本主義底代表國的資格參加，總之，其躍然而起是成爲必要的了。

(二) 總之，這當兒，保護政策之意比較淡薄的民主黨握到政權，是很有利的。尤其是經濟學者也起來反對關稅競爭。此外經濟財政底代表者中，也有不少是持降低贊成論的。大總統已經公表了前述的方針，又在華盛頓的預備會商中也在和各國代表談議着互惠主義乃至無條件最惠國條款主義。

不消說，在美國國內也有好多反對的傾向，就是——

(一) 國內存在着有力的產業集團，他們以投票權爲武器，不惟反對降低關稅，甚至依情形更會要求提高。

(二) 有提高匯兌暴落國商品進口關稅的傾向。因他國匯兌暴落而最蒙打擊的，自然是美

國。尤其像日本商品是眼中釘。

以上問題也是政府所不能漠視的，但我以為在此時不會成爲關稅改革之大障礙。第二項雖然成些問題，但寧可說是特殊問題，沒有可以阻害經濟會議中降低關稅一般原則的性質。就是另作例外的特殊問題來處理便行了。尤其作爲前提的各主要國間之匯兌均衡協定一經成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而況匯兌下落國底傾消問題也不一定一般地給與那樣的威脅。依美國關稅委員會底調查，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三二年二月期間，歐洲脫離金本位國商品底輸入額，較之前年度底同期間，減少了二八%，反之，維持金本位國商品之輸入減少率爲二三%。這不是與一般預測相反嗎？而且匯兌下落國底利益，也不一定持久；如若輸入的是原料的場合，問題便不久就可解除了吧。因此對之應否設定一種對抗的關稅，是不易決定的。現在美國也已經有那樣的議論了。然則對於日本是不能放心的，日本匯兌暴跌極其劇烈，可以靈活地去威脅各國市場，對手國不講對抗策是不行的。本國及其屬地不必說，就是美法等國對於此事也予以特別的關心。在英國乃有根本改訂英日商約之議。泰晤士報也說單用關稅政策不足以對抗日本底競爭，

換言之，就是應行量的限制的意思。印度呢，迅速地把綿布關稅提高了。美國呢，在國家產業法案上加上一個修正案了：『外國輸入品若用不正手段之競爭以威脅美國時，大總統得禁止此外國商品之輸入。』美國這樣一面準備着經濟會議，一面又豎起新的關稅壁壘方策，議論對之不勝惋惜而且憤慨；但此種議論是不大適當的，因為美國方面一定以為這與經濟會議的關稅降低一般原則乃是不同的兩回事。

四 英國是一可惡的國家

以上是美國底情勢。其次，來看一看英國關於此問題的情勢吧。英國不像美國那麼率直，英國人是小心得很的。可是議論上關稅降低論者也佔相當勢力。尤其就不久以前以自由貿易國自誇的英國言，也是應該如此的吧。例如國際聯盟前財政經濟部長沙特卿說：『關稅乃至商業政策應加改正，世界通貨政策應與國民經濟政策分離！』倫敦政治經濟學校校長勃維立卿的意見亦相同。他論及此時英國也有許多關稅辯護論者，他說這些人是忘却了大戰以來十八年

間底苦痛的經驗，而嘲笑 Cobden 主義的人，然而 Cobden 主義不獨有益於世界貿易，且足表明國際好意——他闡明此點之外，並指明提高關稅，理論上也許有益於本國，但從國際的見地看，則欲藉提高關稅爲避免世界恐慌之策，乃是狂妄的武斷。他還進而說明今日英國底衰萎，乃是世界底不幸，英國人足跡遍天下，到處有投資，故比他國國民容易有國際精神。這裏他下了剛果的結論說：「隱於今日政治上經濟上混亂底根源之一，是國際的勢力由具有國際精神的英國移向缺乏此項精神的他國，即移向過於年青同時土地過於隔離的美國，和過於年老而喜好追想往日的法國。」

亨利·柯萊教授底意見也相同。他首先禮讚着自由放任論，然後說：「我當做我底內衣，沒有採用非由自己所選擇而由委員會選擇的綢料的道德上的義務。又我底麵包若不含含有規定的英國屬地小麥的成分，也以爲不犯道德上特別的罪。從政府對於產業的活動之擴張，不能期望不景氣底恢復。」但是，肯茲對於現時英國關稅政策之強化不示反對。理由好像是使英國藉此以恢復競爭力，而重新稱霸世界。意思就是欲英國不被征服，則恢復行動自由及其國際指

導力，乃是必要的前提。只有英國能在不違背一般利益條件下行使國際指導力。近年許多困難，皆發生於債權關係之由英國而移於法美之手。故他說：『我因財界不能復興，所以歡迎英國債權地位之物質的提高，且這是必要的。』

學界底議論如此，英國政治界關於此問題的一般情勢又如何呢？英國近時和德國、丹麥、及阿根廷締結了新通商協定。在英德協定中規定：英國對德國進口貨的樂器、鐘表、寶石、安全剃刀片等減去從價稅五%，結果此等輸入品底稅率就不出從價一五%到二五%了。德國對之則每月接受最低限度十八萬噸的英國煤炭及骸炭的收入，若煤炭底消費一個月超過一百五十萬噸時，允許以相當的比例增加其輸入。和丹麥的協定是：英國對丹麥農產品輸入不行嚴格的分配制度，丹麥則至少在三年間繼續接受採用分配制度，即給英國有輸入八〇%的英國煤的特權；此外在兩國間底紳士協約中，又規定接受英國底鋼鐵。和阿根廷的協定則宣布：阿根廷仍然對煤免稅；希望英國輸入的一定商品，限於阿根廷財政情形所許之下，須恢復一九三〇年當時施行的關稅。——這若實現了，則將減少約一〇%的稅。然此協定與前二者稍異，很有活動的餘

地，不是現實地把關稅率降低，而是不再提高現行率罷了。英國對之則允許原則上對於阿根廷冷藏肉底輸入分量，不再減少於現在。

英國這國家是這般地在世界經濟會議之前周密地角逐着！這將使各國間關係愈形惡化的罷。例如從丹麥奪得煤炭佔有量八〇%，這就將驅出德國和波蘭，而對於丹麥輸出品給以酬答的好機會的吧。從英阿條約看，也是使與美國有利害關係者不快的。本來此種互惠條約之利益，會因不訂條約而喪失，但當事國可用一種手段而避免之的吧。而且英國又單獨把國內稅率繼續提高。在會議中將要討論各國稅率一律降低問題，而英國則拚命提高，這是不成話的吧！不得不說是可惡的國家！

可是，在英國國內頑迷的保護論者看來，就是這些新協定也是不利於保護政策的，故不加以贊助。例如關於對德新協約，國會中曾經討論，而有保守黨五十五名底反對投票。理由說是降低對德商品稅率，勞働階級要受到壓迫。勞働黨在口頭上倒是沒有保守黨那樣激烈，但也是贊同保護主義的，這照那時阿脫萊少佐底話語就可瞭然。這證明勞働黨在勞働組合的意識上與

其說是自由貿易論者，毋寧說是保護論者。就中還有一個叫阿美利的議員，在泰晤士報上高呼着，新協定將使渥太華協定瀕於危險！

英國底形勢是特別的壞。對於降低關稅的誠意很不充分。可是，不管是不是口頭上的應酬說，總之，在麥克唐納與羅斯福會見時，却宣示了對於此問題的努力，在經濟會中也不怕拿出當有的努力的吧？

五 尾言

其他各國底情勢，此處從略。返復說一句，世界經濟是山窮水盡了，美國也是立在岐路之上了；放棄其莫大的對外投資和戰債二百八十億呢，還是行關稅底改革？其所提倡的互惠條約及無條件最惠國條款，以及各國關稅率底一律降低，能成功到何種程度，雖難預料；但相信總會有些成效的吧。不過這裏可注意的，是前面述過的那對於匯兌下落國商品設定對抗關稅的問題。這是無關於一般降低原則，而應當特別去討論的。然這一點，對於日本的關係可以說是最重大。

的。不過我以為若是匯兌均衡協定若能達到圓滿的解決問題便自可和緩了。

世界經濟會議給與日本的影響

小汀利得

(見日本中央公論八年夏季特輯號)

世界經濟會議，雖具有異常的重要性並引起了全世界的關心，但其主要的議題要用怎樣的形式，怎樣的態度去討論呢？對於此點沒有預先規定，就是那樣盲目地搬到倫敦大會上去。

這個會議究竟對於世界的經濟將給予怎樣的影響呢？又對於日本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及社會的各方面，究竟能使之發生怎樣的變化呢？這我們可不用問會議能否成功，而是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

爲使這次的會議能得到完全的成功，關於戰債問題，這雖然可以說是問題以外的問題，但美國對此必須絕對要表示何種具體的讓步。然而因爲到開會之前，美國還沒有讓步的準備，故

現在要想預測會議完全成功，乃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們必須對此局部範圍內的成果以及其所發生的影響，加以一番呻吟味。

二

成爲會議議題的中樞的，不消說就是通貨的問題。即在專家準備委員會上所作出的議題「通貨及信用政策」中所表現着的問題。爲什麼呢？因這通貨問題，是在現在威脅着全世界的熾烈的關稅戰中最後而且最兇惡的形態。「通貨價值低下戰」的基礎上，有着極其巨大的力量。

但是，說到會議中的通貨問題的處理方法，則與專家準備委員會作成議題的時候所預想的，已完全變更了。因之，例如把「能使自由的國際金本位制度恢復的諸條件，」原樣的拿到會議上討論，已完全沒有意義了。這次，必須在同一問題的另一種表現「某國家的通貨價值的決定。」換言之，就是在「世界最有力的數個國家間的匯兌比率的決定」的形式之下，來進行討論與折衝。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這匯兌比率的決定：

(一) 將把日本包含在內嗎？

(二) 如果不包含日本的時候，則將對日本有怎樣的要求呢？

絕對加入協定的美、英、法三國之外，最少應使日本參加進去。因之，照普通的順序來說，當然日本也須有被邀請加入匯兌比率協定的可能的。然而，根據交涉如何，會議空氣如何，也許不一定要日本加入這種協定，但雖在這個場合之下，日本也定要負擔起與加入協定的國家所有的義務，相近的義務。美法二國自不待言，就是最熱望協定而且沒有協定便自知難以維持本國的產業的英國，也努力使日本加入這個協定。故我們不難想像，假定日本立於協定之外，也要負起不下於成員國的義務。

那麼，這匯兌比率協定的成立，日本的經濟、政治及社會上，將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三

匯兌比率就是在美、英、法三國之間成立，但這三國實質上差不多不會受到怎樣的影響的。法國現在不僅是維持着金本位制度，就照六月二日的法蘭西銀行的營業週報觀察，其兌換券的流通額為八百四十六億一千五百萬法郎，而準備金竟達八百十六億二千一百萬法郎，實際上擁有九五·八%的準備率，故若與擁有百分之百以上時相比較，金保有額雖可說是減少了，但是減少到不感怎樣痛癢的程度而已。法國對於締結匯兌比率協定之後，是不會加重怎樣的負擔的，反因此可恢復國民對於通貨的信用，可使經濟、政治及社會得到安定，同時又可避免美、英等的貿易戰，故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英國呢，他認為美國的金本位可以維持到會議開幕之前的。並且希望能夠這樣的維持，以便企圖在會議上，以對美十對七的比率，決定磅的價值，而歸復到金本位制度。但因美國的敏捷的脫離金本位的關係，遂失去了數年來的目標；故現在如果對美能是十對八的左右的比率時，也極願締結這種協定了。而且英國締結這種協定之後，在通貨的供給上亦不受到怎樣的影響。如果照英蘭銀行週報的所載，去年六月一日的該行的金準備額，是一億二千九百三十萬磅，但至本年五月末日，則有一億八千七百四十萬磅，即一

年實際上已激增了五千八百一十萬磅。反之，該行的兌換券流通額，去年是三億五千五百四十萬磅。今年則爲三億七千八百五十萬磅，即一年間僅不過膨脹了二千三百一十萬磅。故匯兌比率的協定，絕不是成爲使其發生通貨的收縮，物價的低落以及財政的緊縮的原因。

其次，美國方面是怎樣呢？誰都知道，美國現在正在積極施行通貨膨脹的途上。僅以聯邦的準備券來說，五月三十日的通貨爲三十二億三百萬金元。去年的六月一日則是二十五億六千四百萬金元，比較起來已增加了六億六千七百萬金元。但金的準備額方面，去年是二十億八千萬金元，本年有二十八億五千八百萬金元，故其準備金的比例，本年已由去年的六一·四%增至六八%了。但美國與英法兩國不同，現在開始大規模的舉行通貨膨脹，即使沒有協定，他也可以降低本國貨幣的價值的手段，與他國競爭起來，亦有能獲勝利的餘地。但成爲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如果續行膨脹的時候，則不得想不到，不久必發生了重大的反動的。例如美國若利用降低金元價格的手段，而輸出本國的過剩物資於外國，則在數月或一年之內，因着國內的物價的高貴與外國物價的低賤所發生的矛盾，必使其本國的產業發生了重大的破綻。照這樣的理

由，美國在匯兌比率協定，亦以加入為利益。不過如前所述，僅美、英、法三國締結匯兌比率協定是沒有效果的；三國——尤其是英國，是要傾注全力拉攏日本參加這協定的，那麼日本的態度要怎樣呢？

四

日本加入匯兌比率協定時，則最小限度要考慮到下列諸點：

- (一) 在怎樣的標準之下求比率？
- (二) 以怎樣的方法維持所規定的比率？
- (三) 為維持比率，其所應犧牲的種類及程度如何？

第一點以怎樣的標準去求比率的問題，是最重大的，不能夠就漠然地定為對美的舊價的一半二十五金元。故當決定時，須充分地考慮到下列的各點：

1. 通貨需要與供給的現狀及將來；

2. 貿易及貿易以外的收支；
3. 與財政計劃所關聯的事項；
4. 維持比率在財政上能否引起政治及社會的不安。

我們如果先由通貨需給的現狀及將來加以觀察，則在通貨問題上的日本的現在地位，已更無多說的必要。現實上所流通的通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時，是十一億二千五百七十九萬五千元，去年同日則為十億五千八百五十六萬九千元，即僅增加了六千七百餘萬元而已。但潛在的通貨，則已大行膨脹，僅是在預定的財政計劃上，本年份最少須發行十億圓的國債，但照目下的形勢，其大部分必歸日本銀行承受，故今後的通貨膨脹遂成爲極顯著的情勢。

其次如果觀察貿易及貿易以外的收支時，雖最近英帝國的經濟集團及各方面對於日本貨物的向世界的發展已加注意，但日本的貨物貿易依然是入超。一九三二年度日本全國的貿易如下：

輸出 十四億五千七百二十四萬五千圓。

輸入 十五億二千四百五十一萬六千圓。
合計二十九億八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圓。
入超 六千七百二十七萬一千圓。

而本年的五月的概況如下：

輸出 一億六千二百七十二萬八千圓。
輸入 一億八千零五十八萬五千圓。
入超 一千七百八十五萬七千圓。

至於貿易外的收支，可看最新公表の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度の報告：

經常的收支收入超過 八三、六二〇千圓。
臨時的收支支付超過 二三二、六六四千圓。
支付超過 一四九、〇四四千圓。

如果觀察第三的財政關係，與前面所述的一樣，不僅本年度有十億圓左右的歲入不足，而

且明年度亦表現着不減輕於今年的歲入的缺陷，在這樣的困難的場合，希望與外國協定一定的比率，而且將其維持下去，實在是一件最難的工作。

若爲勉強的去維持一定的比率，完全不顧國內的複雜的事情，而採用將來實現財政緊縮，通貨收縮等的政策，立刻要發生下列的兩種情形：

(一) 軍事費的削減。

(二) 妨礙對滿政策。

進而在政治上自然有引起了社會不安之虞。

但爲避免這樣的不安，則必須實行增稅計劃或大規模的行政整理，但在現在的國內情勢之下，有引起證券及商品市價的反落的可能，因而發生了新的社會的不安。

五

完全的拒絕參加這重要的世界財政安定策的時候，在反日感情的熱熾的現在的世界情

勢上，因美、英、法等之巧妙的政策戰的關係，日本在實質上不得不陷於從世界的經濟界分離而孤立的境地。爲要避免起見，以及要排除前面所述的困難，不得不在可能維持之點去求匯兌的比率，可能之點在那裏呢？

很遠的將來的問題，姑置不論，如果現狀之下去求最富於可能性的匯兌安定點，則可以採取美國總統聲明絕對禁止金輸出的四月十九日以前約半年間的數字作標準。

至於日美的匯兌市場，在美國聲明絕對禁止金輸出的四月十九日以前五個月零十九日之間，正金銀行市價，自然亦是普通市價，皆安定於二〇——二一金元左右，沒有巨大的變動，對照最近日本銀行施行成爲朝野間的問題的開放市場效用（Open-Market-Operation），而希圖極力收縮通貨的事實來考察時，則可以證明日金的對美價值，日本中央銀行怎樣強烈的施行通貨收縮政策，也很少能超過二十金元。四月二十日美國絕對禁止金輸出的聲明發表以後，立刻轉爲漸升步調，遂達至現在的二十五金元左右。故可知現在的市場，專是由對美國的金元的不安所發生的，不能認爲有恆久性的。

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之日美匯兌市價表

年 月 日	正金銀行市價		東京最高市價	
	金元		金元	
(一九三二年)				
十一月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一月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月四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月十六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月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月六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月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月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月四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日以後,美國金融恐慌,日美無匯兌)				
三月十四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月十六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月一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月十五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月十九日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關於這種安定點,有特別觀察一下對英匯兌市場的變動的必要:

爲日英匯兌的基準的四月二十日以後之正金銀行對英對美的市價表:

世界經濟會議給與日本的影響

年 月 日	對 英 市 價	對 美 市 價
一九三三年		金元
四月二〇日	一先令二辨士	二二·〇〇
二一日	〃 〃	二三·〇〇
二二日	〃 〃	二二·
二四日	〃 〃	〃
二五日	一先令二辨士	二三·
二六日	〃 〃	〃
二八日	〃 〃	二二·
五月一日	〃 〃	二三·
二日	〃 〃	二三·
三日	〃 〃	〃
四日	〃 〃	〃
五日	〃 〃	二三·
六日	一先令二辨士	二三·
八日	〃 〃	二四·〇
九日	〃 〃	二三·
一〇日	〃 〃	二三·
一一日	〃 〃	〃
一二日	〃 〃	二三·
一三日	〃 〃	二三·
一五日	〃 〃	〃
一六日	〃 〃	〃
一七日	〃 〃	二三·
一八日	〃 〃	〃
一九日	〃 〃	〃
二〇日	〃 〃	二三·
二二日	〃 〃	〃
二三日	〃 〃	二三·
二四日	〃 〃	〃
二五日	〃 〃	二三·
二六日	〃 〃	〃
二七日	〃 〃	〃
二九日	〃 〃	〃
三〇日	一先令二辨士	二四·
三一日	〃 〃	〃

以日英匯兌為主體觀之，可知如上表所示，四月二十日以後，竟完全不離開一先令二辨士的階段。最近，對美匯兌則由二十二金元昇至二十四金元左右。至六月時，竟到了二十五金元左右。

右，故以這樣不安定的貨幣爲目標，而規定日本圓的比率時，就不管到單純的比率的高低，我想尚有考慮的餘地。

六

若留意上面所述的各點，妥善的處理匯兌比率的問題時，則關於其他的各種問題，日本比於世界的任何那一個國家，都是占着有利的地步。

例如過去以美國爲中心，全世界所熱烈討論的銀復位問題，拿他當作美國的政治問題來看，倒還有興趣，但還缺乏實現性；更用不到認真的把他當作一個經濟問題看。

在這樣的專家準備委員會所作成的方針之外，而視爲重大問題的是廢止抵貨運動的問題，聞已由日本提出於會議了。

這個提案，很希望會議能夠採納，在世界上確定一個原則。尤其是對於二十餘年來苦於中國抵貨運動的日本，更是極表歡迎。但是提出這問題的時候，動輒有增長所謂弱小國家的反日

空氣的危險，故結果是否能夠像傳說一樣的提出，還有疑問的餘地。

最後，說到會議失敗時給與日本的影響，則不用說是與其他各國相等是極爲深刻的，就使會議不全部歸於失敗，但在大國間沒有簽訂匯兌比率協定時，則立刻能夠想像到得的，法國定要脫離金本位，同時，荷蘭、瑞士及其他少數的金本位亦將行消滅。幣價低下的競爭，則比從來更加激烈與兇惡。給與日本的影響最爲具體的，是荷屬爪哇糖價格低落，必使日本的糖業陷於不安罷！

世界經濟會議中日本底立場

橋爪明男

(見日本經濟往來八年七月號)

一 世界經濟構成之根本的變化

以歐洲大戰爲楔機，世界經濟底構成樣式，根本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一) 產業發達上適度傾斜之消滅

大戰前的世界經濟，是由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的所謂工業國或先進國，與農業色彩比較濃厚的所謂農業國或後進國而構成的。這先進國與後進國中間所存的間隔，雖然因了後者產業底躍進而有漸漸縮小的傾向，但於世界經濟構成國間所見的這種傾斜，却還是充分適度地連結着世界經濟組織而進行的。就是，這種產業發達上底傾斜，是能喚起各國間有無相通的商品交換，又維持着先進國以自己底製品作爲資本向後進國輸出，後進國也以自己底出產物而償

付本息之一部或全部給先進國的這種形式的投資關係，因而使世界經濟可以比較靈活地運營着的。可是在歐戰中，日本、美國、加拿大、南美諸國等把以前仰給於歐洲各國的商品設法自給，或因原來為歐洲各國的市場輸出，或為供給軍用品予交戰諸國，便以非常的速度實行工業化，在構成戰後世界經濟的主要國間，產業上底傾斜便幾乎消滅了。縱然還有多少還存在着，而此一傾斜於維持世界經濟組織也就不是充分並適當的了。其必然的結果，便是減少了有無相通的商品貿易量；為保護自國產業，驟然地設立並強化關稅壁壘；破壞了商品流通為前提的國際投資關係的基礎等等。總之，在我們眼前展開着的是世界經濟解體化的一切現象。

(二) 國際債權國與債務國之倒置及債權國之態度的變化

在大戰前，天然資源豐富而技術落後的俄國、南美、加拿大諸國是債務國，美國也還不能完全脫却債務國的地位。反之，天然資源比較貧弱而產業技術先進的歐洲諸國，却已成了債權國。這種債權國與債務國之結合，在債務國方面，償付其負債底本利，不一定很苦痛！在債權國的歐洲諸國方面，却藉既存債權底利息收入以維持其較高的生活。這誠然是很合式的辦法。然而大

戰却使這種辦法發生了根本的變動。就是：富於天產的美國，償付了負債底利息之外尚有餘力，一躍而爲大債權國，而樹立收受巨額利息的立場了；疲於大戰而天產不豐富的歐洲諸國，向來藉利息收入以維持其高度生活之一部分的歐洲諸國，反而不得不付利息給人家了。近數年來各國因而採用了通貨收縮政策，——就是減低物價政策，原是想藉輸出增進而償付債務利息的政策——殊不知因而反使其負擔異常加重。

而且，戰前第一債權國英吉利所採取的態度，戰後的美國，是完全拋棄了；不是不得不拋棄的。本來債權國要使債務國有付債的可能，是應該盡量撤廢關稅壁壘，把自國底門戶對債務國底商品開放，或則繼續向其投資。——這是戰前英國所採取的態度。然而戰後的美國怎樣呢？爲要收回債權底本利，應讓債務國底輸入盡量自由，這是顯然的道理；但若實行了這種道理，那末正在大戰中膨脹起來而感覺難以支持的自國產業便立將崩潰。所以債權國的美國首先陷入了這種矛盾：即築起了高高的關稅壁壘。這第一矛盾又更加惹起了第二矛盾：即由美國的援助而造成的世界金本位制度——這在世界經濟底周轉上所不可缺的金本位制度，是由他自己

來破壞了。因為各國一面從美國來的繼續投資是斷絕了，一面却又不能不用國際間底最後支付手段——金——來付債，所以結果就使向着美國集中現金的各國，廢止金本位制度。

在這一點上，也就終於使世界經濟底構成式樣，以大戰的轉機而一變。因這一變，是與上述產業發達上底傾斜之消滅，同時成爲世界經濟解體底一大要因。

(三) 俄國底脫離世界經濟，因民族自決主義而新發生的各小國

大戰也使世界經濟底構成員發生了一大變動——就是俄國底脫離世界經濟，及歐洲諸小國底發生。前者就是表示世界經濟喪失了可以用莫大的投資以開發天然資源的一大地域，俟世界經濟底規模急激地縮小。後者，則因各該國底政治經濟難以獨立，而引起了世界經濟全體底不安化。這種世界經濟構成上所受的影響，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二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和世界經濟底展望

現在，世界六十餘國底代表，是負了內容各不相同而在好多場合是互相衝突的使命到倫

敦來會議了。好久沒有解決的，在種種意味上而有種種期待的世界通貨經濟會議底效果，也漸漸迫近顯露真面目的時期了。然則其效果是怎樣呢？以上述的世界經濟構成樣式底變化為基準，就可以作如下的判斷：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是要全世界撤廢關稅壁壘，而實現自由貿易主義吧。那末，世界各國底產業間得行自由競爭，使最優秀的產業留存。這裏，便要產生具有鞏固的分工和傾斜的世界經濟了吧。這是以自由通商主義為基調而恢復世界經濟的最澈底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是世界的分工未完成以前要各國坦負莫大的犧牲。有時自國甚至會感到滅亡的危險的；在今日的世界，又有那一國肯贊成呢？不消說，要回復世界經濟在世界經濟會議中的提案是不會成立的。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要清算戰債及賠款是當然的。此外便是要消除世界各國間底債權債務關係吧。那末，便應該恢復那被過重的國際債權所毀壞的金本位制度，使債務國底購買力增大，而令商品底流動活潑些。這在急激解體過程中的世界經濟，便多少可以暫時復興一下。然而，戰債底消除已經有濃厚的難色了。那末，何況這問題比較更大的普通債權債務關係底消除呢！

講到這，竟可以說是絕望的。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不是要使債權國中底美國講求用商品付債的方法，便是使他不願虛本利能否收回，而實行永久的繼續投資。因為無論如何，如果美法等債權國設了關稅壁壘而拒絕接受債務國底商品，又把債務國所有大部分的現金集中在美法，那末除了債權底消除或繼續投資，另外是想不出方法把原有的世界經濟維持下去的。可是，連一般債權底取消都不答應的債權國，又怎樣能叫他繼續作不見得能夠收回的投資呢！

這樣看來，如果未來的世界通貨經濟會議是要恢復大戰前那樣的世界經濟組織，結果，當然是要失敗的。因為大戰前那樣的世界經濟底構成樣式，是以大戰的轉機而變更過了，要把他恢復起來，並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問題。所以，世界通貨經濟會議，不問他喜歡不喜歡，是不會成爲接受自由的通商和投資的世界經濟的會議的，反之他是具有與他餓別的運命的。於是，我以為繼世界經濟會議之後而產生的，依上述形勢而推測，當是一種自足主義色彩比較濃厚的局部經濟，或者是一種藉關稅同盟而結合的，或藉互惠主義而把各個擴

大化的經濟單位而結成的世界經濟。

三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和日本底立場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的結局，將來不過成爲各國利害底競爭場。日本，在這競爭場底後面，與其問是演着如何的任務，毋寧說是將要如何地爲英美集團所窘困。大概對於日本的攻擊，以下述諸點爲最急激。

(一) 匯兌率底協定問題

在世界通貨經濟會議中，關稅休戰是最主要的議題之一。然而，縱使關稅休戰底訂約在萬難中成立了，如果嗣後某一國底匯兌市價低落，那末也就使關稅休戰化爲無意義。因此關稅休戰必以匯兌市價比率之協定爲前提條件。然而，日本到底能否參加這匯兌比率協定呢？不用說，日本是在這樣立場上的，即以「滿洲」問題爲中心將來要長期支出莫大的費用。而此項費用，即使一部分可賴於捐稅之增加，但大部分是非用增發國庫担保公債的方法來籌措不可。那末

日本將來的匯兌市價預料一定要低落，而升漲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當匯價低落之際，在日本可以用為救濟的匯兌資金，在外正貨，在外 *Gold*（信用）是什麼也沒有。除了聽其自然變動之外，沒有一點辦法。所以，縱使誠意地來攷慮如何維持訂定的匯兌率，而日本也是不容易依從這種協定並參加關稅休戰的。如果日本不參加匯兌率協定，那末日本必定被看作是對於關稅休戰沒有誠意，各國要特別提高關稅，以封禁日本全部的輸出了，這種危險是要遭遇到的。這匯兌率協定問題，使日本陷於進退兩難的立場。不參加協定，假定危險很大，那末便去參加吧。這兒首先成為問題的是具體協定一種怎樣的匯兌率！英美等國認為日本商品之銷行，除了工資低廉之外，更有賴於國外匯兌率之異常低落；他們主張把日本底匯兌率提高，反之，日本則首先顧慮到輸出業者底利益，希望協定盡量降低。這中間底妥協，應落在那一點上呢？如果比率是訂得相當的高，那末在具有上述情形的日本，將更加難以維持幣價了。所以，當此之際，這些主要國應該努力負起維持日本幣價的責任，而使成為相應於高比率協定的對價。自然，這些國家，要他們承諾分擔安定外國貨幣市價的責任，是不容易的。總之，這作為關稅休戰之前提的匯兌率協

定問題。退也好，進也好，無論何種場合，可以說總是防止新產業國的日本之發展的。

（二）銷路協定問題

在所謂中止經濟戰爭，確立世界經濟和平的美名之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間力圖締結成的銷路協定問題，也足致日本陷於苦境的有力武器之一。這兒，首先向日本提出銷路協定的對手當然是英國；他是怎麼也不會想到來訂一個有利於日本的銷路協定的。例如假定銷路協定以現在的銷路為標準，而達到了最大的成功，這也就是無形限制了日本新興產業底將來的發展。如果日本產業底發展，以沒有今日這樣可觀的前數年為協定底基礎——英國所考慮的日英間銷路協定不外屬於這一類——那又等於放棄數年來克苦精勵開發出來的銷路。這完全不是銷路協定，簡直是日本產業底被驅逐。但是，日本若是拒絕這銷路協定，那末，恐怕英國一定要把日本看作是不企望世界經濟和平的國家，是世界經濟底搗亂者，而實行提高諸殖民地原有的對日關稅，並廢棄通商條約。所以，這個銷路協定問題，進也好，退也好，都成爲阻止日本經濟發展的手段。

(三) 海運協定問題

日本底商品，利賴於匯兌和工資底低廉及生產技術底優美，橫行於世界市場，日本商船隊也大略基於同樣的原因，而橫行於世界底海運界。現在日本，沒有可以廢除的過剩航船，停航船也幾乎沒有。所以，世界經濟會議各重要海運國所共同提出的海運協定問題，結局也將阻止到日本底海運活動。因為，這海運協定，必然要決定世界航路底分配，航船及停航船底分配，以之強制沒有此等東西存在的日本吧。教日本又怎樣能夠參加這分明不利的協定呢？但是如果日本拒絕這個協定，則世界各國，無疑地將要相約起來對日本船舶課以異常高的入港稅和噸稅，以驅逐日本商船隊。因此，這海運協定，和前述兩種場合同樣，無論承認或拒絕，都可以成爲窘難日本的手段。

(四) 經濟的互不侵犯協約

如若美國向日本提出經濟的互不侵犯協約，這協約底內容，謂各對手國底產業，尤其是新興產業底生產品輸出應加以顧慮，則日本又將怎樣呢？這種經濟的互不侵犯協約，表面上是確

乎像煞很有理由的，要好好地拒絕他，不是容易的事。例如日本佔世界第一生產國的人造絲，向美國輸出，將是不可能了。與這相對，美國在不侵犯日本底新興產業的美名之下，終將中止例如墨水、鎳等底輸出。可是此等商品底輸出金額比較是很少的，停止輸出以後，對於美國沒有多大苦痛。對於日本却是影響較大，——因為自己還不能供給需要很大的這類商品，尤其像鎳，在軍事上是有重大關係的。所以這種協定之締結，徒然是阻止日本產業底發達，並減少對於日本必需品——尤其是有軍用性質的商品之供給而已。或有人以為會議中將要提出此種經濟不侵犯協約案，是我們底過慮也未可知；但是，在今日這樣的世界情勢，又怎能斷定不會對日本提出類於此的案件呢！

以上，不過舉出認為可以在世界經濟會議中使日本受苦的兩三個明白的例子；其他與此並行的，如軍縮問題，互不侵犯協約等等使日本難於應接的問題，還是指不勝屈啊。

總之，與世界經濟會議底開幕沒有關係，不以這會議底開幕為一關鍵，世界各國底經濟是將要更明白地漸漸走進自足主義色彩濃厚的局部經濟之途了；在日本底立場，基於上述諸原

因，其孤立化、自給自足化底傾向，將更加強烈起來了，這是可以斷定的。

由上述情形看來，日本在這世界經濟會議中底立場，和舊日在一切世界集合中底立場一樣，始終是被動的，消極的；在日本所見到的關於世界經濟會議的論策，也差不多全部祇是講講在這會議中日本底窘困和解圍的方策罷了，什麼地方也找不到積極的主張。然而，說日本是不可以在世界經濟會議中作積極的主張，理由是絲毫也沒有的。而且，日本所應積極主張的——不當作日本底義務所應主張的，適當並重大的積極提案是有的。這不是別的，便是凡爾賽會議中所提倡的，同時也是美國所壓倒人的「人種平等」的大原則以及與此連帶的勞力自由移動的「移民自由」。如果日本提出這正義的大原則，以期待於未來的世界經濟會議，那末這結果就可想而知的世界經濟會議——這將使日本受難的世界經濟會議，就可作為宣示日本底立場——尤其是日本底精神立場的絕好機會了。

世界通貨經濟會議之困難情狀

川島信太郎

(見日本外交時報八年六十七卷三號)

我曾經這樣說過：「倫敦經濟會議的能否成功，與下述諸問題有極其緊密的關係：即要看處於最重大的立場的美國，是否能首先緩和自來關於戰債及關稅的傳統政策，停止金塊只能向美國流入的政策；以及是否能夠願意恢復這樣的平常狀態——對美的債務，可藉外國商品的輸入及對外提供信用的方法來清償。」上述的我們對於美國的希望，略與歐洲各國的意見相同：六月十二日該會議剛剛開幕的時候，主席麥克唐納氏在開會辭中陳述了希望解決戰債問題的意見後，使美國代表異常驚異，同時又博得與會多數國家的熱烈的贊同。然而一瞥以後的會議情勢，得知美國是沒有決心抱着上述的寬大政策出席會議的，故各國對於該會，漸呈悲

觀的態度。

二

又於美國大總統羅斯福上任時，美國的金融恐慌激劇地勃發起來；在當時，一般都直感到這樣的見解：即美國的繁榮，也與世界經濟的復興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倫敦經濟會議的成功，對於美國經濟復興來說，乃是極其必要的。但當恐慌的波濤漸次重歸平靜的時候，在美國國民之間，也漸次放棄這樣的見解了。反之，另一種信念又再抬頭：即以為美國除有龐大的富力及其國民的活動力之外，還擁有空前的現金保有量，故不管世界其他的任何部分的經濟能否復興，美國也可用自己的力量恢復經濟繁榮的。因此，出席國際經濟會議的代表也反乎最初的妥協態度，提出美國單獨的主張；各國看到這種現象之後，會場的空氣為之一變，在第二週的後半，即在六月廿三日以後，對其前途抱有悲觀的見解的更加多起來了。後來，美國新政府的政策中的所謂通貨膨脹政策——即以提高美國的物價為目的而制定的產業復興法案、農業救濟法案及

爲救濟失業的土木事業法案，在議會裏通過了。這種物價提高政策被採用的結果，物價股票漸次騰貴，比之四月二十日金本位放棄前，約騰貴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與此現象相呼應，在金本位放棄前已將至美金二十元對日金一百元的比價，後來暴落至三十元，表示着與英國金鎊略略相同的下落率。物價的暴騰，至少在外面上呈現着經濟復興的現象，美金的暴落，多少能使美國的農產物輸出容易，因此，美國國民對美國新總統歌功頌德的實在不少。

三

但是，歐洲諸國對美的屬望，並不是有如前述的藉通貨低落以提高物價的政策，而是戰債的取消或大減，至少也要長期延期，以及美國關稅高壁的減低。然美國議會對前者則表明反對的意見；對於後者呢，雖有大總統的勸告，但對於以右述的輕減爲目的的互惠協定賦與大總統權限的法案，沒有加以表決就閉會了。因此，不惟出席會議的美國代表對會議毫無貢獻，反而使歐洲諸國恐懼到美金的下落，因而恐懼到美國貨物對世界競爭市場的傾銷。

四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被稱為倫敦經濟會議的催生婆的美國在開會前召集主要國家領袖人於華盛頓而舉行預商時的期待，漸漸地完全被違棄了。在會議開幕後的第二及第三週間，悲觀的空氣漸次加濃，到第四週時，站在與美國完全相反的立場的法國，因為過去當法金被減至五分之一時，國民經濟上受到了極大的惡劣影響——因為曾嘗受過這樣苦痛的經驗，以致堅決地反對美國的通貨價格降低政策，並與其他維持着金本位制的國家荷蘭、瑞士、意大利、比利時、波蘭等國團結起來，主張即使是暫行也好的，須努力從事通貨的安定，來和美國相對抗；甚至這種主張都不能為美國所容，會議更呈現了決裂的現象。

五

立於兩者之間的英國，在此情形下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英鎊在當時已比之平價低落了！

百分之三十前後，在貿易上保持着有利的地位，同時，一方面抑制物價的騰貴，他方面設定匯兌平衡資金，以求鎊匯兌的安定。在此現狀之下，前述的美金下落以及法金荷金有脫離金本位傾向的消息一被傳出，鎊又重行恢復了世界金融的王者的地位。故以通貨安定來說，英國與法國等金本位保存國的利害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因美國與其殖民地加拿大緊隣着，在政治方面及經濟方面，都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故英國是不能無條件地排斥美國的主張的。因此，英國所取的態度，係企圖將美國與上述的金本位保存國間的意見調和下去，並爲此擬定了一個議案，其大意是：金本位國最妥善地去維持金本位，金本位放棄國最妥善地去抑制以匯兌爲目的的投機，而兩方面的中央銀行各在其目的之下互相協助。對於這個提案，金本位保存國已表同意，但美國甚至對此等提案都不願接受。美國只是一味地堅持自己的立場，他以爲在國民經濟生活上有如着重像金本位保存國所主張的通貨的安定，卽有如着重該國通貨是否要維持與他國通貨間的某一定的比率的問題；不如着重用同一的比率維持通貨對必需品的購買力；卽有如決定美金一元等於多少金法郎，不如決定以美金一元能購買若干磅小麥。換言之，若把通貨價

格降低到現今小麥及其他農產物下落的程度，那是無關緊要；但說到美金對於外幣之比，要降到怎樣的程度？在美國經濟上是用不到這個問題的。

六

對此問題，曾於七月四五兩日在幹部會上疊次討論：一方面，法國主張將經濟會議無期延期；但另一方面，英美則不表贊同，因為會議這樣地宣佈決裂，那比沒有舉行會議の場合，還要使世界經濟界惹起更激烈的混亂，使各國在互相標榜着的被稱為世界經濟的癰腫的國民主義下的競爭更加深刻。結局在大會上停止討論使美法間發生直接衝突的通貨問題，以及與之有關的問題；同時，因與之無關的問題，——例如關於小麥、砂糖、煤、葡萄酒等的生產販賣的國際協定，補助金及間接保護的廢止，銀價格的提高，國際債務的整理方法等等問題的審議，已有相當的成績，故一致主張委員會繼續將這些問題討論下去。

七

乘此機會，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日本對於匯兌安定問題，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日本也和法國等金本位保存國的主張同樣，就通貨的安定乃係世界經濟復興上最重要的條件之一這一點來說，並不加以反對的，故當然歡迎在英美法等重要國家間，實行通貨安定的協定；但說到日本要不要加入這種協定呢？則認為時機尚早。日本且認為現在日金之所以暴落，並不像一些貿易競爭國所宣傳的，係為促進輸出貿易而以人為的手段將日金價格減低的緣故；本國物價在圓金本位放棄前，就較國際平均物價約高三倍，加以近年來本國輸出品到處受關稅提高及輸入禁止等限制，其中有時致受到差別的不利的待遇，因之在歐洲大戰時一度膨脹的本國輸出貿易，在大正十五年後漸呈減退的傾向，輸入超過漸漸增加，貿易上的收支，漸漸於我不利，結局於昭和六年十二月以來，不得已而引起了圓幣的下落。然而一般世人也在相信，即在圓價下落以後，輸出貿易還是沒有多大的進展。例如昭和七年的本國輸出額，比之於前年度，若用以下落中

的日金計算，則是有相當的增加；但若以國際貸借的基礎的金貨幣計算，反而有百分之三十的減少。這輸出貿易的減少率，比之於美國固然要少些，但若比之於英法意德中的任何一國，日本的減少率實在利害得多。又若將本年一月至三月的輸出額，和昭和四年的同期相比，而用前述的金幣計算時，實足驚人，只不過占後者的百分之三十三而已。若據國際聯盟事務局之發表，在和上述同一期間的世界全體的總輸出額的比較指數，係百分之三十五，故佔三十三分的日本的減少率，比之於世界全體的指數還要超過百分之二。這就是證明：日本圓價雖然大大的下落，但日本貿易上的收支還是不能恢復的。因之，縱令各金本位國所主張的關於通貨安定的協定能在經濟會議上成立，還希望在經濟會議上仍然繼續討論到日本最注重的問題——通商障礙的撤廢，即各國的關稅率的減低，輸入禁止限制的漸減，傾銷關稅的停止，特惠關稅的廢止或減少等。

因而日本在經濟會議上，關於通貨問題，與英美的態度相同，並且英美日的如上的主張，已得到了北歐諸國、中國、英領印度、英國自治領、南美諸國等的贊成，故若以多數取決，經濟會議全

部休會說，總之是要受到排斥的；但以法國爲領袖的金本位保存國，對於經濟會議的繼續，已經失了熱意，故會議的前途不能稱爲有望的。

八

其次，說到關於已花費了四週以上的經濟會議的成果，就是已在先得到各國同意而成立了的關於關稅休戰的國際協定。本協定係承繼着五月十二日的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的決定而成立的，日本對此趣旨，最表贊成。但說到對於該組織委員會的關稅休戰的決議上，英法德等幾乎參加國全體，以其本國的利益爲重，附加了種種的保留及解釋。例如法國主張，對於通貨下落國的特別處置，應在關稅休戰的限制以外；英領印度及中國，則主張於必要的範圍內，得保留提高關稅的權利；凡此等等，幾乎將關稅休戰協定的真意都完全失去了。故日本也在慎重考慮之後，附與若干適當的保留而表示贊成，此事已於六月二十九日在報章上公表過。其次，關於砂糖方面，根據古巴的提議，在主要生產國間，成立停止生產及決定關稅率最高限度的協定；關於

小麥也在歐洲以外的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間成立生產限制的協定；此外關於煤炭方面，也似乎在產生統制生產的國際協定。上述的國際協定成立的趣旨，是在藉協定而使關稅及其他通商障礙自然地歸於不必要之列的，是為法國等國所主張的。說到日本呢？因為對這類需要各種生產協定的物品，利害係極其些微，而且覺得生產販賣之受國際限制，在目前實不應當，故是否參加此等協定，還正在加以極其慎重的考慮。

九

如上所述，倫敦經濟會議，並沒有收到如世界各國國民所豫想的成果；反之，因為美國對物價的新政策，和金本位保存國對通貨安定的主張互相衝突，使會議陷於停頓的狀態。日本係認為如前述的通商障礙的撤廢，與通貨安定問題同樣的，不僅在國際經濟復興上極其重要，至少若非通商障礙撤廢，國際間的貿易若非恢復到某個程度，圓貨與國收支相比，若非停止於應當停止的地方，安定也只是口說而決不能實現的。故雖然金本位保存國與放棄國的意見間，有着

那樣的衝突，也希望把會議繼續下去，以便討論這樣重要的問題，即使萬一不可能繼續，也希望在本年秋或有其他的機會時，立速再召集第二次的會議。

通觀這次會議的情勢，不僅如我國所希望的撤廢通商障礙的主張不易為大會所容納，反而違背了關稅休戰的本旨，增高對通貨下落國貨物的特殊待遇的觀念，在我國輸出的對手國，甚至有意起通商條約的廢棄及各種新限制新障礙的增加的傾向。因此不能不承認，今後我國的對外商業政策，在國際會議上須着重與各國進行協調，同時更有行使適當的防衛新措置的必要，即向各主要貿易國，個別的藉互惠的精神，以保障通商障礙的漸減及輸出的便利。

最後須說明的是，徵諸過去的經驗，此種國際會議，僅只舉行一次二次是難能見到好成效的，故望我國國民，不要因為這次的停頓，就以爲國際經濟關聯的觀念已經破壞了；同時，今後也須參加獨自的見解，更加緊國外貿易的進展。

世界經濟會議的吊鐘

廣田均

(見日本中央公論八年八月號)

倫敦經濟會議，到了七月之初，就打起吊鐘來了。這是一般早已預料到的，在會議上通過了等於葬式的弔辭以後，不久就要閉幕了罷！其所遭遇的運命，完全與世界大戰後許多經濟會議一樣，乃是處於現下陰鬱的空氣中必然的結果。

在前月中旬，路德喬治在加奈汶演說時，曾說過這樣一針見血的話，他說：「……一九二一年軍縮大會開幕以來，軍縮的工作沒有絲毫進展，各國都在投下巨大的經費，整頓武裝，因之日內瓦的和平宮殿，不是正在腐朽下去了嗎？不僅軍縮如此，說到經濟軍縮，形式更加惡劣。世界經濟會議，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了；然而根本在事實上各國民衆除了和平及國際友好的精神而外，

若沒有具備着熱情，會議是不會成功的……」他說了這樣的前提之後，又繼續着說：「……關於經濟會議，有兩個展望：第一，經濟會議宣告成功，貿易的障礙得以除去，與海外諸國的友好關係得以促進，和平的希望漸得確實的保證。第二，若會議宣告失敗，就是赤裸裸地宣告會議的無用；在此若因缺乏勇氣，作成一些說教式的曖昧的議決文，企圖掩蔽天下的耳目，結果更要壞得不堪。失敗是惡事，掩蔽失敗更是惡事中的惡事。爲什麼呢？因爲使世界爲此而失掉了採用適應新的事態的措置的機會……」

世界經濟會議若宣告失敗，路德喬治則作如次的觀測：「一般在說，會議的失敗，乃是非常巨大的災害，我也是同意這種見解的。但是我並不認爲這是不可補救的災害，今日的世界，不是那樣沒有通融之餘地的，現在的資源和富力，都要比之過去增加得多。故在會議未敗之後，還有最好的途徑，即「會議失敗了，各自會想補救的方法罷！」

關於經濟會議的議題及其內容，揭載的文獻，已經不少，故在此無需再加詳述。討論的主題，大別之可分六個：（一）貨幣及信用政策，（二）資本移動的解禁，（三）物價，（四）國際貿易限制的撤廢，（五）關稅及條約政策，（六）生產及交易的組織化。若更簡單言之，則可歸納為兩個問題：前三個問題歸納為「全世界通貨及財政秩序的恢復」，後三個歸納為「種種阻礙國際通商的限制的撤廢」。

然而這兩個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問題，而是互相緊密地關聯着的問題。因為國際的金融組織與國家主義的金融組織終於不能一致，故若欲企圖完全恢復金本位制，進而安定匯兌，則非撤廢關稅障壁與限制輸入的制度不可。但由嚴守金本位的本壘而與匯兌低落國互相競爭的國家的地位來說——即例如由法國、德國、荷蘭等國的地位來說，若英美日等金本位放棄國不恢復金本位制，無論如何沒有締結經濟協定的方法的。

在此有個比喻：即目下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美國和最討厭增發通貨的法德等金本位崇拜主義者，互相在先縛起對方面的兩手之後，再來打量到自己的脚步，事實完全是如此。只有不

偏於任何方面的英國——以後還要詳述——不時意外愉快地出來當仲裁人而加以調和，但因美國的決心十分堅固，法國又意氣昂昂，雙方都不肯讓步。正當這樣互相對峙的時候，七月一日的羅斯福聲明書出現了，大意是說，對於匯兌協定，斷難加以同意；因此，「倫敦會議只是加深了兩派的互憎與敵愾心而已，實質上已經陷於決裂了。」

三

要想這次的經濟會議得到成功，必須具備着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第一，要有一種精神的準備，即參加各國須在克服經濟不景氣這個大目的之下，各自捨棄自私的經濟國家主義，而對此世界經濟復興的大事業加以努力的協助。在六月十二日開會的開頭，英國國王就極其莊重的高揚起這樣的精神，他說：「我希望諸代表為全世界究極的目的而互相協力。」第二個條件是歐洲與美國間成爲懸案的戰時債務的解決。若不具備着這僅僅的條件，即使召集了怎樣練達的專家來疊次討議，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的。

戰債問題具有一個重大的要素，即雙方雖各有藉以爭執的理由，但不能償付乃是事實；世界的輿論，略略促成了使此問題能夠解決的希望。作成楊格案的巴塞銀行家會議也在承認：『要使世界經濟能以復興，第一須首先將國際支付——即賠款與戰債的問題付諸流水。』又歐洲諸國在去年夏季的洛桑會議上也曾經決定：『我們決不反對，只要戰債能得到解決，就可放棄賠款。』

但是，若採取這等戰債解決法，美國放棄了債權，則這種負擔結果就要轉嫁到美國納稅者的頭上。故在美國即使羅斯福的「智囊」少壯學者及華爾街的先覺者，採取無辦法中的辦法，作取消戰債的決心，但大總統很難忽視上院的意見與一般大眾的輿論，而簡單地放棄那百億金元的債權。羅斯福最近雖受到議會的反對，但堅決地削減了豫備兵恩餉五萬元，用以填補豫算上的赤字，實行這種政策時，已經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難了。何況要與國內的民衆作對頭，對國外的債務者放棄百億金元，更是難之又難了。因此當麥克唐納和赫里歐出發華盛頓與羅斯福作私人會商時，便被美國給與當頭一棒——戰債的問題不能拿在會議上討論。由此大略可以

知道，美大總統處理此項問題的態度，好像恐怕觸到浮腫物似的。但是在經濟會議開會的初時，麥克唐納就提出戰債問題來，他說戰債的解決乃是克服經濟難關的關鍵，美國委員聽了十分慨歎，認為會議的前途極其悲觀。

原來六十六個參加國的全權代表們，各將眼前的慾望放在算盤上作心中打算，故麥克唐納這類理想家雖然見到，『要圖世界經濟的安定，必捨小異而就大同，』而事實的結果恰得其反。例如，若對只管熱狂於選舉區的地方問題的鄉下議員，鼓吹國家永遠的利害，結果當然是對牛彈琴。除了上述理由之外，還有一個足以妨害會議成功的問題，即因歐洲政權之極度不安，軍縮會議停頓，法意、法德間的關係十分緊張。這樣政治的不安若繼續存在下去，就很難於消除。現在世界經濟發生恐怖的國際不信任的念頭。但又反過來想，也可以說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中，四周的情勢已迫切到不能不舉行國際會議的地步了。

現在來大略的看一看英美法等國的態度。英國在經濟會議上採取怎樣的方針呢？由六月十五日財政部長張伯倫在會場上的演說，也可大體明白。其演說的要旨大體如左。

英國認為通貨的安定，對國際通商有很大的關係，但要達此目的，必須採取兩段方法。第一，主要的國家們，利用其所有的資源，概括地決定一個貨幣安定點；第二，英國在恢復金本位之前，須準備具體的必須的條件——這於渥太華會議所通過的議決案中也可明瞭的看得出來。要而言之，就是清理種種足以引起金鎊低落的要素——在此條件之中，財政部長認為特別重大的是物價的提高，戰債及賠款的解決，通商障礙的撤廢。

根據張伯倫的陳述，恢復金本位的先決問題，須採取這樣的方針，即第一是債權國（美國）須許可債務國以物資來支付債務，在必要的場合承諾貸出資金。換言之，如非要支付巨額戰債不可，英國是不能恢復金本位的。這同時有這樣的意味，即若不保證匯兌的安定，高過現在以上的物價，縱令試行金本位的復活，也是不能維持長久的。在戰債沒有得到解決的今日，要想期待把這些條件充實起來，是極其困難的，故英國政府沒有急於恢復金本位的意志，而且在倫敦

市民也希望着鎊的彈力性的這種狀況之下，與大陸的金本位集團的距離，相當的遙遠。雖是這樣說，但英國的輿論也並不是歡迎像橫行於美國的膨脹崇拜者所主張的毫無限度的通貨膨脹。在喘息於重稅下的英國，若因通貨膨脹而發生工資騰貴和政費膨脹的現象，是為朝野所焦慮的；因為在這種現象發生之後，英國由鎊得來了利益，恐須損失於其他的支出上。

但是英國在剛要舉行世界經濟會議之前，就立即強制實施渥太華的協定，這種舉動給與外國一個極其惡劣的印象。尤其是現在的國民內閣雖以麥克唐納為總理，事實上還是實行保守黨的政策，故可知政府與黨的政治家們，仍是熱烈地歡迎英帝國的特惠關稅主義，是保護政策的信奉者。因此，對於最近英國與德國、丹麥和阿根廷間締結的互惠主義的通商條約，尙且有人在發不平之鳴，說此種商約紊亂了與自治領締結的特惠關稅。但另一方面也有反對者出現，他稱英帝國的特惠主義，乃係沒有實益的空想。例如最初被任命為英國委員的萊頓，稱渥太華協定的實施，就是妨礙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故以此為理由而辭委員之職。獨立自由黨及左派政治家，一律都是反對保護關稅的。

然而麥克唐納爲甚麼熱心地提倡世界經濟會議呢？無疑的，是還有更重大的理由的。不待說，英國是最主要的依存於海外貿易的國家，英國的經濟集團的思想，乃至英帝國商業會議最近通過的鎊貨同盟的提案，歸結起來，都不過是窮策中之窮策而已。因爲英國輸出貿易的主要顧客乃係歐洲大陸及南北美洲，故在世界全體經濟不景氣沒有克服的一天，是沒有改善英國國民經濟的希望。加之，因瀰漫於歐洲的政治不安，社會不安，軍縮會議的失敗等，使人心漸加恐慌的時候，若不領導起經濟會議，造出明朗的空氣，則歐洲的前途更要黑暗的。其理由並不僅此，此外，因美國最近因軍縮會議及滿洲問題與國際聯盟相接近，傾向於國際的協調，故英國若能善用這種形勢，只會有益無損，這就是麥克唐納企圖以盎格羅薩克遜聯帶政策指導世界的理想。英國首相之所以旅行美洲大陸，也與此理想的實現有關。

五

在經濟會議開幕的前後，美國的態度極難捉摸。三月中美國的恐慌極其猛烈的時候，剛剛

走入白宮的羅斯福，命令新國務卿赫爾，拚命地宣傳世界經濟的復興，並召請英國的麥克唐納，法國的赫里歐等列國的代表於華盛頓，開始嚴重的預備會商，故一般的「美國也漸漸正式地參加救濟世界經濟的事業了」的期待，並不是絕對無因。但若根據斯登的談話（*Current History*，七月號）在當時，羅斯福內閣除了極其曖昧的概念外，是沒有確定的經濟政策的。在國務卿赫爾及副國務卿摩萊之間，對於經濟復興政策，極顯明地有着非常巨大的差異。四月二十九日赫爾在美國國際法協會這樣地說：「經濟復興的先決問題，乃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復活；若不是這樣而續施不安定的經濟政策，則一九二九年以來的極度的不景氣，將要長期地存續下去。」但在三星期後的五月二十日，被稱為大總統周圍的「智囊托拉司」的巨頭摩萊又怎樣說呢？他說：「這是很明白的，世界經濟主要的病根，是由於各國國內的原因，故企圖單純地在國際會議上，利用各國間的協定來剷除這樣的難局，結果一定要遭遇失敗的。我國經濟不景氣的打破，大半不得有待於國內狀態的開展；即所謂「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各國還是先要由本國着手。美國的國際貿易，數量極微，故國內政策乃是最緊要的。我國繁榮的基礎，係建築在

國內，這是常識告訴我們的。』摩萊氏的這篇播音演講，不僅和赫爾的意見完全反對，和大總統的聲明也互相矛盾。大總統在五月七日的聲明中說：『國內的形勢，是緊隨着世界各國的狀況而移轉的。』在五月十六日的覺書中又說：『世界經濟會議，必須使通貨安定、物價提高，以求通商的恢復，因而使現在的亂脈得以整然；很好的國際協作，對於各國的復興政策，是一個有力的幫助。』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歐洲諸國對於與羅斯福內閣間怎樣解決戰債的問題，極其焦慮。英國在四五兩月間曾派遣萊士羅斯到華盛頓去，專門從事這方面的交涉；但因美國上院的強硬地反對戰債取消或支付延期的空氣很濃厚，交涉就中途決裂了。在那時候，美國政界的空氣，把純理派的主張——例如赫爾國務卿的關稅降低政策，華爾街的戰債整理案等——壓迫下去，在大勢上是一般直氣地向着通貨膨脹及物價提高的方向突進，在政府內部加以應援的，就是摩萊一派的議論。因此，藉國際協定以恢復景氣的政策漸被忽視，着重國內政策的議論漸得勝利。若不豫先明瞭此種形勢的變化，六七月來美國態度改變的原因，當然不得而知了。

關於金本位恢復及匯兌安定問題，美國的政策也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麥克唐納訪問華盛頓的時候，曾討論到由專門家的協議所產生的同時安定元與鎊的提案，而且在原則上已無異議；但匯兌的比率要怎樣決定呢？對於此點的意見就不一致了。原來兩國都不想將匯兌的比率急速地死板地決定的；特別是美國，因為若依照現狀使匯兌安定，則不僅妨礙國內物價的騰貴，憂慮到膨脹政策的萎縮，而且打算在夏期景氣出現之後，才來決定此項問題的。然而萬一非安定不可的話，美國希望匯兌的行市，大體依照英國停止匯兌前的比率來決定；英國呢？因恐鎊價騰貴起來，打算定為一鎊對三元四角。

六

法國好似死守金本位制的孤壘的選手。他立於擾亂了現在國際金融界的狂風暴雨之中，還在勇敢地堅守着通貨收縮政策和物價降低政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因法郎的下落，使一般國民嘗受了非常的苦痛。當然，這種寶貴的體驗，是促成法國固守金本位的傾向的；但以法國的

現狀看來，也是認爲沒有放棄金本位的必要。此外還有感情上的原因：即法國雖然已經承認德國的賠款可延期支付，但美國還在頑強地要求戰債的交還。用血換來的協約國的勝利，被拿來和美國的\$之力同等用秤來量，法國對此就大感不快，加以美國的自私自利的態度——一方面對德國承認債務延期支付，一方面又對舊協約國嚴厲地督促交還戰債——爆發了法國人的憤懣。這樣的利害和感情，是法國在倫敦會議上頑強地對美國攻擊的根本原因。

原來法國是自給自足的國家，法國人是對金比對人還加倍愛厚的國民。現在法國所保有的金準備額，雖說較之去年減少了，但在本年五月初法國銀行裏還堆集着八百一十億法郎的金塊，將此數和通貨的分量相比較時，金準備額約佔百分之七十八。當然，其中也包含着尋求安全地帶的外國資本，但此項資本約只有百億法郎！故可推知即使全部被流出國外，也絲毫不會影響到法國的金融的。所怕的就是怕達到國內資本向國外逃避的狀況，所以對法國金本位致命的攻擊，不是來自國外而是來自國內。

當然在法國也存在着誘發通貨膨脹的潛勢力的。其中最大的是政治家的反對緊縮政策

的態度。最近的預算上的赤字，已達至百億法郎，故政府在堅決地用緊縮政策與公債政策來填補。但在任何國家的議會政治家，都有反對官吏減薪、工資減低等政策的傾向。法國的政治家們能容忍現下的通貨收縮到什麼地步呢？這一點對於金本位的維持上是有很大關係的。加之，近年來的法國貿易，入超極其猛烈，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由於法國匯兌的高貴。僅以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來看，輸出入都在激減，特別是在去年，對美輸出比之輸入，只佔百分之三十二而已。此外，美金價格若向下低落，法國的貿易關係更加不利，外國商品的對法輸入更加利害，國內的產業要因此受到巨大的打擊。故法國對此大勢防禦的方策僅有兩個，或是法國放棄金本位制，或是增高關稅以防止外國商品的輸入。法國人常說：『美國英國都在先恢復金本位罷！恢復之後，法國對於關稅的減低及貿易障礙的撤廢都表示同意的。若不然，世界的經濟界不是都要輾轉於泥坑之中嗎？』

如前所述：法國是小富豪的國家，恩俸生活者的國家，喜歡收買公債及其他債券的國家。戰後施行通貨膨脹的經驗是物價增高，公債價格減低，貯金的價值減至十分之一，生活極度苦痛。

等等。現在他們還在相信，通貨收縮的結果，要增加多數國民的負擔，而使債務者及大財閥獨得利益。法國是比較不依存於國外貿易的國家，易於自給自足的國家；法國人是貯蓄豐富的國民，因而是喜歡金價高貴的人種。故一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時候，就提出金本位恢復，匯兌安定的要求；若辦不到，就說會議是無用的，主張停會，同時率領起所謂歐洲金本位集團來對抗英美。

七

以上所述的態度，六月十二日會議開幕的時候，同時就漸漸地表現出來了。一言以蔽之，美國是沒有誠意的，他雖然參加了會議，他也沒有多大的期待，也沒有想犧牲些什麼；法國及意大利等歐洲金本位集團，先對戰債問題感到失望，其後討論到通貨問題和匯兌安定問題時，就和美國正面衝突起來。是六月中旬，英美法三國代表齊集倫敦，舉行共同會商的時候，美金價格漸次降低，對英比率有定為四元五角形勢；法郎的對英比率，有定為八十六法郎形勢。然到最後的階段，突然由美國政府接到嚴格的通知，任何匯兌協定都不許簽訂。從此以後，金本位集團

與美國間的衝突，就以這個問題為中心，終使會議陷於實質的決裂。由表面上看來，糾紛主要係存於美國與法國之間；但美國與英國間的爭點，實際也不少的。美國所提出的不許提到戰債這個前提條件，就使英國大不高興，認為會議已失去大半的效果。就通貨安定問題說，若美金如現在的連日下落，不久英美比率就要達至前年鎊崩落以前的狀態，這樣一來，無疑地對於英國的輸出貿易，要受到極其嚴重的影響。特別是英國認為：若債權國的美國只是一味地課賦高率的關稅，防止由債務國的歐洲的商品輸入，則既不能矯正金偏在的現象，也找不出使國際通商復活的手段。但關於通商的限制——定額制度、匯兌管理等方法，法德等大陸國也在嚴厲地施行着，藉以防止輸入，維持金本位；故由低關稅主義的英國看來，法德等國也應與美國同罪。

然而，至七月上旬，會議因通貨問題而漸漸停頓，金本位的七聯合國要求停止經濟會議的時候，英國突然捨棄了過去的中人的立場，而對美國偏袒起來了。法國的代表很多對英國政府的改變表示憤慨，但這是因為對美認識不足的緣故。在大戰後，英國是決心不反對美國的，即使在英美單獨兩國の場合，英國是不辭與美國從事相當激烈的論爭，但若有第三者插足其中的

時候，總是要與美國妥協而成立對第三者的聯合戰線；這乃是英國自巴黎會議以來常常實施過的慣例，在這一次的會議上，雖因麥克唐納的優柔寡斷而在初採取了躊躇逡巡的態度，但結果仍然不免重彈過去的老調。

在表面上，法國率領着歐洲大陸各金本位國，發出擁護金本位的共同聲明，締結籌設匯兌的共同資金的協定，似乎是要堅決地對抗英美。然而若在經濟利害之外，再算入政治問題時，是不能與英美長期為敵的。等到會議熱不久增高的時期，無疑地採取其他適當的與英美妥協的途徑，世界大戰以來玻安加列與白里安，都是常常採取同樣的路徑。

八

世界經濟會議的決裂，對於世界經濟以及日本經濟界要有怎樣的影響呢？最後對此問題不得不附加一點簡單的意見總而言之，我是同意於本章開頭所引用的路德喬治的意見的：「經濟會議的決裂，固然是一個很大的災害，然而並不是不能補償的災害。」

誰也在希望會議的成功，然而誰也不期待有怎樣完滿的成功。因之必然地會聯想到，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時代，要暫時地繼續下去的；然而也不容相信，世界經濟集團的對立要更加尖銳，如近來日本的一部份人士所說的一樣。大英帝國集團的團結，與其說他係立於經濟基礎之上，無寧說他係一種文化運動。爲實行渥太華協定而組織的種種委員會，根據六月中旬的報告，也不是在叫苦連天了嗎？英國是不能放棄交易額占其輸出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歐洲大陸的。

就以美國來說：「因其對外貿易僅占國內商業的百分之七乃至百分之十，故美國的景氣與國外的市場、關稅、貿易政策沒有關係，僅依國內的努力是可達到恢復的地步的」的意見，也有一部份的真理。而摩萊氏等也已使羅斯福同意這種方針了。但是，在景氣時代，美國曾輸出過百分之五十的棉花，三分之一以上的銅及煙捲，五分之一以上的小麥及麥粉，由這種現象，看來對於如胡佛大總統所說的「美國二百四十萬的家族生活，係依存於輸出貿易之上」的事實，絕對不能忽視過去的。

日本的經濟界，恐不致因這次經濟會議的失敗，就會直接受到巨大的災害；反之，恐須要受

今後的美國的景氣的左右——或光明，或黑暗。然而美國現在堅決地進行着的膨脹景氣，果能永遠地具有使物價騰貴的效果嗎？對於此點，有不少的人發生疑問。津村博士對此問題，曾在大阪每日新聞上相當詳細地論述過，他說：雖以美國之大，只是用國內的手段以求景氣的恢復，乃是極其錯誤的。我也同感其說。現在的世界，係以經濟的國際化爲出發點而決定生活程度的，故僅以集團經濟的理論，來變更生活的根底，乃是極其困難的。現下的經濟不景氣若慢慢地恢復，不久各國都有復歸經濟協作的一天的，這樣的轉向，結局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倫敦之戰——恐慌勝利了

巴爾姆達特
R. Palme-Dutt

(見一九三三，六，三〇國際通訊週報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倫敦經濟會議不能「按照計劃」進行，開始會談時候一些謀求暫時穩定的臨時協議，就已經破壞。本來英美法等國中央銀行的代表已經把「貨幣穩定合同」簽字了，不料在最後的一刻忽然被羅斯福轟炸得粉碎，然而這穩定之整個的企圖，原是這問題的主眼，而現在竟也破裂了。於是積不相能的敵愾是展開了。

這種破裂，是什麼意義呢？會外的壓力竟也到達了會議裏面，很有限度的協調。這是尖銳地表明了各國間恐慌之嚴重，雖是在會議之前，也無二致的。恐慌的嚴重，很快的改變了每個代表者的形勢和力的均勢，而隨時足以破壞任何臨時造成的協議。

這樣，貨幣這中心問題就尖銳地表明了列強的戰爭，本就羅斯福是想要暫時穩定的，羅斯福和麥克唐納的談話就準備了牠的根基，原來美國之取消金本位就是要對抗金磅之貶價而

壓逼使之回復以至穩定。美國代表團和聯邦準備銀行總裁赫理遜 (E. A. Tamm) 就帶着這種訓令到倫敦去，要根據已定的臨時協定來進行這些事。可是隨着美國的情形越到越糟，被逼地不得不斷然採取冒險的通貨膨脹政策，而穩定乃是膨脹的唯一敵人。因此羅斯福與自己直接相反的訓令把原來的協議推翻，（雖然據報告的數目一英鎊值美金四元零五，是對於美國比較有利的。）而把會議擲入於大紛亂之中。

於是「并不是會議支配恐慌，却是恐慌支配會議了。」全世界每件變化形勢的事態，都把會議弄得出軌。代表團提出政策和備忘錄，不過爲的是明天要把牠推翻。胡根提出他那心血來潮的備忘錄，把德國政策的真正要求都說出來了，也不過只爲的是要把牠丟在一邊。赫爾和畢德門把美國政策提出來，爲的就是要把牠們懸在半空中不承認，而同時副國務卿摩萊又急急帶着羅斯福的新訓令趕來。目前會議只是在挨時間，寄殘喘於每一強國之變化無恆的形勢上。歐洲或遠東的新發展，又可把牠打入別的方向，會議像隻無舵的船，被恐慌的狂風之各種矛盾的力所驅馳。

會議中沒有解決一個問題，甚至似債務問題，只是懸而不決，而且到最後的一刻，也仍然是英國償還美國之一法；而這問題在法美之間，是更其露骨而尖銳的，同時在德國與牠的私人債主之間，又發生了許多新的難題。貨幣問題完全觸了礁。關稅問題也毫無發展，以致畢德門所提全體削減十分之一的提議可收回去了。最活動的談判就是對於重要商品的生產和出口之限制，這即是說，使會議簡單地純粹地在限制商業與反對生產上之一種陰謀。可是即使在這一點上，奧國之反對美國限制小麥生產的要求，其中的矛盾也是尖銳的。

即使暫時的和平都已失敗，一切與一切對敵的局面成了會議中明顯而主要的特質。六月十二日會議的前夜，英國財政大臣在下院中明說：

「雖然我們很悔恨與他國間有經濟戰爭；可是在別人進攻的時候，我們總不能不維持這種戰事。」

「我們不能不維持戰事，」這就是會議的主要中心。

首先就是英美的矛盾，在會議開始的時候，這一點已經表現出來。正值美國人不許在大會

的議事日程中提出戰債問題，而麥克唐納却用他主席的資格，提出戰債作為一切問題的中心，美國代表團氣極了，立刻就有很多人要離開會議，據報紙的消息是如此。

英美矛盾的第二期發展是貨幣穩定的問題。英法之間，原已有事實上的穩定，因而逼得美國不能不也走上這條路，他們的中央銀行已經都簽字了，不料忽然被羅斯福總統一下否決。美國決計要保存牠的獨立政策，金元與金鎊還在大大的鬭法顯能。

美國此種政策，自然英國是恨極了，每日電信社這樣寫着，假如美國拒絕穩定貨幣的話，那麼：

「結果對於世界經濟會議是非常嚴重的。這種事實會清清楚楚的在華盛頓表現出來。形勢的嚴重就在於英國會受不住一種壓力，而不得不謀求歐洲聯合戰線，以對抗美國。」

（每日電聞 二十，六，一九三三。）

歐洲聯合戰綫對抗美國，這是與外交部有密切關係的英國領袖機關報的辭句。真的這種新發展把英國的政策，整個的會議都弄得亂七八糟毫無定向了。

可是在一方面，美國對於自己的力量和所謂「積極的」政策的可能性有很大的自信心，終於漸漸地對於英國所領導的經濟會議之成果顯露出漠不關心的態度。美國代表團之一的上院議員柯遜斯 *Overton*，他是大富翁與「獨立政策」的強有力的代言人，宣稱：（見時報二十六，三三。）

「在會議進行討論之間，與吾國現在的發展，彷彿表示出國際主義會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綱領相抵觸，假如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美國不能進行兩種辦法，遲早我們總得決定我們要採取那一個辦法。」

第一是通貨膨脹，從而穩定便形成了未來的事實，（這即是說美國將利用通貨膨脹的政策把英國挫折以後而後止，）這就是現在美國的綱領。

又在別一方面。法國與歐洲用金國不但要求穩定，且要求在金本位上穩定以及總的削減和取消戰債。法國的表現明明說了會議如果不能使貨幣穩定就是完全失敗，這就是說一切關稅和別的協定都不能有效，因為動搖的幣制，隨時可以推翻牠的結果。因此法國既是金本位

國，則法不能不有完全關稅自主權。很可注意的是剛開會之前，法總理達拉第用特別法頒布緊急關稅增加的等級。

英國的政策就動搖在這兩者之間。一方面把想作歐洲聯合戰綫來對美。另一方面又怕假使美國大量的通貨膨脹政策邁進，則英國的國際市場會保不住。張伯倫就模模糊糊的談些什麼需要「便宜而又充分的信用，或便宜而又充分的貨幣」；可是同時牠還在希望「各中央銀行」能有「協調的行動」把這種政策限於一致的水平綫上。但美國政府的大規模的信用借款與支出，已邁往直前，對於英政府這些哀求，未之一顧，因此英國的政策還逗留在含糊的概括的陳述之階段裏。

無論如何，通貨膨脹的風頭在集中勢力，牠表現着恐慌的深入，一切穩定計劃都已失敗。牠決不是建設的，但是完全地直接更尖銳的剝削勞働者與小資產階級，增加經濟矛盾的嚴重性且公開準備戰爭。依羅斯福的「公共建築」計劃，二萬八千七百萬美金用於海軍建築，像德國一樣實行廣大的軍事式的強迫勞動，英國也有同樣的呼聲。

在這種國際形勢發展中，特別有意義的是德國法西斯蒂政治，他們也很響應通貨膨脹的辦法，胡根的備忘錄，雖然公開的被否決，可是還是德國政策在會議中最好的供獻與國社黨的宣傳。羅森伯的使命和後來的協商一道發展了。

只要能重行武裝，得到東方發展的可能與殖民地的讓與，德國就情願去打蘇聯。胡根備忘錄只有一點錯，那就是牠說的太公開了。在會議背後，資本主義的武力，特別是英帝國主義，是在向這種恐慌解決法出動。

另一方面，蘇聯却利用牠在會議中的代表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與烟幕之前，維持自己堅決的地位，並且把牠們的矛盾和烟幕暴露出來。使烟幕減少作用，第一是用提出「經濟侵略案」，第二是李維諾夫演講，對於那些正感於市場飢餓的資本主義各國大開了市場之門，這樣在會議中才是為的發展生產與貿易而不是為的要限制牠了，這是唯一的具體提議，這提議的結果從法美報紙的注意中可以看出來。美國承認蘇聯問題，便迅速地展開來了。而英政府雖要續繼禁止蘇聯貨物進口，資本家都不答應。

主張會議應早些「結束」，免得丟醜的呼聲，是在開會才兩禮拜時已經普遍了。英國政府還在反對這個，定要弄出點結果來，可是資本家們自己也都承認會議完全失敗了。會議再延長，也無非紙上談兵而已，對於矛盾和戰爭，決無絲毫幫助。

世界經濟會議失敗後的世界經濟

阿部賢一

（見日本世界經濟情報八年八月號）

世界經濟會議，如許多人所豫期的一樣，已經完全歸於失敗了。其失敗的最大原因，可以說是因爲在匯兌安定協定問題上，英、美、法三國的意見，根本各不相容。當然，此外也有許許多多意見不一致的地方，但總而言之，在以匯兌問題爲中心的三國關係上——特別是美法關係上，有着毫不相容的意見的懸隔。以苦於不景氣這一點來說，各國都是一樣，但欲藉國際的方法去實現其救濟問題，根本是不得其當的。用國內的方法來解決國際問題，事實上決不可能；同樣地，用國際的方法來解決國內問題，也是十分困難。共同都爲不景氣的暴風所襲，產業衰頹，貿易不振，物價下落，國民生活萎縮而且陷於不安；在此場合之下，要想藉國外之力，開一條甦生之途，實在

是不盡情理的。各國若企圖以他國爲犧牲來克服自國的不景氣，結果當然要陷於不相容的意見衝突，如經濟會議似的，會議也要歸於失敗，這乃是一種必然之理。各國各有其種種的特殊經濟情形，先將本國的政府確立起來，以之爲基礎，然後互相讓步而求國際的助力，會議才會開始成功的。但是如這一次在倫敦會議的美法意見的衝突，實在太過於露骨了。現在並不打算在此將其詳細的情形加以敘述；只想明確地認識一下各國的情勢，爲什麼使熱心舉行的會議陷於破裂？

二

失敗了的經濟會議，遺留下些什麼呢？在現在和將來，可以收到些什麼效果呢？關於這等問題，意見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一個事實是可以肯定的；即經過這次經濟會議之後，各國國際間經濟集團的對立，更要激烈起來。若在會議上，關於一些重要問題——例如關於匯兌、通貨、關稅等問題能有相當的決定，世界的形勢就要與現狀大大的不同；但是在國家主義的風潮風靡了世

界的今日，各國之對於世界經濟會議，起初就沒抱有巨大的期待。原因在那裏呢？責任並不是在會議的本身上。各國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色彩，在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濃厚，這是世界不景氣的大原因；爲打開這不景氣的局面，過去曾開過幾次的國際會議，但只圖藉這樣公式的會議，是絕對不能緩和國家主義經濟的傾向的。

各國的國家主義的思想，目下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呢？對於這方面的觀察，在世界的政治家和學者中，誰也還不會發表過充分的見解。也許可以說，世界各國現在已復歸到曾指導過十七八世紀間的歐洲各國經濟政策的所謂的重金主義（Mercantilism）——不擇任何手段而圖以人爲的政策，將他國的金塊吸收過來的思想——的時代來了；故今日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到經濟總破產以前，不惜任何犧牲，總得要進行下去的。若預期到將來的前途，雖是不十分具體，但可斷定，各國的經濟思想及政策，將不絕地向着唯我主義的方向邁進。

三

其中最惹人注目而最危險的，我想就是美國。因為美國太過於堅持着唯我政策，自己也要陷於不利，同時也構成了世界不景氣的原因。在此無需加以說明，這是現任大總統羅斯福在就任演說中所親自承認的事實，也是國務卿赫爾所特別強調之點。赫爾甚至說：「捨棄偏狹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以美國及世界的觀點看來，乃是唯一應取之途。」這樣反省的聲明，係發表於世界經濟會議之前，故參與會議的各國，當然對美國抱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但美國的國內的情況，不能允許政治家的這種觀念的國際強調主義的，現實的利害，比較起來更要有力得多，現實的要求把會議的失敗置之腦後，而不停地向前進展着。例如已着手擬定需用三十三億美金通貨膨脹的產業復興法，其中包含着建艦事業。又如小麥棉花栽培地域縮少政策，也在大膽地實施着。更如對聲明縮短民間各事業勞動者就業時間，提高其工資，而不切實施行的資本家，加以彈劾，說他們沒有國民的資格；結果政府雖受到世人的許多非難和攻擊，但實有堅決執行的決心。不僅以所謂的輿論為根據的獨裁政治，一步一步地進行着，物價也因之在二三月內平均騰貴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而呈現出所謂的膨脹景氣。誠然，今日的財界活動的甦生，心理的要素

比實質的要素要重要些，但總之不能否認這種現象已慢慢地表現到產業活動上面來了。在過去三四年間，建築、汽車、火車及其他機械器具，不加修繕而老廢了，存貨也大大地減少，故無疑地根據人爲景氣政策的產業活動的復興，是可以出現的。

不待說，自來的美國的政策指導的實權，係握之於金融財閥之手，但自去年以來的銀行的破產，今年春的金融恐慌，上院對摩根財閥內部的清查，以及美國一般產業的要求，不能使政治家的政策，還是跟着金融財閥走，至少事實上已向產業第一主義移動着。加之慕索里尼之於意大利，希特勒之於德意志，法國財政部長之彭納堅持金本位制度，都是同樣，雖是擁護產業財閥，但係以所謂擁護中產階級的利益作政策決定的重要要素。美國正是不能出此範圍，我想這乃是羅斯福與其頭腦幕僚的意見。大總統這樣大膽的政策，果真能夠把美國從不景氣中救了出來嗎？美國對此有兩種輿論。當然，將來的事現在是不能明白的，但以目前的形勢觀察下來，似乎正在走着十分危險的道路。例如由昨今的股票價格的變動觀之，投機熱的勃興，有如一九二九年春的狀態，到該年之秋，美國已遭遇了極嚴重的恐慌，最近投機熱的結果，誰敢擔保不重蹈那

次的覆轍呢？在表面上，大總統越大膽地實施那樣的膨脹政策，不景氣似乎更是普遍的消滅下去；但由裏面的活動，使我們預感到將來危機的嚴重，在美國所謂的孤立政策，即一國孤立繁榮主義的前面，有一團暗影在隱約地潛伏着。

四

美國乃是其中之一例。各國也立於狹小的境地，必然地以經濟組織的權力統制為不景氣的對策，為經濟復興的基礎。由今日的大勢看來，所謂的統制經濟普遍地在各國議論着，局部地在實行着，一步一步地向國家主義的經濟突進着。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更促進了此種傾向的進展。這雖是不得已的大勢，但利用這樣的思想 and 政策究竟能使各國得救嗎？在我還是一個疑問的。

華盛頓會談

澁川誠

(見日本國際評論八年六月號)

一 六月十一日

站在世界金融總支配地位的美國華盛頓政府，自新總統羅斯福登台後，立即向世界各國發出請帖，邀請派代表到華盛頓舉行「世界經濟會議預備會談。」主要十一國的應請書，已於四月十五日以前全部到達白宮，而其他的四十二國也漸次作贊同的回答。應特派代表至華盛頓的「主要國家」在四月下旬以後，以英國代表為前驅，陸續地各派本國的第一流代表到華盛頓來了，但在此期間，華盛頓政府違背了一般的預期，不惟不實行金解禁，反而在四月十九日宣告近於「絕對」的禁止金輸出了。

羅斯福這種唐突的措置，當然在國內國外都捲起了種種的議論和謠傳，並有人作這樣的

臆測，說這種舉動是專為對付將要舉行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策謀。總之，在列強中被稱為維持金本位制的兩大高壘的美法的一角，現在意外地要崩潰了，在此狀態之下，法國所受的刺激特別巨大，赫里歐代表胸中的籌劃，也多少有些失敗，這由後述的法國代表的聲明書看來，也可一目瞭然。

另一方面，在主要國中的主要國英法兩國代表與華府當局的會談告終了，四月二十九日，設於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假英國外交部舉行會議，決定大會的會期於戰債支付日三日前的六月十二日，種種事前的準備，在此大體宣言完成，計劃在華盛頓預備會談告終之後，立即舉行大會，除了從事範圍廣汎的世界大戰的總結算之外，若當時的環境能夠容許，也還計劃對症狀沉重的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施以輸血或去血，企圖得以返老還童。現將主要國家的巨頭和羅斯福政府間會談的情況略述於後。

二 英國代表麥克唐納

英國的首相麥克唐納，借復活節的短閑，乘了與他特別有緣的貝列格里亞號，於四月中旬向大西洋中出發，隨行者有外交次長汪希達特，首席經濟顧問里至洛斯，歐巴頓等十名，輪船恰在美國脫離金本位的次日到達紐約碼頭，上岸後即發表了已經預備好的聲明，書中述此次到美的目的：

「……到美的目的，係為與美國大總統佈置杜絕貧困的共同戰線，並特別對橫於世界經濟會議的進路的種種問題，互相交換意見……」

各代表抵紐約後，當日即向華盛頓出發，在白宮做了大總統的上賓。當與新聞記者團會見時，即發表了大意如次的談話：

(一)關於戰債問題，也想商談一下。

(二)我們認為穩定通貨問題，是目前最重要的題目。

(三)美國的放棄金本位，英國反要表示同情。

二十二日，麥克唐納與羅斯福的第一次會談就在白宮開始了，列席者如下：

美國方面 國務卿赫爾，副國務卿摩萊，上院外交委員長畢德門，費意斯，長官輔佐布里特（因戰債間在先和英國交涉的人物。）

英國方面 林則駐美大使，汪希達特，里至洛斯，巴羅，歐巴頓。

會談後的文告，則有如下述：

「會談的內容，係關於最近經濟會議的主要問題，主要是在美英當局之間，作一般的意見交換。關於種種細小節目的討議，在當日的午後至二十三日間，委託專門家來處理。」

右述的專門家，於二十二日的午後在英國大使館互相交換了意見，但當時還沒有得出何等具體的決定。於四月二十三日，樂於舟遊的羅斯福，邀請麥克唐納至波特馬克河中的遊船上，繼續前一日之會談。同行的英國代表汪希達特後來以個人名義發表了如次的文告：

「本日關於日內瓦軍縮會議一般事業，充分地交換了意見，此次會談的結果，感到軍縮會議及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更有希望。」

二十三日雖是星期日，除了前述的水上會談之外，在陸上也於外交部舉行英美兩國的協

議，協議由午前延至午後，出席者美國有赫爾等，英國有林則大使等；主要議題係貨幣穩定問題，但結果也沒有得到特別的決定。據報紙的觀測，此次討論的是怎樣去穩定美元與英鎊？怎樣定比例率？英國主張三元五角對一鎊，美國則主張四元，互相堅持不下。羅斯福總統隨後由赫爾得到關於右述會談結果的報告之後，再與麥克唐納繼續商談了一夜通宵。據後來的通告，「商談的內容，是關於一般的經濟問題，主要是關於貨幣問題。」

二十四日麥克唐納與上院議員波拉進了早餐之後，又於白宮與羅斯福晤談，午後出席前國務卿史丁遜的茶會，晚上出席英國大使館公式的晚餐會。麥克唐納之所以這樣地連溫席之暇都沒有的奔忙，就是因為如前面提及的他這次的訪美旅行，係利用復活節的休暇，而國會及貝列格里亞號，都在等待着他的返國。正當各種揣摩臆測很盛行的時候，二十四日的通告被公表了，其大意如左：

「在過去數日間的大總統與英國首相的會談中，開胸見膽地對下列各問題互相交換了意見，即：

- (一) 提高世界物價的水準
- (二) 統一中央銀行的政策
- (三) 現定各國的貨幣標準
- (四) 撤廢匯兌及通商上的限制
- (五) 力圖提高銀價
- (六) 其他關於通商各種問題

並且在此次的會談上，不是要完全決定右述的各種問題，其決定權係操之於以後的世界經濟會議。

原來羅斯福對英請帖上寫的是：

「爲準備閣下所主唱世界經濟會議，爲有促進實際的軍縮的必要，很歡迎我所宿望的閣下的降臨。」

其中對於戰債問題，完全一字不提，但如麥克唐納到美後匆忙對記者的談話似的，戰債問

題終歸不能照舊的實行下去，縱令尊重美國的意見，不把此問題列於世界經濟會議的議題之中。果如其然，在四月二十四日，麥克唐納偕法國代表赫里歐及加拿大代表班納特出席了國務卿赫爾的午餐會之後，於白宮再與羅斯福作長時間的會談時，戰債問題開始被提出討論了。據二十五日夜的通告，大意如下：

『本日大總統及英國首相，曾討論到對美戰債支付問題，數方都顧慮到契約上的義務和現在的實際狀況，袒白地互相交換了意見，結果，我們相信，關於現實的事態，已得到達至更加諒解的基礎。原來並不是發現了可以促成協定的任何手段或方法，而不過是對於種種能夠促進協定的方策，從事了預備的研究。縱令英國首相離開了美國，倫敦及華盛頓間，還是將要繼續關於處理該問題的交涉的。』

誠如通告中所言，在麥克唐納出發後，使隨員經濟問題主席顧問里至洛斯留在美國，與華盛頓當局繼續商談該項問題，至五月三日就歸英之途，同時英美專門家也於二十五日舉行集會，商談詳細的節目。

麥克唐納在美國逗留了七天之後，攜帶着與羅斯福總統及赫里歐，貝奈特等代表會議的結果，準備於四月二十六日，乘上由紐約出港的貝列格里亞號輪船，一帆風順地回英國去。他在出發當日的午前與羅斯福作了最後的會談，正午離華盛頓，在離港前，於紐約的某集會上，也舉行了一次演說，除了正式地對大總統及美國民眾表示謝意之外，申述英美兩國國民有互相提攜的必要，關於世界經濟會議的意見，則大體如左：

「我切望着英美的合作，然這並不是希望締結同盟之意。英美合作之後，不僅是對於英美兩國，對於廣汎的世界，也要得到極其寶貴的結果。現在各國所遭遇的危機，誠如羅斯福總統所言，決不是尋常的；這個危機的克服，乃是一國之力所不能辦到的國際的一個重大問題。因此之故，希望在世界經濟會議上，美國也和英國及其他列國站在同一的立場，英勇地立於各種難關之前，提出建設的提案。其次的大問題是軍縮問題。現在的形勢，比之四年（一九二九年）前我為該問題到美國時更加惡劣了，但我們想一定要得到勝利的。」為消滅戰爭的戰爭，「不知是由何人造出的成語，但總之這是為軍人所發明的，對被征服者加以和平條約，這不過

是預告下次的戰爭而已。故我們主張廢除軍國主義者的和平，而代之以精神的和平。

此外在麥克唐納離開華盛頓時，與羅斯福發表了共同聲明，以作前後話談話情形的要約，其大意如下：

(一)現在已經證明，英美兩政府所期圖達到的目的，完全是一致，因此我們痛感到為各民族的前途計，有成立國際協作的必要，關於手段方法，也已加以審議。

(二)我們認為根本的要件，乃係物價的提高；為提高物價，必須在經濟及貨幣兩方面同時尋求對策，通商政策也須改善，並須緩和極端的關稅，輸入的限制，匯兌的限制等通商障礙。

(三)各國中央銀行須互相協力，充分地使信用擴張，同時須利用種種手段，使擴張的信用得盡量的流通。

(四)促進事業的恢復，企業的復興，並求國際匯兌的最後的穩定；同時決定不致使物價下落的國際的貨幣標準，以期不再重蹈過去的覆轍；此外並檢討到在東洋貿易上被一般重視的白銀問題，對銀價提高問題提議作種種的考察。

(五)以上各問題，都非得國際的合作不可，在此所列舉的提案，爲務須得到普遍的了解，故須於大會舉行前，與各國的代表也加以審議。

備考：五月三日回到英國的麥克唐納，在當夜就借播音台舉行一個如左的報告式的演說：會談的結果，要約起來，大體可分五項：

(一)決定六月十二日世界經濟會議開幕日。

(二)關於現在世界恐慌的原因，在英美兩國間已舉行了預備的檢討，對於在大會上將要討論的對策，也曾加以協議。

(三)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與戰債問題的解決有關，對於此點，英美兩國間的意見係一致的。

(四)爲使一般世界經濟會議能於成功，英美應當怎樣合作的問題，也互相得到了諒解。

(五)英美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及互相信賴的觀念都已增進了。

三 法國代表赫里歐

前總理現衆院外交委員長赫里歐一行共六人，追蹤麥克唐納之後，乘了法蘭西號輪船，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達紐約，並照例的發表了一篇聲明書，其中就下列諸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 爲招來並維持永久的和平，必須整理政治及經濟問題的基礎；我們須以這樣的信念處理今日的事業。

(二) 根據英美最近情勢的變化，在議題裏的技術的項目中，須要若干的修正；然而關於政治及精神的方面，用不到有怎樣的變更。

法國代表不停地直向華盛頓出發，與華盛頓記者團會見時，赫里歐曾發表了要點如次的談話：

(一) 我們相信發端於洛桑會議的世界經濟會議能夠成功。

(二) 於白宮作會談時，將討論美大總統的質問事項，以作大會的成功資助。

(三) 美國的放棄金本位，乃專係美國的國內問題，不在我們談話的範圍。

但在他的談話中，對於戰債及其他技術問題，則完全避而不談。

羅斯福與赫里歐的會談，由四月二十日午後九時起在白宮內舉行，擬議雖佔了很長的時間，但不見有任何公告發表。僅於赫里歐回答新聞記者的質問時，言及曾與羅斯福討論到軍縮，戰債及其他問題而已。

到了次日（二十五日），如前面所述，赫里歐與麥克唐納及加拿大代表班納特等共同出席了國務卿赫爾的午餐會後與羅斯福及麥克唐納鼎坐擬議，在此才開始發現三巨頭的三角的懇談。但此次也沒有何種公告發表。據一般的謠傳，法國很強硬地以過去屢次提到的安全保障問題為中心而發表談話；對於增強不戰條約的各種提案，也交換了互相的意見。

所謂不戰條約效力的增強，就是足資侵略的判定及其制裁的「協議條約」的縮結，「軍縮履行監督委員會」的設置，以及禁止武器輸入的措置。

但這不待言，說到安全保障問題，必須徵求與此問題利害關係極其濃厚的意大利的意見，由此可以推知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談，都不過是意見交換而已。

三巨頭會議的次日四月二十六日的午後，赫里歐又再與羅斯福會晤；會晤後又列席於大

總統的晚餐會，對於本日會談的內容，也沒有公告發表。到了二十七日，又於白宮與羅斯福作長時間的密談。後來根據赫里歐對新聞記者的談話，過去幾次會談的情形大體如左：

(一)確立了舉行經濟會議的希望

(二)至大會終了為止有實行關稅休戰的可能性

(三)成立了關於軍縮及安全保障的諒解

(四)面談比較書面的折衝還易得到諒解

法代表赫里歐自四月二十四日以來，連日忙於與美總統作會談，到二十八日作最後的會晤之後，正午離華盛頓而返紐約，在這一天才開始發表與羅斯福總統的共同聲明，其內容要約之如下：

(一)這次美法會談的結果，關於兩國間的各種問題，只要是做得到的，都有很圓滿的諒解。但協定的締結，則完全保留於快要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

(二)為維持國際的和平，為實行經濟的休戰，進而為恢復貨幣制度的安定，美法間的諒解是

必要的。

(三)現在證明兩國政府，對於世界的重要問題及世界經濟會議，抱有共同的目的，實在欣快之至。

(四)爲立速實現世界經濟的復興，爲求世界物價的昂騰，必須提早舉行世界經濟會議，藉以減低關稅，撤廢輸入及匯兌上的限制，實現政財及貨幣狀態的復歸；關於此點，美法的意見係完全一致。我們已特別地去研究一種方法，使通商政策在增進國際貿易這種目的下繼續發展。

(五)我們對於貨幣及中央銀行間的合作問題，必研究種種的方法。又認爲關於失業問題，產業振興問題和白銀問題等，必須在國際的合作之下，依據國內的努力，以求永久的解決。全世界的熱望之的，係集中在於華盛頓開始的國際合作的繼續。我們是正在繼續着的，同時也將要得到其他各國的參與。

除了右述的共同聲明之外，赫里歐還單獨對華盛頓新聞界發了一個聲明書，聲明書的內

容，係對美總統國務卿以及上院的魯濱孫（民主黨的院內總務）波拉，李德，下院議長列尼等大送其贊辭，大吹美法互相諒解的切要。在二十五日下午即乘原船返巴黎去。

四 加拿大代表班納特

由接壤國加拿大派來參加預備會談的代表係班納特總理，他到華盛頓時係四月二十四日，至次日的午後在加拿大公使館招待新聞記者。於當時交出已經準備好的聲明書，並對於記者的質問，發表了如次的意見：

（一）我們並不打算修改渥太華協定，在該項協定中，並沒有任何足以妨礙美加間締結通商條約的事項。

（二）關於金本位問題，加拿大係和美國處於同樣的立場，關於白銀問題也利害關係相同之點很多。

（三）對小麥實行生產限制，此刻尙未着手，但只要美國也有實行的企圖，全世界的小麥限制

生產都有可能性的。

二十六二十七一連兩日與羅斯福總統舉行懇談，結果在二十七日晨的會見後，發表了如下的共同聲明：

「美國大總統及加拿大總理，對於世界經濟會議的提案，交換了互相的意見，同時對於兩國間有深切關係的通商政策，也已詳細檢討，其結果認為可供將來的參考。國務卿赫爾與副國務卿摩萊也參加了會談。」

班納特總理於二十九日啓行歸國，在出發前，又再度發表了如左的共同聲明：

「我們很欣慰，由這次的會談，關於世界經濟會議的各項問題，已確立了採取共同步調的基礎。」

現在我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物價的一般的標準，爲此，除了在經濟及貨幣兩方面採取國際合作的措置之外，同時必須擴張貿易上的自由。又如環境能於容許，當然要迅速地規定國際貨幣本位，使國際的貨幣關係的運用更加圓滑，也是同等的重要。

在此，我們已由各方面檢討到白銀使用的問題。這等問題的解決，不適於個別的處理，有很多地方須待國際的合作，故我們更加痛感到未來的經濟會議的重要性。

此外關於美加兩國間的特殊問題，也交換過意見，特別同意去研究增進貿易的方法。』

納特總理於四月三十日歸抵渥太華，至次日在下院做了一個關於訪問華盛頓的簡單的報告並朗讀了右述的共同聲明。

五 意代表榮圭多

意大利的特派代表係財政部長榮圭多等，當他於四月二十五日由國內出發的時候，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這樣的談話：

『要想使經濟會議免於空談之弊，最重要的是確定議事日程，立速實現國際的協作。在此很幸運，因為我們得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參與，他是有正視現實的勇氣的人物。』

關於各種與經濟財政有關的國際問題，有兩點足以注目：

(一) 樹立將來政治上的信賴，以圖世界經濟的恢復（莫索里尼的論調。）

(二) 增進國際間資金的移動，使意大利的收入以至支付能力得保調和（專家一致的意見）

至五月四日，榮圭多代表與羅斯福於華盛頓舉行會談，據說主要的是討論軍縮問題，並主張企圖經濟的安定，須有政治的安定做先決條件，在同一天，榮圭多的隨員們也和赫爾國務卿等檢討一些專門事項。

於五月六日剛在榮圭多離開華盛頓之前，與羅斯福總統的共同聲明就被公表了，其大意如左：

「會議的結果，發現了一樁很滿足的現象，即關於各種問題，美意兩國間的意見都是一致的。除了各國民的協作外，經濟會議是難期於成功的；然若不速開而不速見其結果，世界的經濟戰是要更加劇烈的。政治的安定是安定經濟的基礎，經濟戰的休止，要在軍備有縮小的可能的世界裏才能實現，兩國間對於此點的意見也是一致的。要想經濟會議能夠成功，必須撤廢關稅及其他通商的障壁。貨幣本位的復歸，必須世界一致地實行，並須以金作決定的標準。」

六 中國代表宋子文

中國代表宋子文於四月十八日出國，五月初旬到美，五月八日開始與羅斯福正式會談，至五月十九日中美兩國間最後的談話終了，而發表公報如下：

余輩談話完畢後，覺兩人間對於解決世界當前大問題所必採之切實可行方案，具有同意，良爲欣慰；余輩同謂：非有政治之安寧，不能達到經濟之安定，唯有居於可以裁減軍備之世界，方能裁減經濟上之戰器；余輩切望和平之得有保障，因此亟願切實可行之軍縮方案，立見採用。

關於此層，余輩天然想及遠東之嚴重發展；此種發展，曾在過去兩年中，擾亂世界之和平，使兩大國軍隊，從事破壞性質之敵對行動。余輩深信此種敵對行動，當可立即停止，俾目下世界各國重建政治經濟和平之努力，得底於成。

余輩完成同意目下國際貿易上不合理之障礙，必須剷除；財政與金融之混亂，必須加以

整理；即使其重返於秩序之境。關於此層，余輩認東方貿易之巨大媒介物白銀，應當提高而穩定其價格實屬根本要圖，至於許多其他方案，爲復興中國與世界經濟生活所必須採用者，余輩皆有最契合之同意，並決意用成就事業所必需之決心，以臨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之種種問題，而策其成功。

七 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

石井於五月四日赴美，二十四日與羅斯福開始會談，兩國於二十七日發表共同文告如下：

吾等均以爲欲求和平之基礎之鞏固，則經濟之穩定，與政治之安全，須互相爲用，不可缺一，此二者有密切聯帶之關係。吾人以爲停止經濟之爭鬥，與軍備縮減，均須實現，吾人熱烈希望關於此層，可以達到目的。對於遠東近二年以來之非常時局，吾人自己加以考慮，希望遠東各國，與西方各國，均能以合作之心理，予和平事業及世界繁榮以鞏固之基礎。吾人完

全同意，以爲目下通貨之混亂，不可久延，宜藉國際力量，樹立一有秩序之制度，凡不合理之辦法，足以妨礙商業及資本之流通者，宜設法排除之。其未採取此種不合理之辦法者，亦宜有以防預之。俾各地之資本，得以有所相通。吾人以爲提高銀價，並穩定銀幣之匯價，乃不可少之辦法。爲求世界之政治及經濟之健全，尙有多數其他方法，亦應採用，吾人對於此點，極爲同意，吾人目光，轉注於世界經濟會議。對於軍縮問題，吾人以合作之精神，決定盡所有力量，以求其底功，俾有益於各個國家，及一切國家之原則及規則，能藉所有國家之真正努力，得被承認。

八 德代表薩赫忒

德國代表係國立銀行總裁薩赫忒，他於五月六日與羅斯福總統共進午餐，餐之後，卽與之作一小時的會談，八日又作再度的會晤。據說美國已經同意，只是討論經濟問題，至於政治問題，尤其是因希特勒最近的活動所引起一切問題，則可不提及。

此外還有阿根廷等數國的會商，現於表面的都是大同小異，故在此不再敘述。

九 關稅休戰日案

這樣地在華盛頓舉行了預備的會談，關於主要國家的意見中，其堅定不動的部份，已經察大體是些什麼了。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看準備了這種情勢，就於四月二十九日在外交部開會，以外交部長西門爲主席，出席者有法日德意比等國大使，美國出席的仍是台維斯。西門首先提出將大會開幕日定爲六月十二日，各國代表俱無異議地通過了。

主席又繼續發表了兩樁事情：（一）英皇會承認在舉行會議的那一天親來致辭；（二）會場決定在倫敦市的地質學博物館的新館。

其次委員會繼續討論各種國際團體報名參加會議的案牘。最後決定根據本年一月日內瓦會議的議決，斟酌各團體的重要性而發歡迎參加的請帖。這類的團體中，有聯盟交通委員會，萬國議員商事會議等。

在此委員會所預定的提案，全部都討論完結了，但此時美國代表台維斯突然提出了一個臨時提案，而各代表都表示贊同。

這個臨時提案就是「關稅休戰日」的決定。本來老早就已預料到美國要出此舉了；因為當美國國務卿赫爾於四月二十七日與新聞記者會談的時候，就已陳述過如次的意見：

「在世界經濟會議沒有告終以前，各國都要停止提高關稅這種國際的協定，在此時是很必要的，關於此事，也許發必要的訓令給將要出席在倫敦的大會組織委員會的台維斯。」

美國的關稅休戰日的內容是：在上述期間，停止足以阻礙通商的（一）關稅提高，（二）匯兌交易的限制，（三）進口限額制，（四）各種傾銷及獎勵金的支給等。

但英國方面為因有技術上要待保留的事由，對此休戰案，還須有若干折衝，在此麥克唐納與西門外長，倫西曼商長，及美國代表台維斯詳細協議的結果，得到一個修正案，於五月九日通告之於美國政府。至次日美國政府即選告英國政府，表示接受這關於休戰案的修正案。本案還要由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作正式的決定，其內容大體如下：

(一)世界經濟會議告終以前，各國俱不得採取擴大國際貿易的障礙的處置。

(二)但在目下正與他國繼續關於通商協定的交涉的國家，得保持完結其交涉的權限。

同時，法國也有鑑於依然維持金本位制的現狀，特為預防匯兌行市的變動，附加了三點保留之後才同意這關稅休戰日案。法國的這種意見，也為美國的採納，暫定關稅休戰日案的障礙，在此算是完全除去了。即其餘諸國，如日本政府等也於五月上旬以前，都作了表示贊同的回答。這國際經濟協調雖然很小，但終於得順利地通過，頭把交椅上的美國的面子，算是光榮地保持下去了。

法國的保留案如下：

(一)外國匯兌低落的時候，法國有提高關稅的自由。

(二)關稅休戰日不適用於與列國締結的通商協定案——目下正在法國國會討論着的。

(三)關稅休戰日案要待主要各國全體贊同後才開始發生效力。

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於五月十二日午後在西門外長司會之下舉行，審

職美政府所提出的關稅休戰日案，結果附加了一定的保留條項之後，全案得以通過。本案的要綱大體如下：

(一) 爲使世界經濟會議達於成功，各國互約經濟休戰。

(二) 參加組織委員會的各國政府互相約定，在經濟會未告終止前，停止一切足以使國際通商及現在的難局更加惡化的行爲；並邀請未曾參加委員會的國家立速加入此種協定。

(三) 本協定參加國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後得自由宣言脫退，但須於一月以前預先通知。

(四) 因世界物價水準急劇的混亂，或其他的急變，而發生緊急的狀態時，委員會主席得隨時召開臨時委員會，並在此時得在協定上加以例外的修改。

(五) 本協定雖希望得一切關係國的參加，但當然可認許現在進行中的各國政府互相間的通商條約締結交涉的繼續。

(六) 對於法意兩國保留案的主眼——金元，以及其他金本位停止國因匯兌行市下落所生的懸慮，得以適宜的例外規定，求一個能夠保障的方途。

本文原缺日本代表與美總統會談一節，而吾國代表朱子文與美總統會談原文，亦頗簡略，故六七兩節係由編者加入——編者

華盛頓預備會商的结果

前田繁一

(見日本經濟往來八年七月號)

一 預備會商之目的

聳動世界視聽的世界經濟會議，自六月十二日起，在倫敦郊外的梭士·肯興登地質博物館開會了。這包括五大洲全部六十六國，欲企圖根本打破極度深刻的世界不景氣的會議，世人對之甚為注目，期望是非常大的。

該會議底議題是：

- (一) 通貨及信用政策
- (二) 物價
- (三) 資本移動之復活

華盛頓預備會商底結果

(四) 國際貿易之限制

(五) 關稅及協定政策

(六) 生產及貿易之組織

這些議題，都是征服現下世界不景氣所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而且因了各國間利害之錯雜，也都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因此，要希望會議的成功，世界各國便非有最高的互讓並協力的精神不可。所以，在去年夏為德國賠款問題而開的洛桑會議所產生的世界經濟會議之計劃中，以及本年一月為實現此項計劃而開的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專家準備委員會中，都提倡並熱望將在本會議未開之先，各國間舉行預備的會商，在此會商中，各國先互相把自己的立場及自己國內底情形率直披瀝出來，並妥協起來，作為一個基礎工事，以便建造正式的大廈，即是世界經濟會議。

不知是否根據於以上的期望，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認為美國不景氣是基因於世界不景氣，並鑑於各國為打破不景氣而講求的方針，往往流於自己本位，反而使世界不景氣愈益深刻

化，各國更陷於作繭自縛的苦境，故於本年二月，尙未就總統任以前，便和英國駐美大使林賽迭次會商，於預備會商中進行協議；在四月間就任後，便首先招請英國首相麥克唐納，俟麥氏確定來美，便又向主要各國發出招請狀，要求派遣第一流人物的代表，於是自四月底到五月初便舉行預備會商了。

欲使世界經濟會議能夠成功，並議事能夠敏活進行的預備會商，果然成了功嗎？此預備會商底成果，果然足以約束世界經濟會議底成功嗎？

二 預備會商之經過

(一) 美英法之會商經過

四月二十二日起在華盛頓第一次舉行的，是英首相麥克唐納與美總統羅斯福底英美會商。結果怎樣呢？在會商終了的第二十六日所發表的英美共同聲明書中，說明如下的意旨：

1. 物價水準有一般提高之必要，此爲最重要亦最基本之事；爲達此目的，經濟並金

融二部門有同時行動之必要。此項意見已見一致。

2. 高率關稅壁壘、分配制度、匯兌限制及其他各種限制，若能以建設的努力緩和之，商業政策始有樹立於新基礎之上的必要。

3. 各國中央銀行應協力實行適當的信用擴張，以流通市場；然各國政府樹立適當的歲出計劃，以貢獻於此經濟復興之事業。

4. 國際匯兌均衡之最後的再建，亦應加以致慮。並應再建一新的國際通貨本位，此新的國際通貨本位係不致重演過去已招致幾多悲慘結果之謬誤者。

5. 提議並討論改善銀之現狀。

結論 各國任意自由行動畢竟不能解決此等問題的——此項意見表示一致；此次會商中兩國間關於克復世界恐慌之目的及手段，意見確保完全一致。

麥克唐納於會商終了歸國途中說：

「赴美時，以為如此突然之會談不會有何成果的；今日之成功，實出乎意想之外。尤其

圓滿的是：關於世界物價之提高及國際通貨新基準之協調的確立，業已成立前提的諒解，以便來日倫敦正式會議得順利進行；又關於戰後軍縮、白銀等問題，美國意向亦已切實判明，且得確保今後協議得十分友好地進行着。此實不勝欣快。」云云。

繼英美會商而舉行的美法預備會商之結果怎樣呢？四月二十八日法代表赫里歐與羅斯福總統發了如下的共同聲明：

「美法兩國共通諸問題，兩國政府間已成立完全的諒解。明確協定之締結，自然須保留於世界經濟會議中；然關於速開世界經濟會議，掃除關稅、分配制度、匯兌限制等種種國際通商上之障害，並再建正常的金融通貨情勢，以實現世界經濟之急速復興及世界物價之提高，則意見已完全趨於一致。更進而解決了通貨問題，及各國中央銀行政策之統一的實現上可能採用的各種方策，以及失業問題；又關於打破事業界之沈滯所應採擇的具體匡正辦法、白銀現狀改善辦法等，亦業經舉行協議。」

和英美共同聲明一樣，力言克服世界恐慌亟有國際協力之必要，以爲結論。

(二) 日美等其他會商

接着加拿大、意大利、阿根廷、德國、中國、墨西哥、波蘭、日本及智利等各國代表與美大總統羅斯福依次舉行了預備會商。及五月二十七日日本石井、深井等全權於日美會商終了向英國出發時，與美總統連名作如下的共同聲明：

「我等由此次會商，關於解決目下全世界國民有共同利害與關心之諸種重大經濟問題所必要的實際手段，意見已見一致。又我等認為經濟的安定及政治的安寧為和平鞏固基礎之補充要素，兩者缺一，和平即難實現；此項意見亦已見一致。」

共同聲明了關於以國際的努力而確立有秩序的通貨制度，除去一切貿易底障害，掃除阻礙資本流通的不合理的障礙，提高銀價等，兩國意見亦已一致。

更據日美會商內容所洩聞的是：石井全權說明滿洲問題之起因如何深遠，中國如何誤認美國為後援而對日貨繼續着強烈地排斥；如何在行着惡意的經濟侵略（胡說——編者）又說明為確立世界和平及經濟安定計，有禁遏此等經濟的排外之必要，並要求加以諒解。羅斯福總

統已大加諒解，並示意將來對滿洲問題探不干涉主義，日本在倫敦經濟會議中提案禁遏經濟的排外時，當示之以相當的好意。（胡說——編者）

三 預備會商之成果

我們看了這華盛頓預備會商底經過及其結果，就對於世界經濟會議所預定的議題本身言，除了關稅休戰協定之外，差不多是沒有效果可見，這是遺憾；但政治上、外交上却獲得了相當的效果，這是可慰的。

預備會商，不知是不是召集者羅斯福總統底一種對內的政策，藉此政策以緩和在不景氣尖銳化中的美國人心，並使一般國民領解其不景氣底禍根是在世界底不景氣上，欲打破之，則須藉以國際的協力以改革幣制，降低關稅，促進資本流通，提高物價，解決戰債問題，實現財政底整理與確立。然此種政策果已有濟於事，否則不可知。不過，藉此預備會商以促進洛桑會議以後為世人所渴望的世界經濟會議之舉行，並使各國政府各派遣第一流人物為全權代表，為專門

委員各以誠懇的態度參加會議，這是很大的效果；使全世界底人們重視此會議之推移，並監視各國的態度，而使大家所期待的世界經濟會議之成果能夠更大，這亦是預備會商之所賜者。

尤其是世界各國之和平與繁榮，惟有賴於世界經濟、政治、軍事、通商的同心協力始得達到，在各國國民腦海中深深印入，釀成國際的和平空氣，且使各國底立場相互諒解以臨於倫敦會議，這於倫敦會議之進行上，我想是有相當作用的。

因為每個預備會商底日子都很短，而且會商目的底重心，注重在釀成政治上外交上的互讓和妥協的機運，在造成使倫敦會議底議事得圓滿進行上的和平的空氣，故經濟交通的效果幾乎是沒有。不過在此預備會商中，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是關稅休戰之協定，主要各國均表贊成。

歐洲大戰之結果：世界的生產地域擴大，消費地域則極端縮小，因而生產過剩，物價低落，各國競相降低匯兌，極度提高關稅以爲對策，使自國商品價格低廉，極力輸出海外，而使外國商品價格昂貴，不易輸入本國；因此反使各國貿易日形不振，世界恐慌日形深刻。各國今已疾首痛心

於高率關稅之壁壘，乃即於預備會商中實現所謂關稅休戰之聲告，期於世界經濟會議籌備中及會議中毋使關稅更提高於今日之上，並企圖在倫敦會議成立一般關稅底降低、互惠關稅、最惠國約款等適切的關稅上之協定。

最後一言，在此預備會商中，日本果收穫如何的效果呢？由預備會商之舉行，使人充分諒解日本之立場，釀成濃厚的日美親善之空氣，此於解決日美間之問題實大有用。尤其恰當英國及印度爲造成自己在經濟會議上穩固之立場，爲企圖藉渥太華協定所產生的所謂英帝國經濟集團以保護自國之產業，而毅然對於日印通商條約的廢棄，關稅極端的提高，又中國排日關稅之提高等事，均足使日美關係愈益接近，並與美國之收縮景氣相伴，使日美間之貿易有顯著之轉機，致呈現出近來從未見過之活躍狀況。

四 預備會商之影響

然而，華盛頓預備會商，如上所述，作爲世界經濟會議底預備會議言，尤其作爲是對於世界經濟會議直接的議題的基礎協議言，差不多不惟沒有可見的效果，經過預備會商而徵之此後

各國底態度，反而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地方對於世界經濟會議是有不良的影響的。其一是戰債問題，另一是英國等底提高關稅。就是英法等歐洲各國，爲處理並解決通貨及匯兌之安定，資本移動之復活，關稅及貿易上之限制等世界經濟會議底議題計，主張以讓免或減輕目前不堪負擔的戰債爲先決問題，而美國則堅言對內是絕對不可能的；預料因此爭執可妨礙世界經濟會議議事之進行。英國等一面贊成並參加關稅休戰協定，一面却藉口既定計劃爲理由，駁駁提高關稅，欲當會議之際使自己底立場有利，像這種卑劣的態度，也是有礙於會議底進行的。

各國若不放棄這種態度，倫敦會議底成功終於是無望的吧。而且假使倫敦會議是全歸失敗，則結果必致各國競相效例英國，進而確立自國底經濟集團，使從來的經濟鎖國主義因此愈益強化，提高關稅，降低匯兌，極端限制貿易等所有一切門類的激烈的排外競爭都一齊起來，而使世界不景氣愈益深刻化，各國也便不得不陷於無救的窮境了。所以，世界各國實有依照華盛頓會商終了時所發同樣的聲明，即以世界協力互讓的精神而圖世界經濟會議議事之圓滿進行，且期之以實行的必要。例如關稅問題，匯兌問題，即使不得已只有一個議題能得到完全的協定和解決，則各國也就大大得救了！

世界經濟會議的經過

一 引言

世界經濟會議的召集，乃係取決於去年七月九日的洛桑協定，旋經國聯組織專家準備委員會長期的籌備，兩度的會商，又於本年三月由美總統召集各國代表至華盛頓舉行預備會談，經過了若干的波折，終得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開幕典禮了。此時正當各國經濟恐慌極其嚴重，各帝國主義間的戰雲極其濃厚，而似乎能以國際協調的精神，集六十六國代表於一堂，企圖克復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危機，這對於世人的囑望何等巨大，在歷史上的意義何等重要！會議上討論的議題，包括了一切經濟的領域，而出席人員數——六十六國代表隨員新聞記者——不下二千五百餘人，實係巴黎和會以來所未有的盛大的國際會議。

但是會議的結果如何呢？正如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會前所預測的完全相吻合：「余對會

議的前途並不樂觀，蓋以近年來舉行之國際會議，往往開會時均有相當之誠意，但其終結時，不但相反，且引起不幸之結果。」（六月十二日路透電）現在果如其然，在會議中途各國觀察會議前途之不可救藥時，即爭先與利害相同的國家結成經濟集團，以另一經濟集團相對抗。世界更由經濟的危機，漸漸轉化為政治的危機。

各國代表團名單（以法文拼音第一字母為次）

阿富汗——謨罕默德康。

南非聯邦——史密斯將軍（法長），哈顏加（財長）。

阿爾巴尼亞——法達司拉尼，愛德因，克理蒲愛蘭。

德國——紐拉斯（外長），胡根堡（經濟部長），克羅錫（財長），薩赫忒（國家銀行總

裁），克羅曼（漢堡市長），凱勃勒（副市長），郝希（駐英大使），其他專門家，

技術家三十三名。

阿拉伯——瓦伯（駐英公使）

阿根廷——郭盧吞（大使）

澳洲聯邦——波爾司（不管部部長）夏瑪（首席財政顧問）

奧大利——道爾佛斯（總理）卜瑞曲（財長）委波克（國家銀行總裁）

比利時——伊門斯（外長）加斯巴（財長）弗蘭克（內長）哥特（財政專家）蘭奇和芬（內次）

玻利維亞——阿爾摩（駐英公使）

巴西——阿里維拉駐英（大使）

英國——麥克唐納（首相）張伯倫（財務大臣）海爾山（陸軍大臣）西門（外務大臣）杜瑪斯（自由領大臣）倫西曼（商務大臣）肯里夫利斯特（殖民大臣）伊里亞特（農務大臣）其也各部顧問三十四名。

保加利亞——馬里諾夫（前總理）

加拿大——班納特（總理。）

智利——多柯那。

中國——宋子文（行政院副院長、財長、）顏惠慶（駐蘇大使、）顏維鈞（駐法公使、）郭

泰祺（駐英公使。）

哥倫比亞——羅比司（駐英公使。）

古巴——費拉（外長。）

坦澤自由城——亞由姆、柯司克。

丹麥——孟海（外長。）

多孟尼哥——烏來尼亞（外長。）

埃及——阿富費（駐英公使。）

厄瓜多爾——恩多拉特（領事。）

西班牙——尼考爾（前經濟部長。）

愛沙尼亞——克拉斯（駐英公使。）

美國——赫爾（國務卿，）畢德門（上院外委會主席，）麥克瑞奧德（下院外委會主席，）

雷諾茲（上院財委會主席，）考森斯（上院銀委會委員，）考克斯（上議員，）

毛瑞生（上議員，）巴魯齊（銀行家，）

阿比西尼亞——哈里阿托（財長，）

芬蘭——哈齊塞（外長，）

法國——戴拉德（總理，）彭納（財長，）開勞（上院財委會主席，）彭考（外長，）薩勞

（殖民部長，）葛義（農長，）賽爾（商長，）費洛特（航長，）裴丹諾特（經濟

次長，）

希臘——泰爾達瑞斯（總理，）麥克希諾（外長，）羅多夫（財長，）

危地馬拉——雷希羅司。

漢志——康士坦了。

匈牙利——特加尼亞。

印度——哈氏（印度事務長官，）愛亞，根瓦拉，夏斯特（財務長官，）司特拉巧。

伊拉克——約興，拍約。

意大利——榮圭多（財長，）沙維曲（外次，）阿斯葵諾（工部次長，）外專家八名。

愛爾蘭——歐康諾萊（教育長，）孔諾理（山林漁業長，）來馬司（財長，）馬根台（商

長，）拉安（農長，）

日本——石井菊次郎（前外相，）松平恆雄（駐英大使，）深井英五（日本銀行副總裁，）

伊藤述史（帝國事務局長，）齋藤博（駐荷大使，）津島受一（駐英財務官，）

拉特維亞——薩爾奈斯（外長，）

立陶宛——蘇尼司（外長，）

盧森堡——貝克（總理，）

墨西哥——巴尼（財長，）

尼加拉瓜——德里阿羅（公使。）

挪威——梅克爾（總理。）

紐西蘭——福貝司（總理。）

荷蘭——柯林（總理，）德里勃，納谷布拉特，喜塞富德，貝恩。

秘魯——齊脫拉。

波斯——阿拿大柯恩。

波蘭——柯克（財長，）巴蘭斯基（波蘭銀行總裁，）法楊斯（銀行會長。）

葡萄牙——塔馬大。

羅馬尼亞——狄杜勒斯柯（外長，）馬德吉路（財長，）米起拉曲維勞。

薩爾瓦都爾——都蓀。

暹羅——斯巴爾蓀巴齊。

瑞典——山都來耳（外長。）

瑞士——體耳特司（總理。）

捷克——貝尼斯（外長，）波斯畢西爾（國家銀行總裁，）多瑞基克（商長，）弗里德曼（商部司長。）

土爾其——特維克魯斯特，白易（外長。）

蘇聯——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長，）米齊洛克（國家計劃委員會副委員長，）梅司齊（駐英大使，）奧賽利齊（通商代表。）

烏拉圭——柯巧（駐英公使。）

委內瑞拉——艾司加蘭特（駐英公使。）

巨哥斯拉夫——衛特支。

其他柯斯達利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亞、巴拿馬、巴拉圭等，其代表名單彼時尙未交到，故未列

入。

二 總會第一日——開幕

舉世矚目的世界經濟會議，於本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在英皇喬治第五的親臨之下，假倫敦南景星墩地質博物館，舉行盛大的開幕典禮了。

開會前，各國出席代表一百六十八人，隨員及外交官等一百五十人，新聞記者二百六十人，一般旁聽者一千餘名，在下午二點四十分前，全部到達會場，恭候英皇。至下午二點五十五分，英皇駕臨了會場，至三點，由英皇宣佈開會。各國代表一百六十八人，按着法文字母A B C的順序，各就自己的座席，隨即麥克唐納也就了主席的席位。下午三點十五分，英皇致辭告終之後，主席陳述有如後述的開會辭。辭終，舉行列國代表的資格審查，最後有簡短的報告。至四時餘，意義深重的開幕典禮就順利地告終了。

(一) 英皇致辭

「各位先生：處於目前一般經濟陷於最深刻的危機而日趨衰落的時候，我禮候你們到這裏來，是具有最深切的負責的精神的。我相信，自有世界歷史以來，以君主而當世界會議開會致祝詞的任務，今天就是第一次吧！我祝這樣的一種會議必能滿我之意，和不負我的期望，而能造成善果。我也特別致候國際聯盟會員國代表諸君，我對於國際聯盟的工作，常以最深意味和注意加以留意。此會係由國聯負責所召集而成，並且本會議大綱也是由國聯專家委員會經過很深刻的研究貢獻出來的。」

「如果沒有國聯和國聯的理想，能否開得成這樣偉大的世界會議嗎？我是很大的懷疑。我對於非國聯會員國來此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的代表，也致同樣誠意的禮候。我是承認人類有合作互助的勇義精神，這種精神使得你們非國聯會員國的代表，今天也同樣熱烈地來參與此次世界經濟會議。其次我也特別向來自我不列顛帝國領地和印度國的代表表示禮候。」

「各位代表先生們：我看到這一次以整個世界的領域而構成的代表大會，實有無限感想和極大緊張，這個會議是代表全世界的希望和祈禱。世界目前正是處於一種不安狀態，對於各

位代表先生們，從今天開始就是應該設法恢復世界的安定常態；這種使命當然是困難，你們祇有以善意和最嚴重的合作才能完成你們的使命。

「各位代表先生們：我以我的手授於先生們，並以整個心底期望，希冀以你們的努力和功勞，將使整個世界各民族所願達和不能再忍的幸福的事件，導於實現和成功。我雖已完全認識這次會議的偉大使命了，但是事實上還有一種真正的象徵願望，深祝此會將能一心一德與一志繼續下去。各國現在都是患着同樣的大病，此病即為失業工人人數的日增月長，失業人數的意義及其對於人類引起的苦痛反響，我在近數年來是無時無刻不加以擔憂和考慮的。此種憂慮在各負政府責任的代表諸君，自有同一的意識。

「爲了目前世界共同認識的恐慌危險，我要向全世界大聲疾呼，請大家要共同合作努力工作，以求得此後世界的最大安甯。除了世界人類的力量，是不能補救物質進步的障礙，所以我爲恢復此後世界安定計，我們就要由我們共同的力量作出發點。反之現代的發明和新大陸的發現，和生產超於需要的可能的組織，又是造成無數的新困難問題，更由於這些驚人物質進步

所，使到各國互相發生連帶的從屬影響。同時亦即形成各民族間合作的必要與新認識。現在時候已到，此種人類共同利益的新意識，可使其盡量利用，然而當基於一種信條，即雙方表示為達本會會議正當磋商的第一步驟。

「我是很願意和代表諸君作詳細的談話，交換意見，但是我的最急迫的希望，深望你們工作的結果，能再普渡世界入於安定榮繁，和遵循正當常軌向前進步。」（六月十二日路透電）

（二） 英相麥克唐納演辭

「目前本會的使命非常重要而偉大，我們須要這個會議能對世界有空前未能的獨立說話的權威。最近數年，世界商業衰落慘狀，為有史以來所未見。工廠停閉，就業減少，生活程度艱難。有若干國家幾瀕破產，有若干國家不能均衡其預算。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物價低落，跌至生產有利可圖之水平線以下；且物價之降落，參差不齊，致令通常經濟關係，趨於紊亂。加以物價的降落，更嚴重的增加世界債務之負擔。一九三二原料的生產，與一九二九相比較，竟跌落百分之三十。

城市與鄉村間的貿易，情形至爲慘淡。各國的國家收入，均銳減不已。有數國竟減至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此種普遍之風潮，因各國採用禁令、稅壘、額定制以及匯兌管理種種方法，以致更趨惡化。一九三二年的國際貿易數量，較諸一九二九年減少至只及從前的四分之三，其價值只及從前的二分之一。不論各國政府的政策如何，其失業數字，均向上突飛猛躍，馴至全世界失業數字，達到三千萬人。此種情勢決不能長此不改。若任其延續下去，必將危及全人類的生活。

「此外，戰債問題，我們在這次會議上也要當作最重要的問題，爲之協謀磋商，而且必要打破一切障礙以求得最後的解決。洛桑協定對於戰債的規定係一種理論的結果，此種協定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破壞牠，却應該和必要努力求其完善化才行。年來世界上流行一種所謂自足的經濟政策，我認這種經濟政策，不獨對世界無益，實則祇有使人類貧苦化。相信世界越快能夠做到一個經濟單位，那就越發有利於世界各國。總之國際合作是可使各國繁榮的唯一途徑。本會在此討論的義務，第一要緊的使命是在求各代表國家政府的負責任和採一致共同行動問題。此中各政府尤以怎樣解決各國工業政策和世界工業政策較爲重要。此後世界有無轉機，國際

關係有無改善的可能，全靠此次大會的動作，相信赴會諸君都有熱心努力以謀解決世界問題的真誠，所以預祝本會前程必能獲得爲世界全民所共同期望的良好結果。」

(三) 兩委員會的成立

開幕式告終之後，立即舉行幹部會，並通過了幾項重要的議決：

- 1 大會上的總辯論，限於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內完結，以便於七日內能夠閉會。
- 2 關稅協定須儘可能的早日提出會議的議事日程，並須早日採用。
- 3 組織金融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兩委員會都由十六日起舉行會議。
- 4 各會議及委員會的開會時間，上午由十點半至零點四十五分，下午由三點至六點。

關於委員會的構成，根據英國委員的提議，延期至二三日後又再決定。在此時美法兩國，就有了一點爭執：即美國打算將金融委員會的主席由自國代表擔任；但法國因金融問題係法國的死活問題，也不肯放棄這一席。這樣地在會議的開始，就發生了小小的波瀾。

(四) 幹部會的構成

幹部會係由下列十六國構成之：

阿根廷，中國，捷克，德國，法國，匈牙利，意大利，英國，日本，墨西哥，荷蘭，西班牙，瑞典，蘇聯，加拿大，美國等十六國。

又於幹部會之上設最高幹部會，由下列八國組成之：

法國，阿根廷，奧大利，意大利，美國，荷蘭，比利時，英國等八國。

第一日的會議，至下午四點三十七分宣告散會。

三 總會第二日——各國代表演說

第二日的大會，係由午前舉行，首先由主席麥克唐納報告，其大意如下：

「大會的一般論辯，已決定限於三日內結束，隨即舉行分科委員會。於明日的大會上，擬報

告幹部會對於設置委員會的意見。各國代表的演說，以十五分鐘為限，但若包含重要的提案時，可有伸縮的餘地。並已決定本日六時大會告終後即舉行第二次幹部會。」

其次又由麥克唐納主席朗讀從正在日內瓦開會的國際勞動會議拍給經濟會議的電文，其詞如下：

「國際勞工會議謹祝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並懇請行使緊急的行動，藉以解決現在世界所遭遇的難題。」

其次有法國首席代表戴拉德總理的演說：

「世界上現在有三千萬以上的失業者受着失業的苦痛，在這地質博物館裏（開會地）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把關於失業方面的各種經濟學的理論收集好。我們為要不使機械變為人類的主人，而使人類成為機械的主人，則不能不解決貨幣、生產及匯兌的問題。因之穩定通貨以及締結永久的通商協定的問題，極須加以考究。我們還要促成生產合理化的協定。我在此提議，現在須從事建設一些巨大的公共事業，藉以吸收佈滿了全世界的失業羣衆。生產及貿易縮

減的結果，全世界受到了三百五十億金元以上的損失。農產物價格的崩落，尤其值得注意，將其價格提高，乃係目下的急務。此外各國間的通貨戰爭必須停止，金移動的自由也必須恢復。

『各國在此時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從事勞動的組織化，以作克復恐慌的手段。我提議造成一個國際的協定，使各國都採用一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度。我希望各國須努力適宜地應用上述各種方策，以阻止經濟的戰爭。』

隨次有意大利首席代表榮圭多財長的演說：

『對於提高物價，穩定通貨，撤廢通商障礙等，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個先決的豫備問題。即各國政府間的債務問題，有立速解決的絕對必要。這是很明顯的，提高物價的水準，並不能只是由貨幣上表現的變化去實現，舉凡一切有關的問題，都須同時加以解決；全世界的國民，都體驗着同樣的苦痛，故由這樁事實來看，其禍根還是在通貨的分野以外，只是單純地在貨幣上想辦法，反而要使事態更陷於惡化的。因此，世界的安定，還由價值的真正的安定才能得到保證；只是造出一時失去了的價值是無用的。單由信用供給的增加，是不能促進對信用的健全的刺激的，

必須藉國際的協作，改善投資市場的狀態才能達到目的。」

再次由南非聯邦首席代表史密斯將軍演說：

「我係出席這次會議的少數的凡爾賽條約簽字者的一人，我想得有早速發言的特權。洛桑會議曾把極其重大的責任加於美國的肩上，但因美國總是遲疑徘徊，不急與他國合作，以致遭遇了銀行倒閉的危機，金融的體系全盤動搖。我們必將金融上經濟上的事項和政治上的事項分開。我在此提議成立技術委員會，去起草處理通貨及經濟問題的方式。而此等委員會，須專門根據技術的方針去處理問題，不宜涉及政治的方針。」

史密斯將軍提議成立技術委員會，在始終着目於一般理論的各國代表的演說中獨放異彩。特別是當他極不客氣地對美國加以非難時，各代表都紛紛議論，全場秩序都騷亂起來。

最後係日本首席代表石井菊次郎的演說：

「日本代表團對於解決貨幣信用政策，減低關稅，及撤廢世界通商障礙等問題之前，先規定一定期間之關稅休戰或決定不擴大通商障害，以作暫時之處置，是全然抱同樣之意見，且不

惜予以充分之協力。惟經濟凋敝之顯著的特徵，在國家間之通商關係有對於外國貨品增加差別待遇之傾向，而經濟的發展，則依賴基於均等之基礎以自由交換世界商品之處甚大。是以極望有助於過去世界貿易活動之最惠國條款予以無限制的適用。如無經濟的和平，則難得政治的和平，此點殊不能忽視。因此對於有構成擾亂政治和平的因子之一切經濟措置，必須斷然排除。余代表日本代表團為全人類救濟現下深刻之經濟的凋敝，願舉全力與參加會議之各國協力。

午後三時續開大會，國際勞工局代表察特吉（該局理事會主席）即向大會提出國際勞工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其內容如下：

- （一）豫祝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功，並懇請行使緊急行動以解決世界現在所遭遇的難題。
- （二）恢復穩固的貨幣狀態。
- （三）成立一種國際的協作組織，以阻止惹起廣大失業的物價水準的變動。
- （四）撤廢匯兌限制，停止國家間的經濟戰爭。

(五) 增加購買力，維持勞動者充分的生活水準。

(六) 採用公共事業政策，其具體方法是：1. 立刻成立大規模的公共事業；2. 各債權國與缺乏資本的國家互相協作，在後者的國家內，成立巨大的公共事業，以圖國民收入的增加，以期支付外債能力的增大。3. 這等方策須於國際的基礎之上去進行。

麥克唐納隨即說明關於上述的國際勞工局的提案，待委員會組成後，即交付適當的委員會去處理。其次德國首席代表紐拉斯演說：

「世界經濟凋敝原因，不僅純屬經濟。故一國欲使他國改變其心理，尤感困難。余在此總討論中僅願重述一般公認的經濟原則，即國際債款最後祇可用貨物清償之而已。在德國現狀中，此種原則，必須為德國出發點。德國對於信用之恢復，已有完全的貢獻。試舉一事言之，德國接受英相麥克唐納軍縮計畫，以此為將來公約之基礎。即此一事，德國已予軍縮會議以新的推進力矣。大會須知包圍各種難題者，厥為政治上大工作，此會之成功，端繫於此。」

其次有波蘭代表柯克的演說，他特別主張購買力的增進乃係恢復景氣的前提，其大要如

下：

『若過於着重提高物價的水準是很危險的，須知會議最大的任務，還是在全世界的消費能力的恢復。』

再次由古巴代表費拉提出如左的具體案：

(一) 締結關稅協約，在五年間順次變更現行關稅。

(二) 成立國際技術仲裁裁判所，以整理各國的經濟關係。

最後有保加利亞代表馬里諾夫的演說。旋於四點四十五分散會。

四 總會第二日——各國代表演說

第三日的大會，係於十四日午前十點三十二分開始。首先由麥克唐納主席根據十三日夕幹部會的議決，對關稅休戰日加以說明：

『美國代表曾提出了關於關稅休戰的決議案。根據其規定，現行的關稅休戰日的協定，在

七月三十一以前都有效力，因此現在無須再提出延長其有效期間的議案。若將來認為有必要時，又可在會議上提出審議。

「還未參加關稅休戰日協定的各國，很顯明地也可均需其利益的，故懇請這些未加盟諸國，儘可能地立速參加此項協定。」

麥克唐納又在會議上提出於十三日在幹部會上決定的經濟委員會及金融委員會之立即設置案，當場全體無異議地得以通過。隨後即選舉副主席，比利時代表伊門斯當選，全場鼓掌歡迎。其次是演說的項目，奧大利代表道爾佛斯在熱烈的鼓掌聲中登壇，其演說大意如下：

「我絕對地反對平價減低及膨脹政策的，欲緩和關稅的障壁，必須先以生產及輸出入的統制為先決條件。我在此聲明，奧大利是極願參加關稅休戰日協定的。」

再次是英國代表張伯倫的演說。他略述了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情勢之後，又檢討到經濟會議所應處理的任務，其大意如左：

「余對全世界遭遇之危急狀況，印像甚深。英國最初對於恢復戰前狀況，希望太切，於一九

二五恢復金本位，此舉並無不能成爲重大成功之理由。惟當時未能計及金本位之需要，變更更至若何程度，結果遂至發生物價跌落，而失業問題，亦無法加以制止。後來倫敦方面因金鎊與外國匯兌，繼續遭遇損失，至二閱月之久，遂不得不放棄金本位。英國及一九二五年恢復金本位之國家，對其經濟之回憶，當然均感覺重大之苦痛……現時物價必須提高，若欲減低生產成本，幾於無從着手。按減低成本與價格政策，已令國家收入大見削減，因此政府不得不增加捐稅。但最後結果，致令預算不能均衡。吾人如欲處理經濟蕭條之其他方法可以成功，必須對戰債問題，作最後之解決，各國中央銀行對於供給充分低廉貨幣之政策，必須從事合作，俾能供應提高物價之要求。英國方面已經調查政府供給資本能鼓勵就業至若何程度，吾人並須嘗試安定匯率，第一須由世界主要國家間獲得大體之安定。第二吾人最後之目的應爲恢復金本位。而英國恢復金本位之唯一條件，則爲提高物價，以便恢復價格與成本之平衡，消除引起破壞金本位之狀況，並盡力阻止金貨購買力之漲落不定。

「關於恢復稅率事，余主張大會應討論恢復大規模國際借貸問題。敦促對於需要整理財

政之國家，應許其對於債權國，施行匯兌之限制，並敦促削減過高之稅則。而英國正在準備參加削減關稅之多邊條約。欲削減關稅，最好採取雙方訂定之條約。大會應設法廢止限制國際貿易流入不自然途徑之辦法。政府之津貼，如對輸出業之津貼，尤如運輸業之津貼，應由國際協商，予以削減，並漸次將其消滅。英方提案，並非固定不移之計劃，準備與他國從事討論。此外關於額定制問題，在強制施行之保護額定制（應漸予廢止）以及為管理售賣事由國際商定施行之額定制問題，應予以明白區別。

最後由比利時代表伊門斯發言，他主張撤廢關稅障壁及匯兌限制，並力稱輸入限額制也有漸決撤廢的必要；隨後又暗示出西北歐羅巴各國間有結成地方經濟集團的形勢，其辭如左：

「比國對於準備委員會之決議，完全同意。同時並主張恢復國際金本位之自由運用，以安定貨幣。比政府相信，比國未採取膨脹及借貸方式，已能恢復均衡。比國願與他國合作，在最早可能期間，消滅足以引起限制國際商務之狀況。如各國維持壓迫的關稅，則雖能恢復貨幣與財政，仍不能收有利之影響。比國深盼及早採取行動，取消匯兌之限制，同時準備與他國合作，逐漸取

消一切對輸入之壓迫的禁止，以增進經濟情勢。更願望各國互相諒解，以期獲得國際妥協。各小國（如比，荷，盧森堡經濟聯盟）雖極願意探求解決之方法，惟責任大半在大國肩負。倘令大國失敗，則各小國有權望各大國勿阻礙各小國之努力。萬一倫敦會議又能獲得妥協，則各小國有權訂立互相協定，其結果似將不得不取消最惠國待遇條款。並最後加以聲明，比國願參加關稅休戰的。」

第三日（十四日）午後的會議，由三點零三分起，首由美代表赫爾演說，美國的態度，係各國代表的集中點，故赫爾登壇時，全場鼓掌歡迎。其演詞大意如下：

「擾攘不甯之世界，現仰望大會為其指導。列國集此名都，應付同遭之危難，可謂恰當其時。六十六國遴選代表，參與此會，其迫切之需要，可以悲慘之經驗表示之。苟此大會默然而散，表示吾人不能製成充分新政策，及戰後所行摧毀國家與搗亂世界的經濟政策，尚須繼續實施，則吾人豈不辜負各地人類加諸吾輩之委託。設有一國，偏重其一方暫時利益，而無期延誤各國受難者之救濟，致破壞此會，則此國家，應由世界人類鳴鼓而攻之。余對於大會左右世界之才能權力

與旨趣，有完全信任。如大會成立一種程序，協同各國國內之適當程序，恢復各國之信任工作與繁榮，則此大會可告功成。近年來因世界擾攘之慘象，今日人類較諸十二年前，更覺困苦不安，凡參加此會者，自始常覺各地受苦人民期望此會有和諧合作與建設之結果。此會的成敗，其意義即等於各國政治家之成功與失敗。在此嚴重關頭，苟不幸失敗，將在歷史上永留一顯著之陳迹。全世界均承認，吾人現時遭遇之經濟禍害，以及其連帶之損失與苦難，在此三年半中，使舉世各國均受創痛。近年來所受之苦痛經驗，舉要言之，如國庫之空虛，物價之劇跌，國際財政與商業之摧毀，國內生產與消費之劇減，三千萬工人之失業，農業之凋敝，全世界貨幣匯兌之不安定，債務之山積，以及捐稅之負擔，種種不勝枚舉。各國在相當程度下，雖能用適宜之捐稅，財政及經濟步驟，從事恢復，例如羅斯福氏所採之國內振興計畫，然亦同樣需要一國際的經濟程序。戰後採用之各種經濟國家主義方法，足以阻礙國際資本與貿易，令國際貿易衰落自百分之五十以至五十五。戰後採用之成見的殘酷的方針，使主要物品之價格，跌至最低之限度。關稅之規定，雖僅為保護國內市場起見，並未顧及行銷其過剩之生產，以通有無。現在各政府應停止樹立商務之障

礙，以及報復的手段，各國與國際合作之結果，其利害息息相通，實為今日根本之需要。復次應該申述者，吾人應宣告各國施行之經濟國家主義，為失去吾人信仰之政策，欲獲得互相有利之市場，唯有採用寬大的商務政策。欲達此目的，唯有由各國政府同時採取行動，以安定匯兌與貨幣，將商務障礙，減少至適當之程度。每一國家能相當的採用適用捐稅政策及經濟之步驟，以圖恢復，如羅斯福氏，在已往三個月採取之有效的國內程序，以盡力增進商務，即其一例。故國際間需要同樣之國際經濟程序，至為明顯。如任何國家以局部的利益而破壞會議，雖暫時或能有利，但將無期限的延遲協助災難國家之機會，（赫氏演說至此，以強烈姿勢表示。）此種國家將為人類所共棄。如諸君對此會議有絕對的信仰，並信其是有完全之能力，並可轉移世界，則大會必能得到成就。倘令會議所布程序，與各國國內之程序相輔而行，必能在各處恢復信任，並能增加各國之就業及充分之繁榮。倘令會議散會不必能獲得充分之新政策，則必將辜負人類對吾人之屬望，而戰後之經濟國家主義必長此繼續。

「我等主張逐漸以審慎方法修改過高之關稅，以及其他商務之障礙，使既不與進口作過

分之競爭，亦不壟斷國內之物價。此種政策可保障最健全之繁榮情形。一方反對極端的經濟國家主義，一方可以將國外之廣大市場。代替國內的市場。戰後施行之經濟國家主義所包括各種方法，足以阻止國際之商務，例如：高率的關稅，額定制，禁令，匯兌限制，貨幣跌價等等。有許多政府時常頒布命令修改關稅，故其貨幣之安全動搖，商務受嚴重之妨礙。商務妨礙在各方面對於生產，僱傭，物價與分配，均足引起反響。」

其後蘇聯代表李維諾夫演說：

「蘇聯苟能獲得有利之信用與輸出條件，不日即可將價值十萬萬元之定單，送至國外。蘇聯在最近之將來，可以吸收美金二萬萬元之鋼鐵五金，一萬萬元之紡織皮革橡皮工業原料，四萬萬元之機器及鐵路設備。吾人試一查其中，如鉛鋅銅錫等五金，蘇聯所欲購之數量，將占世界現有存貨之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六。更有數項物品，達於世界存貨總額百分之一百，即機器一項，亦將達到世界每年輸入總額三分之一，更可見蘇聯定單之重要。諒與會諸君大半注意此類物品之輸出，深盼各國代表亦以同樣之坦白與準確，說明其輸入之可能性。余於一九三一年會

在日內瓦提議經濟不侵略，而現在仍將同意於經濟休戰。休戰意義，即停止一切攻擊，故將提議各國同時停止一切有關於經濟休戰之立法與行政方案，以作經濟休戰之補充……若干國家，今猶未能實施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規定准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制度，共同和平存在之原則。（按李氏此語，顯指美國及其他未承認蘇聯國家之態度而言）……現在企圖取銷與蘇聯經濟合作障礙者，更要負起破壞世界經濟之責任。（其目的蓋暗指英國之禁止對俄貿易。）

其後又由阿根廷代表郭盧吞大使，捷克代表貝尼斯外長，匈牙利代表伊木列第財長等相繼發言，其意見大同小異，不再贅述。最後荷蘭代表起立發言，大意是：希望用妥善的手段，將匯兌行市的變動，制止於一定限度之內，對於英國所提議的廢止政府對船業停付津貼，十分表示贊成。演說完後，即於午後六點十八分散會。

五 總會第四日——總辯論結束

第四日的總會由午前十點三十四分起。在葡萄牙代表塔瑪大演說之後，中國代表宋子文

繼起發言，其演辭內容如下：

「中國加入世界經濟會議，殷望與世界各國協力合作，謀世界經濟危機之真切與悠久的解決。當前問題雖屬困難，但若以正當之精神與必須之決心以赴之，當亦非人力所不能解決，大會代表負有鉅大責任，因會議之成敗，關係絕大，會議倘告失敗，非但經濟之凋敝，將繼續推演，且負管理世界責任之威信，行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步。自另一方面言之，會議若告成功，則世界將獲較為豐富與穩定之繁榮……他國以出產過剩為憂，中國則以貧乏與生產落後為憂。例如美國今日共有鐵路二十七萬五千哩，中國僅有七千哩。美國共有公路三十四萬哩，中國僅有二萬哩。其他實業商業之發展，中美間比例，亦多如此。各國對華貿易漸次增加，去歲共達國幣四十萬萬，但若從中國人口着想，此數殊為微薄。此間數代表之國家，其對外貿易，若以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戶可得一百五十鎊之多。中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人民智慧勞力，蘊藏豐富，其對外貿易，若按人口計算，每戶僅攤七先令。吾人由此可得下列結論：

「（一）如中國之生活程度，苟如吾人之期望與努力而增加，則中國之購買力，非但能吸

收國內實業出產，且將予世界之一最大商場，而於世界繁榮之新紀元中，操絕大之努力。

（二）中國於可能範圍內，予中外資金一最好運用之機會。孫中山先生平生力主一方努力達到中國之政治與經濟之自由，一方與西方投資以及發展商業實業之機會。實現孫中山先生理想之方法與形式，當非出於政治家能力之外。

中國之困難，余雖不能一一枚舉，但於此萬難交集之中，國民政府因得人民之援助，各項政績，頗堪欣慰。去歲政府之收支，得告平衡，全債本息，均有着落。長江堤務，亦告完竣。長江新堤之偉大工程，係由中國工程師及技士四千餘員所監製，於某時期內，彼等曾負指揮一百四十餘萬工人之責任。中國整理內債之成功，余欲諸君認爲吾人對於國民政府成立以前所借之債務，皆已完全顧到。其間固有拖延未付者，但中國政府於此內憂外患交迫之際，並於經濟危機瀰漫全球之時，仍能未舉一債，而應付困難，可見此種內外困難，如獲全免或局部解除，則清理中國合理之債務，斷非不可制勝之事……長江新堤，計長五千英里，工務堅固，雖經去年之水患，未有任何一處發生決口。前歲之水災區域廣大，災民四千三百餘萬，但至去歲，堤務完成，收穫豐富，農民稍

告蘇息。關於水災以及其他經濟問題，國聯曾予中國以可貴之指導，甚為欣感。此外關於白銀問題，因歐西各國對於貨幣之漲落無常，以致影響對外貿易，甚感困難。故於此會議中，圖謀解決，中國因金銀價格比例之暴變，亦有同樣困難。白銀現價之低，為歷來所未見，故深希望白銀價格，能隨其他物價而增高。但銀價之穩定，較提高為尤要。銀為中國貨幣之標準，且與印度亦有重大關係，兩國人口衆多，故盼望各國於謀獲金幣穩定時，亦當謀白銀之穩定。……中國有願與他國合作之願望，或謂亞洲無所取於西方，亦無所畏於西方，倘能採取西方之技術，同時保存東方之簡陋的生活程度，則可獨霸世界商場，於是提倡所謂亞洲門羅主義，希圖屏絕東方合作之機會，中國之少數人，以及其他亞洲各國之多數人，皆倡此說。但此說與吾人國際合作觀念迥異，凡此國家或地方孤立隔離之主張，吾人一概拒絕之，此即吾人政策之概要。吾人政府之固定政策，素為發展中國之購買力。他如整理內政，提高生活程度，開發利源，發展經濟組織，皆屬吾人之急務。吾人欲國際合作之政策，達此目的，藉謀相互之利益。吾人歡迎西方資本與技能，故財政政策，未曾以排斥外貨為鵠的。查關稅收入，為中國收入最需要之部分，但中國自實行關稅自主以後，未曾

採取保護政策，高築關稅壁壘。良以中國盼望世界各國經濟上通力合作，各依其天賦人手之趨向，努力經濟發展。中國關稅之低，蓋亦勝過各國，且從未採取任何限制進口或限制外匯之辦法，吾人此後，仍將恪守避免不自然限制的政策。誠信如此，非特可以增加中國以及世界之利益，且可促進超於經濟發展以上之社會與政治之目的。中國深信以此種種原則，為其建設之基礎，既可促進中國自身最大之福利，復可予世界一偉大之新市場。於恢復世界之永久繁榮，或有極大之貢獻。……世界經濟會議，固將致力於經濟以及貨幣問題，但此問題與裁軍問題，關係密切，難有固定之界限。吾人假如設想軍縮與安全問題，未有圓滿解決，則經濟會議，獨能達到悠久之成就，則殊少對於實際事實之認識。」

隨後有愛爾蘭代表歐康諾萊及加拿大代表班納特的演說，於零點五十分散會，在這一天的午前，蘇聯曾面交一個提案給麥克唐納，其內容如左：

「為顧念經濟委員會的趣旨，主張經濟休戰，並切盼儘可能的完全保障休戰日的效力。參加本會政府，須互相尊重一切已經頒布而現仍有效的立法和行政的法令，但堅決反對包

含經濟侵略性質或對任何一國作差別待遇的一切辦法，例如對某一國的入口貨物，課以特別關稅，或禁止進出口貨的往來，與反對之規定特殊的條件，斷絕與某一國的通商等。」

午後的會議由三點零三分開始。首由多孟尼哥代表烏來尼亞博士，土耳其代表白易，墨西哥代表巴尼，阿爾巴尼亞代表愛德因，祕魯代表齊特拉，希臘代表麥克希諾，拉多維亞代表薩爾奈斯，委內瑞拉代表艾司加蘭特，漢志代表康士坦丁等相繼演說之後，大會暫時宣布停會。繼開十六國幹部會，經二十分鐘至五點三十五分可再開大會。麥克唐納登主席臺後，即聲稱「幹部會已對自明日開始工作之兩委員會的職員詳加審查過。」結果在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了幹部會的提案，其當選人員如左：

(一) 經濟委員會

主席 柯林（荷蘭）

副主席 克羅曼（德國）

郭靈吞（阿根廷）

報告委員 倫西曼（英國）

（二）金融委員會

主席 考克斯（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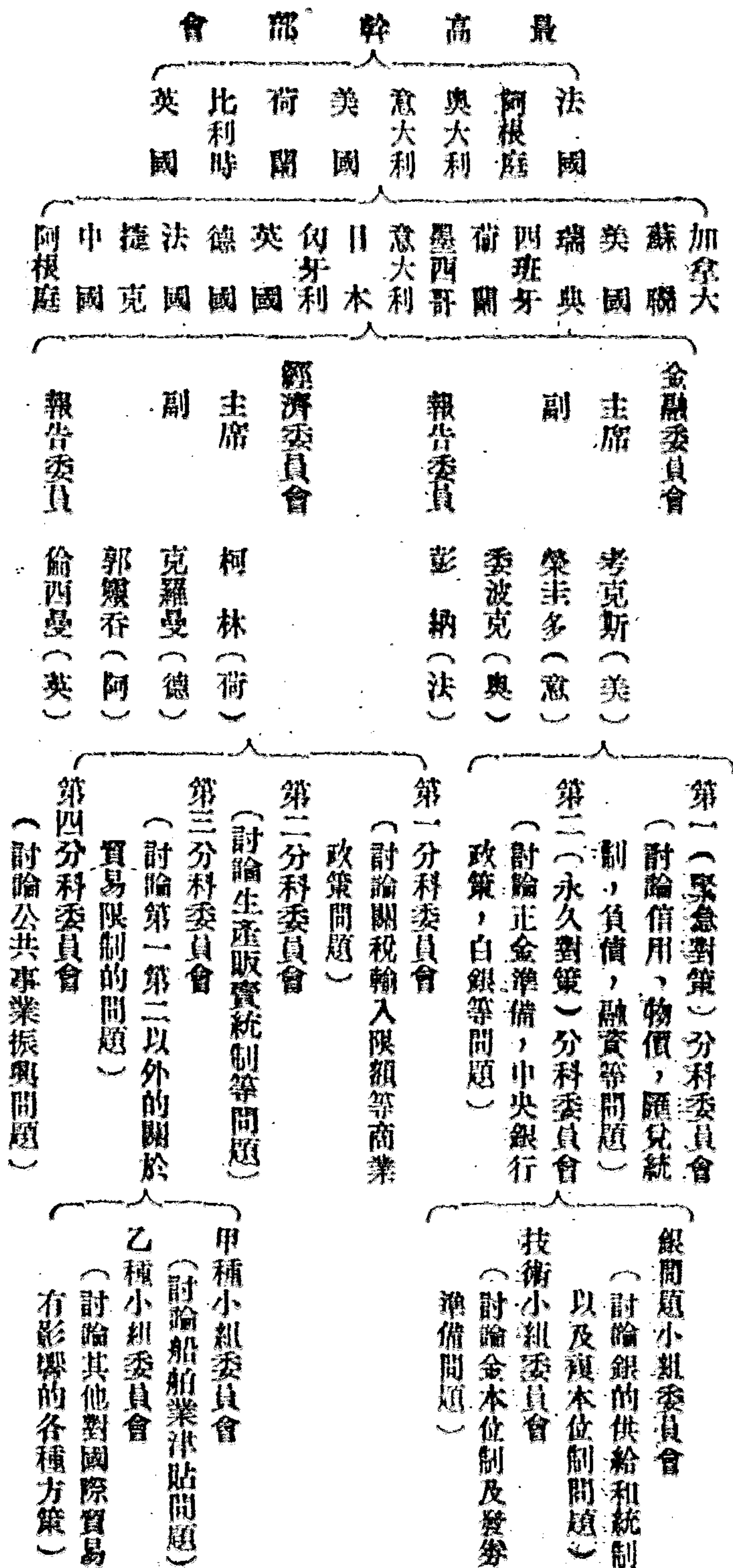
副主席 榮圭多（意大利）

委波克（奧大利）

報告委員 彭納（法國）

其後紐西蘭代表福貝司登壇力稱有減輕一般公私債務的必要。隨於午後六點八分散會。大會的總辯論，就於此日宣告結束，今後會議的主要工作，就是由各專門委員會、分科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分別審理各種問題。為讀者易於探索起見，茲先將會議的整個組織系統列之如左：

世界經濟會議組織系統



六 十七日至廿六日間經濟委員會的經過。

(一) 經濟委員會議程

經濟委員會於十七日下午開始舉行會議，起草議程，其結果如下：

第一分科委員會 商業政策

- 1 恢復貿易的正常狀態。
- 2 爲通商所必須的外國匯兌無限制準備。
- 3 差別制度，特許制度，處分，及物品交換協定等。關於商品以交換數量限制之統制與逐漸的撤廢。
- 4 包含最惠國條款的關稅與條約政策問題。

第二分科委員會 生產與販賣的統制

- 1 小麥及其他砂糖，葡萄酒等食料問題。

2 煤炭，棉花，羊毛，木材及其他原料品問題。

3 工業上及農業上的協定。

第三分科委員會 關稅及禁止制度以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於國際貿易的方策。

1 直接或間接的補助金。

2 船舶業補助金。

3 輸入補助金。

4 原產地標記。

5 獸醫學及植物病理學問題。

第四分科委員會 公共事業振興問題

關於第四分科委員會亦可與金融委員會共同審理。

(二) 德代表的無理要求

十七日德代表胡根堡向經濟委員會主席柯林提出說帖，請求1.將歐戰前德國殖民地歸還德國；2.在德國東鄰闢一新地帶（包括蘇聯）作德國殖民地，以解決德國的人口問題，以恢復償付債務的能力。其說帖長十八頁，大意如下：

「劣種人類（指蘇聯）行動，現在西方逐漸發展，吾人不可爲此種人類所摧殘，德國若果傾頹，則其他西方各國或先或後均將覆亡。如欲普渡世界，當自拯救德國始。此層共有兩種方法：一即西方各國令德國恢復其對外付款之能力。然欲如此，必須以德國在非洲舊有之殖民地還諸德國，俾舉辦巨大工程，開發富源；一即西方民族有堅忍卓絕而富於創造力者，因其境地褊小，無可發揮，必須畀以殖民地，使能從事建設以利和平。至於俄德及東方大部分地方，現正繼續從事破壞工作，吾人當有以制止之。」（十七日哈瓦斯電）

此種狂妄的要求提出後，雖會場空氣爲之一變，但各國代表都力斥其非，並引以爲笑談，尤其是蘇聯代表異常憤怒，認爲德代表有意誣蔑蘇聯，隨由李維諾夫向報界發一聲明，對德代表的提案痛加申斥。各國代表也認此項問題已出了議程範圍之外，拒絕接受。而德代表團看着因

此提議所引起的異常惡劣與自討沒趣的空氣，立速聲明這是胡根堡的個人意見，與德代表團完全無關。隨後胡根堡也被召回國，一場風浪也暫時平靜下去，只是留着一些笑柄而已。

(三) 美代表團的減低關稅案

美代表團於六月十七日，向經濟委員會提出一個建議。其要點是：凡進口稅都減低十分之一，修改進口限制，延長關稅休戰日等，其內容大體如左：

1 由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起，各國現有進口稅，一律削減十分之一，而附稅及專徵於進口貨者，也同樣地削減。

2 對於除輸入國外來自任何方面的出品，而給予之現行優待稅則上差額酌予減少。

3 稅則以外之其他進口限制，宜予以相等之解放。（所謂進口限制者，包括除進口稅及必要的關稅規程不足縮輸入之經濟性質的一切計劃而言。美代表團於此擬提出關於進口限制之文件內載成立具體的程序之一部份建議。）

4 宜根據管理進口限制及其他同樣制度的運用之原則與習慣，謀取一種協定步驟。協定的目的，在減少國際貿易上非必要的、不定與阻撓，在避免對於來源各異的同樣貨物之歧異待遇。（美代表團於此擬提出具體的建議。）

5 此種多方面的輕減或緩和進口稅，或其他貿易障礙之協定，俟經多數國家批准後，應即實施，而發生拘束效力。所謂多數的國家者，乃指依一九三三年國聯世界商業年報所編製之國際貿易表，於一九三三年內占有世界貿易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國家而言。

6 現有之關稅休戰，應於世界經濟大會閉幕後，有充分時間的延長，俾成一種穩固的基礎，據以籌出用雙方面談判或用其他方法整理國外貿易之建設計劃。

7 大會除促成關於上述事項之協定外，尚須以決議案提倡貿易障礙此後更進一步的逐減。此種互相協定，係以無條件的無限制主義的最惠國條款的基礎，不僅適用於進口稅則，而且適用於一切的進口統制手段。惟遇特殊情勢，得採用可得世界經濟大會的同意之有限的或暫時的例外辦法。

美國這樣的提案發表之後，各方面都捲起了很大的反響，因使美國代表團反覺躊躇，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再發出一個如左的聲明

「減低十分之一的關稅案，只不過係美國關稅專門委員的提案而已，至於代表團正式提案的數字，與前述的完全不同。」

這雖不是美國代表團的正式提案，但經濟委員會以之為美國專門委員洽爾瑪斯的私案，仍然將付諸討論。

(四) 四十九國參加關稅休戰協定

六月十九日經濟委員會繼續開會。首先由柯林主席報告，南美的委內瑞拉現亦已參加關稅休戰，截止昨晚止，秘書處已獲四十九國加入關稅協定的通知，此四十九國的貿易額，已佔全世界總貿易額的百分之八十五，並且其他諸國，也有繼續參加的趨勢，經濟會議的在會議期內不增加關稅的議決，早已發生了效力。但所參加的多數國家，均附有種種的保留條件，使休戰協

定的效力減少了很多。

(五) 商業政策的討論

主席報告後，法代表薩勞即提出關於生產及販賣的調整案，並加以如下的說明：

「爲克復世界的不景氣，關於國際的生產及販賣的整理，乃是絕對必要的。因之在會議上必須討論出一種在各國政府結成足以統制生產的協定。成爲生產協定對象的生產物是小麥、葡萄酒、木料、棉花、羊毛、煤炭、銀等。若對這等各種商品都締結了生產協定，則可免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之和消費保持緊密的均衡。」

薩勞主張立刻對此案加以討論，但因一部份委員的反對，暫時將此案保留。

於是委員會開始討論第一分科委員會議題的「商業政策。」對於此問題，希臘、意大利、波蘭、比利時等國的委員，都紛紛起立發表意見；其中意大利代表宣稱「無論要怎樣去圖安定貿易，也必須關聯到金的問題，這是經濟的復興所絕對不可缺除的。」希臘、波蘭、比利時等各委員

則力稱必須撤廢限制及禁止輸入的制度。波蘭的委員主張：

「應提議在極力除棄這等禁止制度的目的之下，各國間互相締結二國協定，在兩年之後又來召集一次國際會議，藉以檢討能否實現輸入的限制和禁止制度的全廢。」

最後比代表伊門斯也主張「應逐漸銷除此種限制，並宜與貨幣範圍中的工作作平行線的進行。凡與會諸國，須助成以此為目的的關稅協定。」

本日下午繼續開會討論商業政策，開會後，主席及李維諾夫之間，關於議事順序問題略有爭辯。繼後由英代表倫西曼發言，主張二國協定論，同意法國代表的生產管理案，並闡明英國的立場，其發言大意如下：

「英國之意見，以廣議言，對於今晨法代表之提議，表示同情。但關於生產之多方面的協定，苟非由有關係政府切實施行，則亦未能有效。吾人不可容許多方面的協定不利於低稅率之國。依英國見解，雙方面的協定或較多方面的更為有效。英國所以稍稍為之者，英國現準備擴大之。英國不準備以對於最惠國條文原則之無條件的遵守，犧牲其雙方面的協定。但英國準備調節

生產之計劃，惟須大多數出產人予以扶助，及進口國消費者之利益獲有保障耳。」

英代表發言後，經濟委員會決定設立分科委員會專門討論商業政策問題。到次日上午開會時即推出分科委員會主席一人及委員十八人。其名單如下：

主席 德國（克羅曼）

委員 英、法、意、日、美、蘇聯、比、瑞士、捷克、匈、挪威、波蘭、古巴、南非聯邦、烏拉圭、及國際聯盟經濟委員會代表二名。

（六） 生產販賣統制問題的討論

經濟委員會六月廿日繼續開會，推選了第一分科（商業政策）委員會委員之後，即開始討論第二分科委員會的「生產販賣的統制」問題，小麥的生產統制首先成了討論的中心點。

對此問題，主要麥產國之一的加拿大代表羅至首先發表意見：

「對於小麥，須先締結國際協定，以求一處置過剩生產的方法。不主要小麥生產國，及其他

比較小規模的生產國，也可參助此種生產協定，並且要請求各小麥輸入國的協助。」

意大利代表愛斯葵諾則堅強地立於反對膨脹政策的立場，發表了如次的意見：

「在國際市場上藉通貨的機能以圖物價的提高，是不會有多大的效果的。意大利政府曾經考慮過法國於十九日提出的提案，認為關於生產與販賣的統制的討論，應只限於主要生產物中的極小部份。」

到了午後的會議，日本、瑞士、波蘭、澳洲各代表相繼對生產統制問題發表意見，其中澳洲代表波爾斯的發言，最惹全場的注意，他說：

「有人主張以限制生產為解決經濟難題的一種辦法，這實係不能接受的最可怖的政策。最大的目標，還是要放在增高世界購買力上，限產政策實足以阻礙澳洲經濟的發展。但對於有些商品，認為或有暫時的實行生產統制的必要，故澳洲現正在準備應付這個題。總之，關於限產的計劃，是有加以詳細檢討的必要的。」

其後由羅馬尼亞委員起立發言，主張應當加以限制的商品品目中，不僅限於穀類，而且應

常包括到家畜類。奧大利則加以反對，主張品目應當削減。最後由柯林主席作了如次的結論：

「在這次會議中，要想對於本日所提到的商品，都一一加以生產限制的協定，是十分困難的；爲討論本問題而組織的分科委員會，應主要對小麥問題多加考慮，而其他生產品自然也會關聯到的；到了那時對於其他的生產品那些應當締結協定，就容易斷定了。」

到了次日，專門處理「生產和販賣的統制」的第二分科委員會即宣告成立，日本等二十，三國被選爲委員，其名單如下：

日本、阿根廷、德國、澳洲、巴西、英國、加拿大、古巴、丹麥、埃及、西班牙、美國、法國、希臘、印度、羅馬尼亞、瑞典、蘇聯、盧森堡、葡萄牙。

(七) 第三分科委員會的成立

經濟委員會至六月廿二日開始討論第三分科委員會的關稅及禁止制度以外的直接間接對國際貿易有影響的方策。爲討論便利起見，第三分科委員會又分爲甲乙兩種小組委員會。

甲種專門討論政府對船舶業的直接間接的補助津貼問題，乙種專門討論其他於國際貿易有影響的各種方策。其構成如下：

甲種小組委員會（十二國）

日本、英、美、德、法、意、荷蘭、挪威、希臘、芬蘭、捷克、瑞士。

乙種小組委員會（十二國）

德、英、美、法、比、荷蘭、波蘭、巨哥斯拉夫、厄瓜多爾、紐西蘭、葡萄牙、阿根廷。

當討論船舶業津貼問題時，挪威代表很堅決地主張「應起草種協約，除了為維持郵政或旅客運輸上的必要外，應完全的或部分的廢止補助船舶業的津貼，使之自由發展。」但日本委員則接力反對，聲明「日本對各輪船公司的津貼，每年僅係一千萬元內外，比之各公司的巨額資本，原不過無足掛齒的少數而已，因之對船舶業津貼的減額或全廢是極難贊成的。」

此外關於第四分科委員會的關於救濟失業的公共事業問題，則暫時保留到以後與金融委員會同時討論之。

(八) 蘇聯提出經濟不侵犯草約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認爲欲撤廢一切通貨障礙，欲圖世界經濟的復興，則須各國互結經濟不侵犯條約，李氏並擬一草案交經濟委員會，其大要各左：

「下述各國之政府，咸承認經濟侵略之停止，於各國無論其政治與經濟的體制爲何如，在相互的經濟關係中，謀取和平合作之首要條件。深信經濟侵略之停止，必能有助於現存的相互猜疑與憂懼之氛圍之消除。並致慮各國如欲改善目前嚴重之經濟狀況，除避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紛爭一途外，尚須將各種形式之經濟侵略全部廢止。故各國政府同意於下述各點：締約國宣稱，被等在其政策中將遵守一九二七年國際經濟會議所宣布及一九三一年研究歐洲聯邦問題專門委員會所證實之關於不論各國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體制爲何如應保持一切國家之和平共存之原則。故締約國同意取消在彼等相互關係中所存在之各種形式的差別待遇。」

在草案中並列舉各種形式的差別待遇的實例，規定締約國方面在此草案核准後，應將各該國間現存的差別待遇設施，立即取消。

(九) 美國的撤廢通商障礙案

如前面所述，美國代表曾於六月十七日提出過一切關稅減低百分之十的提案，但旋即中途否認此係美國代表團的正式提案。至六月廿二日美國又正式以美國代表團名義，向會議提出關於撤廢一切通商障礙的提案來。一般認為這就關於減低百分之十的代替案，其內容如下：

- 1 極端的經濟的國家主義政策的採用，以及通商障礙和差別待遇的增加，是違反共同利益的行動。
- 2 輸入禁止，輸入限額制度等人為的限制，務須迅速地撤廢。
- 3 須藉互惠、二國、或多邊協定，適當地縮減通商上的障礙。
- 4 當締結此種協定時，須特別注意，不要在全體的世界的通商上設置不利的差別。

本來美國代表團在提出關稅減低案之前，應當將關於一般原則的本提案在先提出的，但因手續上的錯誤，憑空引起了一場風波。

七 十七日至二十六日間金融委員會的經過。

(一) 金融委員會下之兩個分科委員會

六月十七日午後三時金融委員會開祕密會，在會上根據英財相張伯倫的提議，議決設置下列兩個分科委員會，應歸其審理的主要議題如左：

1 緊急對策委員會 審理(1)信用政策，(2)物價水準，(3)匯兌的變動及統制，(4)負債及融資。

2 永久對策委員會 審理(1)正金準備，(2)中央銀行的職能，(3)中央銀行政策，(4)白銀問題。

金融委員會副主席伊奧兩國代表榮圭多及委波克被分任為該兩分科委員會主席。

(二) 第一分科委員會的議事範圍

金融委員會的全體會，於六月十九日午前結束，午後隨即開兩分科會。

第一（緊急對策）分科委員會開會時，榮圭多宣讀了下列各代表關於議事手續的提案，

其內容如下：

1 羅馬尼亞代表馬札爾的關於處理由長期和短期信用所生的複雜問題的提案。

（1）第一（緊急對策）委員會所應處理的是下列五項：

甲各採用着匯兌限制制度的國家，在恢復金本位制之前所應採用的貨幣政策。

乙使債務國能於支付債務的對策。

丙使債權者和債務者在必要的場合得直接交涉。

丁研究復興國際信用交易的方法，尤其是農業國所需要的。

戊研究恢復資本的流通的方法。

（2）第二（永久對策）委員會須研究於農業國金本位制度的作用與中央銀行工作的

關係，尤應注重因農業情形而起的伸縮需要。

2 匈牙利代表的提案。

須提出在撤廢匯兌限制前所必要的對策。

3 瑞士代表的提案（要綱）

（1）第一分科會須將貨幣本位制的辦法立速報告於金融委員會全體會。而此貨幣本位應為黃金。

（2）分科委員會的工作須詳細劃分。

瑞士代表的第3項提議，是着重在金位問題上面。英國委員張伯倫在議事手續上發生不同的意見，主張金本位制係歸於永久對策委員會審理的問題。結果依照英委員的意見而將此問題歸併第二委員會。隨即主席宣佈依既定議程進行討論。

（三） 開始討論議事日程

第一分科委員會主要議程係（1）信用政策（2）物價（3）匯兌統制（4）債務（5）融資

等問題。先由主席提出(1)的金融復興上緊急對策的信用政策來討論，但全場無一發言者。隨即討論(2)的物價水準問題。伊拉克代表對此問題首先發言，指陳物價水準不能再減的理由。其次瑞典代表宣稱，各國代表可隨其利益的需要，自由提高物價；而本分科會應明白表示，物價不能再為收縮。瑞典代表又繼續說明實現物價提高的兩個辦法：

1 務使生產者獲得充分的經濟的報酬。

2 恢復生產成本與物價間的均衡。

羅馬尼亞代表馬扎爾也力稱有提高物價的必要，並主張特設一個小組委員會，專門審理提高物價的問題。隨由法委員彭納發言，稱：

「對於物價水準提高的必要，完全沒有異議，然對於要把物價恢復至一九二九年的水準的（羅馬尼亞委員的）意見，則不能馬上贊同。」

最後由委員會決定，根據比利時委員加斯巴的提案，加上專門家委員會的註釋，作為審理議案的基礎。

此外英國委員張伯倫還在本日的會議上聲明，英國正在起草一個關於信用政策及物價水準的議決草案，於次回委員會上提出。

(四) 張伯倫信用政策的提案

第一分科委員會於六月二十日繼續開會，張伯倫依照預定計劃提出關於信用政策的提案，其大意如次：

「恢復足以使主要生產物生產者獲得充分報酬的，足以使生產成本與物價間保持均衡的商品價格的過去的水準，乃是絕對必要的。而使世界物價恢復的在貨幣上的根本條件是：

- 1 停止通貨收縮政策。
- 2 使能利用多額的信用。
- 3 主要國的中央銀行，須在確保上列根本要件的目的下，互相協力，並須聲明利用公開放款方針，徹底的實行低廉而且多額的貨幣供給政策。

「欲恢復貿易，低廉貨幣殊不可少。世界各國銀行，應揭示其對於貿易與工業之貨幣政策。一九二九年十月以來之批發物價，表示金價已削減三分之一，原料價格削減自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商人以爲物價仍將下落之期中，彼等將不作任何商業活動。故中央銀行之任何行爲，凡含有貨幣縮緊政策之性質者，將有極端禍害。吾人重視，各銀行必須聲明其意嚮，俾全世界得知彼等擬採用之目的與方針。吾人並不以爲低廉之貨幣政策，爲一種聖經寶典，可以救濟世界上之一切禍害。但在各金融中心，低廉之貨幣，實爲不可少之條件，此爲世界經濟恢復之背景。高昂之貨幣，（甚至按照目前情形，相當高昂之貨幣）將爲世界經濟恢復之障礙，余頗欲注重各大中央銀行間，極需有和諧的放款方針。如此等銀行，採用相反之政策，或不同之方法，擬獲得同樣結果，吾人將不能獲得所需要之目的。」

隨後印度委員司特拉巧用數字列舉印度農民因農產品價格低落所生的窮狀；次由南非委員哈顏加說明南非聯邦之所以不得已而放棄金本位的實情，並稱述「任何國家也沒有恢復金本位放棄前的等價的可能；」澳洲委員則提醒「緊防不要採沒有實行的可能性的議決」

案。」

(五) 美國代表團的修正金本位制案

第二(永久對策)分科委員會於六月十九日亦同時開會，首先由美代表部提出一個關於金本位制的重要的提案，這就是所謂的「修正國際金本位制」案。該提案主旨是各國俱由國內的流通市面取消金或金塊，並將金準備率減至百分之二十五。今將提案的大意列左：

1 在流通市面取消金幣和金塊。

2 各國一律將通貨發行金準備率減低至各國現行法定準備率以下，今後法定準備率定為百分之二十五。

3 須立刻召集各國中央銀行代表會議，採擇如上的對策。

4 主要銀產國間須成立關於下列各問題的協定：

(1) 限制任意販賣白銀。

(2) 阻止銀幣質料的低下。

(3) 至少純分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銀成爲本位幣。

5 各國中央銀行通貨發行的金屬準備，金須在百分之八十以下，其他百分之二十，則採用金或銀。但銀須在現行的行市或行市以下買入。

6 銀既仍爲世界大部的匯兌媒介，爲恢復遠東的信心起見，凡產銀國家及藏銀最多的國家，應成立一種協定，以限制銀的供給。

(六) 對美國提案的爭論

美國代表團的「修正金本位制」案提出後，全場立即緊張起來。烏拉圭委員柯巧對美國的將法定金準備率減低至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首先表示反對，任爲這是很危險的。比利時委員加斯巴對於金準備率的減低是同意的，但對於銀問題則認爲多少有應保留之點。日本是表示反對，而法國及波蘭委員對於金的部分聲明接受，特別是法國的接受金準備的減低，引起了

一般的大大的注意。意大利，德國，中國對於美國案中的金提案也完全同意，而挪威委員對銀提案主張保留。最後由英委員海爾山提出一個對美國案的修正動議，即：

1 金本位恢復的日程，由各國個別地去決定。

2 在那時應決定的等價也由各國各自去決定。

結果，美委員畢德門的提案與英委員海爾山的修正案同為全場一致通過。

(七) 銀問題及技術小組委員會的成立

在討論美國的「修正金本位制」案時，各國委員俱感到金銀兩問題的重要，故結局一致通過成立銀問題小組委員會和技術小組委員會。前者專門討論銀的供給和統制以及複本位制問題，後者專門討論金本位制及發券準備問題。據推選的結果，該兩小組委員會構成如下：

1. 銀問題小組委員會

主席 美國（畢德門）

委員 日本、英國、意大利、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美國、中國。

2. 技術小組委員會

主席 奧大利（委波克）

委員 德國、巴西、捷克、米國、波蘭、瑞典、法國、英國、荷蘭、葡萄牙、國際清算銀行代表佛里賽。

八 會議衝突的開始

（一）美國反對穩定貨幣

美國可以說是經濟會議的催生婆，美國的態度乃是各國代表的集中點，會議的能否成功，要以美國的誠心與否而定。但美國政府違反了華府會談時的一般的期待，違反了會議開幕前後的一般的期待，在會議討論到世界經濟復興的主要條件——穩定通貨穩定匯兌時，美國又放棄國際協調政策而復歸到國家主義的孤立政策了。

當六月二十二日美國務卿赫爾與大會主席麥克唐納法首席代表彭納鼎足會談之後所

發表的如左的重要聲明，就是會議決裂的導火線，其聲明書的大意如左：

「有若干方面對於臨時固定通貨計畫之考慮，予以過分之重視。此非美代表團之事，考慮此計畫者，為英、美、法財政部與中央銀行之代表。而代表美財部者為史潑萊氏，美政府現覺臨時固定計畫今非其時，美政府以為美國提高物價之努力，甚有助於大會之成功，凡可妨害此種努力而釀成物價之暴跌者，其損害大會之程度，較之未有通貨臨時穩定之治標辦法者為尤甚。……美代表團已提出一議案，目的在促成全世界不穩定的通貨之最後穩定，美代表團並贊助凡可成立一致的國際貨幣政策，以期振興經濟活動而增高物價者之計畫。」

這樣的聲明發表之後，當然在各國代表間起了很大的反響。由此聲明證明了美國的復歸國家主義的孤立政策的結果，主張以穩定通貨穩定貨幣為先決問題的法國等歐洲諸國與美國間的衝突，更更現於表面來。誠如法代表所說的：「美代表的聲明，正是大會致命的打擊。」

美國代表團這次的聲明，係根據華府的祕密的訓令發出的，由此全完證明了羅斯福大總統態度的大大轉變——由國際協調政策轉變為國家主義孤立政策。但美國表面上是不想完

全因此問題而破壞全局的，在聲明書的後部，還在力稱有調整國際通貨政策的必要。這不待說，係根據法代表的希望而附加上的，同時也是藉以做一個將來和各國論爭的武器。

因着內外的種種原因，各國的匯兌行市，以金元的崩落為中心，發生了激烈的變動的結果，參加國經濟會議的各國代表，都把各委員會的議事拋在一旁，而努力來解決穩定匯兌的問題。同時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金本位集團諸國的代表，則連次千方熟議，去尋出一個對抗的方針。以麥克唐納及張伯倫為主腦的英代表團，也積極向各方奔走活動，做金本位集團與美國間的調停者。而麥克唐納又於二十九日再度與赫爾會晤，說明經濟會議目下極其嚴重的形勢，以引起美國的注意。最後英國變成了騎牆主義者，一方面擁護主張通貨穩定協定有伸縮性的美國通貨膨脹論者的論調，一方面又贊成高唱須確定匯兌比例率的法國代表的意見。

(二) 修正金本位制案的審理與其結果

「修正金本位制」案由美國提出後，其中關於各國中央銀行最低法定準備問題，另組技

術小組委員會討論，關於銀問題則另組銀問題小組委員會討論。自六月廿三日以來，連次以美代表畢德門提案中的金準備爲中心詳加審議，結果對於美國的在流通市場中取消金的擬議，各國代表的意見大體一致，最後還發出了一個通告，其大意如左：

「金融委員會的技術小組委員會於本日（二十三日）開會，各委員俱表明贊成這樣的意見——在這近代的條件之下，金幣在國內流通上是不必要的。」

各委員意見一致之後，即由該小組委員會起草決議案，於六月二十八日提交金融第二分科（永久對策）委員會。此議決案乃係以美代表畢德門的「修正金本位制」案爲骨幹，而對於其後半的金問題的部份加以少許的修正而成的。其正文主要部份如左：

1 在現代的條件之下，金在國內流通上已非必要；僅主要是在爲中央銀行的發券準備上，以在由國際收支不均衡的支付上發揮的機能。因此金幣及金證券已無須在國內作流通工具。

2 爲改善將來金本位制的運用，發行紙幣諸銀行的法定準備規律，應給以較大的伸縮性，對於百分之二十五的金準備率，不能過於超過。

3 若實行其他制度時，也須同樣適當地賦與伸縮性，本決議的目的，是在增加中央銀行的發行餘力，因此加強其地位。

(三) 美法對於商業債務問題的論爭

金融第一（緊急對策）分科委員會至六月二十六日討論到國際間債務的處理方法問題，在此問題上，英美間曾起了激烈的論爭。在本日開會時，由英委員張伯倫首先發言，他力稱國際借貸關係有再恢復的必要，其次說到現存債務的收回問題：

「必先恢復信用，如是借貸方可運用。現有債款之一般整理，固非必要，但債務國與債權國間不妨各個作直接的談判。苟成立一種有責任的公允團體，則此談判當易進行。惟此團體必不可有專斷性質，如英國國外債權人行政會即其一例，該會為談判團體，但無法定職權也。過去十年之經驗，已昭示吾人今後國際借貸須有更多之保障。在外債發行以前，須有更詳細之情報，而債款之發行，須受借者與貸者雙方之管理。余勸議將此全部事件交起草股員會辦理。」

繼起發表反對的意見的是考森斯：

「美國計劃將可增加原料之需要，較之僅對三項製造品，減輕關稅，為益孔多。且欲提高物價，決非僅藉安定幣價所能致。苟目前債台高築之狀況，依然無變，則物價之提高，終受限制。目下已有許多國家，已瀕於愆付債款之境，但余之演說，並非邀請他人愆付債款。余信解決方法，最妙莫如由債權國組織一永久機關籌劃之。余亦甚願此項機關，屬於顧問性質，但以爲不論何種救濟辦法，均應含有永久性質。」

「物價與債款兩事須同時辦理，僅恃貨幣計畫，不能提高物價，各政府必須提倡私人進取，以恢復其從前業務。美政府現進行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關於公共工程之最大程序，此種程序將以活動力給與各處之生產與銷費；如他國亦踵行之，則在國外匯兌上定可有安定勢力。余意美國程序所引起原料上之更大需求，較諸若干競爭物品上關稅之減少，尤予人以恢復世界繁榮之希望。」

英美兩代表主要的爭點，英國是主張先行整理債務，恢復信用；而美國則主張提高物價須

與整理債務同法並進。英國主張暫時減輕債務，而美國則主張永久減輕債務。意、法、印度、瑞士等代表俱贊成英國的對於國際商業債務，遇必要時始予臨時整理的政策，而反對美國的永久減讓的主張，其中法國代表彭納曾發表如次的言論：

「法國常贊成整理債務，以圖安定貨幣之政策，但以爲國際商債，並無減讓之必要，祇須採用寬大條件可矣。商務之輪軸在此種行動下，便可望其開動，致獲信任之回復。但當履行債務時，應予債務人可以恢復其經濟常態之充分機會，債權人必須援助債務人予以輸出貿易上最大便利。余主張須立速安定貨幣，非俟各國同意安定貨幣後，罕能有永久之成就。」

對此問題再經一番辯論之後，即推舉一起草委員會，藉以審查各國的提案，而歸納起來做一個議決案。起草委員會的構成如下：

德、阿根廷、澳洲、比、巴西、英、加拿大、美、法、希臘、匈、印度、意、日、挪威、荷蘭、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瑞典、瑞士、中國。

(四) 白銀問題的對立

不待說穩定貨幣問題是各國意見衝突的焦點，是使會議陷於決裂的導火線，但在白銀問題上，也表現出各國間若干的矛盾。因為銀價大大的崩落，在世界經濟上所受的影響異常巨大；由其是對於中國，差不多在一切提案中，白銀問題要佔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

自金融委員會中的銀問題委員會成立後，旋於六月二十二日舉行正式會議，對美代表畢德門的「修正金本位」案中第二部分——銀問題加以審理。在當時最初表現對立的是美國和中國；美國主張白銀的交易應使自由，不加限制，但中國則主張須穩定銀價，限制其流動的自由。其他各國委員加以調和的結果，又另組織一個附屬的「銀供給統制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報告銀的供給統制問題。委員名單如下：

墨西哥、美國、加拿大、秘魯、玻利維亞、印度、中國、西班牙。

隨後又於二十六日開會，對下列兩問題交換意見，企圖能結成國際協定。

1 對於由鑛山到市場的銀供給量的統制。

2 對各國政府保有銀量之向市場流出加以統制及限制。

當時經濟會議因金本位國與美國爲穩定貨幣問題陷於停頓狀態，白銀問題也漸漸悲觀，又觸着一個新的暗礁。美國要求印度能同意締結長期協定，限制白銀的出賣，但印度藉限制結果恐生不測的事態爲口實，拒絕了美國的要求。雙方意見全完疎離，銀問題的審理也陷於停頓的狀態。

好在銀問題不是絲毫不可調和的矛盾，後來終得相當的妥協點，詳細情形，當以後提及。

九 會議衝突的白熱化

(一) 摩萊抵英後的大會形勢

「穩定貨幣」問題，實足以支配世界經濟會議的命運，自六月二十二日美代表赫爾發表了反對穩貨的重要宣言以後，不啻給以大會一個致命的打擊，美國與歐洲大陸諸國——尤其

是以法國爲代表的金本位維持國的鬥爭，已漸次現於表面來了。因此衝突的發生，會議即佈滿了悲觀的空氣，其他各分科會議都陷於停頓的狀態。正當這樣的緊急關頭，羅斯福的私人代表摩萊帶着重大的使命到倫敦來了。各國代表胸中都有一種信念，以爲摩萊是打破難局的救星，美國不致踏斃了親自播下而已發苗的種子。但是實際的情形怎樣呢？雖然摩萊已向美國代表團傳達了羅斯福的祕密訓令，與各國代表作了若干次的傾談，經了法荷等國的代表奔走呼號；但大家已看穿摩萊代表袋裏所藏着的並不是起死回生的祕方以後，會場的空氣反而加速地惡化起來。尤其是因爲美政府不顧一切的單獨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美元猛烈地往下低落，更使世界金融市場捲起巨大的混亂，甚至風傳有一兩個國家因之不得不放棄了金本位制。

在此形勢之下，金本位國家異常恐慌，更希望非即時把這處於極端混亂中的貨幣市場穩定不可，非把元、鎊、法郎間的匯率決定不可，不然法國也只有放棄金本位之一途。因此，爲爭此一條的死活的各金本位國的代表，於三十日召集會議，結果草成了兩個議決案，分送英美兩國，規勸英國不要再持騎牆態度，尤其是促成美國的反省；此議決案關係大會的命運，措詞極爲堅決，

不啻是哀的美敦書，若美國仍是一味強硬，金本位國即有退出大會的形勢。

(二) 美總統拒簽聯合宣言

金本位國自發出哀的美敦書式的議決案後，俱靜候美總統的回音，以決定大會的死活。同時又在會議上起草一個很和平的議決案，希望美國可能同意，同意後再發共同宣言，此項議決案乃英、法、意、荷、比、瑞士所草擬，其大意如左：

「凡現仍用金之各國，其金本位須予以維持，其已放棄金本位之國，應於可能時恢復金本位，至於穩定比率及穩定時期，必仍由各國自行定奪，目前用金國切實決定，竭力維護其地位，貨值低落之國，贊成用金國所採之立場。」

在此議決案中還定有下列具體計劃：

- 1 前述諸國（連美國在內）發一聯合宣言，保證中央銀行合作，防止匯市投機的漲落。
- 2 宣言內鄭重聲明，不破壞金本位幣安定的重要性。

3 各國同意注重世界經濟會議的目的，即恢復金本位。

此種最低限度的辦法，莫說其他國家，就是美國的代表團也認為是打破目前難關的不得已的手段，而各國都逆料美總統必同意無疑的。本議決案的內容，乃係終日努力調停各方不同的意見所生的結果，用金國各代表於六月三十日午後討論多時，最後草案的方式，曾由美代表摩萊，法財長彭納，意財相榮圭多，英政府經濟顧問羅斯加以研究過。

羅斯福總統的回答，終於七月一日在各國代表的待望中到來了，這個回答的內容，不惟出乎各國代表的意外，就美國代表中也捲起非常的驚異。而羅斯福的意見是怎樣呢？我們由下列的赫爾根據美政府的訓令所發表的宣言，即可知其大概：

「此事純屬一國財部之問題，經濟會議如不認真考慮重要問題，而反注意於純粹人為的臨時試驗，僅僅影響及於數國之貨幣匯兌，殊可視作世界的悲劇。余不贊成堅持採取此種行動，作為繼續經濟基本錯誤之口實。此種錯誤，即為全世蕭條之原因，僅由數大國企圖獲得外匯之臨時人為的穩定，係一種外觀悅目之錯誤，一國國內經濟制度之安全，其於人民之福利，實較對

他國外匯之價格爲重要。因此削減政府之支出，圖謀政府之充分收入，以及能獲得政府債務之清償，於貨幣之最後穩定，均極關重要。余願以坦率態度宣稱，美國欲求得一種金元，其購買與償債能力，在三數十年後仍與不久所獲得者無異。美國廣義之目的，在謀各國貨幣永久之穩定，吾人仍能用金或金銀兼用，作爲貨幣之準備。但耗費金準備，則現非其時，如大半國家能使預算均衡，足以自給，則吾人將可適當討論，如何分配世界金銀之供給，作爲國家貨幣之準備。余最後堅持須減少現時之入口禁令，採用較規定臨時匯率更健全之方法，以恢復世界貿易。」

(三) 用金國聯合宣言與停會案

美國的宣言，無寧是一個爆彈，會場異常震動，小組會分科會均已停頓，各國代表三五成羣，糾首祕議，以求對策，各自尋找出路。最憤慨的是各用金國，當晚即由意、法、比、荷、波蘭、瑞士等國代表簽發共同宣言，與美國相對抗，宣言大意如下：

「下列簽字國深信維持彼等之貨幣，爲世界經濟與財政恢復之要圖，並關係放款與保障

社會之進步，因此證實有意按照現時之金比率，在現行貨幣律規定之內，維持金本位之自由運用，並將令各該國中央銀行，互相密切接洽，對此宣言，予與最大限度之效力。」

這宣言發表之後，充分表示出美國與金本位國間的衝突的不可調和。隨即由荷蘭等國向主幹會提議；於七月六日召集全體大會，正式宣布經濟會議停開。英國對此，表示中立態度，美國則表示反對，希望能有轉圓餘地。就美代表來說，也認為羅斯福的宣言是最大的不幸，也希望羅斯福再發聲明，將這惡劣的空氣緩和下去。

一般所期待的羅斯福的第二次宣言來是來了，但在宣言中始終不改其強硬的態度，各代表所抱着的因羅斯福第二次宣言而再能轉圓的最後一線的希望，算是完全失敗了。宣言的內容大體如下：

「余願世界經濟大會繼續進行，不致因區區暫時穩定幣價之爭議，即能稍減此項討論之適宜。大會急宜設法緩和並補救目前經濟狀況之病痛，美國決予合作。就美國物品重定金元價值，實為美國朝野所不能被動變易之一種目的；依外幣定金元之價值，美國今日無意於此。今除

穩定幣價外，其他大問題，亦當加以探討。第一件事業，厥為恢復物價，使其價格能令工業農業經營獲利而有效率。各國之需要與政策不必盡同，今一律穩定其幣價，將成人爲而不實在的，且恐將妨害他國實現其國內繁榮所必要之政策。美國之政策，不損礙任何國之利益，當歐洲幣價抑低之時，美國並無怨言，美國如英國然，以恢復金本位爲其最後目的，但必自己擇定其時日與比率。

由此金集團知會議前途的無望，決由法、比、荷、波、意等國中央銀行主幹者於巴黎舉行會議，以討議大會破裂後的局面，及取締投機的方法，藉免金本位基礎的動搖。

本來幹部會是擬於七月四日開會，以決定大會的命運，但有數國代表主張延至六日或八日，使各國代表得互相會談，希圖能在各代表間得一妥協途徑，並商討停會的利害關係，同時予與美總統一個反省的機會。結果決延至七月六日舉行。

在幹部會舉行以前，雖各代表都看到會議前途的絕望，各尋出路，但仍有一部份代表——尤其是騎牆主義的英國代表，向各方奔走，企圖使大會死而復蘇。在此時一般對大會前途的推

測不出下列三途：（一）完全放棄會議。（二）設法使會議繼續進行。（三）賦予主席權力，得於貨幣穩定時重新召集會議。以當時的情勢看來，贊成最後辦法的要佔多數。

在這樣地佈滿了緊張的空氣的七月四日的午前，最高幹部舉見會議，以對付這險惡的情勢，以作六日定期舉行的幹部會的準備。主席麥克唐納，副主席伊門斯（比）經濟委員會主席柯林（荷）同報告委員倫西曼（英）金融委員會主席考克斯（美）同報告員彭納（法）等六巨頭均已出席。首先由荷蘭首相柯林代表金本位集團的立場，提議停開大會，在同一集團中的比外長伊門斯，法財長彭納當然贊同此議。然而麥克唐納始終不放棄大會還可收拾的希望，不輕易左袒金本位集團共同戰線的停會議議案，仍然主張大會的繼續。最後表決了如左的柯林的停會提案：

- 1 於七月六日舉行幹部會之後，世界經濟會議即應休會。
- 2 各分科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中有討議價值的，仍須繼續至七月六日為止。

(四) 大會死而復蘇

世界經濟會議這樣地觸撞着了「金暗礁」現在已陷於瀕死的狀態，五日的巴黎報紙曾經看穿這樣的不可挽救的形勢，曾以辛辣的筆調說：「世界經濟會議已於四日正午壽終正寢，現探於六日執行葬禮。」

七月六日終於到來了，等於葬禮的幹部會於午前開會了。在這一天有的心還不死，企圖作一個最後的掙扎，有的雖知大勢已經不可挽回，但也企圖拋開摧殘會議的責任；因此當日的激烈的論爭，當然是不是避免的了。在論爭中，顯明地分出如下的兩個陣營：

- 1 主張會議全部繼續者——英、美、日、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國。
- 2 主張完全休會者——法、意、荷蘭等金本位集團。

本日由早至晚，均辯論休會與否的問題，最後卒因美代表赫爾，英代表張伯倫，加代表班納特的努力調停，大會又死而復蘇，議決仍然繼續進行。

雖然大會的軀壳得以暫時苟安，但金本位集團與美國間的鴻溝是無法除去的，因金本位集團的反對，構成中心議題的金融貨幣以及關稅政府津貼等重要問題，已不能再事討論。會議名目上依然是進行着，但實質上等是於休會了。復蘇後的世界經濟會議將在怎樣的條件之下進行下去呢？讓我們來看一看本日午後由幹部會發出的文告：

「世界經濟會議幹部會，於本日午後再開會議，檢討會議的事業的現狀。麥克唐納主席與其他數國代表詳加協議的結果，作成了如次的議決案，並經全場一致通過。

幹部會以堅固的決心，儘可能的立速進行會議的事業，儘可能的達到最大限度的成績。但因最近發生的不得已的事故，各金本位國已宣言暫時不能參加關於貨幣問題的任何審議，故幹部會全場一致的同意於下述的辦法：

1. 請各分科委員會務須立速舉行會議，在可能的範圍內繼續審理，作成報告。
2. 幹部會決定當接受各分科委員會的報告書時，即開會整理，以便提出建議，作為商議以後工作的根據。」

此次會議之所以得救，全因幹部會議決採用目前不討論貨幣問題的折衷辦法所致。現已雙方商定，非俟金本位國願意時，不能強迫討論貨幣事件，至於其他一切問題，則金本位國將完全參加討論。惟在此匯價之變化異常激烈的時候，逆料貨幣問題在不久仍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五) 小麥協定在風雲緊急中成立

世界經濟會議中最初表現出來的收穫就是小麥四國協定的成立，而且是在大會的空氣中成立的，所以更有注意的必要了。

小麥問題乃是在經濟委員會第二分科會（生產和販賣的統制）中最重要問題；因為自世界恐慌中的農業恐慌爆發以來，小麥市場上所受的影響和變動特別巨大；一般認為克服農業恐慌的惟一的前提，就是成立小麥的國際協定。

這點僅僅的收穫，也是經過了不少的波折。自特別成立小麥專門委員會專門審理該問題以來，在主要小麥出產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之間，發生了不少的爭執。但終於在大

會風雲極其險惡的七月五日，在上述四主要出產國間成立了小麥統制協定，不過協定的實效怎樣呢？那就要看歐洲小麥生產國之參加該協定與否來決定。協定的內容如何呢？試看七月五日小麥專門委員會開會後所公佈出來的公告：

「澳洲等四主要小麥出產國，對於經濟第二（生產與販賣統制）分科委員會審理中之小麥輸出統制案，結果意見已趨一致，故已立即將之提示於歐洲小麥出產國，以徵求同意。

右協定案係以輸出統制及國內存貨統制為基幹。對於歐洲小麥出產國，除邀請加入協定外，並要求勿再增加種植小麥的範圍。又對於各小麥消費國，要求在實現生產限制後小麥價格騰貴時，亦不提高小麥之關稅。」

小麥統制協定要旨如左：

- 1 藉生產限制及輸出統制，以期肅清國內存麥，並提高其價格。
- 2 生產的減少率暫定為百分之一五。
- 3 但生產的縮減，不以各國之小麥生產總額為基準，乃係以過去三年間以至五年間之小

麥輸出額爲基準。

協定現實方策：

- 1 對歐洲小麥生產諸國，邀請參加協定案，並要求不增加小麥生產。
 - 2 與歐洲諸國交涉後，即由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等國成立委員會。
 - 3 須於七月十日以前獲得歐洲諸國之回答：
- (1) 對蘇聯及多瑙河流域諸國，另求關於參加協定之諒解。
 - (2) 對小麥消費諸國，要求在實施生產限制後小麥價格騰貴時，亦不提高小麥之關稅。

十 復活後經濟會議情勢

(一) 唯一的成績——白銀協定成立

白銀協定這僅僅的成績，經產銀諸國代表，尤其是美國代表畢德門的努力，在與會諸國間已得到了相當的諒解，並預計於七月十二日即可簽字。但因美國曾拒絕穩定貨幣，故歐洲金本位國家的代表，藉此大施其報復的手段，對快見成功的白銀協定加以破壞。即用金國突然向貨

幣委員會提出，在沒有獲得貨幣穩定前，絕對反對經濟會議的任何工作，結果，白銀協定的簽字，不得不宣告延期。後來又經過幾多的折衝和修改，協定終得於廿二日簽字。

對白銀協定簽字的國家，包含印度、中國、及西班牙等三個白銀的大量保有國與使用國，美國、澳洲聯邦、加拿大、墨西哥、及祕魯等五個白銀的主要生產國，當初邀請中的玻璃維亞結局沒有參加簽字。協定全文如左：

「儲銀國之印度、中國、及西班牙，主要產銀國之墨西哥、美國、加拿大、祕魯、澳洲等國，因印度及西班牙政府願出售其所儲有之銀之一部，並因主要產銀國家，如吸收生銀，歸入國庫，以與出售之銀相抵，係與各該產銀國有益。唯因出售由貨幣所得之銀，合以上云之購買相抵，俾得銀價穩定，係與中國有益。又因由貨幣所得之出售量，依照以下之條文，定有限制，復與主要之產銀國有益。爰訂協定如左：

1 印度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內，每年出售之量，應平均為純銀三千五百萬盎司。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四年之內，售銀總量不得超過一萬四千萬盎司。

2 倘每年間出售之數，不及三千五百萬盎司，則可於以後各年補行出售。惟每年出售之量，應以五千萬盎司為限。

3 上列條款，於印度售銀與任何政府，以轉售美債為目的者，則除外而不適用。

4 主要產銀國家於本協定適用期內，不得出售白銀，並應於自一九三四年起，每年自其礦產之生銀以內，統合購買三千三百萬盎司。

5 上項所購買之生銀，應即於此項之四年限期以內，置於國庫，以供貨幣上之種種目的者，即為單純之保存。

6 中國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起，以四年為限，不出售由鎔毀貨幣所得之生銀。

7 西班牙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以四年為限，每年所出售之生銀，不得超過五百萬盎司以上。如不及此數時，可於以後每年補行出售。但一年之最高額不能超過七百萬盎司。

8 本協定須經各國政府接受，並須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以前批准。自批准之日起，始得

生效。

9 各該批准國家如準備按照上云第四款辦法，購買規定銀量，縱一國或一國以上之主要產銀國家，於彼時未予批准，仍然有效。任何政府如通知已採取必須之積極的行動，以實行本協定之目的，則此項通知，應即視為批准之文件。

10 美國政府，應請其採取必須步驟，以為完成本協定之計劃。

(二) 結束大會的準備

世界經濟會議自因穩定通貨問題，捲起了很大的波瀾以來，雖得苟延殘喘地暫時繼續下去，但其實只留着軀殼，略事敷衍而已。幹部會早經決定於二十七日召集大會，正式宣佈休會，並發通知給各方科委員會，請其至少在廿一日以前結束其所擔當的議事。

最高幹部會隨於七月十八日午後舉行會議，在麥克唐納主席，比代表伊門斯，意代表榮圭多，荷代表柯林，法代表彭納，美代表考克斯等六氏出席之下，決定了如左的大會休會以前的日

程：

1 二十一日舉行經濟委員會，接受其所屬的各分科委員會的報告，決定呈給幹部會的最後決議案。

2 二十四日舉行金融委員會，其任務如上。

3 二十五日舉行十六國幹部會。

4 二十六日休息。

5 二十七日舉行經濟大會全體會，通過休會的最後決定。

隨即繼續舉行十六國幹部會的最後會議。

依據上述的日程的規定，十六日幹部會旋於二十五日開會，討論關於大會的最後的決定。討論的結果，決定在二十七日最後大會時，由幹部會在大會上建議，世界經濟會議應無期休會；在休會中，關於委員會的舉行，再開大會的準備，以及會議日期的決定等一切權限，均委之於麥克唐納主席，伊門斯副議長及十六國幹部會處理。

(三) 各分科委員會的報告

1 經濟委員會第一(商業政策)分科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起草委員會，於七月十七日午前完成了報告書，旋即公表之如下：

世界經濟會議最初的理想，乃係將會議的全事業的基礎，放在貨幣的真正的安定上；但因爲後來各參加國間意見相左，結局分爲下列兩個分野：

(1) 在貨幣未實現安定之前，不願進行會議。

(2) 希望在貨幣穩定得到保證時，立即豫先起草應實施的建設的計劃。

而委員會將討論的範圍，分爲下列的三個部門來審理：

(1) 對商品的量的限制。

(2) 關稅政策。

(3) 最惠國條款。

當討論第一部門時，全體代表都一致地主張，須儘可能地將貿易上的直接間接的限制立即撤廢。但討論到農產物的限量制度時，一部分代表主張暫時保留，一部分代表則主張貿易上的某種限制，乃係各國協力起來實行調整生產與販賣的必要手段。

關於第二部門的關稅政策，商業政策分科委員會全體一致地承認，縮減過度的關稅及關稅率乃極感必要。至於縮減的方法，則生如左的三個見解：

- (1) 應締結集團的乃至一般的協約。
- (2) 應締結兩國間的協約。
- (3) 一般的協約與二國間協約應同時採用。

又討論到第三部門的最惠國條款時，委員會的意見，一致主張在無條件無限制的形式之下維持之。但一部分代表則宣稱，如過於嚴格地實施右述原則，當遭遇有如現在的經濟危機時，恐將阻害了最惠國條款本來的趣旨。

經濟委員會第二（生產販賣調整）分科委員會下之錫、咖啡、砂糖等三小組委員會，也各於二十日的會議上，通過了報告書，而結束了各小組委員會的事業。

（1）錫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要旨如左：

A 勸告尚未參加現行的錫生產統制案的錫生產國立速參加。

B 建議由日、英、安南、澳洲、南非、比利時、葡萄牙、墨西哥、中國、法國等國政府，立速推舉代表，與國際錫委員會談判額定。

對於上述報告書，澳洲及南非的委員附加了不大重要的保留，而剛果則聲明反對錫生產額的任何限制。

（2）咖啡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要旨如左：

在世界經濟會議現階段之下，對於咖啡生產限制的討論，不能有何進展，故要求世界經濟會議事務主任，提供若干資料，以作將來審議的基礎。

（3）砂糖小組委員會、砂糖小組委員會，始終保持緊張的形勢。在舉行該小組會時，因各

國代表的反對，竟使巴西代表撤回了在初成爲砂糖限產問題基礎案的產糖限制計劃案。最後由委員會通過了如左的報告書：

世界經濟會議幹部會，須行使必要的處置，使關係各國得繼續交涉，討議砂糖限產協定。

3 金融委員會的報告

(1) 於七月二十四日的金融委員會總會上通過的報告書要旨如下：

A 在第一項中列舉兩分科（第一分科是審理信用政策，物價水準，匯兌管理，債務及國際貸款收回問題；第二分科是審理中央銀行的機能及其政策的調和，通貨準備，白銀等問題）的組成及其分擔的議題項目。

B 於第二項中敘述着，兩分科會雖疊次集會，交換意見，但都認爲對爲一些重大的問題，要求國際的解決是不可能的。後來與幹部會商談的結果，對於議題及項目曾加若干的變更。

C 在第三項中，說明將於右述情形之下製成的兩分科會的報告提出總會的經緯。

D 在第四項中，說明第一分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債務問題的議決，其餘的問題，準備將來

再行討議。

E在第五項中，敘述第二分科會作成了五個決議案，並說明關於中央銀行通貨政策的一般原則，除美國外，已得到其他各國的承認。

F在第六項中，說明委員會雖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但希望將來對於意見相左之點，能有妥協的途徑。

(2)金融委員會第二(永久對策)分科委員會於七月十四日會議上，通過了三個如左的決議案：

A現在向未有中央銀行的國家，須立即籌設。

本案早經技術小組委員提出，本日又由國務清算銀行總裁費列沙提出討論，但結果沒有經過任何反對，立即就通過了。

B各國中央銀行間須保持緊密的繼續的協力，才能收到極其美滿的效果，故國際清算銀行的任務，不僅在改善各國中央銀行間的互相關係，須進而形成一個共同動作的總樞紐，以行

使其重要的任務。

C 各農業國中央銀行間的關係，應就其特殊情形以決定之，有需要代為劃策者，由有特殊資格的國際機關代為審理。

(3) 金融委員會第一（緊急對策）分科委員會於七月二十日開會時，通過了小組委員會關於債務問題的報告書，其大意如左：

A 須始終尊重契約的神聖，故即在契約的改訂難於避免的場合，除得兩當事國的同意外，不認許任何契約的改訂。

B 須設立代表債權所有者的機關。

C 各債權國之對於債務國，不僅使其能用貨幣，而且也要使其能用勞動及商品支付債務。

十一 世界經濟會議的葬儀

世界經濟會議自六月十二日開幕以來，虛擲了五十日的時光，而終於七月二十七日宣告閉幕了。在這一天，熱鬧雖不減於開幕當時，但會場的空氣，則已由活潑轉為沉悶，由希望轉為絕望了。

本日午前十時由麥克唐納主席宣佈開會，隨稱為節約時間起見，各代表的演說無須轉譯。主席發言畢，由金融委員會報告委員彭納起立，提出關於金融問題的報告書，略述金融委員會所遭遇的困難，並謂「此次對於各點，雖未能成立最後協定，但將來總有調和意見的可能性。」其次是由金融委員會主席美代表考克斯報告該委員會的事業；再次由經濟委員會主席荷蘭代表柯林及報告委員英代表倫西曼報告，其中在柯林的報告中，有如下的悲憤的辭調：

「大會實無理由以自賀其成績，不獨甚使人失望，且亦極為危險，因希望不遂，轉成反動，足使局勢愈臻嚴重也。今試問大會已否成就任何實際計畫，想與會諸公未有準備作肯定的答詞者。有若干國驕矜觀望，希望不致有加入狂妄的競爭，提高稅則，並頒佈進口限額，以縊殺世界貿易之必要。雖然，大會縱未成就切實結果，余不作過分悲觀，如商業政策之原則，各國於此，已有較

大更大之同意，即其例也。」

英財相張伯倫的演說，對會議的事業，大爲失望；並對於英國之所以難急於贊同關稅休戰案之原因，略略加以解釋，其大意如下：

「許多重要迫切之問題，與世界繁榮恢復至有關係，大會僅略涉其梗概，美國情勢不許人作穩定匯兌或恢復國際貨幣標準之企圖，此種經濟情勢之無決議，固足援人。但吾人不歸罪於任何人，惟有靜待較適當時機重行致力耳。吾人對於已成就者，不輕視其價值，貨幣方面已通過有益之議案，而經濟方面亦有更大之發展，不過關於稅則與貿易壁壘之討論，亦被妨害貨幣問題進行之阻力所窒礙耳。英國不能接受使目前稅率差異成刻板文章之地位，美國以爲高稅則之國應首先減稅，此種認識，英國實歡迎之。至於航業津貼事，未有任何決議，余引爲憾事。」（二十七日路透電）

繼之起立發言的，有比利時代表伊門斯，捷克代表馬沙里克，巴西代表阿里維拉，德代表薩赫特，俄代表梅斯齊，其中俄代表的演說，對大會譏諷備至，特堪注目，其大意如下：

「會議結果幾等於零，逆料其結局將重生」猛進的經濟國家主義。」「回憶往昔經濟戰爭，常引起槍砲戰爭，故警告全世界星火可以燎原。往往比較小衝突，足以發生武裝戰爭之巨禍。會中未能採用蘇俄提議，視該提議一若「不需要之養子。」雖然即會中最親愛之子息，如何安定貨幣，提高物價，減低關稅，發展公共工程等提議，亦皆納諸於冷藏庫，又何怪該養子之見棄。蓋此次會議唯一教訓，即為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矛盾，已繼長增高，至於不復有表面妥協之可能。所以經六星期以上之討論後，毫無所得，致發起此會當亦不得不遣其代表回國。既無決議，亦未決定續會之期而散，故余今日演說之全體大會，或將為經濟會議臨死前之最後握手。」（二十七
日國民電）

後由赫爾演說：

「各國必須有充分時日，以擴大其經濟計畫，庶依照大會議程，在逐漸增進之等級，使各國合作。過去最狂熱的軍備，其危險未必視現在各國間準備經濟戰爭之競爭為甚。蓋目前經濟戰爭已以極大損害加諸各處人民矣，各國必須進行不極端的經濟政策，而拋棄保護無效率的實

業之人爲的策略，各國應先有大規模的國內程序，以應付其商業之凋敝。但國際合作亦屬必要，俾可成立廣大基礎，以樹立穩健的國內經濟結構。」

赫爾非雄辯家，故其聲調甚微，英相麥克唐納適坐其後，以手護耳，潛心聽之。赫爾將言畢時，始揚高聲調，言「吾人決不願終止，吾人業已開始，仍將繼續進行。」此語十分清晰，引起了全場人士的注意。赫爾演說完畢後，繼朗讀羅斯福總統以個人名義送交麥克唐納的電文，其大意如下：

「余對於麥主席之勇氣與忍耐力，表示誠摯景仰……美國今日了解他國難題，較大會舉行以前更爲明白。余希望他國以同樣好意精神，視察美國志在戰勝異常經濟狀況之政策。余不認大會失敗，因賴主席之手腕與恆心，較重大之難題將繼續討論也。重新整理以適應空前的經濟狀況之需要，爲人共認，主席可依賴美國對於世界復興之繼續努力。因吾人深信世界經濟大會之繼續，必可在許多方面產生實際上良好結果。」

朗讀後即由主席宣告休息，至午後三時又繼續開會。午後的會議開會時，仍由各國代表的

演說，其中足以注意的是法代表的演說，法代表彭納的演辭如下：

「未來協定之基礎，今已奠定。吾人不存過分之樂觀，而能盼望不久當有具體之結果，世界經濟之改造，可因以獲有效的便利。法國已具有維持金本位之決心，匯價因投機引起之波動，足礙勞工與投資，今竟不能加以限制，此吾人所特殊扼腕者。吾人深信將來終有一日，環境可許幣價之穩定。大會之所以不能獲深遠之進步者，實因各國財政與經濟狀況不同之故。法代表殊不以經濟的國家主義為然，並主張當能根據國際貨幣本位，作合理的生產組織，以補救低落之物價。」（二十七日路透電）

日代表石井的演辭如下：

「日本誠意願望盡力以助經濟會議之最後成功。日本經濟政策，其主要之原則有二：（一）即絕對的無條件的採用最惠國條款。（二）即取消關稅，至少當減低關稅是也。余熱烈贊成美國政府最近致大會之公文，該公文主張對於若干要點，應由各代表團繼續進行工作，並於經濟會議閉會時期仍隨時互相接洽……」（廿七日哈瓦斯電）

演說完畢後，即討論各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書，旋即全場毫無異議的得以通過；此外並議決在大會休會期中應賦與幹部會的權限。至此正式宣佈了會議於七月廿七起，無期休會；並決定了如左的大會休會期間的會議繼續機關的構成：

1 最高指導會議構成：

主席 麥克唐納（英）

副主席 伊門斯（比）

△金融委員會

主席 考克斯（美）

副主席 榮圭多（意）

委波克（奧）

報告委員 彭納（法）

△經濟委員會

主席 柯林（荷）

副主席 克羅曼（德）

布靈吞（阿根廷）

報告委員 倫西曼（英）

但左列委員缺席時，可由該國大使代理之。

2 十六國幹部會構成：

阿根廷、中國、捷克、法國、德國、英國、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蘭、西班牙、瑞典、美國、蘇聯、加拿大等。

本幹部會於廿七日舉行一次會議後，至九月再於日內瓦舉行第二次會議。

3 經濟和金融兩委員會，其所屬分科委員會乃至小組委員會，依從幹部會的指令，有必要時得隨時隨地舉行會議。

4 關於特殊問題的各關係國代表會議，開會辦法與前項同。

5 特殊問題專門委員會，開會辦法與前項同。

上述決議案通過之後，即由麥克唐納主席陳述左列的閉會辭：

「余對於大會未能完成其工作，遽即休會一事，亦表示扼腕。但事有未可誤會者，此為暫時休會，而非結果。大會本身所造成之希望，已助成世界貿易復活之氣象，大會尚須剷除阻力，庶向繁榮之境前進，而減去吾人現所遭遇之痛苦。吾人晤商於此，擬解除經濟武裝，而恢復吾人所已摧殘之繁榮，試問此間各代表有願停止其工作，或甘負停止他人工作之責任者乎？吾人始謀，非不誠也，迨貨幣困難起，治標協定或解決辦法之籌議遂莫能進行，大會之完全事業，遂亦未能繼續，各委員會雖照常辦事，但休會實不可免。余在此時，敢勸各國代表向其政府忠實報告其在此所得之見聞與經驗，庶可復來，而使大會卒底於成。此次吾人議及貨幣難題，致使起初甚有希望之會務，卒告停頓，即此一事，已予吾人以有價值的教訓。即某種國際經濟事實，如未先有認識，則結果終難美滿也。吾人必先知稅則限額等之真相，然後始可議定辦法，此乃休會時期中最重要工作之一。吾人成立一致的方案，以增高物價之困難，但此難題之討論，或可促成大規模之國際

行動，而予世人以一般的指導，他日此種政策可於科學方法中行之，則將有增進物價之利益。換言之，即鼓起銷費人是也。關於國際債務問題，不幸吾人現尙未能有何行動，吾人對於此事，必須繼續辦理，如債權國不準備接受貨物以抵付債款，則債款莫能照繳，同時吾人必須設法使囤積黃金國所有之資財，得以流通，而重行補充在比較上資財不充的國家所需的造成其地位之準備金。供求適應之問題，亦極有潛蓄的危險，但此爲出產國與銷費國代表齊集一堂時所可解決之事件，故余希望各委員會不久將再從事準備切實條陳，以供大會復開時之考慮。今日報告書所載者，僅爲三星期來各委員會之奮勉工作，而使人希望他日障礙銷滅時定可得有價值的結果。設用金國用鎊國用元國等各願維持其通幣，而禁止投機，則各國間儘有調和之道。至於經濟方面，協定亦僅爲時間與研究事件，現所需者，無非已提出的各種建議之密切研究，及外交家調和異見，以製成可實施的結論之勢力耳。

「吾人之延會，非因失敗或沮喪所致，實因各委員會需較長之時間，繼續其討論，故諸君將命主幹部仍具活動的生命，且爲使此活動益復有力計，主幹部將舉一執行委員會，以主席一人

及各委員會報告員組成之。余不能限定時日，因工作之重要部分殊為複雜，相反之意見與夫一切建議，必須加以研究也。惟吾人均同一觀念，即目前之狀況如失業、破產、不平衡之預算案、未發展之利源等，皆須竭人類之聰明與政府之能力以解是也。吾人不能實行所不可能者，但吾人深覺有一園地，尙未經耕耘，余今與諸君珍重道別，深信不出數月，余將復歡迎諸君於此。」

麥克唐納最後的演詞，約占了三十分鐘，演說畢，會衆喝采之聲，好似雷鳴。其後由美代表考克斯提出一個提案，對英皇及麥克唐納主席及英國政府之盛意表示感謝，意代表榮圭多起而贊助之，法代表亦熱切表示附議。於是全體代表一齊起立，以示敬意。嗣由麥克唐納及張伯倫相繼致詞答謝，隨即宣告散會。

十二 休會後的國際形勢

綜觀世界經濟會議的經過，可說毫無成績可言。在開會的當初，我們雖根本對此大會沒有多大的奢望，但以爲在此經濟恐慌極其嚴重的局面之下，集六十六國代表於一堂，至少總有一

些「協力工作」的成績。但誰知各國都堅持自己的利益，站在經濟的國家主義的立場，企圖以他國的利益為犧牲而飽足自己的私慾。結果，各國都不肯犧牲自己，以致引起這破裂的悲劇。在會議中，被稱為唯一的「成功」的白銀協定雖然簽字了，但把白銀協定解剖來看，這只不過是「維持現狀」的協定而已。「維持現狀」的決議，當然不是挽救世界經濟恐慌的良藥，加之條文空洞，不知何日才能看到「協定」的效果。又於閉幕會上所通過的，祇不過是幾個足充研究資料的報告而已，並沒有甚麼具體的決議。例如允許幹部會在休會期中有權處理一切事宜案，貨幣與經濟的報告書等，都是無關痛癢的東西。故當主席在大會提出這等議案時，都是「不經討論，即予通過」，這就是說明各國代表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

我們知道，大會絕命的日子，並不是七月二十七日，本日不過是舉行葬儀罷了。大會的死亡，是遠在七月的初頭，而穩定貨幣問題就是大會的暗礁，羅斯福大總統七月五日的宣言，就是大會的催命符。

美國之所以中途違反了各國的期待，是因為美國自恃擁有甲於全球的金元資本，也可使

美國單獨走上經濟復興之途。他覺得與歐洲那些窮光蛋「協作」，只會有損無益，所以中途高揚起經濟的國家主義之旗來了。在表面上，當牠轉向這個方向的時候，因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物價證券等都暫時地迅速地高漲起來。這裏各國雖然受了牠的影響，經濟特別紛亂，用金國都有陸續放棄金本位的趨勢，但在美國一國，至少表現出一時的「空景氣」。因為物價上騰，生產有利，經濟似乎可以復興。

然而，物價之所以提高，完全是因為通貨的膨脹，即貨幣的跌價所致，其實人民的購買力依然不住地減退，市場的容納力依然不住地縮小。這樣的「空景氣」要在對經濟會議的幻想保持時才能一時地實現，等到會議宣告了死刑之後，所謂的「空景氣」也就風消雲散了。至七月十八日開始，美國的物價和證券，又一致地往下跌了。

在會議上與美國衝突得最利害的，是以法國為代表的金本位集團，這由為穩定貨幣而發生自熱的論爭，當時的情勢也可看得出來。故可說經濟會議的決裂，是由於美法意見的無法調和。為什麼法國與美國在穩定貨幣問題上，有這樣的激烈呢？原因是為法國是金保有國，收受債

息極多的債權國，如果匯兌行市發生動搖，法國財政界就要陷於混亂，要受到莫大的損失。本來美國也是一個巨大的債權國，但牠因通貨膨脹所受到的損失，可由輸出的增加來填補，但法國對於輸出競爭，是不能與美國為敵的。

英國也受到美國以通貨膨脹為手段，以爭奪世界市場為目的的威脅，故牠雖表面採取中立調和的態度，但牠為保持大不列顛帝國的地位，保持商業上的霸權，一方面暗助金本位集團，一方面以渥太華協定為武器，加緊團結其所領導下的殖民地，結成一個堅固的集團，來和美國相對抗。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蒂治下的德國的野心。德國自凡爾賽和約締結以來，受到經濟的政治的重重的壓迫。巨額的賠款既無法償還，國內的狹小的市場，又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所以德國代表胡登堡在這次的經濟會議上，公開地宣布德國要求恢復殖民地，並企圖將蘇聯及西歐的地域作為牠的發展地帶。他明明知道在經濟會議上不會滿足這種要求，但其目的是為對全世界示威，預先造成在今後軍縮會議上要求軍備平等的有利地位。在這裏首

當其衝的是正握着歐洲大陸霸權的法國。德國的復興，要使法國的優越地位大受威脅，在凡爾賽和約中自德國奪得的贓物，有原璧奉還的可能，故牠正在積極團結西歐各小國，尤其是舉足輕重的奧國。最近德奧衝突之激烈，當然有法國為背景，法前總理赫里歐及航空部長之前後訪問蘇聯，以及蘇法非戰公約之締結，也是在目前緊張形勢之下專為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

數年來與法國爭奪歐洲大陸霸權的意國，其所處的地位正與德國相同，其要求殖民地的熱度，也並不減於德國，這兩位難兄難弟，當然結合起來，領導其所號召的集團，企圖完成其法西斯主義的霸業。美國對這一集團是很贊助的，因為藉這一集團可以推翻歐洲的兩個強敵——英法，可以牽制英法在遠東殖民地上的競爭勢力。意國航空隊訪美時大受美國朝野的熱烈歡迎，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英國呢？牠為削減法國的勢力，增自己在歐洲的地位，對德意所領導下的集團也是相當贊助的，但牠雖願意這一集團興起而形成一個對抗法國的勢力，但不願使這種勢力達至對抗法國的勢力以上。

現在我們可把目光移到東方來。

原來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處理西方問題，對東方問題，都是儘可能地避而不談。因此日本在這次會議上，不起多大的作用，沒有佔在主要的地位。日本在會場上，曾多次贊助美國的主張，牠最初提出反對經濟侵略案，企圖消滅中國和英國的抵制日貨，企圖幫同美國反對英國市場的封鎖。牠處處利用英美在遠東的衝突，以達到獨霸東方市場的目的。

但這不是說美日有採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日本在自己的利益範圍內，有時不惜贊同美國的主張而對抗英國，但實際上美日在遠東的衝突，比英日的衝突還要利害得多。英國爲保持牠在殖民地上的固有地位，倒是有聯日抗美的可能，但美日的聯合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的基本衝突，就是美國和日本的衝突。

美國的爲逃避經濟恐慌而積極爭奪國外市場的野心，在僅針對着遠東市場，同時也針對着英國的廣大的殖民地。所以日本對華的侵略，英國竟採取旁觀的態度，英國利益關係重大的瀋州唐山被日本勢力侵入時，還能予以容忍。

在此切不要忽視的，就是各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線的形成。蘇聯雖採取一貫的和平政策，和

鄰近諸國締結了若干互不侵犯條約，部分地破壞了這反蘇聯戰線的一角。但各帝國主義仍然不放鬆牠們的根本的企圖，日本的占領滿洲，造成反蘇聯的根據地，是得到了牠們的默許。關於帝國主義與蘇聯衝突的事實很多，因為篇幅的關係，在此不能一一枚舉。

總之，世界最基本的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各帝國主義間最基本的矛盾，是美國與英國的矛盾；在遠東為爭奪殖民地的最基本的矛盾，是美國與日本的矛盾，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矛盾錯綜其間。世界經濟會議最初的目的，也許是企圖將這許多矛盾中的若干部分多少緩和下去些，但結果與預期相反，不惟不能緩，反而加緊。各帝國主義都覺得逃出經濟恐慌的唯一辦法，已不是「協調」而是戰爭。所以都在加緊團結自己的集團，厲行經濟的國家主義，競相增加軍備，以備孤注一擲。

附錄 申報時評

一 世界經濟會議

世界經濟危機，自本年入夏以來，似有轉換。日本受軍事工業之刺激，力事戰備，其一時興盛，姑置諸例外。美國自七月以後，各項產業股票一致上漲；以聯合製鋼廠股票而論，不及兩月，其市價上漲額達一倍有奇。準此情形，則經濟恐慌也者，似已到達極低。今後將逐漸回復第二次之繁榮，指顧可期。然而實際情勢究竟如何，殊值得吾人之研究。

際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中國允宜集其全力，以圖民族之自救。此種龐大無邊，於我關係較淺之問題，殊非吾儕所急。然而中國究不能脫離世界而獨立，更不能不與資本主義先進諸國發生密切關係；是故世界一般情形之變遷，無不間接直接給予我國以巨大影響。且也，各國救濟當前危難，開闢未來市場，均以中國為主要對象；則世界現象——經濟的危機，於我國能不生嚴重關係耶？溯自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發生以來，世界生產狀態（蘇聯除外，以一九二八年生產為基

準。一九三〇年爲九〇・八；一九三一年爲七七・三；本年上半期爲六一・〇；其跌落數字在四年半之間，竟至達三十九點，其嚴重程度爲何如！設使先進諸國分別而論：（以一九二八年爲基準）美國之生產爲五三・二，英國爲八〇・六，法蘭西爲七三・四，法國爲五三・八，日本爲一〇七・五，蘇聯爲二〇六・一。以上諸國，除日蘇兩國而外，無不萎縮。日本之所以略爲增漲者，亦非自然原因，乃爲備戰積極所致。蘇聯則在資本主義範圍外，又當別論。以煤鐵生產觀之，在美國煤炭生產量（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減低十分之六；英法約減十分之一；德國約減十分之三；日本亦減低約十分之二；鋼鐵生產，在美國則不及五年前三分之一；英國亦減低二分之一；法國亦減低一半；德國亦不及一九二九年三分之一；日本僅能維持現狀。於是失業者羣集。最初均各自爲謀，決不念及國際的協力；甚至肆力展開國際間一切矛盾，努力於鎖國政策。無如愈推演則前途愈危殆；世界現金乃皆積聚於美法兩國之內，恐慌程度遂愈增加；各國國民經濟更瀕險境矣。

英國原爲世界經濟中之指導者，亦爲現代先進諸國中之最老老者；於當前危機，更不能不

設法彌縫。苟真能克服世界經濟恐慌，則英國自己之一切困難，亦不難解決。是故前財長丘吉爾氏於本年五月十日英國議會討論財政法案時，竭力陳說世界經濟會議之必要。其主要論旨，乃在乎維持金幣價值，圖「通貨之安定」為最大急務。同時主張先由英美兩國共同發起，召集世界經濟會議，並於七月十四日國聯特別理事會協議之結果：

(一) 由國聯任命專門委員會，研究財政經濟問題。

(二) 推定西門氏為該專門委員會之委員長。

(三) 專門委員會之下，設兩分科委員會，各以三名之財政專家為其委員。并徵求國聯事務局經濟及財政各部理事之援助。

(四) 徵求國際勞動事務局及羅馬萬國農業協會之參加。

(五) 由國聯擔負該會費用。

上述各款，即世界經濟會議具體化之表現。美國方面不但表示贊同，且認為此係凡爾賽和會以後世界最重要會議之一。

此會議在提倡之初，其目的在僅圖世界通貨之安定，尙未計及其他。而實際上世界各國自經濟恐慌發生以來，曾盡其全力於產業合理化之促進，資本主義之經濟統制，通貨膨脹政策之推行等等，雖精疲力竭，仍未嘗握着經濟回復之機運；更未能圖得自國經濟生活之更生。是以此次世界經濟會議，乃試為國際的通貨膨脹政策之協定，企圖扶植物價上漲。且於金本位制度崩壞國家中整理其經濟現況，打開未來之新途徑。故其議題於「通貨安定」對策之外，「關稅問題」、「對外匯兌問題」以至於「賠款戰債」、「銀價問題」等，皆將加以討論。於是世界經濟會議籌備會將於十月末日在倫敦開會。

然則世界經濟會議果能順遂成功乎？在理想上當代諸名賢雖極望其一揮而就，克服當前危機，恢復已往繁榮。然而英、法、美、日、德、意諸國利害既不一致，地位又各不同，其對於通貨安定，外匯關係、關稅制度，以及金本位制等複雜問題，豈能虛心坦懷，化除自國利害為基準之成見，而協力一致乎？矧近年以來國家思想分外濃厚，國際合作早成過去，而現時經濟恐慌又屬資本主義先天帶來之必然性質，欲敷衍粉飾以渡過眼前難關，或屬可能；而謂世界經濟會議即可打破現

勢，另開新局，誠恐未必有如是容易事耳。

廿一，十卅一。

二 華盛頓爐邊談話與遠東

英國麥克唐納將西渡大西洋，爲白宮上賓，就商世界經濟之如何恢復，間接謀英美兩國之諒解。現在法國前內閣首揆亦將同時赴美。三巨頭將在白宮爐邊，暢談世界問題，希望在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之前，得一較爲具體以解決當前困難之答案。被邀到席者，英法之外，尙有德、意、中、日、加拿大等九國。而未邀請者尙有四十餘國。不過此次會議，大概屬於談話形式而非嚴正的圓桌會議。且會中主角，厥爲英、美、法、意、德五國。英、美、法，尤爲其中之主腦。會談結果，吾人不必於事先多所推測；惟據一般情形觀察，不難揣知其內含意義爲何如也。

被邀請國家固已十有一國，現世界主要國家，殆皆羅列。惟至今未與美國恢復尋常國交之蘇聯無與也。在歐洲亦未有波蘭以下各小國，則資本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之對立，將日益深刻

外，大國與小國間，民族同異間，亦將發生巨大裂痕。今後歐洲政局，恐愈將糾纏不清。國際危機，愈不可彌補。此華府爐邊談話之第一重難關也。

英、美兩國，早已形成對立；至少亦可謂為不調和。就遠東市場而論，英國對華輸出之半數為棉毛紡織物品，但多屬於高級物產，故吾國紡織業雖漸發達，而現時與英國貨品，却少衝突（再過一階段則又當別論）；其他則為金屬商品及機械化學工業，此則為北美合衆國最大之競爭者；欲使調和，殊非易事。此爐邊談話之第二重難關也。

金融資本為近世支配世界之惟一重心。美國據現世界金融王座，縱因金融恐慌而有動搖之勢；然其天賦甚厚，實力甚強，即戰債一項，已足以壓倒英國而有餘。在南北美洲，北美合衆國固占優勢；即在遠東，美國勢力，亦將逐漸膨脹。目下誠遠不如英帝國，但計及將來，豈能無所顧忌？此爐邊談話之第三重難關也。

此外更有甚者，在表面上似僅屬於局部問題，而所爭者又為民族之興衰，於世界經濟，似少直接的明顯的關係，然其實甚為重要。同時被侵略者反以為彼之軍事行動，係謀世界之安全，圖

東亞之和平，更明白言之，曰：防禦蘇聯是也。此種行動，英國固默認之。法國亦具相對諒解，皆以爲日本或可爲資本主義之忠臣。殊不知日本自身，不過借此作面具；其惟一目的，乃在挑動對外戰爭，以軍需工業，刺激其國內產業界之疲敝。且以爲占領吉黑，擴大南滿路營業範圍，卽足以減輕其經濟恐慌，打破其所謂國難。而事實乃大謬不然，經濟恐慌愈加深刻。日本帝國主義遂奮其蠻力，併吞吉黑，兩陷錦州。以爲東北三省既得，則自鑛藏以至農產，今後均有確實來源，日本之經濟危機，從此可以消滅。豈知非特不能獲效，且使日本之危機愈見增大；於是更借口國境安全，進攻熱河。今者熱河已陷於日人之手，似乎不犯長城以南之宣言，最少在短時期內可以實踐。然熱河已得，仍無濟於日本之恐慌，反增加日本軍國主義之熱病；是以林西屯兵以窺伺多倫，冷口襲擊而擾亂灤東。竊恐危機之迫切，尙不止此耳！

遠東燎源之火，已延燒四省。列國縱欲力持鎮靜，否定戰爭；我國雖自忍耐，勉維和平；其如日本之必欲挑戰何？設使日本更借口進逼，國聯既不能運用盟約第十六條，加以經濟上之裁制；則遠東市場，完全破壞，當尤非美國所能甘；但又缺乏能力阻止日本之實際勢力！此則華府爐邊談

話之第四重難關，亦即英美兩國須求一時諒解之一重要因素也。

廿二，三，十五。

三 華盛頓談話與中國

華盛頓談話會始於英首相麥克唐納，法前總理赫里歐赴美與羅斯福交換意見以後，決定被邀赴會者，有中、德、意、坎拿大等十一國。并決定不採取外交上圓桌會議形式，由各國代表分別與美總統晤談。我國則由現任財長宋子文代表東渡新大陸，現已安抵華盛頓，與美總統晤談一次矣。其談話內容，據路透社所傳甚略。但就此簡單之數語窺之，已不難推知其大概，即東方經濟市場關係為最重大；而東北四省被侵事，乃居次要地位也。

在美國立場，尤其是美國就世界經濟立場以剖析遠東問題，探討東北四省被侵佔之關係，似應着眼於經濟。如一般所注視之通貨問題，銀價穩定問題，以及市場之開發等為最重。然吾人試一返觀東方實際情況，細審中美兩國所處之地位，即知在華盛頓談話中所謂經濟問題，匪特

不能脫離政治關係，且常受軍事上之牽制。自東北被侵以後，中國經濟，固受莫大之損失；輸入超過激增，國民經濟破敗；但同時世界經濟，亦感受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失去東北市場的影響。且因東北之不安，致揚子江流域同受非常之苦痛。頃者，熱河失陷，遼東紛擾，日本軍閥肆其無厭之求，平津受武力之威脅，此雖為我國對日問題，於世界經濟會議，或可謂為無直接利害關聯；然若日本不放棄其武力侵略，我人民亦決不就此罷休，遠東市場將因中日之長期紛爭，而愈陷於險境。世界經濟之新均衡狀態，必不能保。故遠東問題，不能認為與世界經濟無關。

美國知其然也，又見軍縮會議之陷於停頓，和平條約成為虛文，國際間影響於經濟上之危險，不下於關稅戰與通貨減值也。乃經羅斯福與麥克唐納赫里歐三氏慎重審議之後，對軍縮問題，滿足法蘭西「安全保障」以外，將重提凱洛「非戰公約」，促進軍備縮小之成功，制限戰爭之威脅。并將另提一協議條約，此種條約，雖非專門對付日本，但不能謂為與日本無關。第一，在世界經濟會議席上，使果成立一補充非戰公約之協議條約，其強力化之結果，足以充分適用於中日糾紛。否認戰爭以後，縱未必即以武力為後援，而經濟的封鎖，在各國所領導經濟聯盟形成後，

勢將有發展制日之可能。第二，協議條約如果成立，法國能得滿足其一安全保障，則軍縮可相對的實行；世界經濟會議，亦可完了其任務。換言之，英美兩國以及歐洲各國，必將改善其今日對立之惡狀，而爲和平之諒解。於此之時，英美必將轉其目光，集其經濟全力以從事於遠東市場之開發；日本乃處於腹背受敵之苦境矣。

至於美國放棄金本位制度，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刺戟其國內產業，使對外貿易輸出增加；我國爲用銀國家，又爲美國製造品消售最有望之市場，今後以列國經濟競爭之結果，恐銀價提高，而物價反致低落，引起一般購買力失墮，存貨增漲之恐慌。——若長城一帶戰綫擴大，竊恐經濟的和平不可得，而世界的經濟恐慌反見深化耳。

故我國人民於努力苦鬥對日週旋之餘，深望美國深切瞭解國際間形勢之關聯，勿拘於一時利害，貽將來更大之危險。深望吾代表宋子文氏能順應時變而善於應付之也。

四 羅斯福與石井菊次郎

美國自遭受此次金融恐慌而後，即審知美國一國之繁榮，決不可靠。雖汎美經濟聯盟，在地理上兩洋相融，獨得天然勝境，在人事上門羅主義相習迄今，南北美諸國，莫不聽美國之領導，宜乎可以維持萬世之繁榮，長保其金融王之寶座矣。然而除南北美以外，加拿大對英帝國，雖有離心傾向，但究爲一體。歐洲另成系統，一受法蘭西之領導。再則爲法西斯主義，德意兩國之聯結。東方之日本，復高倡其所謂「日滿經濟聯盟」，欲進而鎖閉遠東門戶。蘇聯地跨歐亞，自成經濟體系，與整個資本主義相頡頏。於是北美合衆國，遂腹背受敵，幾陷於不能自拔之苦境。英首相麥克唐納與美總統羅斯福談話之初，隱隱中美已拋棄其傳統習慣，進而企圖國際合作。華盛頓爐邊會談，原爲六月十二日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之預備會；捨有關於經濟意見之交換外，似別無所圖。假使世界經濟，真能求得一確切適當之解決方法，則政治上之糾紛，不難迎刃而解，經濟上好市面之到來，殆在指顧間耳。

及至本月中旬，歐洲之政治危機，忽又顯露。軍備縮小運動，瀕於半身不遂狀態。法德衝突，幾引起歐洲各國之政治爭執。軍備競賽，疆域再劃，殖民地重行分割等問題，在在足以爆發戰爭，掀動禍亂。而遠東方面一年八個月以來，每日在戰爭恐怖中度過。今日軍且進至我津東一帶，軍國主義者之鐵蹄，任意蹂躪，是種情況，在我固蒙受莫大損失，而世界經濟，亦遭絕大打擊。市場縮小，消費力量減退，經濟恐慌，仍不知將伊於胡底！是以美總統於本月十六日，發出和平宣言，提議實行軍備縮小，在歐洲誠爲一針見血，適應目前之需要，在遠東亦何嘗不合於禍迫眉睫急待迴蘇之時機耶？

就日美兩國間表面形勢而論，在經濟方面，美國爲重工業國，日本爲輕工業國，既無貿易上之絕對衝突；投資海外，各有範圍，戰債賠款，又兩不相干；則美日之間，適相補足，經濟提攜，尤多條件，此「石井藍辛協定」所以成立之起因也。然而太平洋之爭霸戰中，日美雙方又皆爲主角者何耶？蓋日本獨占東亞，匪特破壞國際均衡，且斷絕吾國开拓海外市場之生機，復可伸其魔手於南美；同時囊括「滿洲」，侵襲華北。美國固受莫大之影響，然而重洋遠隔，勢不能及。日軍之暴橫，

又非空言所能制止，此其所以躊躇而莫可如何也。

不過在經濟上，日本處於金圓金磅兩大之間；英美通貨，如趨安定，則日圓勢不能不求新平價。於是日貨輸出，乃處於不利地位。否則英美協力，加以報復，日本亦甚困難。軍縮問題，如美法諒解成立，勢必強制日本參加；日本如悍然拒絕，將不免受國際之壓迫。設使參加，則對華北對東三省，將受國際條約之拘束，軍國主義，必感內外之不安，與他種勢力之牽制。至於市場問題，在世界經濟會議中，亦佔特殊重要地位。日本如果參與國際市場協定：第一，即難於獨占「滿洲」；第二，後起之日本產業，其進路將為先進諸國龐大經濟勢力所鎖閉。假今閉關自守，顛預到底，則又不免「抵貨」之威脅，成孤立之危險。

羅斯福總統與石井代表談話，縱未正式開始，但觀石井氏之公開聲明，與日本年餘以來之對外政策，即可推知其重重矛盾。不過表面上以和平敷衍美國；至於經濟恐慌之解除，恐終以軍事威脅，而無從求得善果也。

廿二，五，二十六。

五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

今日全世界主要國家，無論爲敵爲友，皆派遣其第一流政治家率同專門委員，六十六國代表，共計二千餘人，躬赴英倫，在英王主領之下，舉行世界經濟會議開幕禮。此次會議，胚胎於去年六月之洛桑會議，該會議之主旨，在乎解決戰債及對德賠款。其結果賠款僅以互讓關係，用歐洲復興之名，德國支出三十億馬克，暫告一段落，但附解決戰債之條件。旋以美國堅持戰債賠款不同之論，又值美國大選在即，致洛桑協定中關於對美戰債交涉，未能正式解決。法意兩國，本有今年三月將與美改訂戰債之說，以美國金融風潮陡起，影響全世界，此議遂中斷。英相麥克唐納爲打開世界經濟難局計，渡美與羅斯福氏面商；法國亦派前國務總理赫里歐赴美接洽。其他中、德、日等九國，亦被邀請派代表，與美總統商世界經濟問題，是爲世界經濟會議之先聲，亦可謂爲國際間在會議之前，一種豫先諒解之運動也。

至於會議時之議題，依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洛桑會議之決案，約可分爲兩部：第一，爲財

政問題。此中包含貨幣及信用政策，排除本位貨幣在匯兌上之困難，物價水準及資本之移動等。第二，為經濟問題。包含改善生產與交換之種種條件；尤注意於關稅政策，輸出入之禁止、制限，與商業上其他障害，及生產者之協定。會議開幕之後，此種議案，是否將有變更，尙難豫料。如依華盛頓爐邊談話情勢觀察，即使節目略有更動，大體則不致發生巨大差異。而英、美、法、德、意等各主要國家，雖各有其不同之觀點，各持自國之利害；但皆熱望能商得一共通之點，以圖世界經濟恐慌之回復，則為勢所必然者也。

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脫離金本位制度後，世界各國相繼禁止現金輸出而脫離金本位制；即號金圓國之北美合衆國，亦於今年三月停止金本位。於是國際通貨，頓呈混亂景象。在事實上現世界之金融狀況，已明白現出戰時經濟狀態，各國緊迫如一轍。世界經濟會議之任務，自必集合多數廢棄金本位國家與極少數維持金本位國家，共同參酌，如何恢復金本位制。設使金本位制不能恢復，則至少須令國際匯兌，重上安定之途；使國際間經濟關係回復常態；使現金能自由流通；對外資本可自由移動。再則因生銀喪失其貴金屬價值，致用銀國家之貿易大見低落，反映

於世界貿易甚大。至採用複本位制，雖有問題，但提高銀價，亦為圖通貨安定之一要着。惟此種計劃之實行力何如，猶非僅重行分配現金所能奏效，而當世各國之借貸關係，金融之流動，貿易之週轉，均為其最先決條件也。

現在資本主義國際間借貸關係，短期債款，諸多凍結。長期外債，即利息之支付，亦多困難。今若欲回復國際上財政的信用，使國際信用再復以前之流通常態，則最要條件，必如英、美、法各國之意，須使關係各國經濟組織安全，匯兌制限撤廢，固定化之資源活潑流通，而後乃有希望。

乘此世界各國會商經濟問題之際，提高物價，為資本主義國家同具之心理。最低限度，亦將極力支持減低金利政策，期一般事業能健全發展，防止物價之再低落，亦即所以啓示世界經濟回復之先兆也。然而商品價格，依然低落，存貨并未稍減，統制生產之實行力如何，尙為疑問。而全世界失業總數，我中國缺乏統計姑不論，僅以歐、美、日本各主要國家合計，已在三千萬以上。有如此巨大之隱患，欲提高物價，而漠視一般社會之購買力，未免捨本而逐末已？

國際資本移動之復活；換言之，即消除今日世界經濟之混亂狀態，而重新建立國際間正常

金融關係，則短期債務之解決，與國際清算銀行之活用，皆為促進資本移動之一方法。但是否能確實施行，則又不能無疑。蓋德國方公佈停付外債本息，而各國又皆以經濟恐慌深化，致經濟基礎之產業界不能活動，上層之金融組織，自然不免殞化；縱令慎重審議，其結果究難樂觀。

經濟問題中之關稅政策，洵為當世崇尚國家的自給自足之結果，所謂國際協力救濟之道；在消極方面為停止提高關稅，在積極方面為減低關稅，重訂合理之關稅政策。或在經濟會議席上，作成國際間之協定；或促各國政府為自主的行動。然而資本主義各國間，英、美、法、意、德、日本各自製作一經濟同盟。一蘇聯則在資本主義範疇之外，另立門戶，是皆互相對立。欲其真正協調，如何可能？故英、日以政治上之聯盟國，而經濟裂痕顯然。法國則仍持其經濟的安全保障之故策，且非公式聲明，有不利於法國貿易者，將增加關稅以為報復。如是則關稅戰爭之完全停息，已非易事；而欲根本改訂稅則，恐難上加難矣。

是故今日欲撤除貿易上之障壁，減消各國自設之經濟的防禦，使國際貿易再上自由之途，輸出輸入，皆不受禁止及限制，以緩和世界經濟恐慌之深化。或欲促起各國政府共同行動，試為

生產者協定。不僅在貿易方面採取國際協調之步驟，且使各國生產者在小麥、木材、煤炭等若干生產組織，先為國際的自由協商，締結國際協定，以打開世界經濟恐慌之難局。皆屬一種烏托邦之空想也。

總之，世界經濟會議無疑的為支撐資本主義經濟動搖之狀態，意圖打開一新出路。實際則係以英、美、法三國家之經濟協定為標準，進而為世界經濟之調和，並扶助各小國之經濟的破局。除德意志而外，其他各國，或能在國際調和之下，得暫時經濟安定之局，亦未可知。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根本缺陷，並未消解，世界經濟恐慌之癰腫，依然存在。則此次世界經濟會議也者，不過在癰腫上補貼膏藥，縱使小康，亦僅一時，至於全愈之望，殊不敢必其果能實現也。

廿二，六，十二。

六 世界經濟會議與中國之影響

通世界六十六國凡被邀參加世界經濟會議者，均派遣代表，準時赴英，與此空前未有之盛

會於此可以窺見世界各國，雖各自欲實行經濟的閉關主義，但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動以後，皆高築關稅壁障，於經濟復興的希望，仍渺不可期，故又皆痛感國際協調之必要。在此會議召集以前，華盛頓白宮爐邊，即已表現其合作的誠意焉。然而倫敦開會之第二日，即顯露主要各國間歷史矛盾的展開；會議精神，頓現弛懈。第一為戰債問題，歐洲凡對美負債諸國，似有重新一救聯合賴債之傾向。第二德意志提出修改凡爾賽和約主張，以為政治糾紛不解決，世界危機即不能去，經濟凋敝，即難恢復。第三則歐美各國為戰債、軍縮、及通貨安定、國際匯兌穩定等眼前急切問題所迫，未嘗充分注意之遠東方面政治的經濟的潛伏諸危機，正日益顯著。其足阻礙世界經濟之平衡，影響世界恐慌之回復，亦不在歐洲政治危機之下，特世人未嘗深切注意之耳！

戰債為歐美間之癰腫，如不切開，將陷歐美各國間經濟關係於僵局，盡人皆知。凡爾賽和約，足以挑動德法間政治的不安，影響西歐，并旁及於世界，亦為世所共知，不待煩言者也。惟有遠東問題，現在表面上雖已遷就事實而停戰，和平前途，似具有若干希望。然日本正盛倡「日滿經濟聯盟」之說，公然主張與「英帝國聯盟」。美國與蘇聯等經濟體系相對立，小之實行關閉遠東

門戶，圖日本與偽滿之自給自足；大之則肆其武力而獨占遠東市場，以抵抗英美。其影響於世界者爲何如乎？即以過去一年又九個月間瀋陽事變發後而論，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無論爲國際的收支，抑爲國民間個人經濟關係，莫不痛切感受影響，即列國對華貿易，亦皆暴跌。其最主要之原因，爲帝國主義之武力摧殘，毫無疑義！此而無法解決，則真正之和平，斷難恢復，經濟恐慌之深淵，尤將不知伊於胡底也！

通貨與國際信用之安定，允爲世界經濟之一大動脈。而當世主要國家號爲海上王之英，與夫戰後金圓王之美，均脫離金本位制度，而與保持金本位之法德等國相對立。通貨減低平價及重新分配偏在現金之說，聚訟莫決。其實通貨平價，縱使減低，亦不過對產業資本爲強心劑之注射，重分現金在事實上爲不可能，即令此種夢想而果成立，亦決無濟於實用，蓋一九二九年以前之繁榮市面，已爲戰後歐洲復興新產業合理化，及分月償還貨價等經濟方法刺激已盡。一般消費能力，再無擴大餘地，設使遠東市場，不被日軍蹂躪者，則我國區區之力，四萬萬大衆一般生活之提高，生產力之增大，購買力之上漲，或足爲世界經濟恐慌轉好之樞軸，重致繁榮，亦未可知也。

惜乎！遠東市場，已爲強力所踏破，列強又多昧於大勢，遂致時機逸去。今則我國人民，因外患內憂交相逼迫之故，在「銀」失其貴金屬價值期中，既未能積極的建立銀本位制度，現時最大多數平民，其日常生活測度之準據，仍以銅幣爲標準，與「銀本位」制尙隔一階段。故輸出農產物及礦產物等原料，受世界恐慌而減低；外來製造品之輸入，惟有下跌。今後國際收支，繼續不敷，國民經濟破產，勢將難免。經濟恐慌之狂潮，愈遍佈於我國全境，則其反映於先進諸國也，當然非常敏速；足使世界恐慌程度之加深，所占成分亦甚強大。故論此事實質上之重量，及與世界市場上之關係，並不下於歐美之戰債，西歐之凡爾賽和約！惟我國人，應加以深切之注意焉。

廿二，六，十五。

七 世界經濟會議之暗影

世界之經濟恐慌，其來甚久遠；其內容極複雜。要約言之，不外兩端：第一，在政治上之尖銳對立；如所謂賠款也；殖民地市場之分割也；東方問題之糾紛也；有一於此，卽足以招致世界之不安。

使世界經濟之平衡發生影響。第二，在經濟上之利害衝突，如所謂信用恐慌也，脫離金本位也，通貨膨脹也，關稅戰爭也，危機重重，在在皆足以破壞世界經濟之安全，使各國皆蒙重大影響。即令手腕敏妙之國，運用得方，在數字上能保持原狀，然其實內中隱伏之經濟矛盾，與其他病象顯著之國家，初無少異。如日與美，法與德，表面雖大有差異，而恐慌之內容則同。蓋資本主義先天帶來之恐慌根因，即伏着內在的矛盾，以故消費能力低落，生產過剩，市場狹小，皆為不可避免之事實也。

設令處置政治上問題如戰債得以運用巧妙而暫時妥協，市場爭奪亦以妥協而得和平分配。然若國際上之信用恐慌，不能回復，通貨仍動搖不定，則此世界又何能安定？故回復國際信用，安定貨幣比率，實為今日第一亟待解決之問題，亦即為世界經濟會議所共同注目之第一點也。惟以事實上觀察，美國擁有黃金四十餘億萬金，且不能不脫離金本制，而採取通貨膨脹政策。英國殖民地市場遍乎全世界，且不能不採用減低通貨平價，以暫維其經濟上之小康。日本為資本主義之後起者，乃亦步英國後塵，運用膨脹政策，以遮掩其勢力侵略中之恐慌狀態。於是乎維持

金本位制之主要國家，僅法德兩國，如比荷，均賴廣大殖民地爲之調劑，而法德兩國中，德國以元氣未復，雖政治上搶得先着，經濟仍不免居於被指導地位。法則欲保持金本位制，不得不與英美所領導之放棄金本位制度之國家，成對立形勢。在此對立形勢中，以戰債關係，歐洲各國利於聯合一致以制美，而美國則利在使歐洲各國，各別分離，以便戰債協定之易於成立。故前此白宮會議，所以取個別談話而不用圓桌會議也。同時英美兩國，以匯兌比率各持己見，對英鎊比率，英主張三圓半美金對英一鎊，美則主以四圓美金當英一鎊，結果卒用三圓七角五分之折衷，以安定英美之匯兌。其實市場變化，又豈是政治家之協定所能指揮？故英美間之妥協，亦甚不可持，由是可知今日欲謀世界經濟之穩定，亦殊不易也。

歐洲四強公約，雖在世界經濟會議之前簽定，但其內容，已與原來提議之意旨相異。德國對於其軍備平等及廢止凡爾賽和約之願望，既未能滿足；意大利之滿懷不平，亦未嘗消釋；則歐洲政治關係惡化之原素，依然存在。故經濟會議開幕一週之間，即發生重重波折。德國於提出修改凡爾賽和約之外，又提返還非洲殖民地之備忘錄，此固以英法各國之堅持，難成事實，然而此會

議前途之一大暗礁，即伏於此。此外如關係世界極重大之東方問題，亦尙未敢提及；東方經濟關係之複雜情形，更未充分討論。以故日本本擬相機提出之「裁制排貨運動之建議」亦即暫行擱置。其主要原因固在乎擴大其所謂「軍事的自衛行動」開展其侵略政策，然亦有以窺見其會內之情形矣。

不流血之關稅戰爭，列國雖曾屢提休戰，但皆未能見諸實行。近頃美國實行通貨膨脹之後，其實際上困難，且愈增多。「開誠相見」者，徒爲外交上之名詞，實際利益，詎肯輕於犧牲？況各國皆重視保護貿易主義；如工業開發補助金，交通業助成金等，尙不易成立共同取消之協定，又何肯減低其關稅耶？此非吾人故作悲觀之論，聳人聽聞，實以危難當前，吾國人皆須明瞭其情勢，而有以及時奮勉者也。

廿二六二一

八 美國國家主義昂揚與世界經濟

世界經濟會議之主要任務，既摺除戰債關係，暫不談判，則依照洛桑會議所定議程，與夫近頃世界一般之需要，當以貨幣平價之安定，為現時關於經濟最重要之一端。無如在事實上歐洲各國對戰債決不肯輕於放鬆，尤希望美國能及時讓步，就此解決。而美國對此，則殊冷淡，表示不願在經濟會議即席談判。於是歐美間之裂痕，由此復顯。英國對於到期戰債，縱已償付一小部分，以敷衍英帝國之顏面；法尚堅持前議，并無還債之表示。此中醞釀，實為世界經濟會議當前之巨大暗礁，亦即國際合作之唯一危機也。

至於通貨安定，在勢在理，宜為各國所贊同。設使會議席上，能得一共通結論，歸而見諸實行，亦未始非資本主義各國之福，經濟恐慌，或可得到一喘息之良機。然而全世界之現金總額，約計不過一百二十億美金。其中美法兩國，即據有三分之二，計數約在八十億美金以上。此項現金，目前皆藏諸金庫，表面上雖為測度一切物價之標準尺，而實際則與法定紙幣等耳；既乏流通作用，又不能調整偏枯。今美國既脫離金本位，進而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法則為維持其在歐指導地位，主張即行減低通貨平價，實行安定國際匯兌率。因此美法對立尖銳，益難調和，而國際間經濟關

係之癰腫，亦於焉張大矣！

頃者，美國代表於英、美、法三國會談通貨安定問題之際，聲明美國政府認通貨絕對安定之方策，須共同商酌；暫時的通貨安定之協定，如果成立，則經濟會議之前途，不免蒙受影響。美國政府認此舉爲不適於今日之時宜，且與美國提高物價之舉，頗有妨礙。於是世界經濟會議，大受震撼。其間尤與法國即時安定通貨之主張相背馳，向之國際間善作樂觀論者，至此亦頗陷於悲觀矣。

然則美國何以不積極圖謀國際間之合作，以打開當前之難局耶？蓋美國自身之困難甚多，如擁有一千二百餘萬之失業工人，如生產日趨過剩，如農產物價低落等等，皆是陷金圓王國於極度困境中。本年三月之金融恐慌，迄今猶覺慄慄危懼！若順應國際情勢，容納英法要求，則美國自身，因貨幣對外價值之穩定，足使通貨膨脹政策，失其在國內之作用。一般物價將因而下跌，於是美國數月以來，努力於安定國內市場之工作，將歸泡影。故至此不得不顯示其國家根本政策，在先圖自國經濟之穩定，然後再推及於世界，此誠有其苦心在也。

惟以吾人觀察，此種國家主義之發展，適足以增進世界之混沌耳！第一，美國否定通貨安定，成立國際協定之結果，必將惹起維持金本位各國之反感；則歐洲與美國之對立，將更趨嚴重。第二，資本主義發達至於今日，已至最高形態，其有機的結構，異常複雜。金融恐慌之最大原因，即為對產業界投資不能限時收回，國內國外，皆陷於資金凍結狀態，同時又有存款過多之感；在善於運用資本之英國，尙能勉強撐持，不致發生甚大破綻。而美於對外投資及消費市場，均缺乏充分把握，故堅持國家主義之結果，徒然引起國際的不安；國內物價，亦僅能暫時上升而已。第三，通貨而不得安定，關稅協定，勢難實現，且報復關稅，以限制外貨之輸入，更所難免。於是海外市場，將愈窄狹，經濟恐慌，更見深化。即使國內一般物價，暫時高漲，而失業問題，依然不得解決。一般社會消費能力，亦難增高，實際上之補益有幾？有此三因，美國實行提高自己物價，而置通貨安定於不顧，豈得策哉？

廿二，六，二十五。

九 世界經濟會議又一難關

世界經濟會議六月十二日正式開幕以來，迄今三週。其橫列於當前之最大難關，為戰債問題，非特不能圓滿解決，抑且不敢公然提及。雖英首相致開會詞時，曾明白聲言，戰債不解決，世界經濟終難復蘇；然經美國表示拒絕以後，實亦無妥善辦法。英國對於到期戰債，為欲保持其信用與留後日轉旋餘地，不得不支付一部份，但此已足引起歐洲各國之衝動。矧國家主義，又復盛行於時，現今理論上事實上縱已充分證明，國際合作如不成立，則世界經濟必難復興，普遍的經濟恐慌，亦無止境。然而世界各國，莫不感於自身之近利，不肯為互利而有所犧牲。此主要問題，既各懷異趣；而自戰債以下，所謂通貨問題、關稅問題、市場開拓問題等，又多「我執」之見，絕少協作之誠。此所以開會三週，而仍不能覓得一綫合作之曙光也。

一般人意見，以為此戰債問題，因抵觸過甚，暫置不談；而以其次之通貨安定問題，先謀解決。苟能求得一國際貨幣之穩定辦法，則國際貿易，或可到達平衡狀態，經濟恐慌，或可稍減；頹廢之

市場，亦可藉以振興，固亦未始非計。然而美國自金融恐慌發生以後，既停止金本位，勢不能不採取通貨膨脹政策，以刺激物價。此種政策，實施之結果：第一，使歐洲各金本位國，感受美國物品大量流入與現金流出之威脅。第二，美國國內市場，將完全充滿其自國製造品，他國貨品，無從輸入。於是歐美對立，法美間之衝突，固無從調和，而他國亦不能釋然。蓋所謂通貨安定云者，非僅金本位之競爭已也。即已脫離金本位國，對於美國膨脹政策，亦不能不懷戒懼也。

法蘭西所領導之歐洲各國，在政治關係上，德國自另成一團體，但於經濟上，仍不能與法脫離；荷、瑞等國，更無論焉。以我人觀測，法國所以維持金本位制度之理由：第一，在保持其在歐洲金融界之絕對指導地位，法國所存現金，逾三十二億美金，雖死藏於金庫中，然已為歐洲各國所重視，自美國拋棄金本位後，法在歐洲之地位，將益增高。第二，通貨平價，如果減低，則適與英國有利，而過度膨脹之後，法以較劣之工業，勢難制限外國製造品之大量輸入。故所謂安定通貨云者，即所以防止過度膨脹政策，亦即所以保持法國之優勢。

美國所以一反從前共和黨之所為，而採用通貨膨脹政策，專從產業資本之利益着想者，蓋

已譚知戰債之凍結，勢所必然。而在此產業頹廢農業衰退之際，僅憑金利支持，斷難維持其國內市場之繁榮。故目前應付政策，惟以通貨膨脹，減低貨幣價值，提高物價，以圖恢復市面。此中意義，約有兩端：一則於刺激一般消費力之外，更鼓勵其對外輸出。再則美國製品，近以美金價值過高，在海外市場，固不能與日本並駕齊驅，即較之英國，亦且落後，故不得貶低其幣值，使美國貨品，重新躍登商品競爭舞臺，以轉換其經濟恐慌之頹勢也。

至英日兩國，早已放棄金本位，且其貨幣現時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故於法美通貨安定之競爭，佯示中立，實則無論將來之趨向若何，彼等皆以取得若干利益。總之「通貨安定」之原則，即令美國接受，亦決不肯盡量實施。況國際市場之價格，尤非會議席上形式之協定所能解決者耶？是故經濟會議，目前之難關，縱能過度，而未來之厄運正多。樂觀成份，殊覺鮮少也。

廿二，七三。

十 世界經濟會議停會後之展望

現世界六十餘國中，除若干小國自身不能有所主張外，其言動足以影響於世界者，要不過十餘國而已。此次世界經濟會議開會之初，與會之六十六國代表，莫不懷極熱烈之希望，挾國際協作之信念以臨倫敦。對於通貨安定、關稅休戰、生產者協定等問題，希冀能互相諒解；在互惠與互讓之原則下，得一較爲具體的決定，以渡過目前難關，而開闢經濟復興之新途徑。無如此十餘大國，各懷自利之心，未能坦懷掬誠以相商榷，以故開會之初，即發生若干不可挽救之破綻，會議之進行，遂亦遍處荆棘而無從舉步矣。在七月下旬會議將停之際，有人以爲此次會議，準備未週，開幕過早，列國未能在事先求得充分之諒解，是以會議場中一旦於實際利益上發現矛盾情勢，即不易着手調和耳。然其實自去年六月洛桑會議以來，即已將此次會議中之重要議題，預爲接洽。一年之時間，不可謂不長。且美總統羅斯福於本年三月就任之初，又曾約當世主要國家十一國，在華盛頓會談，其預圖諒解之運動，尤不可謂不詳且盡。故該會議失敗之真因，不在乎時間之遲早，而在於各國各自積極找尋擺脫經濟恐慌之出路，膜視國際間共同之關係也。

近年以來，世界交通日趨發達，海洋相距之里程，陸地山河之間隔，日見接近；國與國間之關

係，亦日益密切而不可分離。是以國際間必須相對合作，乃能有益於世界。然而歷史遺傳過深，國家民族自利之習慣，尤非短時間內所能消除；在此世界經濟恐慌深化，一般社會生活艱難之際，資本主義主要國家，皆致力於自國之建設，求經濟上之自給自足。對於海外關係，則惟求開拓市場，活用投資而已。然舉凡當世各國，既莫能脫離國際間相互利害之聯繫，而政治上狹義的國民主義，既已抬頭，其反映於經濟關係也，亦至嚴重。是以美國在召集華盛頓談話尚未開始之前，即放棄金本位制度，以求英法之諒解與合作，國際間之暗礁由是隱伏，而戰債問題又橫亘其間，於是歐洲各國乃有聯合一致以對美國之勢。

在會議期中因發生意見而至於停會，本無足奇；惟在此會議進行途中，有兩種新傾向，足令吾儕十分注意者：第一為日英關係之惡化，其來源始於渥太華會議，至印度非洲等增加棉製品進口稅以後而益甚，是即所謂英帝國內之經濟聯盟也。日本於此，以為英國此種經濟上之敵意，足陷日本於苦境；於是大亞細亞主義，乘機復活，「日滿」經濟聯盟，乃將進而包括我國全土。設欲伸其勢力於長江，日英間之新衝突，必愈見尖銳。第二為英美對立。由南美諸國以迄於加拿大，

自產業經營以至金融投資，在在顯示其不可調解之局面；加以戰債問題之糾纏，遂更加緊其惡劣情勢。惟西部太平洋上，日本橫行無忌，獨制霸權。美如欲開拓新市場，固將受極嚴重之制限，或竟無發展之可能。英國舊有之經濟勢力，亦因日本採取積極攻勢之故，匪特不能向前發展；且恐不免於逐漸退縮，是以英美有取得一時諒解之可能。在東方共同對日，或且打開另一方式之新局面，亦未可知也。

歐洲情勢，在最近四十餘日中，已可謂爲另成一格。就整個舊大陸諸國而論，固多對美之傾向，然其中有蘇聯爲資本主義外另樹一幟；法德仇恨，又不可解；德意以實際利益而暫時接近；法國又將糾合波蘭捷克猶哥等中歐諸國以爲抵制。所難者歐洲天產，已開發殆盡，今後鎖國主義盛行，勢益將難於自立。於是世界糾紛之焦點，在政治上將由巴爾幹而移至遠東。列強自身之矛盾，與夫對蘇聯之暗鬪，均將以遠東問題爲中心，而實行其捭闔縱橫之策略。在經濟上惟有中國市場，尙多開發之餘地；則此後之競爭，亦將以我國爲戰場，而實行其流血與不流血之角逐。我國民處此，其仍效日俄戰爭時清庭之坐視耶？抑效土爾其之奮起爲遠東之新國耶？惟國人自圖之。

耳

世界經濟會議

廿二、八、一。

三四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世界經濟會議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四角

主編者	上海文庫
編者	劉惠之
發行者	申報 上海漢口路 二十四號
發行所	申報
印刷者	上海愛而近路三號 美華書館
分售處	各地申報分館各大書局

51053

|||

